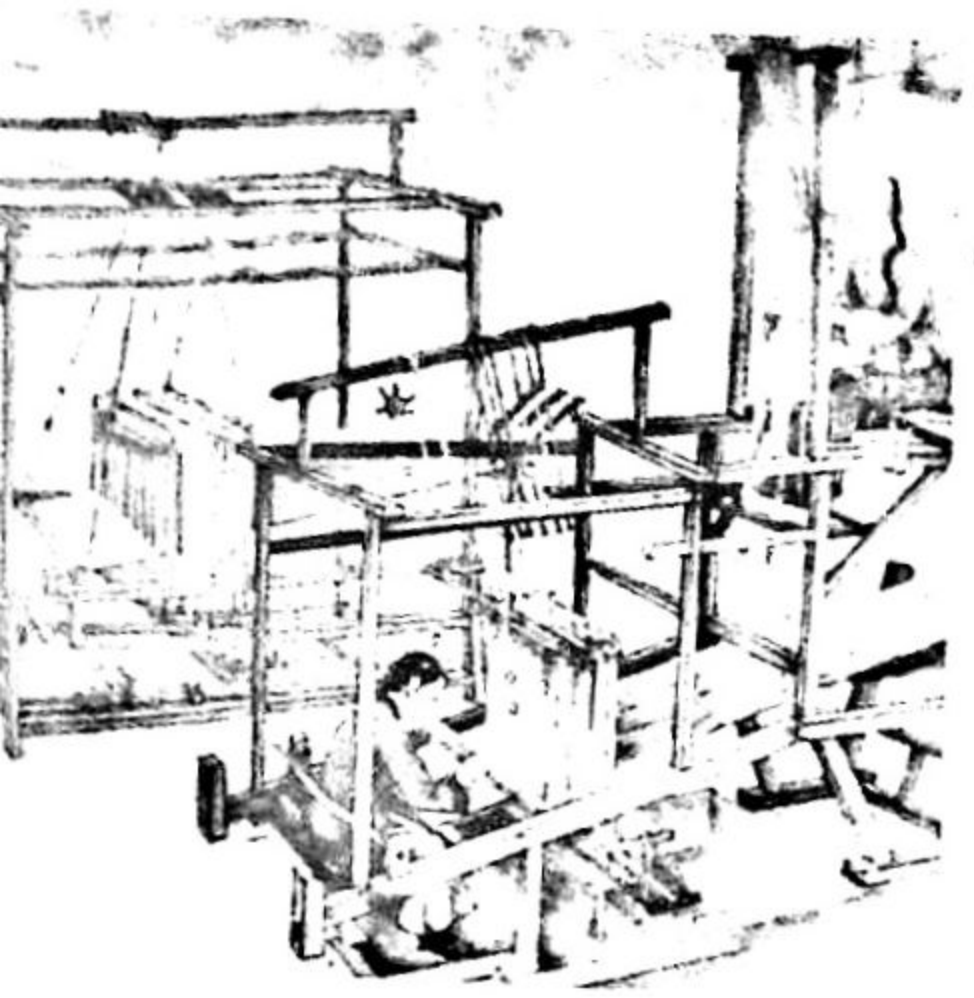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周志芳　主编



Wu Jiang Si Chou

吴江丝绸

周德华　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江丝绸 / 周德华编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 周志芳主编）
ISBN 978-7-5399-7643-3

Ⅰ. ①吴… Ⅱ. ①周… Ⅲ. ①区（城市）一丝绸工业一经济史一苏州市 Ⅳ. ①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0000 号

书　　名　吴江丝绸

编　　著　周德华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文字编辑　聂　斌
责任校对　张松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643-3
定　　价　360.00 元（全九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梁一波　沈国芳

主　任

孙悦良

副主任

周志芳　吴　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　勇　孙悦良　孙俊良

吴　琦　何斌华　沈卫新

周志芳　金健康　凌龙华

主　编

周志芳

副主编

何斌华

统　稿

姚海兴

编　务

高　频　庞　庆

总序

在区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广大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吴江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吴江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喜事！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中，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吴江而言，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本土文化，很多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用瑰宝来形容，历经岁月风霜，仍然熠熠生辉。

吴江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在吴江境内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桃源广福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震泽蠡泽湖、刘家浜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平望龙南村、袁家埭、唐家湖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同里九里湖、移定毕圩、何家坟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和松陵邓家桥的良渚文化遗址等。而今驻足静观，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场景如在眼前。

古往今来，吴江之所以声名远播，就在于城富秀美之貌，镇多俏丽之姿，同里、黎里、震泽、松陵、盛泽、平望，古镇金镶玉嵌，集结了吴越文化之精华；就在于天光锦绣百湖，水色星涌平原，东太湖、汾湖、莺脰湖、盛湖、蠡泽湖，湖泊星罗棋布，凝聚了江南水乡之灵气。

同样，“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游子思归、名士颂扬、盛景醉人，寥寥数笔间，吴江的魅力更是可见一斑。去年评出的吴江十大文化名片：垂虹桥、古镇同里、绸都盛泽、美丽苏州湾、沈璟与昆曲“吴江派”、柳亚子与南社、费孝通与江村经济、南怀瑾与太湖大学堂等，也充分彰显“人文吴江”脉络绵长，“水韵吴江”流连忘返。

为了全面、系统地展示吴江历史文化的精髓，挖掘、传承和保护吴江的历史文脉，去年7月，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始了“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编著者在撰写过程中，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用共享和开放的心态，科学准确记载和表达吴江的历史文化，使丛书做到了雅俗共赏、通古鉴今。无论是《吴江史话》、《吴江先贤》、《吴江诗咏》、《吴江传说》，还是《吴江古镇》、《吴江风物》、《吴江南社》、《吴江江村》、《吴江丝绸》，都是展示吴江内涵和魅力的名片，也是值得收藏和阅读的吴江地情书。

水土滋养、文化浸润，造就了吴江人厚道淳朴、开放包容的品格。而今，在新的起点上，在吴江人民奋发进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美好家园，创造时代辉煌的征程中，璀璨的历史文化必将更好地启迪未来！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梁一波

2014年9月

序

戈 辉

丝绸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植根于蚕桑丝绸产业的中华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广大吴江地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源充裕、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自古以来不仅是天下粮仓、更是丝绸之府。吴江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他们在生产并提供着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财富，积淀着光彩夺目的丝绸文化。吴江人民在推动中国蚕桑丝绸业生产和经济贸易发展提升的事业中，在继承发展中华丝绸文化的事业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

震泽丝、盛泽绸名品迭出，蜚声海内外，凡提及吴江，则言必称丝绸。吴江与丝绸形影相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吴江蚕桑丝绸产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吴江支柱产业。1993年，吴江丝绸工业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达到顶峰，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13.9亿元，实现利税13363万元，生产真丝绸3600多万米，生产白厂丝252吨，炼印染产量19000多万米，服装171.9万件，1980——1993年间，吴江丝绸蝉联全省县级市出口冠军，为吴江财政收入、出口创汇、劳动就业、农民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了贡献。

近些年来，专业的、业余的文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吴江淘金寻宝。淘丝绸文化之金，寻丝绸文化之宝。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丝绸文化之宝藏。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吴江历史文化丛书》，《吴江丝绸》入编。这是一件立千秋之功的好事，为今人了解研究吴江丝绸文化提供了完整的宝贵资料，给后人留下一份吴江丝绸人的事业光荣和精神财富。

《吴江丝绸》由周华德先生主笔编写。周先生出身丝绸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同丝绸结下不解之缘。如此背景，注定了他把大半人生奉献给了丝绸事业，潜心地做着丝织技术工作和传授丝绸技术的教学工作。他出于对丝绸事业的热爱和历史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之后，在吴江县编纂第一轮地方志时主笔《吴江丝绸志》。先生穷五年之心力完成此大作，荣膺江苏省地方志一等奖，为吴江获此奖的唯一一部专业志。2013年，复受吴江文化广播新闻局之嘱主笔《吴江蚕桑丝织技艺》一书。以上两书，前者侧重丝绸经济和行业演变，主物质文明；后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切入，侧重丝绸技艺和文化风物，主精神文明。

周先生年逾八秩，半生研究丝绸，积累深厚，著述颇丰，受邀主笔《吴江丝绸》，将前述两册丝绸专著融合一体，故成竹在胸，轻车熟路，半年告成。先生的事业心和执著精神令世人钦佩。新版《吴江丝绸》，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专业性和社会性，雅俗共赏，乃宣扬吴江特色的一本好书，是为序。

2014年9月

（作者为中国丝绸协会名誉会长）

前言

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是家发行量大，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性刊物。1984年1月号曾发表该刊记者妮娜·海德(Nina Hyde)来华专访后撰写的专文《丝绸——纺织品皇后》，引起了全球的兴趣和关注。

海德深情地写道："丝绸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华贵：柔滑如水，灿烂夺目，嗞嗞作响，绚丽多彩。指尖触摸到丝绸，唤起万千思绪，引向那遥远国家生产的那种有悠久传统的闪光织物……多少世纪来，丝绸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纺织品皇后的宝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丝绸引起广泛关注，1989年《人民画报》、1991年《上海画报》，1992年《中国旅游》、2000年《东方航空》杂志相继到丝绸之乡的盛泽来采访摄景。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四台亦来作专题报导，均由笔者陪同拍摄，或撰文或出镜解说。

笔者出身于丝绸世家，祖上开设周振记领户，祖父及父亲为领投(亦称绸领头，丝绸经纪人之俗称)，叔父为丝绸掮客，常驻上海，穿梭于盛泽绸庄和沪上绸缎店间，亦称"跑家"。叔祖父开设周丰记丝行，当年吴江革命前辈金佩扬还曾是该行的小学徒。多位堂叔非领投即掮客，其实此等家族职业构成在盛泽镇上比比皆是。周门女眷勤俭持家，家务之余还络丝、摇纬，从事家庭织造。幼时，耳濡目染，对丝绸产生感情。及长，长期在丝织企业担任技术工作又在丝绸中专兼了几年课。1986年受吴江丝绸工业公司之命主笔《吴江丝绸志》，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受命吴江市文广新局主笔《吴江蚕桑丝绸技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述两书各有侧重，前者作为地方志书，系统、严谨而具史料性学术性，后者则侧重于丝绸领域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今则受中共吴江区委宣传部之命再撰《吴江丝绸》，立目之时，思之再三，既与前两书呼应又不可类同，乃分别摘取可读部分，再加入新内容，力求融知识性、历史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于一体以飨读者。

目录

CONTENTS

总　序 / 梁一波……1

序 / 弋　辉……3

前　言……5

丝绸经济篇

概　述……002

栽桑养蚕剥绵缫丝　乡民生活之所系……007

栽　桑……007

养　蚕……008

蚕丝改良运动……014

缫　丝……016

丝　线……021

丝　绵……023

手工织造　从个体机户到早期工场手工业　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意义……027

跻身近代四大绸市 日出万绸衣被天下……033
近现代丝绸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扩展 丝绸工业基地的形成 所有制轮回……036
缫丝工业……036
丝织工业……040
丝绸后整理……045
丝绸名品……050
传统名品……050
创新名品……057
丝绸工艺品……059
扎 染……059
手 绘……060
刺 绣……061
吴江丝绸与世博会……064
丝绸贸易……067
蚕丝贸易和震泽丝市……067
丝绸贸易和盛泽绸市……070
丝绸行会组织……077
三大公所……077

八大会馆……079
现代商会……081
货畅其流 庄面到东方丝绸市场……082
丝绸与人口集中、城镇化……084

丝绸人文篇

蚕桑丝绸业者的人文特质……092
精湛的职业技巧……094
丝绸教育与科技……096
近现代丝绸人物……099
杨文震……099
汪鞠如……100
李璞山……102
郑辟疆……102
沈　鹏……105
王鸣泉……106
孙本忠……107
郎梅春……109

孙守廉……110
陆荣光……111
费达生……112
曹诒孙……114
沈宜宝……115
郑　蘅……116
郑声镛……117
柳德康……118
蒯元璋……119
丝绸文化……121
养蚕信仰习俗……121
丝绸交易习俗……129
丝绸民俗活动……131
丝绸诗词选……134
丝绸楹联……164
丝绸地名……170
丝绸文物遗址……173
丝绸文化节……183
吴江丝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184
后　记……186

丝绸经济篇

⊙ 繁华的绸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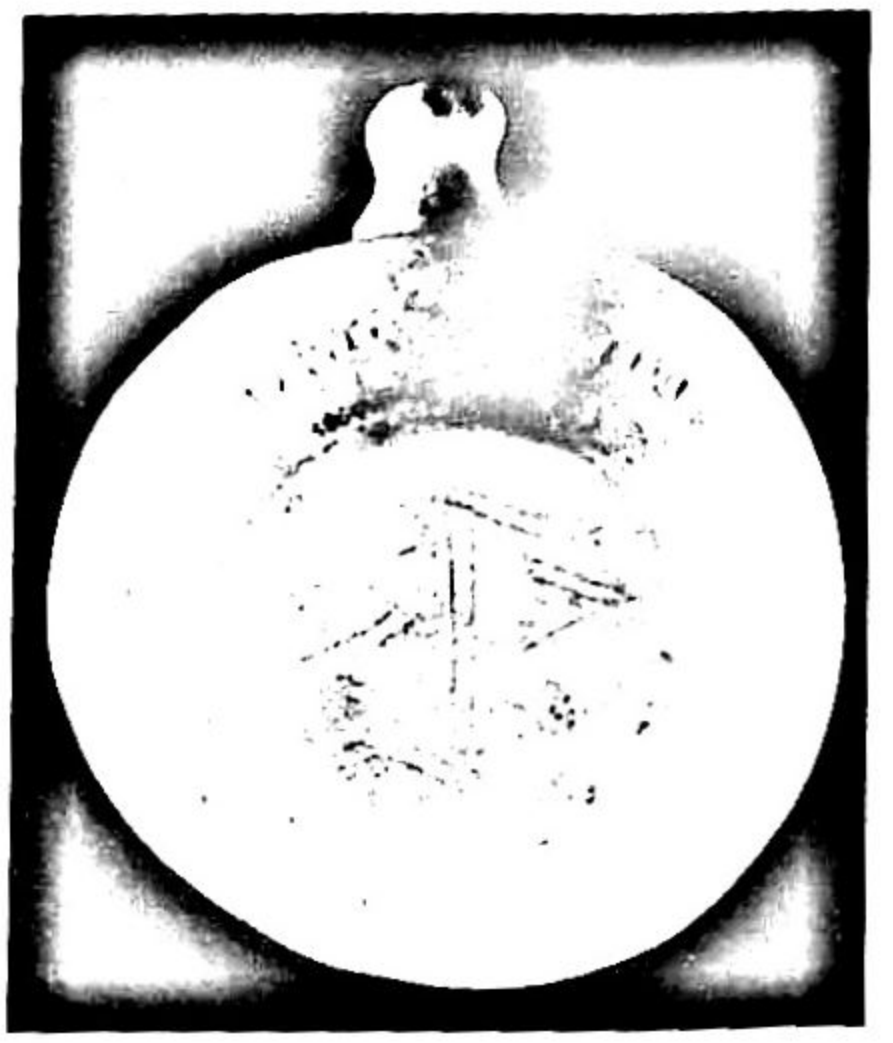
在古近代的吴江经济地图上，运河以西为蚕织兼农地区历来比运河以东的纯耕作区富饶，盖因城乡居民追逐利润而继承传统蚕织技艺，孜孜不倦，而又不断创新发扬之故。盛泽虽是县下一个镇，近代却与杭州、苏州、湖州之省、府城市并称为四大绸市。

概　述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经过“丝绸之路”远播海外，丝绸发扬了中国文明，而中国也赢得了“Seres”（丝国）的美称。

作为古代丝绸发源地之一，吴江以“丝绸之乡”闻名于世，由来已久。

吴江古为荆蛮之地，六千多年前已有原始人群生息、劳动和繁衍，境内平畴沃野，河荡港汊，纵横交错，气候温和，适桑宜蚕，先民们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相沿成习。



⊙ 梅堰出土蚕纹陶罐（一）

⊙ 梅堰出土蚕纹陶罐（二）

1955年春，松陵在修筑堤坝时曾出土纺纶一件。1958年和1959年，梅堰又相继出土纺轮、骨针、陶罐多件，其中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及蚕形图案，据有关部门鉴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由此推论，当时已有原始的手工编织劳动，再从陶器上的蚕纹可推知，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已被初民所喜，蚕蛹既为美食，蚕壳更可剥绵、抽丝，造福于人。因此，蚕被作为神虫膜拜，铭刻它的形象，用以装饰。

1958年3月，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4700年以前的丝带、

丝线及绸片，其中绸片是由茧丝无拈并合成丝线，再作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吴江、吴兴两地相距不远，同处太湖沿岸，从出土文物看来，这个区域的劳动人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学会养蚕、缫丝、织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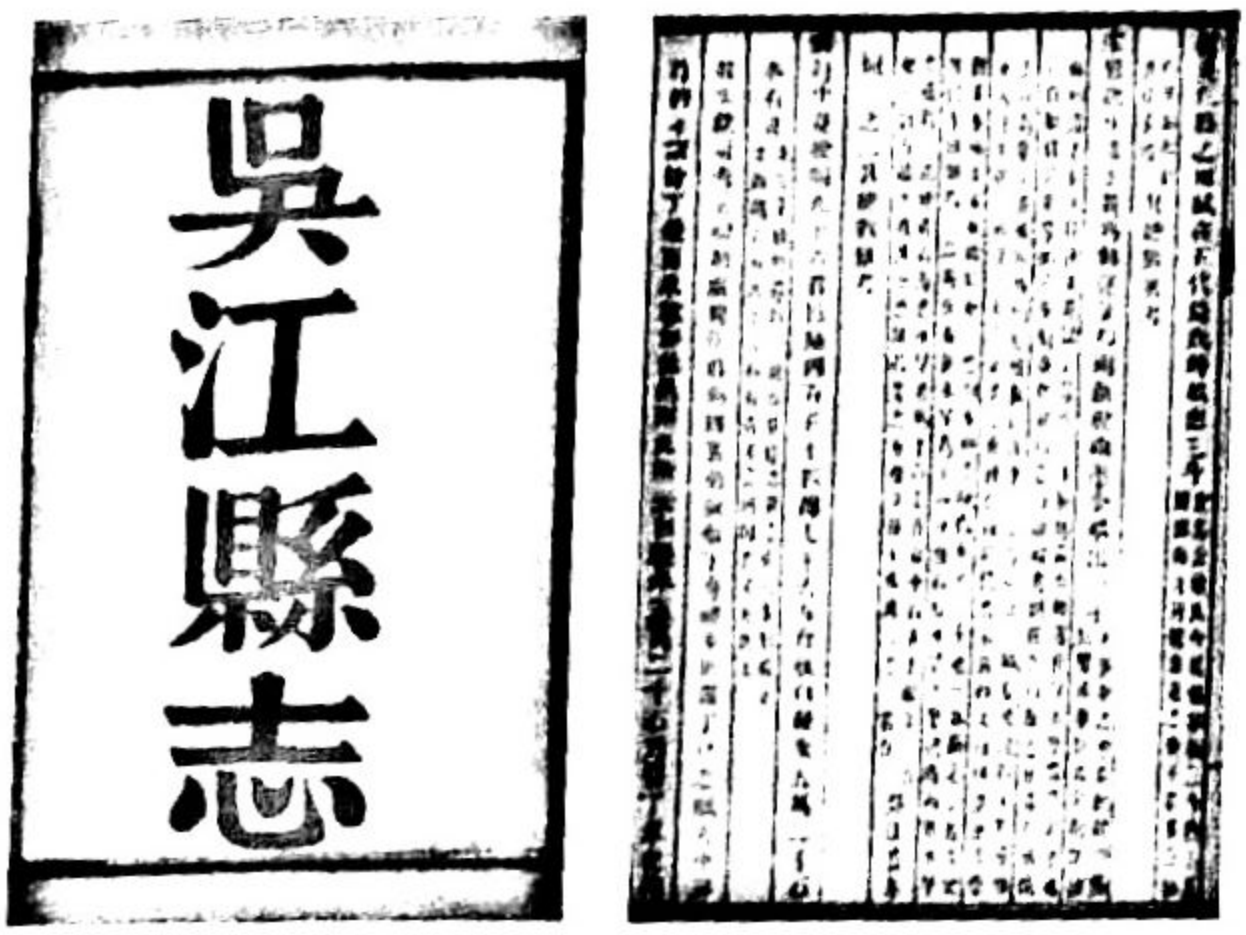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吴江为吴越交界处，蚕织已有初步发展。春秋后期，曾发生吴越争桑的战争，说明当时跨居太湖周围的吴国已相当重视蚕织了。秦、汉、三国时期，皆以农桑为本。如汉王室提倡“农桑并重，倡导环庐树桑，女修蚕织，务农于农桑”；东汉时期，出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两个蚕织中心，并逐渐向四周扩展。

唐初，政治稳定，军事强盛，经济文化发达，由于隋代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水运。西北疆域拓展，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丝绸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源源输往国外，促使丝绸手工业迅速发展。唐后期，北方遭安史之乱，破坏严重，而南方较为安定，蚕桑丝织迅速发展。《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关于贡赋的记载，全国上贡丝物约有一百多个州郡，南方和江南道占其中的五分之一，而江南道中上贡的半数在苏南、浙江一带。唐时，吴江曾属江南道的吴郡。明正德《姑苏志》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旧唐书》载天宝中吴郡贡方纹绫，大历六年禁织龙凤、麒麟、天马、辟邪等纹，其薄而鸾鹊纹者充装饰书画之用。”其时吴郡所贡的吴绫，以吴江地区为代表。而在唐代宗大历六年（771）以前已能织出龙凤、麒麟等复杂的花形织物。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在吴江的震泽、庙港一带，其诗作中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及“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之句，足见当时吴江地区的养蚕缫丝业已经相当普遍。

唐末，出现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其时吴江地区属吴越国辖地，吴越国国力较弱，统治者钱镠审时度势，一方面采取“屯貔貅以御戎寇，包黎庶以全耕织”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向北方后梁政权称臣纳贡，吴绫作为贡品进献。闭关修蚕织使吴越地区政局较稳定，蚕织业又有所发展。

后梁开平三年（909），吴越王钱镠奏割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吴江县。宋时，吴江相继属江南道及两浙路、浙西路管辖。

北宋后期，北宋屡遭辽、西夏、金之侵扰，北方蚕桑丝绸生产呈现停废、萎缩状态，而东南地区特别是吴越一带，自中唐以来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文化获得较快发展，为封建朝廷财源和丝绸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区，宋代统治者认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奖励蚕织的诏令迭出不鲜。



⊙ 清乾隆〈吴江县志〉书影

北宋王朝为抵御外侮，大量招兵买马，“调绢调布以供军需”。同时又对辽、西夏屈服，输纳大量币帛，如真宗在1004年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每年向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又每年增绢十万匹。仁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议和，每年纳绢十五万三千匹，加以宫廷贵族对丝绸挥霍无度，每年耗用绢帛数量之大，十分惊人，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的搜刮。据清乾隆《吴江县志》载：“北宋祥符中，吴江纳夏税绢九千六百匹，绸四百五十匹，绵七千六百斤。”宋代推行夏秋两税制，虽以钱计，实际上折绢以征，此外还有“身丁绢”等。宋初还推行“和买绢”制度。初春，“官预给本（钱）于民”，蚕期毕则还以绢。乾隆《吴江县志》中又补充说明：“祥符中之绸绢一万余匹（丁绢）和预买绸绢作数也。”宋元丰三年（1080）岁输帛增至一万三千匹。吴江农户为交纳繁重的赋税，只好尽力从事蚕织。

自六朝开始，北方的动乱使黄河中下游蚕桑生产有所削弱，而随着人口大迁徙，南方丝绸业逐步加强，基础逐渐扎实。北宋后期，金兵占领北方，使北方丝绸生产区域遭到严重破坏，宋室南渡以后，全国丝绸中心移到江南。农村丝绸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宋代小市镇的形成，盛泽在宋代已为寅亥市，即三日一集的草市。震泽在南宋绍兴初年因为是皇畿近地而成镇。

元初，由于战争的破坏，震泽一度衰落，村市萧条，居民只数十家，吴江蚕织业进入艰难阶段。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所实行的高压政策阻碍着农桑的发展。后来，元朝廷采用了宋代的封建统治方式和征税方法，逐步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开始重视农桑生产，吴江丝绸生产开始有所恢复。至元二十七年（1290），吴江已有织染工匠六百一十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吴江游历，目睹吴江出产大量生丝，见到许多商人与手工艺工人，称赞这里生产的绸缎质料最好，并记述了将绸缎运至省中出卖的情况。元延祐四年（1317），吴江纳夏税丝三千二百九十七斤。元统二年（1334）为

三千三百八十三斤。元中期，吴江蚕桑生产已经复苏。

明政权建立以后，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增加朝廷收入，曾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明太祖登基之后，即下令天下："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吴江境内在洪武二年（1369）有桑一万八千零三十三株，至宣德七年（1432）增至四万七千七百四十六株。六十三年间增长了2.65倍。社会经济繁荣的"洪宣盛世"，也正是吴江蚕桑丝绸业勃兴时期。明代官营丝织业有所发展，专为官府朝廷织造，如弘治年间吴江县衙门已有籍名在官之丝织匠役七十七户，而服役于苏州府织染局的轮班丝织工匠多达二百六十七户，其中有腰机匠、绵匠、染匠、络丝匠、络纬匠、攒丝匠、挽花匠、织匠等。官府织造工场规模较大，内部劳动分工明确，有利于织造技术的提高。

明中期，民间装饰转向奢华。清乾隆《震泽镇志》载："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屋，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衩而已……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丝绸之消费日益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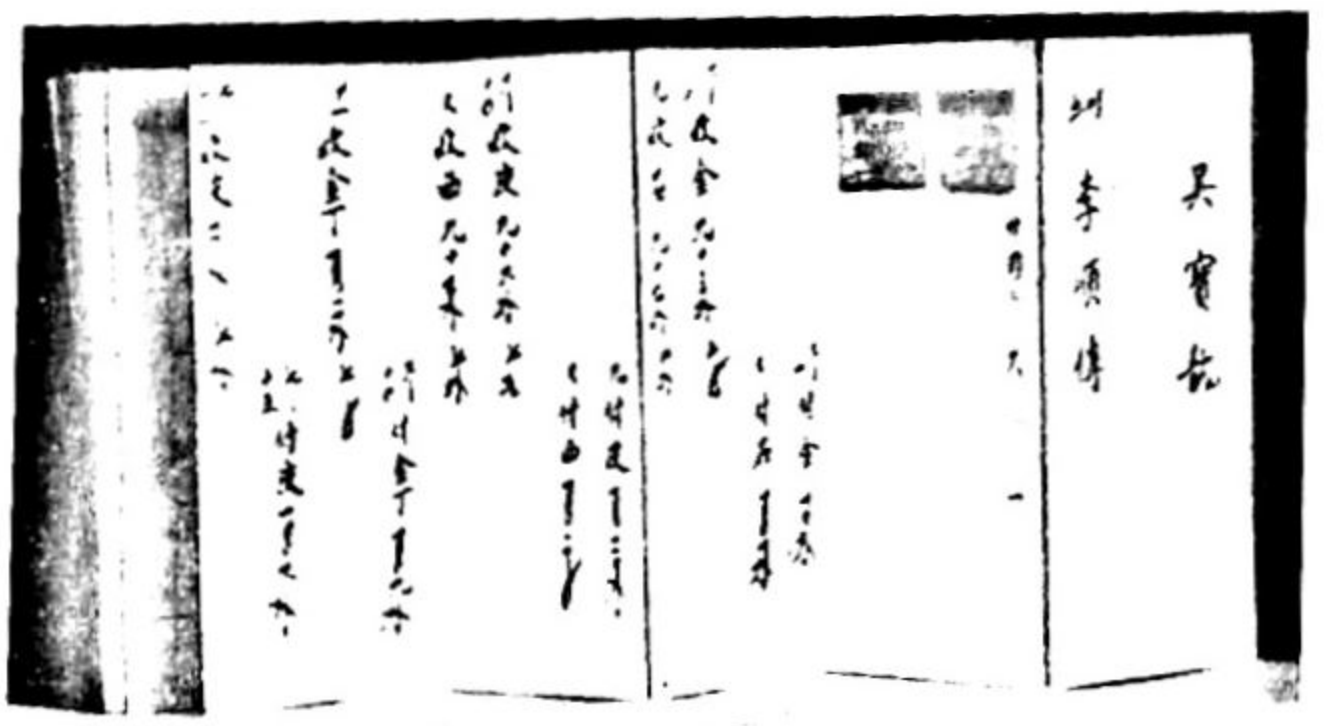
震泽蚕桑业的大发展得益于明初朝廷推行的鼓励农桑政策，其时一亩桑田的收益抵上十亩稻田。于是无家不蚕，形成举足轻重的农村副业，以至乡村间"绿荫弥望，几乎无闲田旷土"，清乾隆《吴江县志》载："春夏之交，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桑）。"震泽及附近的古石桥楹联上有"桑麻蔽野"和"农桑兴大利"之句，足可佐证。

震泽乡民对蚕桑业之依赖远甚于农耕，清道光《震泽县志》云："凡折色（漕粮）、地丁（地赋、丁赋之合称）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綦重。"历来震泽地区就有"春茧半年粮"之说，春茧收入除了日用

⊙ 桑树

开销外，还供以秋熟作物的农本。《慈云塔影》诗句“蚕事胜耕田”，一言中的。清乾隆《震泽县志》亦云：“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震泽蚕农不辞“辛勤瘁苦”，积累了丰富的育蚕缫丝经验，清道光《震泽镇志》载道：“丝有头蚕二蚕，较他处更光白……”成为湖丝中的精品，而辑里丝问世后，更是蜚声海内外。清光绪六年（1880），震泽一地出口的辑里丝达五千四百余担，约占当年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 震泽丝经摇户褶子

近代，为适应国外丝织工艺的新要求，震泽人又将辑里丝加工摇制成辑里丝经（又称干经或洋经）出口，据当时《农工商报》载：“民国初年，（震泽）境内摇户（加工丝经的专业户）约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十万左右。”丝经业兴盛了近百年，给震泽镇带来了滚滚财富。

丰沛的优质蚕业资源为县境东南的家庭手工丝织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在明代形成盛泽、黄家溪和新杭等绸市，出现了丝织工场，萌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了中外历史、经济、社会学界的瞩目。在古近代的吴江经济地图上，运河以西蚕织兼农地区历来比运河以东的纯耕作区富饶，盖因城乡居民追逐利润而继承传统蚕织技艺，孜孜不倦，而又不断创新发扬之故。

近代，吴江有三大物产即震泽丝（商品名辑里丝）、盛泽绸（以盛纺为代表）和同里米，三者皆见诸于民国年间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的商情栏目。此中，丝与绸三居其二。而盛泽虽是县下一个镇，却与杭州、苏州、湖州之省、府城市并称为四大绸市。

解放初期，吴江丝绸行业一枝独秀，得到国家扶持而快速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生产基地和绸缎出口基地，曾长期保持全国出口总量的六分之一左右，而其产值、利润和就业人数居全县之半。改革开放和体制改革以后丝绸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发扬光大。

栽桑养蚕剥绵缫丝　乡民生活之所系

乾隆《震泽县志》云:“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由“治蚕利厚”的动机，演绎出乡民“惰于稼”而“勤于蚕”的心态，以致吴江西南境“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桑）。”《震泽县志》又言:“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乡民虽“治蚕辛勤瘁苦而无怨也，以故无地不桑，无家不蚕”。民谚还有“蚕箔落地，有钱栽秧”以及“上半年靠蚕，下半年靠田”等，形象说明蚕丝业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栽　桑

桑为家蚕的饲料，叶肥、蚕壮、丝丰乃是良性循环。

旧时县境西南既有成片桑园，又有零星种植，如屋前宅后，堤岸田埂，甚至鱼塘四周。

此外还有桑园养羊，套种蔬菜豆类等立体种植。20 世纪 70 年代乡镇缫丝企业发展起来后运河东岸开始栽桑养蚕。

古代，吴江蚕农繁殖桑苗以播种为主，称为“种椹”，即选取上一年储存的干桑葚中饱满坚实的籽粒，在谷雨前后播种，一般在农历五月完成，称之为夏播。

宋元时期，吴江还曾采用过绳播法，即用一臂长的草绳浸湿，将成熟的桑葚在草绳上搓抹，使椹中桑籽均匀黏附在草绳缝隙中，然后将黏上桑籽的草绳以相隔五六寸间距安放在苗畦上所开的浅沟内，再在绳上复土。

清后期以后，吴江蚕农专注于桑园管理和家蚕饲养，一般不自育桑苗。桑苗皆自浙江桐乡、海宁两处贩来，由各镇桑叶行经销，价甚低廉。

1958年，县苗圃建立优质桑品种湖桑32号母本桑园，在全县推广优质桑苗。1964年，震泽公社亦创办桑苗圃，以后其他各公社（乡）亦自办桑苗圃，全县桑苗基本自给。

历来，吴江乡民深知桑为蚕之本，故有“要养好蚕先栽桑，要养肥猪先备糠”和“养蚕不培桑，等于养猪呒不（没有）糠”之喻。

在蚕桑生产实践中，乡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谷雨雨勿休，桑叶好养牛；谷雨树头响，桑叶一斤涨。”“立夏落个潭，懊老（悔）勿养蚕。”推导出降水与产叶的关系。至于“蚕等叶，叶价贵；叶等蚕，叶价贱”则是商品桑叶供求规律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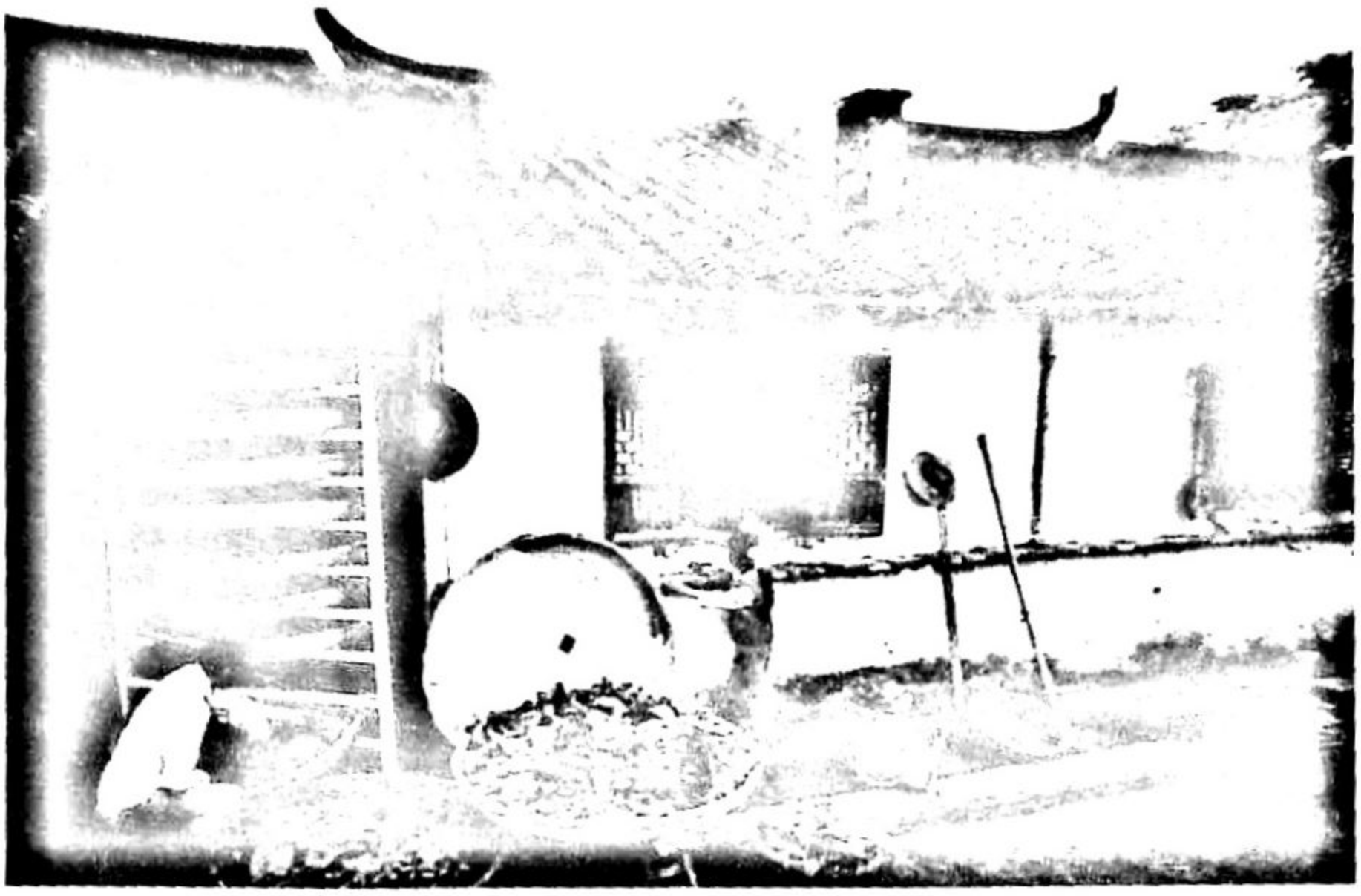
至于“年前冬耕，叶增三成”、“若要桑树好，冬罱河泥夏除草”、“勤三年成桑，懒三年变桩”等则为勉励蚕农加强桑园管理的警句。

一年之计在于春，蚕农例在清明日对桑芽发育进行物候观察，以预测当年桑树的长势和桑叶的产量，得出“清明一粒谷，看蚕娘娘哭；清明雀口，看蚕娘娘拍手”的蚕谚。此中蕴含叶盛、蚕壮、茧丰之间的因果关系。

养　蚕

清道光《震泽县志》记述：“丝有头蚕、二蚕较他处更光白……”古来，吴江蚕区惯养头蚕、二蚕，即今之春蚕和夏蚕，两季蚕皆集中于上半年，以故称之为“上忙”。“上忙”的收入远超过“下忙”的稻粮收入。据明末张履祥所撰的《补农书》资料推算，当时一斤生丝可换三石米（每石米一百五十六市斤），一亩桑的得益高于稻田的十倍以上。乡民在

⊙ 采桑



⊙ 农家养蚕

秋收卖谷以前的日用开销全部依赖于养蚕所得，故农家对养蚕十分重视，虽为副业实重于农耕主业。

吴江西南境可以说是无地不桑，无家不蚕，但养蚕规模有所不同，除殷实人家拥有专用蚕室以外，一般农户则在养蚕期间腾出堂屋甚至卧室的一部分作为临时蚕室。

养蚕之前须得全家动员进行大扫除，屋面、椽子、梁柱、门窗、墙脚都要掸去尘埃，擦拭干净，地坪要用清水冲洗。如蚕室是泥地则要削去一层表土，未使用化学消毒液前，则喷洒一次石灰水。

所有蚕具蔟具全部移至室外，在河港岸边或荡滩将蚕匾、蚕架等浸水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晒干，蔟具则去尘后晾晒以防霉。将蚕室安排妥帖后迎候养蚕季节的到来。

桑蚕以桑叶为食，原是野蚕经数千年驯化而家养，故称为家蚕。吴江蚕农则称之为蚕宝宝，甚为亲切，被视为家庭一员。

家蚕属鳞翅目蚕蛾科，饲育适应温度 20—30℃，吴江地区除严冬外其余三季皆宜，但古近代则常养春、夏两季，即古称之头蚕与二蚕。

家蚕有其神奇的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在正常饲育、保护条件下，自蚕卵孵化摄食桑叶，到老熟上

蔟开始吐丝结茧，也即幼虫四眠五龄期需二十六天左右，吐丝结茧约需三天，再经一至两天化蛹，蛹期十到十五天，然后由蛹羽化为蛾，即是家蚕的成虫，具有了生殖功能，雌雄成虫在化蛾当日交配产卵，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

数千年来，吴江蚕户已熟谙家蚕的生理规律，适时应势加以饲养。一分辛勤一分收获，吴江蚕户不遗余力饲蚕，诚如清乾隆《吴江县志》所述“辛勤瘁苦”。

近代，在专业蚕种场供应杂交改良蚕种之前，吴江蚕农皆使用隔年自留蚕种，或往浙江新昌、余杭等地购买蚕种，外买蚕种路途遥远，而且蚕种市场都是午夜间进行交易，长途运来非常不便，因此自留自养是吴江蚕户的普遍做法，相对于后来的改良蚕种（又称洋种），则自留蚕种称为本土种或土种。

蚕种是蚕蛾产于纸上的蚕卵，蚕卵外观是一端稍尖一端稍钝的扁平状椭圆形，宽约 1 毫米，厚约 0.5 毫米，长约 1.3 毫米，状如细芝麻粒，一千七百至两千粒蚕卵约重一克。蚕种呈灰绿色或紫褐色。蚕卵外层是坚硬的卵壳，里面是卵黄与浆膜，使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不断摄取营养。

蚕卵的适宜孵化温度是 27℃，蚕月之始吴江地区白天气温大致在 20℃左右，为了保险起见，以前蚕卵孵化，采取加温办法，即在密室内用糠火温之，达到如春三月，然后置蚕种于内。所谓“糠火”，就是用稻谷的砻糠来加温，

⊙ 饲育

就地取材，也有用炭火的。

但若养蚕量少、房舍条件不好的蚕户，则另创别法。一为白天将蚕种焐在蚕妇胸前的棉袄里，晚上则放进被窝，若是低温，还须放入汤婆子升温，此法多借人体升温，故称之为暖种，或称焐种。还有放在灶头上，利用其余温。但日夜温差大，且空气不新鲜，孵出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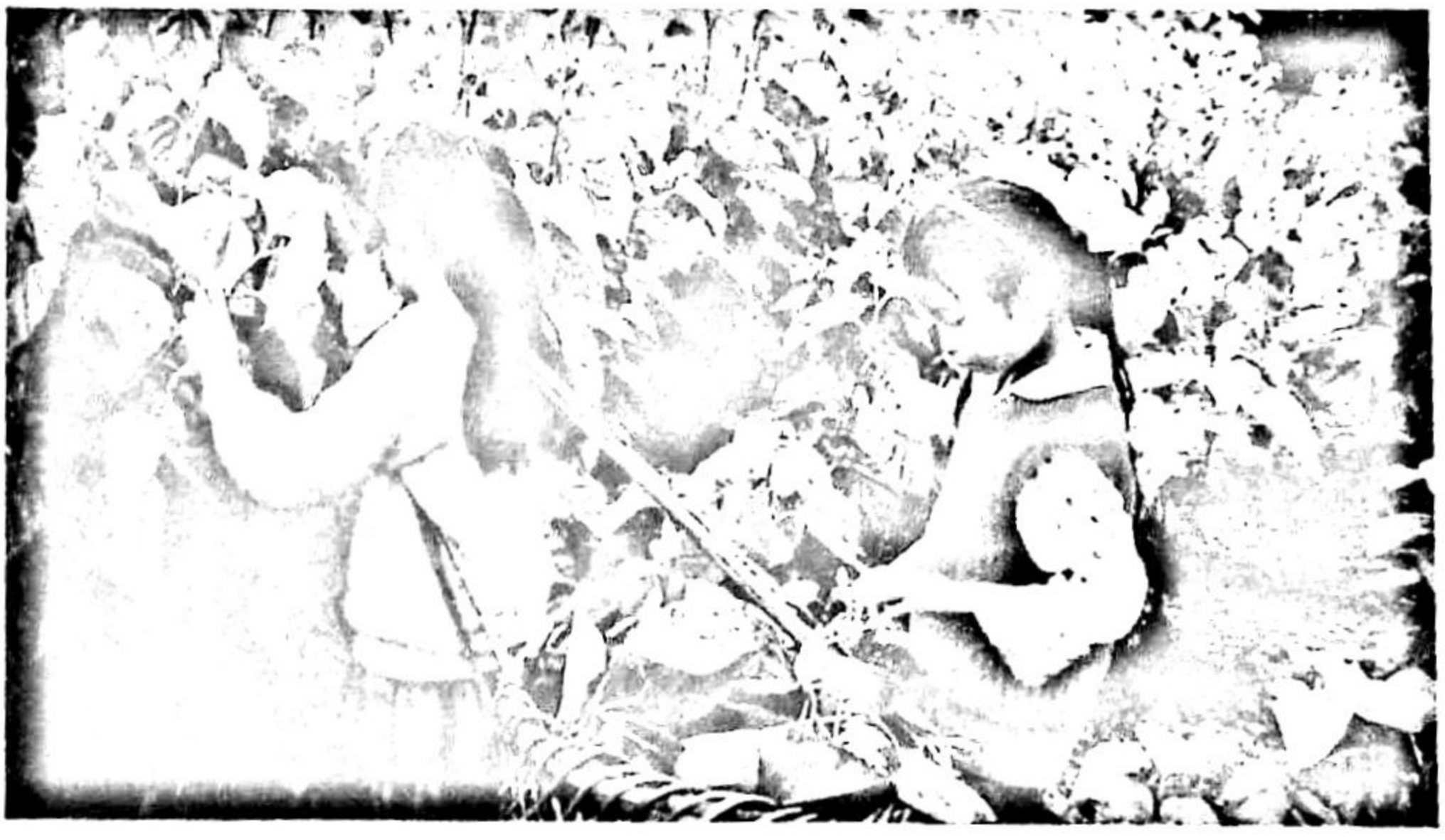
蚕农在蚕卵孵化之前，先得检视隔年自留的越冬蚕种或购入的蚕种，剔除霉、烂、虫蛀者。

饲养夏蚕则气温已高，无须采取加温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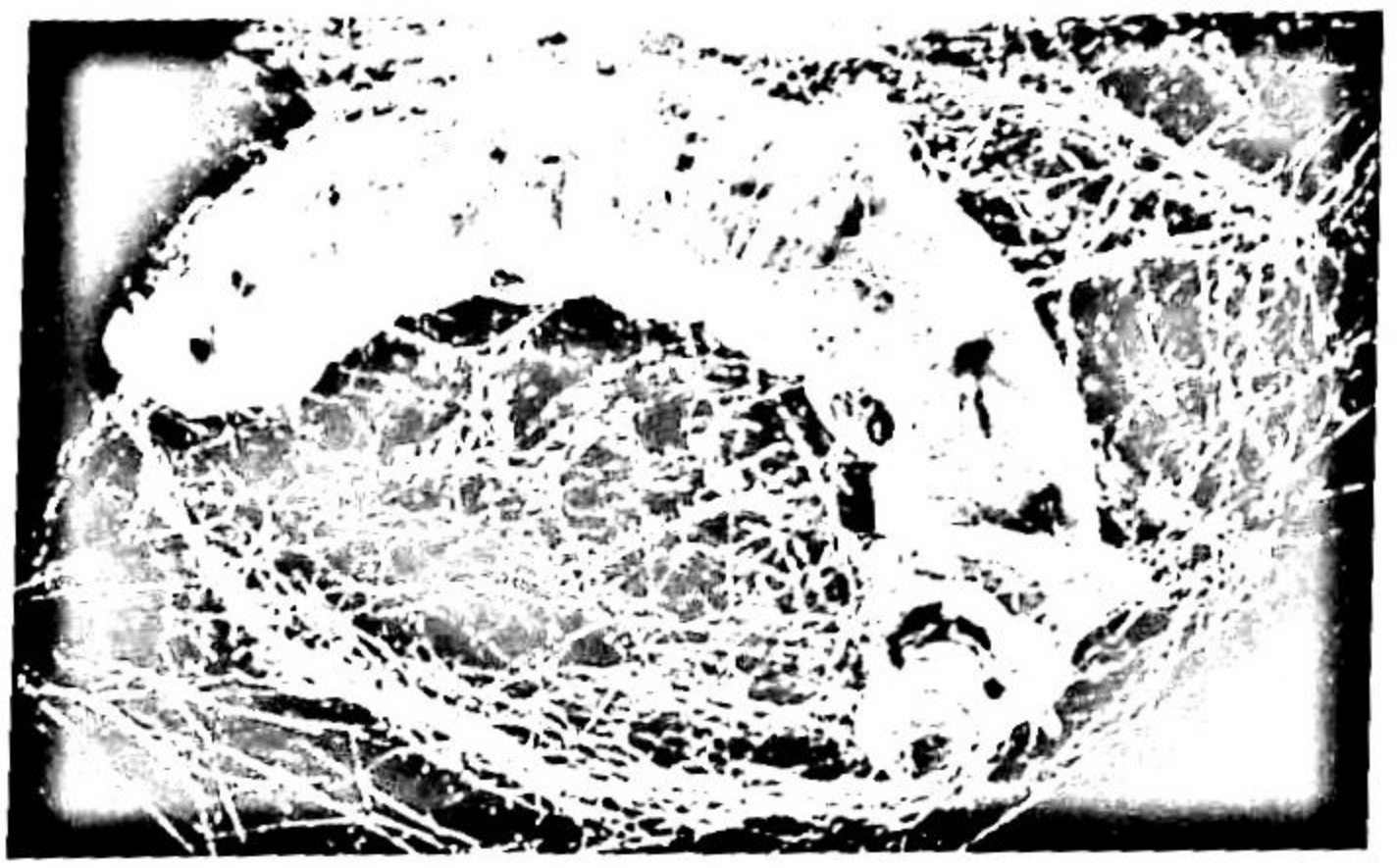
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幼蚕，体呈褐色或赤褐色，细小，形似蚂蚁，因而称之为“蚁蚕”。孵化以后两至三个小时即可收蚁给叶。

家蚕生长阶段有五个龄期，每个龄期之间进入休眠状态称之为“眠”，如“头眠”在一、二龄蚕之间，“二眠”在二、三龄蚕之间……眠过一次，蜕去旧皮，长出新皮，蚕体增大。习惯上三龄以下称为稚蚕，因其娇嫩，蚕家全力以赴好生饲育。一般在稚蚕阶段蚕户紧闭门户，称为“蚕关门”，一是保持室温，二是防病毒传入，三是稚蚕喜暗。

稚蚕对水分、蛋白质的需求量大，要选择营养丰富、易于摄食和消化吸收的适熟叶。吴江蚕农有丰富的经验，根据叶色选采，如一龄蚕为叶色嫩绿；二龄蚕为绿色；三龄蚕为将转浓绿色时。采摘时间亦有讲究，朝采



⊙ 采桑叶



⊙ 吐丝结茧

⊙ 丰收在望

叶在清晨露水刚干时，晚采叶在傍晚进行，以使桑叶内含有80%的水分。喂养稚蚕须得将桑叶切细，蚕户一般都备有草砧。蚕家还备有缸及盆贮桑叶以保鲜。饲育稚蚕的蚕匾须得下垫上覆油纸，以防干。

新蚕自三龄眠起食桑量增加，至五龄时占全饲养期食桑量的85%，此期夜间增加喂给，并逐渐增加次数，并根据天气情况摘叶贮叶以备用，夜阑人静时，甚至白天都能听到“飒飒”食叶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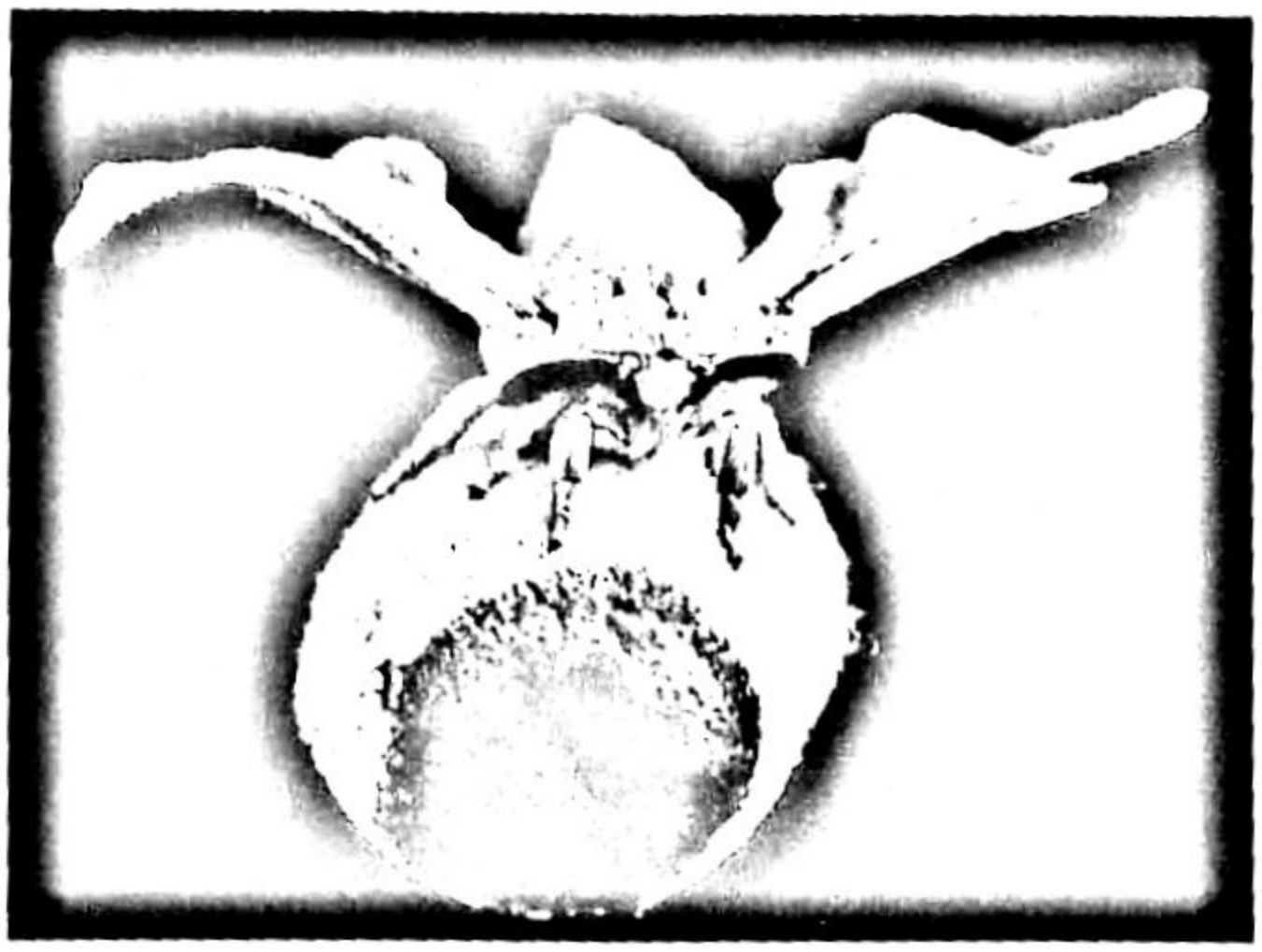
清初，吴江蚕家在养蚕壮蚕期，若蚕具（匾、架）不够时，则将蚕直接移放在地上，称为“放地蚕”，将剪回的条叶直接放在地蚕蚕座上给桑，故又称“条育蚕”。给桑时，连叶桑条一顺一倒成对反方向放，枝条间若有空隙无叶处，还要补放短条叶或芽叶，务使分布均匀，让家蚕自由爬动，就近食叶。

放地蚕省略一些蚕具，节省了给桑时间，也节省了除砂用工。

蚕至五龄，食叶最旺，此时的蚕体重量为蚁蚕的一万倍。蚕至五龄末期，体内丝腺迅速发育，出现老熟的生理特征：先是排出的粪便由硬变软，由墨绿色变成叶绿色，食欲减退，食桑量减少，前部消化管空虚，胸部呈半透明状，然后完全停食，身体缩短，腹部趋向透明，仅尾部隐约可见尚残留两至三粒蚕粪。此时蚕体头胸部昂起，口吐丝缕，左右上下摆动寻找营茧场所，其时的蚕称为熟蚕或适熟蚕。但蚕的成熟略有时差，最早的仅少数，

称始熟蚕，之后的半至一天大批老熟称为成熟蚕，只有少数滞后继续食叶，滞后一天以上才老熟的，称为终熟蚕。

蚕农把老熟的蚕放到宜于结茧的蔟具上，称为“上蔟”，俗称“上山”。养蚕至五龄，蚕农就预先备齐上蔟工具，历来吴江蚕区常用的上蔟工具有“折帚”“墩帚”和“草龙”等类。



⊙ 化蛾

熟蚕在蔟具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开始吐丝营茧，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结制茧网。作为正式结网的支架，也即所谓“作茧自缚”，依稀可见蚕封闭在内，头部成“S”形左右摇摆吐丝。在24℃时，平均每秒十一毫米，遇到空气即凝固。

⊙ 收蚁

二、结制茧衣。出现茧形的轮廓，茧衣和茧网的丝纤维都比较紊乱。

三、结制茧层。也即可以用来缫丝的部分。

四、结制蛹衬。

从上蔟到结茧终了约需六十至七十小时。

家蚕上蔟时蔟室需通风排湿，门窗全部打开，俗称“蚕开门”。亲戚邻里间互相走动评看结茧情况，预测收成，又称之为“望山头”。

若是遇寒潮或蔟室温度过低时要加温，《齐民要术》记述：“得暖则作速，伤寒则作迟”，吴江蚕农深谙此理。

上蔟阶段，蚕家不时察看，把还没有找到位置的熟蚕拾放到合适的蔟

其上，务使结茧步伐一致，蚕农称之为“游山蚕”。

结茧后检查化蛹情况，若已成蛹即可采茧，根据上蔟时序，先上先采，后上后采。

吴江蚕农有丰富的经验，在结茧之初就不时检视掌握情况适时采茧。若过早，则蚕尚未化化蛹，俗称“毛脚茧”，全茧含水量高，鲜茧堆放时易蒸熟影响茧质。如在刚化蛹时采茧，因蛹体嫩薄，在采茧过程中稍受震动，体皮极易破裂出血而污染茧腔内层，成为内印茧。出血严重的蛹体死亡后变为血茧。

毛脚茧和嫩蛹茧在烘茧过程中易渗出蛹油污染茧层，影响丝质。

若采蚕过迟，则有蝇寄生而不及时烘死，便会从茧层穿孔而出，变为不能缫丝的蝇口茧。

采茧时轻拿轻放，摊置在蚕台或蚕匾内，堆放应在两至三层之内，过多则易压坏下层的蚕茧，造成内印茧。

结茧后十至十五天期间，茧壳内的蛹化成蛾，也即蚕的第四生命阶段——成虫。若蚕家自缫丝则力争在蚕蛾破壳之前进行，人手不够赶不上，则用腌茧、晒茧、烘茧、蒸茧等土法处理。《皇朝经世文编》记述震泽治蚕，有“沸卤渍卵”之说。

吴江地区蚕种历来采用吴兴、余杭土种以及乡民自留土种，以致种性退化，病害蔓延，所以饲养方式方法不科学，导致产茧量低，成丝质量差。

蚕丝改良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丝业危机初露端倪，震泽丝及丝经出口下降，丝市出现萧条景象。

震泽市镇当局及丝业公会已认识到处境险恶，力主改良蚕丝事业。

我国著名蚕桑缫丝专家郑辟疆及其追随者费达生等人，早年先后东渡日本，攻修蚕桑，留学期间，目睹该国政府奖励扶助，采用科学养蚕缫丝，丝业蒸蒸日上，反顾国内政治腐败，蚕业衰落，立意改变面貌。

民国十二年（1923）郑辟疆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蚕校）

校长任职期间，在校内成立推广部，面向农村掀起土丝改良运动，以振兴蚕丝业。此年冬首次组织师生下乡宣传，事先准备好桑、丝、种、具（蚕具）和改良木制缫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雇船两艘到吴江蚕区震泽、双杨、开弦弓、吴溇、大庙港、严墓等地巡回宣传展览，历时两周，每至一处，郑皆站立船头向两岸群众演讲，用通俗浅显的例子对比科学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则以推广部指导员身份参加这次社会实践，和另一位女教师在船头上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女蚕校师生还三三两两到茶肆酒楼进行宣传。民国十二年夏，震泽市议会原已通过议案，拟筹设育蚕指导所，女蚕校初次宣传活动，对蚕区农民鼓舞颇大，市议会委托女蚕校规划一切，郑校长慨然允诺，两家合作，选定开弦弓村为基地，开办“吴江县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开办指导经费1200元，由震泽镇及女蚕校分摊。

民国十三年（1924）春，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胡咏絮带领费达生等四人来到开弦弓村，她们带来了改良蚕种及养蚕科学技术，提出“蚕病可以毁家，消毒可以丰收”的口号，吴江的土丝改良运动终于萌动，

开弦弓村当时非常贫困，蚕种连年退化，病害蔓延，能收二三成已属中游，有时甚至无丝可收。蚕事之先，求神拜佛，养蚕期间清规戒律甚多，荒谬无稽，要改变这种面貌，并非易事。

其他蚕区亦然。

在改进饲养方式方法的同时，以蚕种为源头，逐步以改良蚕种代替并取缔土种。

民国十四年（1925）李权、费达生等5人，每人入股500元，在吴江合办友声蚕种场，生产五星牌蚕种。民国十五年女蚕校教员邵申培等人开办大有蚕种场。民国十八年吴江农业推广所亦开办蚕种场。此后吴江地区蚕种基本自给。与此同时在全县进行蚕种统制，取缔劣种，惩办种贩。

在养蚕方式方法和经营上出现共同催青、稚蚕共育等初级形式的互助合作方式和高级形式的养蚕合作社，此中以1929年初成立的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输合作社为嚆矢，至1934年全县各地建蚕业合作社多达31家。沦陷时期，虽然败落，但抗战胜利后迅速恢复，养蚕合作社骤增至79家，社员总数1万5千余人。

解放初期，单家独户养蚕。农业合作社以后养蚕逐渐走向集体，特别

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各生产大队将有养蚕经验的中老年妇女组织起来，将从各家平调得来的蚕具集中一起养蚕。1982年人民公社解体，分产到户，农民养蚕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以后还出现数家养蚕专业大农户，搭建大棚养蚕，生产效率及收益颇高。

解放以后虽然由于政策、气候、病虫害等因素，蚕茧生产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则逐年提高。由于“包干到户”和“粮改桑”，从1982年至1990年，桑园面积从3755公顷，增至6196公顷。同时桑树也东越运河栽植。1991年全县蚕茧产量突破1万吨。

1993年，吴江全市桑园面积8129.1公顷，饲养蚕种张数353947张，产鲜茧12358吨，为历史之最。

1993年以后呈梯级下降之势，桑园面积、饲蚕张数及鲜茧产量均急剧下降，如2008年鲜茧产量仅及1993年的十五分之一。

究其原因，一是农村多种经营而致养蚕劳动力转移；二是价格波动有时获利不丰而影响积极性；三是农村建房侵占桑地；四是农民致富后不想从事繁重的蚕桑生产劳动；五是住房条件改善后不想收拾因养蚕而致的脏乱环境；六是与其蚕室养蚕不如租给外来打工者；七是环境污染导致蚕茧减产甚而“全军覆没”。

吴江蚕桑业颓势在所难免，不过比之无锡、吴县、武进、宜兴、溧阳则晚出现三四十年，是为苏南最后一个蚕桑基地。

缫　丝

我国甲骨文中的“丝”字“”是象形文字，由四个象形的茧子构成，意即丝源于蚕茧。篆体“丝”字“ ”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在四个象形茧下加一个草字，其意是蚕茧结在草族之上，人工饲养也。

从“丝”字引申到各式各样具有“丝”字偏旁的丝（纺）织品，如罗、绮、绫、绸、纺、绉、纱、绢、缎、绡、绒等就有一百多个字，足见古代纺织物源于丝，而丝则源于蚕茧，丝织物是我国最古老的纺织品。

现代家蚕中的春蚕茧，一般长35毫米，茧幅20毫米，全茧重量2.5克，

茧壳为最具经济价值部分，主要成分为丝素（纤维，也即通常所称桑蚕丝或真丝）约占 70%—80%，次为丝胶约占 20%—30%，前者不溶于水，被后者包覆；后者则能溶于水。除此，还有少量其他化学物质。

一枚春蚕茧的蚕丝总长约 1300 米上下，纤度 2.8。

近代七种蚕茧的各项指标略低一些，夏蚕（吴江古称“二蚕”）亦相应再低一些。

蛹是蚕茧的主要副产品，鲜蛹为高蛋白，可直接食用，后世又油炸或另行烹调后为食。干蛹可提取蛹油，再加工成化学医药原料。

其实，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们对蚕蛹的认知远早于对蚕丝的利用，盖因前者可以果腹。

远古时代，食物不丰富，先民寻觅蚕蛹为食，最早可能被利用的是野蚕的蛾口茧。当人们剥食蚕蛹时，必须先撕掉茧衣（包覆在蚕茧外层的乱丝缕），并用口中唾液湿润解舒茧层，以扯破茧壳，在挖出蚕蛾的同时也把蚕丝牵引出来，牵引出来的丝长短不一，乱作一团。还有一些则是掉落在洼地坑潭里的野蚕茧，日晒雨露，长期浸泡，再在微生物作用下，已使丝胶溶解，丝纤维蓬松解舒。

最初取得的丝，大多是比较短而零乱的乱丝，粗细色泽不一，然已可用纺坠或纺轮加工成丝线，再用于手工织造。吴江梅堰、松陵曾出土新石器时期的纺轮，距吴江不远的湖州钱山漾则出土过早期丝织物残片。

农家将自育之鲜蚕茧用手工方法直接缫丝，俗称做丝。缫成之丝则称为乡丝，机械缫丝问世后，则称为土丝，以别于缫丝厂家机械缫成之厂丝。

太湖流域为我国桑蚕丝重要产区，人工育蚕缫丝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传最原始的缫丝方法，是

⊙ 治丝图（选自《天工开物》）

将蚕茧浸在热汤中，以手抽出，卷于丝筐，所以一盆一筐成为最简陋的缫丝工具，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已使用手摇式缫车。唐宋之间，缫丝车由手摇式逐步演变成脚踏式，从唐诗“每和烟雨掉缫车”和宋诗“呕轧缫车杂橹声”之句看来，其时江南一带缫丝车之使用已相当广泛。

原先使用手摇缫车时，须由两人操作，即一人投茧索绪添绪，另一人手摇丝軦。后来改制成一人操作的缫车，即在脚踏缫车的丝軦的曲柄处接上连杆与脚踏杆相连，用脚踏动踏杆做上下往复运动。通过连杆使丝軦曲柄作回转运动。利用丝軦回转时的惯性，使其连续回转，带动整台缫车运动。从而，一人手足并用即可完成索绪、添绪和回转丝軦的操作，缫丝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明清以来脚踏缫丝车屡有改进。至清末，丝车制造技术日益精良，吴江、吴兴一带，出现一种式样一致的木制脚踏缫丝车，在机架、集绪、捻鞘、卷绕部分均作了重要改进，除传动部分外，颇似于现代立缫机。清末至民国年间吴江地区的木制缫车同时能绕三绞丝。

吴江地区木制脚踏缫丝车大篾下置火盆，将车前煮茧行灶灶膛内的炭薪挟入盆内，生丝受热随绕随干，避免丝束彼此胶粘。

制丝用水以清澈流动为佳，水清则丝肥白，吴江蚕区位于水网地带，漾水（小湖水）特丰，蓄水量多，流动性好，硬度低，又西濒太湖，溇港密如蛛网，水源充沛。蚕户有时贮水于缸内投入螺蛳进行生物净化。

⊙ 近代脚踏缫丝器

吴江蚕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总结出缫丝时煮茧温度的掌握。《春秋繁露》记述：“茧待缫以渫汤而后能为丝。”沸水煮茧能使之膨润软化，丝胶也较易溶解，丝就可以逐层依次离解，能使缫时抱合良好，减少落绪。古代没有测温仪器。就用观察水面气泡大小多少来判断水温。根据经验，以水面出现蟹眼大小气泡，

即“细泡微滚”为适，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说：“（汤温）太冷而绪不出，太热而茧成绵，故汤必频易，火必适中。”也即汤温太低，舒解程度差，索绪不易；汤温过高则茧子煮得过熟，丝胶溶解过多，不利于集丝时的抱合，并易使丝色变褐，又云：“汤之浊，丝不光莹。”故汤浊即须更换以使丝有光泽。蚕妇以手试汤温，眼观汤色，及时调整。

道光顾禄所撰《清嘉录》卷四载：“小满动三车（指丝车、油车、田车）。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

古代吴江地区以饲养春蚕为主，间有夏蚕（二蚕），蚕事大致在立夏小满间结束，蚕户一待收茧即排车开缫，以防蚕蛾破茧而出，此时，（水稻）栽秧在即，农事紧迫，蚕家只得日夜开工赶缫。乾隆《震泽县志》描述吴江治蚕“辛勤瘁苦”并不为过。蚕户有时利用蒸、晒、盐渍等方法来处理茧子，以暂时贮存。《皇朝经世文编》记述震泽养蚕，有“沸卤渍卵”之说。

吴江蚕户大致一户一车，饲蚕多者也有排二三部车者，大多自缫，间有在缫制高峰时雇人。如庙港乡陆家港村邱长娜家，在民国时期年养蚕种 4 张，挡二部丝车，每部丝车每日可缫完茧子 14 斤，产肥丝 30 两，细丝则半之。忙季雇人，为时约一月。家庭缫丝常由妇女挡车而男劳力及孩童作些辅助劳动。蚕区妇女视缫丝为女红之首，女童自幼随母习缫，至及笄之年已娴熟自如。

有明以来，吴江地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蚕丝为最有代表性的商品，蚕区缫而不织，作为商品销于县内外。

乾隆《震泽县志》载：“丝，邑中盛有，西南境所缫丝，光白而细，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其东境所缫丝稍粗，多用织绫绸，俗称绸丝。又有同宫丝、二蚕丝皆可为绸绫纬。”又说“黄茧绪粗不中织染，亦另缫，以为丝缚，惟细长而莹白留种茧外，乃以缫细丝。”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述：“丝有头蚕二蚕，较他处色更光白，其细者多为缎经，谓之经丝；丝粗者曰肥丝，织绸绫用之。”

古代吴江蚕农积有丰富的育蚕缫丝经验，擅于根据茧种及市场需要，缫制各种用途的生丝，以期取得最大收益。

古时，太湖沿岸所产丝泛称湖丝。

明代，辑里丝异军突起，成为湖丝中的新秀。

横扇人士赵鼎元在《辑里湖丝调查记》中载：“辑里乃太湖滨之一小村

⊙ 震泽震记丝行出口辑里丝商标

⊙ 1921 年的金字塔牌丝经与经箱

落，曰辑里湾，位于江浙两省之边境，介于南浔（属浙江之湖州）、震泽（属江苏之吴江）二大镇之间。地虽偏僻，农民则习于养蚕，加于湖水清澄，蚕儿既以湖桑之肥润，得天独厚，又有澄莹纯洁之湖水，供其精制，故色泽极佳，夙为外人所称许，销场遍于欧美。”

明代，朱国桢在其所写的《涌幢小品》中说：“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又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

日本人称辑里丝为座缫生丝，认为生产最旺盛、最优质的丝为苏浙两省，主要为湖州南浔、震泽、菱湖等地的七里丝。

辑里丝分南庄丝及北庄丝两种，南庄丝质量较次，北庄丝洁白而略带竹青，历来被视为上品。汪日桢在《湖蚕述》中说：“旧以七里丝为最佳，今则处处皆佳，而以北乡为上。”北乡即今吴江境内震泽、七都、八都、庙港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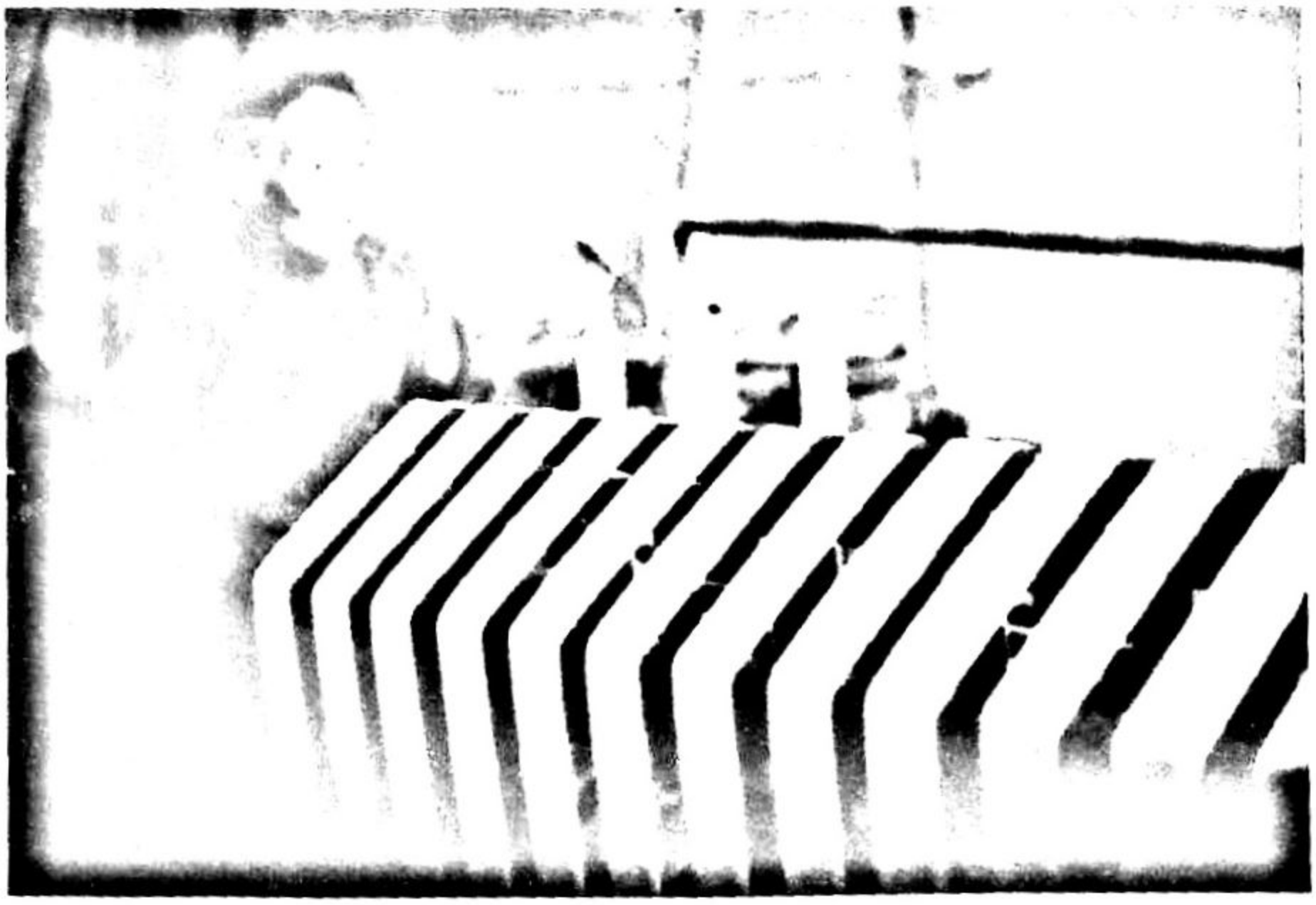
清康熙年间，辑里丝经广州出口，上海开埠后则就近在上海出口。

明清以来，苏州、杭州、江宁三织造府织造的宫廷服装及官服俱用辑里丝。

相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生辰时，清廷送往的国礼中就有辑里丝。1851 年，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时，徐姓商人也携辑里丝送展。

19 世纪 60 年代，为适应欧美日本新兴丝织工艺的要求，对辑里土丝进行工艺改革，按不同需要分别再加工成辑里丝经出口。

辑里丝经，外国人称之为再缫辑里丝（Tsatlee Rereel），也即将原来的辑里土丝经过拍丝、扳经和摇经三道工序复摇成一定长度的丝片。经过整理后的丝经可使国外丝织厂家上机前节减一道工序，因而大受欢迎。



⊙ 摇经

辑里丝经对国内丝织厂家而言也是一种工厂化初期的过渡用丝。

吴江摇经业之兴盛持续近百年，使震泽丝经行庄及蚕农、摇经户大为受益。

摇经业之分布较蚕桑分布范围小，集中在以震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以长漾及北麻漾周围最为密集，其中有横扇地区之韩家湾村，梅堰地区之庙头村、秋泽村，坛丘地区之南塘村及震泽地区之双杨村等。大致在吴江西南一个300平方公里的斜长地带。民国九年(1920)3月15日《农商工报》报道："民国初年，(吴江)境内摇户约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十万左右。"

丝 线

丝线用桑蚕丝加工而成 ，用途广泛。主要用于缝纫，缝制衣被鞋帽；用于绣花；用作古琴、筝、胡琴、月琴、三弦、琵琶、阮等乐器的弦线；用以制造装饰品，如流苏 、排须等。此外，还用作提花织造的拽丝线。

⊙ 丝线工艺“并丝”

⊙ 丝线染色

吴江丝线行业形成较早，清同治《盛湖志》载：“线，近乡务此者居多，其名不一，曰衣线，曰头扣，曰二扣，曰三扣，曰机线，即缉机所用以发花者，又曰帽纬线。”清道光《黄溪志》亦有类似记载，说“明时已有务此业者”。民国四年（1915）正月，北京农商部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吴江王复昌、王仲英两家丝线作送展的洒绒大条线、衣扣线获三等奖。

吴江丝线业集中在盛泽、震泽、严墓（今铜罗）三地，而以盛泽最盛，民国年间盛泽丝线作（庄、号、店）多达四五十家，以胡永大丝线号年代最早，实力最足。民国十四年（1925）前全镇丝线行业每年营业额有三四十万之巨（《新盛泽周年纪念册》四十四页），获利颇丰。

震泽有多家丝线作，其中有一条弄堂名“打线弄”，因弄内有丝线作之故。民国三十五年（1946），严墓亦有丝线作十二家。

古来，丝线生产一直沿用简陋工具手工操作，摇线操作使用大车，以络成，并线操作用水车，翻丝用小车，染色则使用染缸、染锅、染棒等，染料不称重，日估而已。抛光，使用粗竹竿，成绞丝线在粗竹竿上反复牵拉打磨，去掉细毛丝，使丝线光亮柔顺，称为“秘作”。

盛泽丝线业由丝线作、染坊及泡坊组成，丝线从业人员大多数为杭州籍人士，故店号招牌多冠以杭线两字。抗日战争时期，浙江海宁一带丝线业人员到盛泽避难，再操此业。丝线作是丝线业中的主体，集加工与销售

于一身，通常前店后场，全家为之，或另雇少许伙友学徒。丝线作分熟线作及生线作两种。前者直接收购盛泽东境梧市村、小港、三池湾、庄湾里一带农民上门交售打成的本色生线。此外，熟线作还自备资金购进次丝，先发给镇上的闲散老妇调丝，络在篾子上再发给生线作加工打线，偿以加工费，折扣一般为九到九七折。生线作资金很少，实际上是个工场。熟线作将集整的生线发往泡坊（新中国成立前盛泽有两家），练成熟线，然后再交专染丝线的染坊（新中国成立前有天工、公兴等四户）染色，最后运回分档打光、整理、包装。每绞丝线约三钱余，三十绞为一包，重十两。盛泽所产丝线各色俱全，规格分尖口、伐口两种。前者捻数较多，同时制造时毋须多大场地，农户制线往往利用村间空场地进行，“河里汰线，滩头甩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盛泽镇的丝线生产呈萎缩状态，1950 年全镇丝线作（号、庄、坊）尚存 41 户。1951 降至 33 户，至 1958 年完全停顿，原因是丝织业发展而引起行业调整，丝线从业人员皆被丝织厂家吸收进去。

20 世纪 70 年代，盛泽乡大新、幸福两村尚有手工桑蚕丝线生产，但时断时续，代客户加工。20 世纪 80 年代，盛泽镇近郊有两家个体户从事丝线生产，采用工厂下脚废丝制作，丝线原料已多元化，即从单一的蚕丝扩及人造丝、锦纶丝和涤纶丝等。

建于 1958 年的震泽纺经厂是吴江唯一生产机制丝线的厂家，1975 年为上海生产多种规格的蚕丝纬线。1976 年纳入江苏省外贸计划加工出口丝线，输往日本、香港等。

除出口外，近销于吴江绣服厂用于缝纫刺绣，皮鞋厂家亦用于制鞋。

丝　绵

丝绵古名纩，历来为就地取材，为唾手可得的保暖材料。

古代，吴江先民们对丝绵的发现利用早于缫丝，人们在食尽蚕蛹后将废弃的、浸泡松软的茧壳丝缕扯出，层层叠加，使之缠结成片，可披可衣，可铺可盖。不过原始的丝绵片大小不定，松散而缠结力不强。

⊙ 煮茧

⊙ 脱绷

⊙ 去蛹

⊙ 晾晒

⊙ 上绷

⊙ 单人扯绵

早期缫丝工艺成熟后，大部分蚕茧用以缫丝，只有不宜缫丝的双宫茧、黄斑茧、蛾口茧等次废茧用以制作丝绵。

古代，吴江所产丝绵已成为实物贡赋，如北宋祥符年间，吴江已有纳绵七千六百斤的记载（清乾隆《吴江县志》），明嘉靖《吴江县志》将绵列入物产项内。清乾隆《盛湖志》序载："居民竞治丝枲，以澼、以絖、以染、以织……"周永言所写的《吴江竹枝词》中有"清水祠边水似泉，惯将挥洒做丝绵"之句，足见制绵已经普遍存在。

由丝绵缝制成的棉袄以及翻成的被胎轻暖实用，经常翻制可使用几年乃至几十年。丝绵衣服不仅江南一带人民习惯穿着，也深受北方百姓的欢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驻守甘肃张掖的十四皇太子抚远大将军恂郡王委帐下李绅到江南采办丝绵袄，供西陲将士御寒之用，其中一部分由苏州织造李煦转至平望镇万寿庵加工。

旧时，乡民在缫丝季节过后或农闲时间将不能缫丝的各类下脚茧水煮、解舒以扯绵。

丝绵传统制作工艺使用铁锅、灶具（灶头、行灶）、竹勺、大小竹棚（又称竹弓）、晾晒架等家用器物。

⊙ 双人扯绵

⊙ 旧丝绵翻成被胎

丝绵制作技艺：

（一）煮茧　将蚕茧放入铁锅，注水并加少许土碱，以加速丝胶溶解，使茧层解舒，锅下燃烧桑梗或其他硬柴，缓慢升温至水面起蟹眼泡时捞出，置于木盆内。

（二）去蛹　用手指戳洞，逐个挖去蚕蛹。

（三）上绷　双手并用，拉扯扩大茧壳上的孔洞，先是将三四只挖孔后的蚕茧薄膜叠加后套在小竹绷上，称为开小绵；再将三四只小绵叠加后套在大竹绷上，称为开大绵。

（四）脱绷、晾晒　将大绵取下，置于屋檐或院落里晾干，干后各茧层薄膜已互相缠结成绵膜。三十至三十二只大绵为一市斤，扎成三角形，贴牌上市。近代，分红牌、绿牌、黄牌三个等级。据《吴江丝绸志》记载，抗战胜利以后，震泽产丝绵绵兜上市价每斤法币四元。若须加工成衣被，则先进行翻扯，即将绵兜拍松、摊平，有单人和双人两种方式翻扯。

单人扯：在绵兜中央较薄处挖孔、扩孔，套在长凳头上，操作者坐在凳上使劲往上拉直拉薄；或套在自己膝盖上，或套在脚掌上，手足并用拉扯成所需长度的绵条。

双人扯：两人对坐，各扯一边，拉扯至所需长度。

然后，将扯成的蓬松绵片，定格成衣、裤、背心、被等型，复以面子、夹里、被面、被里（盖）。

旧时，蚕户制作丝绵甚为普遍，或自用或出售。制作丝绵以家庭为单位，母女或婆媳相传。震泽周边地区风俗，女儿出阁，丝绵被为主要嫁妆，通

常有十几床，甚至二三十床，越多越示富有。震泽及太湖沿岸的中老年妇女扯绵翻绵技艺娴熟，在秋冬季节农闲时常受雇到富户家翻扯全家过冬所需的衣、裤和被盖，这类人被称为“丝绵阿妈”，往往住于主家十天半月。

数千年来，吴江丝绵生产一直由农家分散进行，未形成行业。1966年，横扇乡首家办起胜利丝绵厂（村办集体性质）。翌年南麻乡办起南新丝绵厂，20年间共办了20家，就地取材使吴江的蚕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些厂家的丝绵被胎、丝绵背心、丝绵衣裤等复制品由外贸部门收购出口，其中1985年出口创汇近30万美元。

手工织造 从个体机户到早期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意义

吴江丝织业历史悠久，从梅堰出土纺轮、骨针及刻有蚕纹的陶罐等文物看来，原始丝绸织造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唐、宋、元迭有丝绸出产及纳贡记述。元明两代出现官府丝织匠役，即存留匠，系民间机户以存留形式供役，称为苏州府织局机匠。明中期，江南一带商事繁盛，商品经济活跃，丝绸销路益畅，织造之利日增。吴江为著名湖丝产区，毗连浙江，生丝原料充沛。又为水网地带，交通发达。受到邻近传统丝织城市苏州、湖州、杭州的影响，在县境南部的新杭、盛泽、黄家溪一带逐渐形成民间丝织业。无名氏《折芦庵记》说："吾邑盛泽，宅笠泽之阳，介湖秀三郡之交，蚕桑之利走天下，商贾四来，营营矻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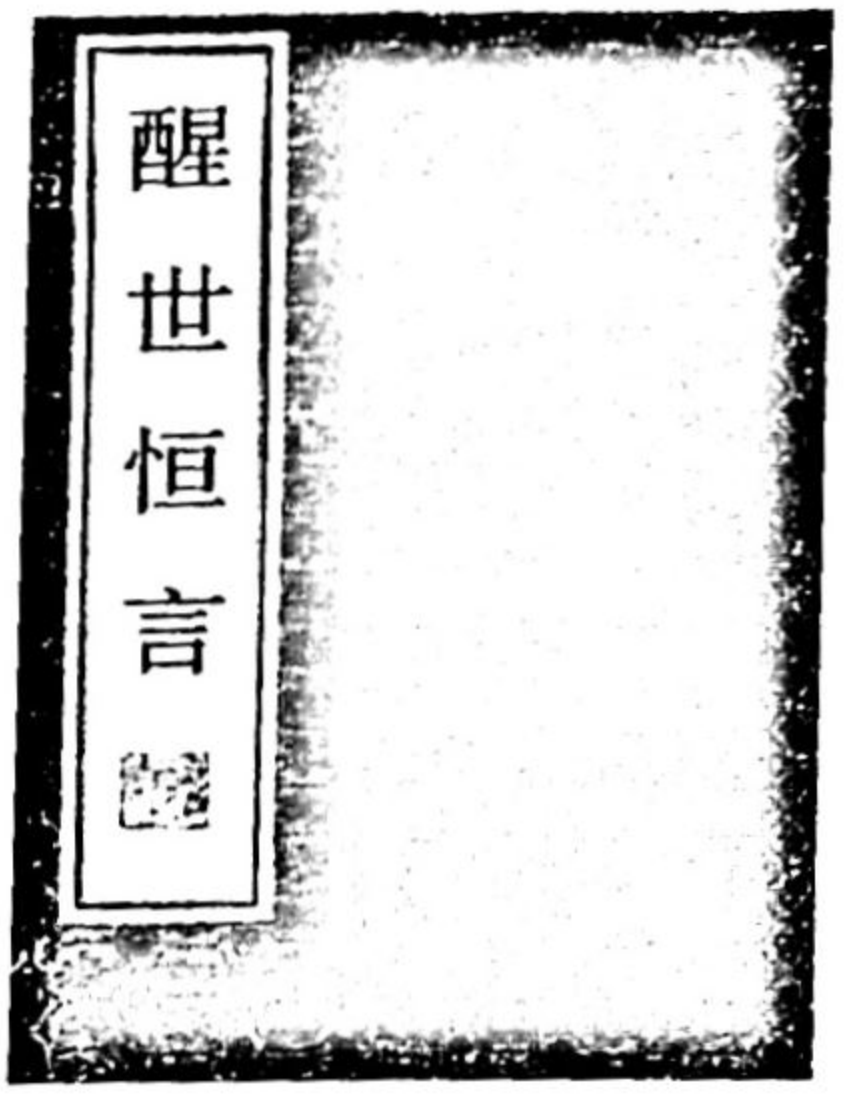
总之，在社会经济条件、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手工织造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农民赖以为生的家庭手工业。

丝绸织造最原始的工具是骨针、骨匕、纺坠等，后骨针演变为引纬的杼子；骨匕演变为织作所用的打纬刀和木刀；木棍、圆棒形成原始织机上的卷辊、分经辊和提综杆等，这些工具经过组合并予改进以后形成原始织机，用以织造平素织物，为吴江地区最古老的机种，在吴江南部丝绸产区沿用了千百年。由于在织造时用手进行投梭，所以又称为"射梭机"或"手射机"。

即便是最简单的丝织物，也皆由经丝和纬丝垂直交织而成。上机织造以前分别预作准备，备好经丝和纬丝。在早期"男耕女织"时代，由妇女包揽一切。后来丝绸商品化提高，手工丝织业趋向专业化，出现了"妻络夫织"，于是在家庭内产生粗略的劳动分工，也使技艺有所提高，成为最早的机户。在明代弘治成化年间浙江绍兴有大量移民来到盛泽，租用机户的

闲田用来耕作形成独特的社会分工。

丝织机户不断分化，一方面少数条件优越的个体机户逐渐积累起较多的社会财富，上升为劳动力的购买者，成为丝织作坊主或工场主，即如《盛湖志》所言“有力（财力）者雇人织挽”；另一方面大多数仍停留在小手工业生产阶段，即“贫者皆自织”，部分人因破产而转化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 冯梦龙《醒世恒言》

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形容嘉靖年间盛泽已成为“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丝织专业市镇”。即“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在其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描写一个名叫施复的普通机户与妻喻氏在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施复夫妇勤劳操持，加以养蚕得法，“缫下丝来，细员匀紧，洁净光莹”，而织出绸来“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其后“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施复之富”竟至“冠于一镇”。与施复致富相对照，间壁邻家，连年因蚕桑失利，以致家住之两间小房都要急切把来出脱，近乎达到破产的程度。

施复由“本钱少”的“小户儿”上升为“千金家事”的丝织手工工场主，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由直接劳动者转变为作坊主，说明盛泽地区丝织业中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只不过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发展缓慢而已，施复式的丝织手工工场仍然停留在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阶段。尽管如此，盛泽地区在晚明产生的丝织手工工场仍有其进步意义，丝织手工工场扩大了劳动生产的集体性，有利于分工精细和技术提高，使设备得以充分利用，也有利于低价批量购进原料和待价而沽，总之能以较低的制造成本在市场角逐中击败同一行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

施复的案例在我国作为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具有典型意义，被国内外史学界、社会学界广泛引用，也被编入大学历史教本。

明末，当地诗人周灿在其所作五律《盛泽》的后四句为："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诗人把乡民为追逐利润而昼夜织作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商品经济意识刺激盛泽及周边地区手工丝织业的发展和扩散。

清代，随着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丝织手工业者的分化仍在继续。道光《黄溪志》（卷一）载："入国朝，机户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供给必得鲜味，故市中卖鱼虾极早，迟则不可得，每遇节候，肴馔更为丰盛。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儿十二三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

为人佣织者立桥待雇与同时代的苏州习俗相同，称呼亦类似，如黄溪称"走桥"、"找做"，苏州则称"立桥"、"叫找"，清末民国年间，受雇从织称为"做找司"，工资形式有计件及包月两种，后者由业主供膳，另外再付给工资。

清代，新杭、黄溪、盛泽一带的地方诗词中有"秋风络纬鸣，家家弄机杼"、"秋灯耿不眠，鸣梭响夜半"、"夜深灯火织流黄"、"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声远近来"、"只道夜灯千匹练，谁知五色彩云浮"等名句，足见追逐利润日夜赶织已经普遍化。历代吴江及盛泽，黄溪等地方志书中关于烈女的事迹中也不乏"纺织无间"、"织绢自给"、"纺织度日"、"昼夜纺织"的记载，光绪《吴江县续志》记述乾隆年间节妇宋氏，僦屋一椽独居，以纺织自给，凡四十年，（积钱）十四万有奇。该节妇曰："吾纺织日可得五六十钱，日取十钱储之，终岁得三千六百钱，四十倍之，则十四万有奇矣。"甚至盛泽镇郊的尼姑庵如折芦庵、龙潜庵、栢子庵、白衣庵等也以织机为庵产，在诵经之余从织，以增收入。

咸丰十年庚申之役，黄家溪、新杭夷为平地，王江泾毁损过半，三处富有机户相率携带资金设备避难于盛泽。

其实，古来震泽也织过绸，明崇祯《吴江县志》（稿本）曾提到震泽"昔织轻绫名药段（缎），今更织重，西绫之名特著"。又如清道光《震泽镇志》亦载："西绫出黄庄者名黄绫，质厚而文。后有庄绫、徐绫并以姓著。"显见震泽曾出过绫类织物。另一佐证是清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盛世滋生图》（又称《姑苏繁华图》）上，苏州闹市店铺的市招上清晰地写上"震泽绸"三个字。

⊙ 手工织造绵绸

⊙ 手工络丝

⊙ 手工整经

至于震泽绸业的衰落，可以从民国《震泽镇志》（稿本）中见到："织绸一业，据父老云，洪（秀全）杨（秀清）难后，因无绸行，渐归消灭。"也即太平天国期间的战争，导致当地绸行关闭，从而堵塞了绸之销售渠道。再说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因势利导逐渐走向地区行业分工，逐步形成丝市震泽和绸市盛泽，乃是社会进步，又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近代，震泽地区手工织绸仅存南部蠡泽、蠡西两乡，产量有限，销往盛泽庄面。

不过，震泽农村妇女则善于利用废茧捻成线，手工织成绵绸，或自用或出售。绵绸可染色，亦可印花，手感柔软，保暖性好，外观质朴，价格低廉，乡民普遍用以制作衣料及被面、被里。震泽绵绸还销往南浔、乌镇各处。1881 年浙（宁波）海关的丝绸调查报告中也曾提到过震泽出产的绵绸，说它们受到妇女和儿童的喜爱。浙海关于 1881 年 1 月 19 日报告还记载震泽曾生产过丝棉交织物，即以丝为经，以棉为纬交织而成，其品质似于绵绸而胜于绵绸，其中本白用作男性内衣，色绸用以女装、童装。

近代，吴江手工丝织业集中于南境，以盛泽地区为中心，向北扩及平望南端及黎里西南，向西延伸至坛丘、南麻全乡、梅堰东南部、震泽东部及铜罗东北部。其地理分布特点为愈近盛泽愈密集，专业化程度及商品性越强。盛泽镇及近郊地区大都织而不蚕，为纯丝织区。向西进入蚕桑

产区丝织逐渐稀疏，如民国十四年兴建的连接坛丘南塘西扇两村的目连桥桥联上就有“两岸机声连牧笛”之句。盛泽地区以外均为蚕桑丝织混合地带，愈向西机户愈稀，专业化及商品化程度亦随之降低，织造水平及产品质量亦稍差，这些地区在蚕事季节常停织。震泽镇以北、以西、以南乡间如庙港、七都、八都、青云、桃源一带蚕农，利用废茧及缫制土丝的下脚织造绵绸，绵绸多为季节性织造，商品性不强，大多农民自用，一部分销往浙江乌镇。

清末民国初年，吴江手工织造业一般都是自产自销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某些特殊规格或特别畅销的品种也以包织形式进行生产，如盛泽衡记、源记盛、汪永亨、张益源等绸行都曾发料包织（经由领投）。包机虽然为数不多，但其出现已把手工织造推向较高的阶段，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家庭手工者，使之为一定的报酬而制作，家庭手工业变成了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真正雇佣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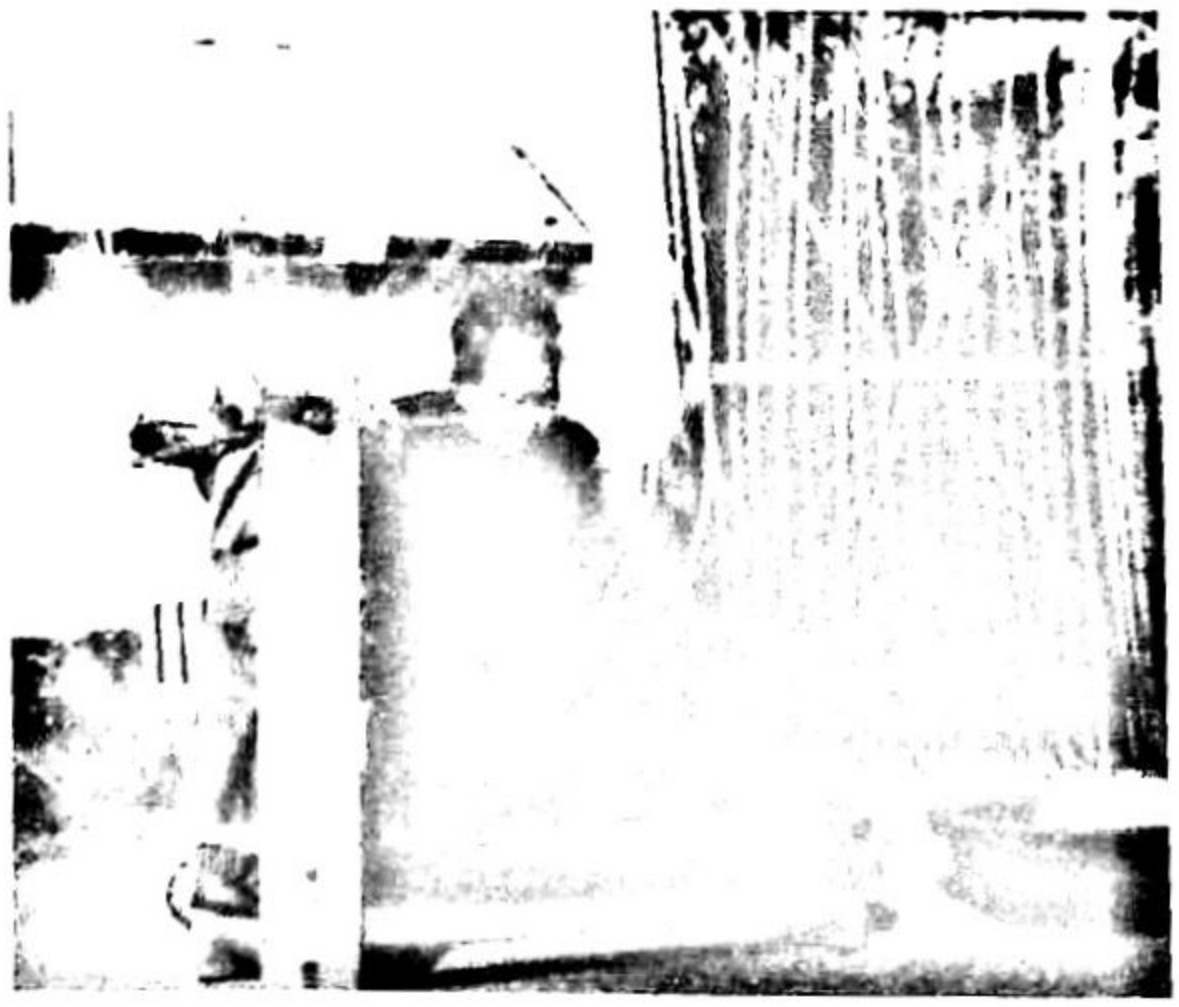
手工丝织生产工艺流程为：

上机织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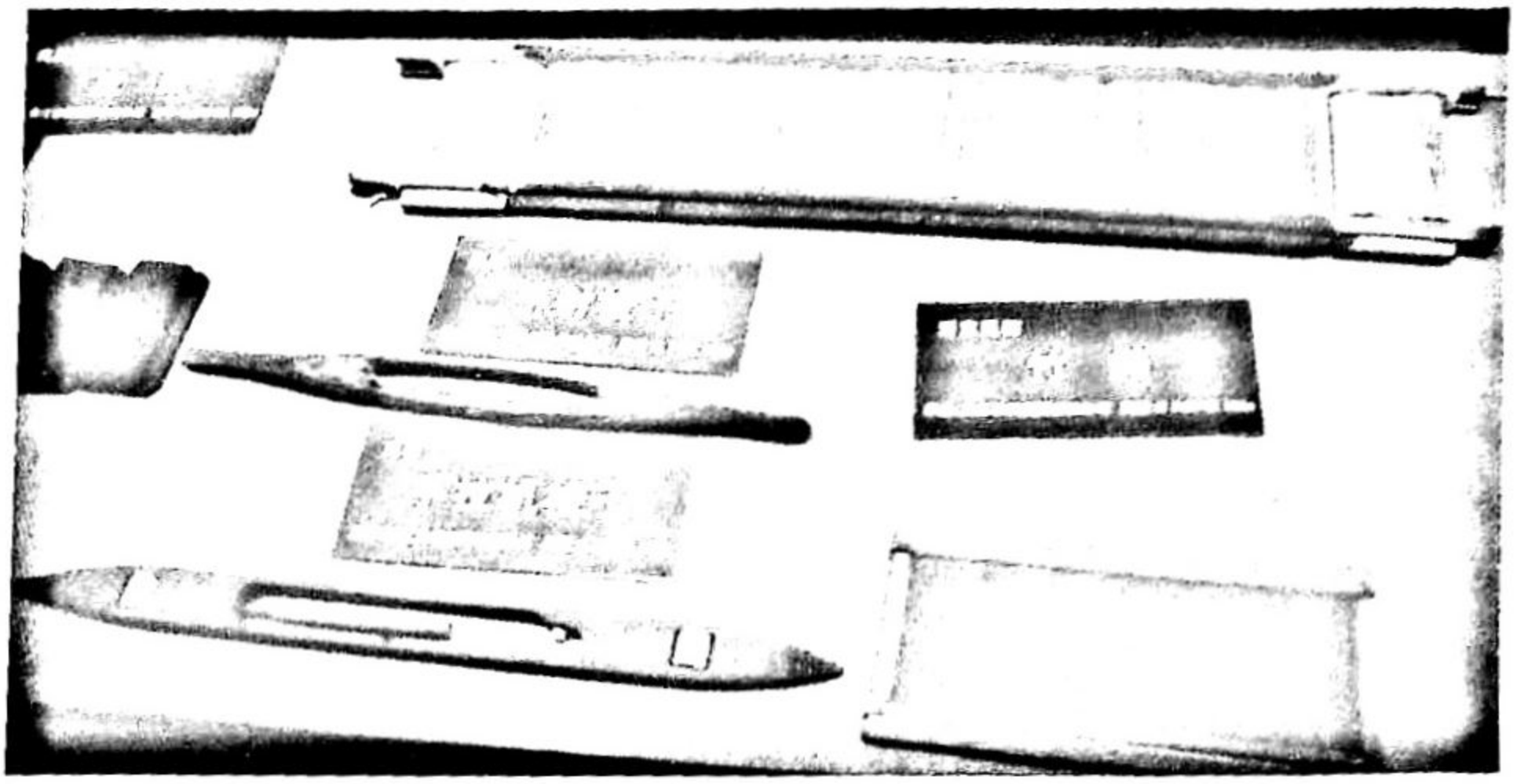
经丝：绞丝—络丝（调丝）—整经—过糊（上浆）—经轴

⊙ 手工浆经

⊙ 运经



⊙ 摇纡



⊙ 摇纡

纬丝：绞丝—络丝（调丝）—络纬（卷纬）—纬管

备好经轴和纬管即可装机织造。

近代，手工丝织业内部分工愈细，出现整经工、浆经工、络丝工、卷纬工、对（接）头工和力织（造）工等工种，雇佣程度亦愈高。

跻身近代四大绸市　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明清，除柞蚕丝绸产区因气候及饲养习惯仍在辽宁、河北、山东外，桑蚕丝绸产区亦因气候、饲养习惯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向苏南浙北地区集中，官办的江宁、杭州、苏州三织造署在此督织并派差货。

江南富庶，旧有礼制趋松，民间服饰不再受到限制，进而转向奢华，于是社会需求量大增。

再则大量丝织物自广州输出，鸦片战争后又转至上海出口，外销、内销两大因素都刺激丝绸生产，除原有苏州、杭州外，吴兴、绍兴、嘉兴、海宁、桐乡等县邑，盛泽、王江泾、新塍、王店、双林、菱湖、濮院等市镇以及许村、虹阳、田乐、栖真、荷花、桃园、洛东等乡村的丝织行业皆得以快速发展。

清光绪六年（1880）9月，江海关（今上海海关）四等A级帮办、英国人E·罗契受命对苏浙各丝绸产地进行调查，其对盛泽的记载是：

盛泽丝绸业的组织结构形式完全同于苏州。这里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商行（指绸行，笔者注），从四乡农民手中收购绸缎，农民卖掉绸匹后买回生丝再生产绸缎。

织机总数接近8千台，集中在以镇为中心，半径为12.5公里的周围地区。丝绸产品的大部分是轻质的，主要由妇女们织造。一名好手（不论男女）织成一匹长45英尺（13.73米）的绸需用两天半时间，平均报酬为0.35美元；长16英尺（4.88米）的一天完成，报酬为0.14美元。

盛泽丝织品的生产大致是稳定的，粗略估计，所有品种加在一起，每日生产约千匹，以每匹九两计，则全年产量为 司马斤（303750千克）。

准备工艺过程中的重量损失，苏州为35%；而盛泽为15%，则生丝消耗总量每年达582187司马斤（349912千克）。盛泽的丝绸成品并非完全产自本地，有些来自平望，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嘉兴府。

同治年间，江南遭太平天国战乱，苏州、杭州、湖州等城市受创严重，

盛泽则位于江南运河内侧，避开战争锋芒，偏安一方，丝绸生产及贸易基本如常，反而有所发展，于是上述四地的丝织行业出现消长：

产地	织机数（台）	丝织品产量（匹）
苏州（包括吴县）	5500	86900
杭州	3000	71600
湖州	4000	204000
盛泽	8000	900000

当年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使盛泽一镇超越省会和府治而成为近代四大绸市之首。

再过20年左右，在苏州旧商会丝织业档案中，有一份《推进绸业方案》，列举了江苏省内五地丝绸生产情况，吴江（盛泽）仍独占鳌头：

地区	织机（台）	产量（匹）
南京	14000	336000
镇江	4000	144000
丹阳	10000	480000
苏州	15000	360000
吴江	20000	1200000

盛泽跻身近代我国四大绸市之后不久又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誉称。

从上列两表数字看来，晚清盛泽产绸至巨，号称为万（匹）绸并不为过。

“日出万绸”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之于清光绪年间，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盛泾组（前身为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的盛泾公所）调查表上记有：“……光绪十五年间（盛泽）号称‘日出万绸’，此为盛泽绸业之黄金时代，不仅承织贡品，且销路远及高丽及南洋群岛等处……”

“万”字是个量词，此处仅具模糊的数量概念，意指产量（或上市量）之巨大。用万字来形容并不悖于当时的历史事实。

与此相近时间，盛泽西郊重修白龙桥，桥上楹联有“风送万机声”之句。

以往手工织绸，匹长较短，若日织一匹，则万机万匹对应。

在江南诸多丝绸工商专业市镇中最早号称“日出万绸”的其实是浙江濮院，桐乡《梅泾濯锦图说》曰“……（濮院）向有日出万绸之谚，自入本朝（清），市道日兴，至嘉道后绸市渐移于江苏之盛泽镇，而濮市乃稍稍衰息……”与此相似者嘉兴县王江泾有：“……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的记载。太平天国战乱期间，王江泾罹战火损失惨重，商民机户或避难或入迁盛泽，扩充了盛泽手工丝织业的规模。

“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八个字是互有联系、至为密切的两个分句，前者意在产，后者意在销。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 物产）记述：“绫罗纱绸出盛泽，奔走衣被遍天下……”乾隆《盛湖志》说：“天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同治《盛湖志》载：“……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民国七年（1918）沈云所撰《盛湖杂录》中记道：“……绸绫之利，衣被乎国中……”其他的稗存、野史、文集中亦有类似记载。

民国时期，上海《申报》、《新闻报》、南京《中央日报》、苏州《明报》、本地《新盛泽报》、《盛泾报》以及期刊《工商半月刊》、《国际贸易导报》等皆用“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来报道盛泽的丝绸生产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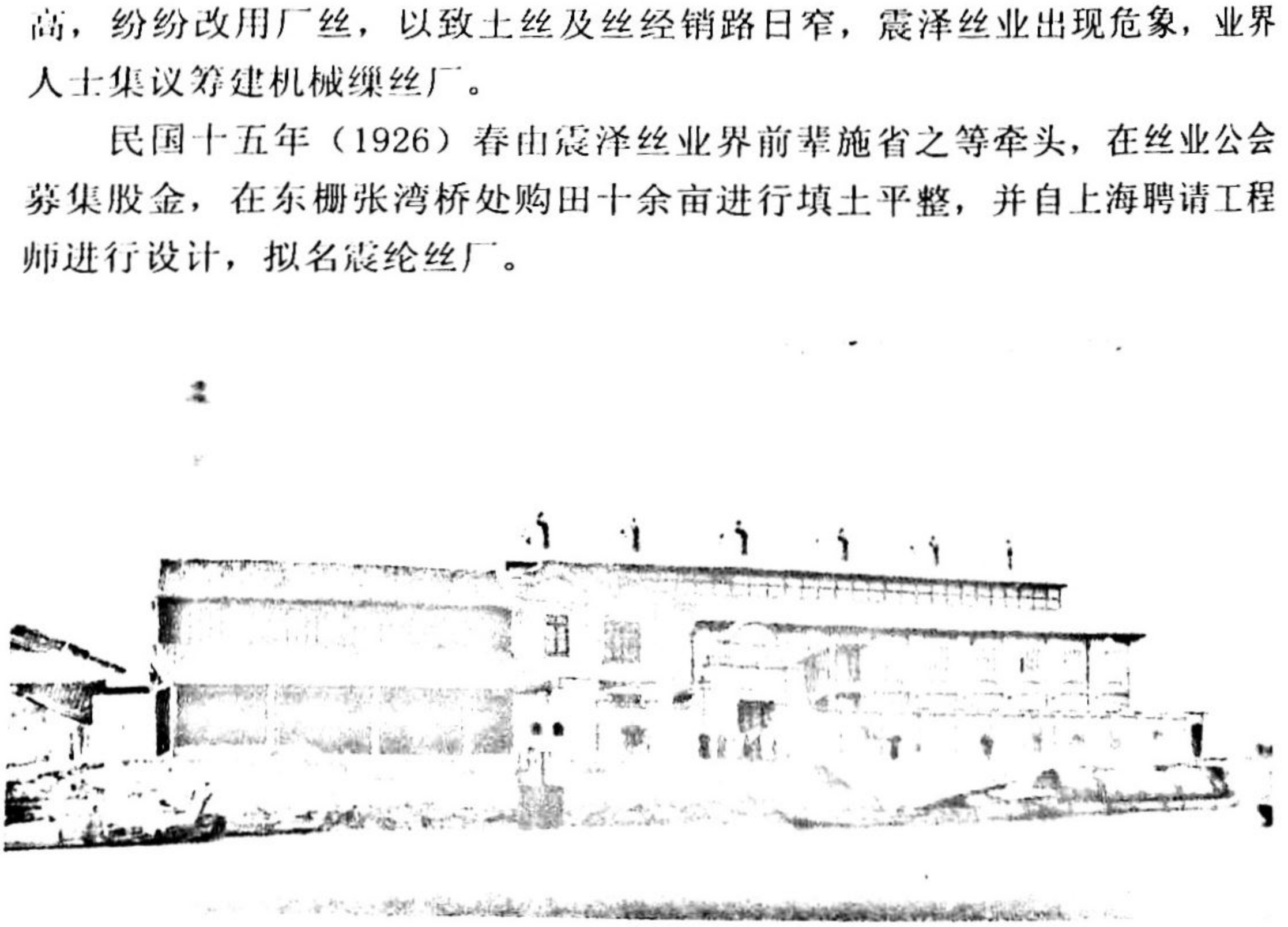
百年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成为盛泽镇的名片。1986 年 10 月东方丝绸市场开业时费孝通先生曾以此八字题额于该场门楼。后又为《吴江丝绸志》题此八字。

近现代丝绸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扩展
丝绸工业基地的形成　所有制轮回

缫丝工业

20 世纪 20 年代初，国内丝织工厂全面进入电力织造，对原料用丝要求高，纷纷改用厂丝，以致土丝及丝经销路日窄，震泽丝业出现危象，业界人士集议筹建机械缫丝厂。

民国十五年（1926）春由震泽丝业界前辈施省之等牵头，在丝业公会募集股金，在东栅张湾桥处购田十余亩进行填土平整，并自上海聘请工程师进行设计，拟名震纶丝厂。



⊙ 震泽震丰缫丝厂

民国十七年，筹建机械丝厂进入实施阶段，最后与上海丰泰丝厂厂主孙荣昌等合作兴办，定名震丰缫丝厂，总投资数为8万银元，孙荣昌（宁波人）出资4万元，徐凌云（上海人）出资1万元，施省之出资2万元，杨文震出资5千元，震泽丝业各行出资5千元。工厂由董事会进行管理，委孙荣昌为总经理，龚吟生为经理主持日常厂务，另有总管车管理生产业务。总管车下又分设男女管车（工头）管理各车间生产及女工事务，管车均自苏州、湖州、桐栖等地招聘，其他熟练员工皆自上海丰泰丝厂转来，一般操作工择优招收当地农村妇女，以庙港、开弦弓一带能缫改良丝者为多，在开工以前选送到上海丰泰丝厂进行培训，还招收女童为打盆工（索绪工），多系操作工的女儿。

民国十八年（1929）4月27日正式开工，拥有意大利坐式缫丝车208台，千叶式煮茧机1台，带川式水汀烘茧机2台，另外还配有发电设备。人员为女工600人，男工10余人，职员30余人。除缫丝车间外，还设有剥选、整理、金工等辅助车间。此外还有食堂、宿舍、医务室等福利设施。第一期工程开工后，日产厂丝一担余，使用金双豹及玉佛牌商标。同年送展于杭州西湖博览会被评为一等奖。次年下半年续建第二缫丝车间，再排意大利坐缫车208台，并续招工人，职工总数增至950人，为当时吴江县第一大厂，与无锡、上海的大丝厂不相上下。

1928年2月23日，震泽区开弦弓村成立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建社伊始，即在土丝改良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向机械缫丝进军，并积极筹建机械丝厂，总投资5.3万元，除股金外先后两次向江苏省农民银行贷得开办费1.5万元，原料周转资金2.1万元，余数由震泽江丰银行筹措，概以月利一分计息。1929年3月，在村东购桑地2.6亩，低地1.4亩共4亩，加上填土费用每亩为240余元。为节省费用，动工之前在场地上搭台演戏，招待村民，借以夯实地基。4月进行土建，共建厂房17间、楼房6间，耗费9700元。

5月5日，鸣笛开工，装备日本再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32台，复摇机16台。所产厂丝商标名“蜜蜂牌”，以示勤劳团结。

当年末产丝41.31担，获利10808元。

开弦弓生丝合作社所建立之丝厂为我国近代历史上兴办的第一个农村丝厂，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各级合作组织及中央合作研究班相继

到开弦弓进行考察，徐绍阶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一文中赞扬该社："份子健全，组织完密，自选种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以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日本学者古田和子说："开弦弓村开设的一座小规模的缫丝厂，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

1936年，江苏省之女子蚕业学校为平望制丝所筹集建设资金，并择定在平望镇莺脰湖畔油车坊旧址建厂，此处前临湖，水源丰富，水质清澄，西距苏嘉公路不到500米，水陆交通非常方便。

1937年元旦，平望制丝所（当地称湖丝厂）破土动工，工程及安装设备迅速，6月初即设立门庄收茧，4天后投产缫出优质丝。平望制丝厂虽然规模较小，但设备精良，原拟办成江苏省模范丝厂。

⊙ 被日军焚毁后的震丰缫丝厂废墟（一）

⊙ 被日军焚毁后的震丰缫丝厂废墟（二）

抗战以前，震泽、盛泽还有几家小规模丝厂，但为期不长。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蚕丝业敌视已久。"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日机骚扰频繁，9月上旬，首次空袭，目标对准平望制丝所，第一枚炸弹落在煮茧车间屋顶，幸未爆炸起火，时平望镇上居民已经开始疏散，迫于局势，平望制丝所只得遣散工人，于10月初关闭，平望沦陷后，厂房被毁，机器被日寇拆去，仅二层楼茧库一座因作日本警备队驻地而幸存下来。

民国二十六年（1937）10月，震泽制丝所亦被迫停工，遣散工人，11月17日日军沿公路向西进犯震泽，震泽制丝所首当其冲，留守厂房之警卫被枪击致死，而后，厂房设备俱被焚毁，仅存茧

库及烟囱。其后，在日伪当局出版的《华中蚕丝报》（第7期）上登载两帧日人所摄震丰丝厂被毁后的照片，题为“抗日主义者之罪状”，副题为“化为废墟后之震丰丝厂”。

沦陷初时，开弦弓丝厂曾短期开办代缫业务，其中部分是“游击队”掠夺得来的存茧。以后日军频繁下乡，以丝厂为驻点，骚扰百姓，当地乡民乃愤而自毁厂房。至此，吴江三家缫丝厂全毁。

近代，吴江非但出产优质蚕丝，同时也造就出心灵手巧的优秀缫丝女工。当年，苏州、上海、无锡兴办机器缫丝工厂时，曾招收一批吴江农村的青年妇女，由于有家庭手工缫丝的技艺传承，能熟练索绪接头，进厂后很快掌握了机器缫丝工艺，成为技术骨干。在近代江南劳务市场上，这批人被誉称为“湖丝阿姐”。解放前后，在吴江本县创办机械缫丝工厂时，她们又发挥了主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蚕桑生产恢复，全县蚕茧产量略有回升，增产而无从消化，影响蚕农生活，于是在1964—1965年期间在蚕桑产区再一次恢复用鲜茧缫制土丝，而土丝则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打开销路，形势逼人乃因地制宜先用简陋缫丝机械生产，逐步完善工艺，缫出合格的白厂丝。自1967年至1972年全县一共兴办了11家乡镇缫丝厂，其中一家是村办。

1970年筹新中国成立营吴江缫丝厂，择址于原震丰缫丝厂废墟，以利用其遗存的烟囱及水处理设施。1980年复名为国营震丰缫丝厂。

由于蚕桑丝绸业的持续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吴江全县缫丝厂家增加到17家，其中蚕桑新产区同里、屯村、平望各1家。90年代中期缫丝企业先后转制为民营企业。

1994年以后，蚕桑生产逐年萎缩，蚕茧减产，外来茧源亦趋紧张，缫丝行业出现原料不济，茧价起伏波动，经济效益不稳定，再则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丝厂劳动力转移，以致缫丝企业难于支撑而关闭，而今只有华佳集团仍有2组自动缫丝机继续生产。

缫丝行业萎缩是苏南的普遍现象，吴江则成为苏南最后一个缫丝工业基地。

20世纪90年代，震泽一带蚕丝被行业成为新兴产业。在继承传统技艺基础上，局部改进工艺，采用蒸汽煮茧，以增净度及韧性，并使用开绵机

以求更加蓬松。丝绵被胎由两人合扯，厚薄均匀，并且各种规格(幅面及重量)皆标准化、系列化。

在原料选用上摒弃废茧烂茧而订购优质双宫茧，以增加韧性及白度，使丝绵被胎盖用10年以上而松软如常，不用翻制。

就震泽一地而言，大小蚕丝被企业逾百家，成为全国最大蚕丝被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其中不乏“慈云”、“太湖雪”、“山水”、“辑里”等名牌。此外，铜罗、横扇也有数家丝绵被企业。

震泽镇蚕丝被行业组成行业协会自律，进行规范管理，并接受国家委托制定蚕丝被行业标准。近年来报载有些地方所产蚕丝被鱼目混珠，以次充好，而震泽镇所产从未有假货劣货，信誉卓著。

丝织工业

丝织工业是吴江丝绸行业的主体，长期以来处于手工织造状态。设备简陋，难以改进工艺提高织物质量和档次。晚清，盛泽虽然在行业规模和产量上堪与苏、杭、湖相抗衡，一度领先，但在产品档次上则不及三地。在产业组织形式上，苏、杭、湖均有相当规模的丝织工场集中生产并与绸庄签约包卖，而盛泽则多是个体机户，生产带有随意性，质量较差，上市投售往往不得其门。

1916年，沈鹏开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设厂（经成丝织厂）于华阳街，拥有日本提花织机20台(手拉织机加装日本丰田式提花龙头)。开织新产品：提花经成绉（时又称美丽绉或称经成葛）、香云纱、熟纬纱及改良罗，所有新型织物一经问世即受到北京政府农商部奖励。

初创时期全厂137人，技工聘自杭州，一般工人招自本地，略加培训。其中力织工20人、帮机工5人、摇纬工2人、拣纬工1人、运经工2人、牵经工2人、打线工4人、调（掉）丝工90人。工人计件付酬，据当年力织老工人周三大回忆月工资可挣三十余元，另有厨役3人，门房1人，职工中约有三分之一在厂膳宿，管理部门设职员7名，分管司账、原料、机务、庶务及纹制工场。

民国八年（1919）织机增至24台。

经成丝织厂在当年是百人大厂，具有工厂的组织形式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然仍停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此相近还有1913年开办的大章绸厂（位于姚家坝）及1918年开办的厚记绸厂（位于中浜）等，皆属同一类型，规模均不及经成丝织厂。

民国初年，盛泽绸业商业资本加速积累，除在本地投资设立几个工场外，巨量资金亟待寻找出路。上海此时已成为我国近代大工业中心，投资环境及技术条件皆优，又鉴于盛泽绸商长期在沪从事丝绸贸易，熟悉当地市况，于是上海成为盛泽富有绸商的瞩目对象和投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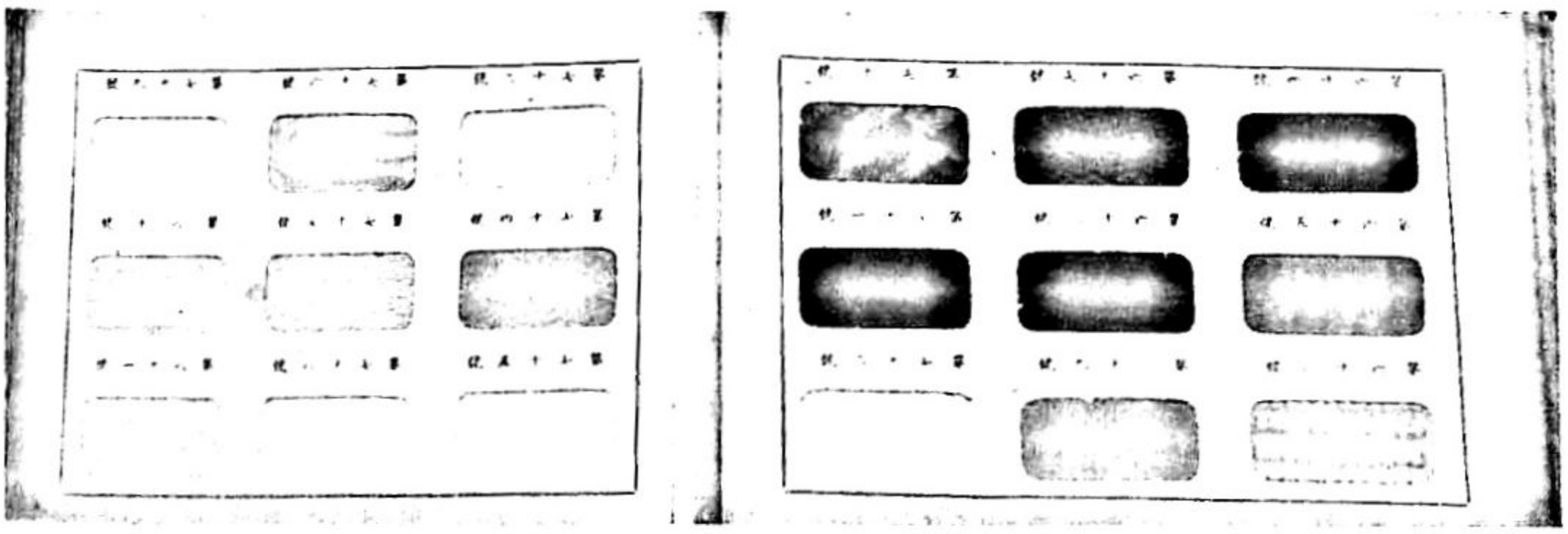
民国四年盛泽春记正绸行行东沈华卿率先在上海创设肇新绸厂，拥有德国制全铁织机9台（其中3台双梭、6台单梭），为我国第一个电机丝织厂。

据上海丝绸公司档案记载："民国五年，盛泽帮绸庄商陈宝钦，在沪设有宝泰绸庄，向日本订购全铁织机和铁木织机共76台，在虹口唐山路购地建厂（定名物华绸厂），同时雇佣二个日本技师，训练从杭州来的失业官纱工人，历时一年多，方始正式开工，……物华（绸厂）是具有工厂规模的第一家绸厂，主要出品物华葛。"

物华丝织有限公司由盛泽宝泰绸行行东陈宝钦、升记绸行行东孙吉甫及汪永亨绸行行东汪鞠如合资创办（三行在沪均有申庄），三方各出资三分之一，陈宝钦出任总经理，汪永亨绸行派出汪恂如参加工厂管理工作。

物华丝织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丝绸联合企业。

以后，盛泽丝绸业资金流向上海有增无减，至1934年共开设绸厂20家。成为上海织绸厂家中之盛泽帮。



⊙ 朗琴记绸庄产品样本

盛泽本镇电力工业起步较迟，先天条件不足阻碍了电机织绸的发展。1929年，盛泽复新电灯公司装机扩容，夜间供照明电，日电有余有限度供动力用电。1930年郎琴记绸行老板郎梅春开设郎琴记绸厂，首家排设电力织机5台，雇工9人，为丝织厂之雏形。以后又开设了几家小型绸厂，其产品档次及经济效益远高于丝织手工工场。

1934年，盛泽丝织业同行推举王鸣泉等人到苏州电气厂交涉，要求从速向盛泽输电，苏州方面同意在苏盛间架设16.5千伏输电线路，于1935年1月竣工正式向盛泽供电，为进一步扩展电机丝织厂铺平道路。当年，增设了久盛、百乐等14家绸厂；翌年又有大华、合成等11家绸厂。至1936年底不完全统计，盛泽镇上规模较大的绸厂有18家，资本总额法币8.19万元，拥有电力织机292台，年产值107.52万元。

在此期间由于盛泽社会环境安定，无工潮，工资低廉，原来盛泽资本家开设于沪上的多家丝织厂相继迁回盛泽。

另外还有一些手工机户亦自排电力织机1至2台，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盛泽已拥有电力织机1145台。

1937年，杭州拥有电力丝织机8000台（据《杭州丝绸志》）；上海丝织工业异军突起，拥有电力丝织机6000台（据《上海丝绸志》）；而苏州在1935年拥有电力织机1683台（据《苏州丝绸工业志》（稿本））；湖州拥有电力织机400台左右（据《浙江丝绸志》及《湖州丝绸志》）。盛泽超越湖州，位居第四成为近代我国四大丝绸工业基地。

1947年起，丝织原料人造丝节节暴涨，引起各地丝织业界人士的普遍不安。于是上海、杭州、苏州、盛泽四地丝绸厂商联合共赴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盛泽电机织造同业公会推举周荫余、宋锦涛等6人前往交涉，后获准拨给四地丝绸厂商外汇额度，委托洋行进口人造丝，再平价配予会员厂家织造。

早年，盛泽绸业厂家还参加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绸业界人士多人被推选为会董。

抗日战争胜利后，供电时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丝奇贵，人造丝更昂。各绸厂资金匮乏，靠借贷维持，大面积停产，转而囤积绸缎或倒卖人造丝牟利，投机盛行，部分厂家倒闭，继续开工织造者为数已不多，丝织行业一片萧条处于解体边缘。1949年3月，全镇丝织行业尚存电力织

机862台，时开时停，日产仅300匹左右。

1949年5月上旬，吴江全境解放，接收下来的丝织工业犹未摆脱困境，资本家采取观望态度，或抽逃资金，无心维持生产。当年全年产绸86.51万米，而6—12月仅产绸22万米。不少工人失业，生活困苦。

1950年始，我国进入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政府多方面加以扶持。1951年9月，中国花纱布公司发放棉布加工任务，使闲置绸机开动起来。1952年7月，中国蚕丝公司苏南分公司到盛泽委托加工丝绸。当年末形势好转，盛泽丝织业已有147户开业，开动电力织机770台，占总数1024台的75%。翌年，织机增加至1057台，开工率75%。

⊙ 公私合营厂徽

1955年下半年起，吴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盛泽新生丝棉织造厂成为首家公私合营企业。翌年1月17日丝绸纺织全行业公私合营。另外还有些外镇同类小企业迁并至盛泽，当年全行业从业人员1753人，开动电力织机680台。此外，盛泽镇上的手工织户成立丝织手工业合作社，入社635户、1771人，拥有手工织机645台；个体电机户则参加电机织物生产合作社。全镇丝绸纺织行业合计从业人员逾4000人。

1957年国家计划下达，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看台率从1人看1台提高到1人看2台，并开了白夜双班制，过后不久又开了日夜三班制。当年，全县生产丝织品1714万米，比上年增长1.5倍；棉布467万米，比上年降23.5%，以后，随着丝织的恢复和发展，棉布产量逐年降低，直至全部转产丝绸。

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丝绸生产进入低谷，1962年丝织品产量1023万米，比1957年下降40%。丝织厂家开工不足乃遣散下放了部分职工。

1963年，国家为恢复发展生产，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盛泽又组建成新生、新华、新联、新民四大骨干厂，其中新民丝织厂为大集体，当地人习称为“四新厂”。此四大骨干厂一直到1990年

代中期。80—90年代四个厂都名列江苏省丝绸系统十大骨干企业。

60年代初，新生丝织厂生产的美丽绸曾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第一，引起中央纺织工业部的瞩目，按照当年的厂房和设备条件甚是简陋，在此条件下织好绸乃是行业的活力和织工的技术素质，于是中央财政拨款76万元给予新生丝织厂兴建新厂房。1965年新生丝织厂力织车间建成，安装织机440台，以织造车间而言堪称全国之最。另外还有新建准备车间一座相配套。其后数年其他厂家亦获财政拨款新建厂房，一改旧车间低矮、阴暗、潮湿、杂乱无章的局面，相应各厂厂区面积亦大为扩大。

与此同时逐步进行设备技术改造，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淘汰旧式铁木丝织机，改用K611等全铁丝织机，车间布局整齐，机弄较宽，便于走动操作。1985年新民丝织厂首家引进日本产喷水织机128台及其配套设备，于当年建成喷水织机车间当年投产。以后数年新生、新华、新联等丝织厂亦相继引进片梭、剑杆、喷气等各类无梭织机，大多织造合成纤维长丝织物，也能织几个品种的真丝织物。

吴江丝织行业除市镇的全民和大集体企业以外，乡镇丝织业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吴江乡镇工业中形成最早、规模和实力最大的一个组成部门。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丝织工业的产值占全县乡镇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

乡镇丝织工业发端于盛泽农村地区（包括坛丘一部分），此处农民素来擅织，家庭丝织成为传统，农业集体化后组成副业生产，人民公社后，盛泽（乡）率先成立公社丝织厂，各生产大队亦办丝织厂，以增收入。

1970年代后期，盛泽镇丝织大厂相继进行技术改造，淘汰一部分旧式铁木电力织机支援社队办企业。再有“星期天技术师傅下乡帮教”，使乡镇丝织厂家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不久由盛泽坛丘而扩及吴江全县，乡乡镇镇办了丝织厂，大部分村亦办了丝织厂。1985年，全县乡镇办丝织厂44家，拥有织机2727台；村办丝织厂197家，拥有织机3949台。两者合计共有丝织机6676台。远超过盛泽镇五大丝织厂（其中3家全民所有制，2家大集体所有制）织机总数（3056台）。

至于职工人数乡镇级丝织厂共有12960人，亦超过盛泽镇五大丝织厂总数的11533人。

吴江乡镇丝织企业之龙头为吴江工艺织造厂，其前身是兴办于1972年

的盛泽公社丝织厂，1985年拥有织机301台（另有真丝针织经编机及针织横机等设备），年产丝绸557.66万米，职工1322人，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乡镇丝织企业。

由于乡镇企业大多织造合成纤维绸缎，县属丝织企业原料之1/3亦是合成纤维，于是根据需要，吴江自力更生兴建二家合成纤维厂家，生产涤纶长丝和锦纶长丝，提高原料自给率，以缓解原料紧张。

与此同时，盛泽镇的印染后整理行业，纺织机械行业、纺织配件业等相应发展，配套成龙，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的丝绸纺织专业市镇。1988年12月，盛泽乡并入盛泽镇，实力倍增。新盛泽镇的工农业产值和综合经济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居全国之前茅，被新闻媒体誉称为“华夏第一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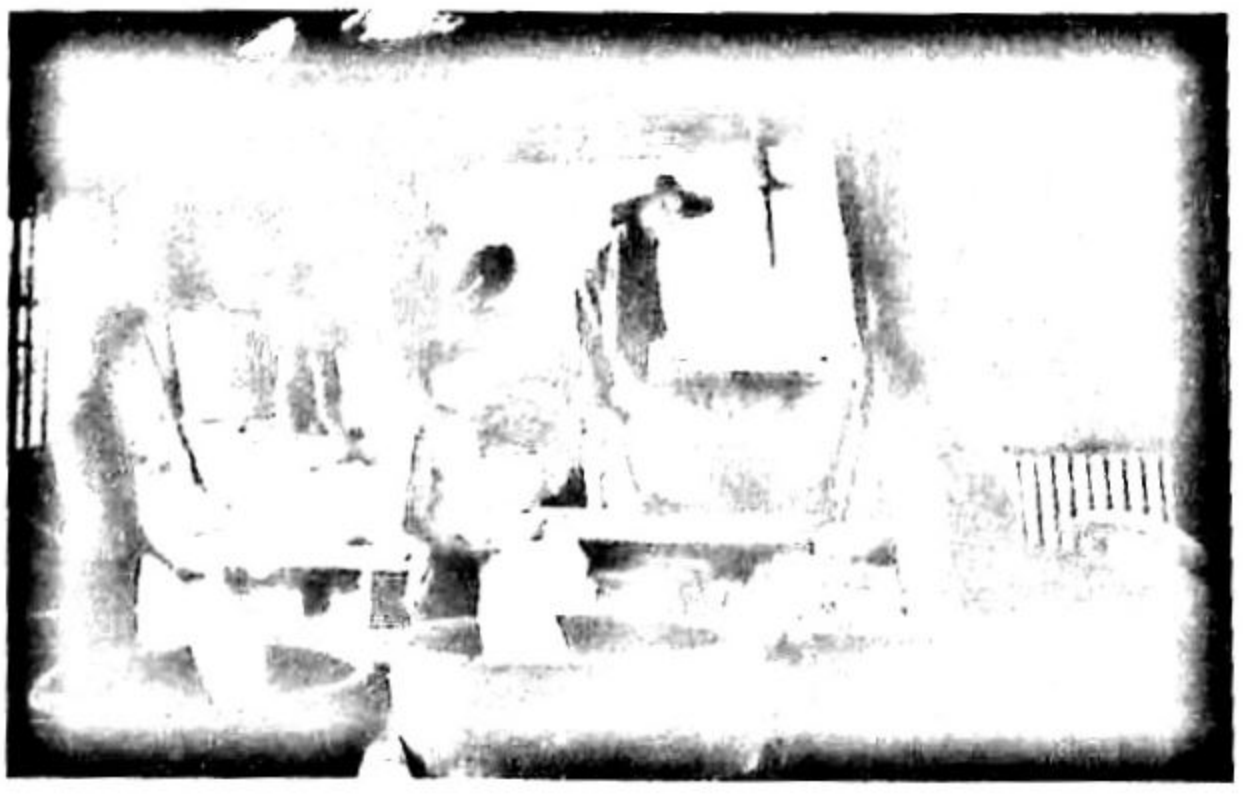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吴江全市丝绸行业面临“洗牌”，全民或大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一部分则转让为民营企业；乡镇丝织企业亦然，一些小型丝织企业则整体出盘，此两个系统经五十余年完成由私到公再由公到私的轮回。

丝绸后整理

古近代手工织成的绸匹称之为生绸，绸面硬而生皱，须练煮成熟绸，以期穿着贴体，改善服用性能并增添白度光泽；除少数本白绸外，多数须染成各种颜色。练就染就的绸面上还有毛刺和褶折须经踹轴使之光滑平挺，以增外观质量。

练绸

练绸古名湅帛，《周礼·考工记》记述：“湅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渚泽器，淫之以脂。”渥淳即灰水混成浆以浸渍丝织物。



⊙ 练绸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

⊙ 纹绸

⊙ 漂绸

⊙ 晾绸

《乃服》“熟练”条载：“凡帛织就，犹是生丝，煮练方熟，练用稻稿灰入水煮，以猪胰脂陈宿一晚，入汤浣之，宝色烨然。”民国年代盛泽有20余家练坊则专事此业。

每天午后练坊派出人员至各绸行接运待练绸缎，完工后再送回绸行，如天晴隔日即成。

练坊设备简陋，常备者仅淘锅数只，其中大淘锅容水18担，小淘锅容水6担，七石陶缸十数只而已，此外还需空旷场地一处，立竹柱以绷绸晾晒。

练绸过程为：淘锅盛水，加入桑柴灰（大淘锅每只放三竹篓灰，可练80匹），搅拌待沉淀后，勾出灰脚，加热煮开后，放入绸匹煮练，操作师傅用棒反复搅匀，约1—2小时练熟，另备猪胰（有时猪胰不足，用鲫鳊鱼代替），事先捣碎或用力在竹畚箕中搓碎，兑水成乳状，滤入清水缸内，大约每缸放三至四只胰子的液汁，搅匀，并把水泡及浮油撇清，以免起腻，然后将练煮完的绸挽成绞倾入缸内摊平，事毕盖布压石加水过布面，静置过夜。子夜稍过，即携至河中漂洗，其中重绸还要在河桥石上反复掼打，直至脱除胰脂臭味为止，漂清后绷于架上晾干，某些品种还要抹清，即在日出之前，用弧形括刀在绸面上轻括，

以增加练白绸肥亮度。

猪胰法练绸的工艺过程为：草木灰预处理—浸猪胰—堆置—捞绸—清洗—晾绸。

用桑柴灰及猪胰练绸的作坊，称为灰练坊，传统手工操作，全凭经验，如掌握不善，会造成过练（俗称灰伤），使织物脆化，或产生绸面茸毛，影响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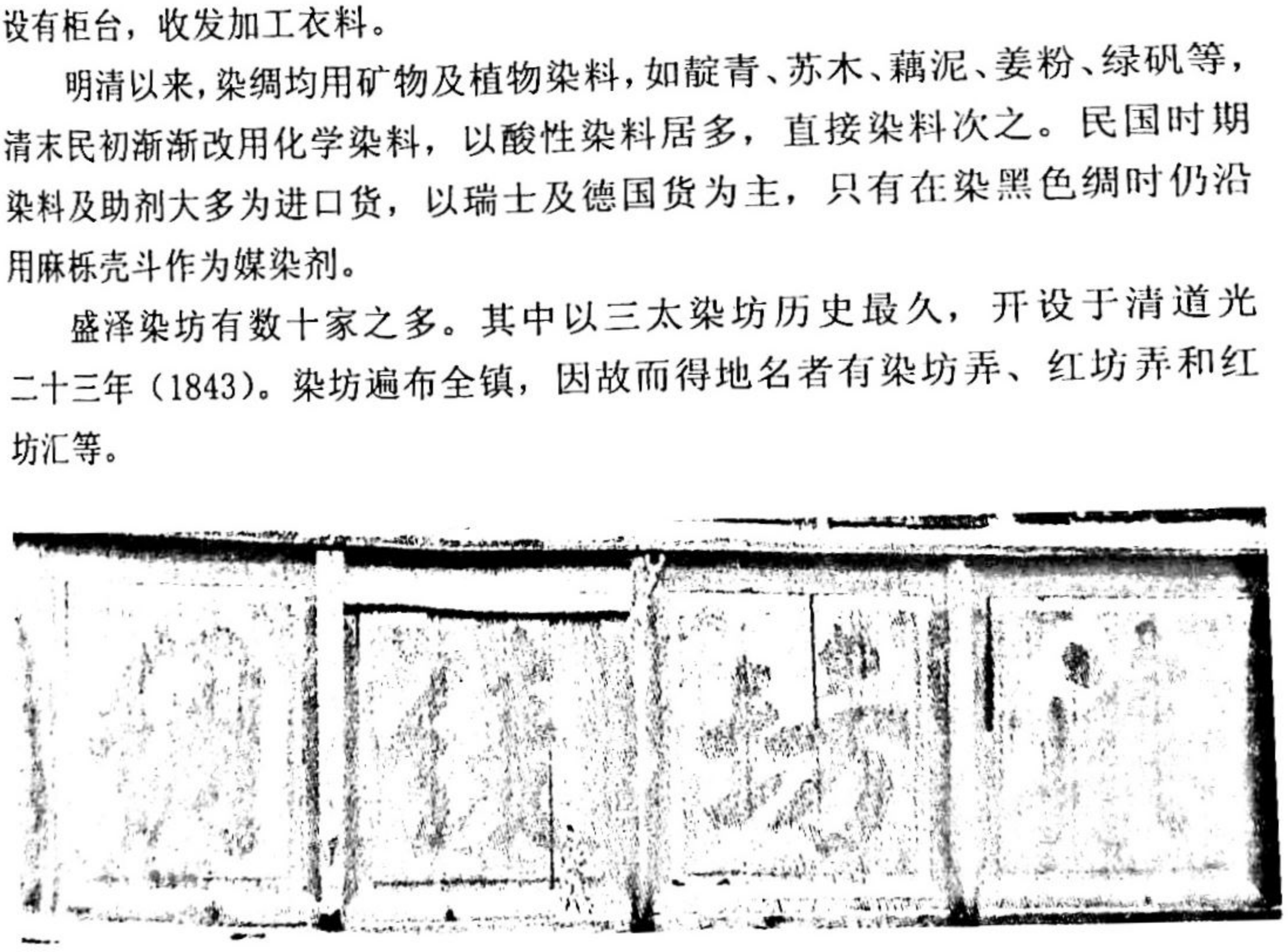
有别于以桑柴灰练绸的灰练坊，经过改良，于1930年代末，盛泽开设了几家精练坊，使用化学原料，并有蒸汽锅炉和机械设备，使练绸质量大为提高。

染绸

手工染绸之作坊称为染坊，盛泽镇染坊分绸绫染坊和丝线染坊两类，后者户数、规模及人员均有限，而以绸绫染坊为主。绸绫染坊有时兼染棉布，故又称绸布染坊。绸绫染坊一般专染成批整匹绸缎，其中有数家如王三太、王元盛等则专染零料，又称衣着坊。衣着坊常居闹市，前店后坊，店堂内设有柜台，收发加工衣料。

明清以来，染绸均用矿物及植物染料，如靛青、苏木、藕泥、姜粉、绿矾等，清末民初渐渐改用化学染料，以酸性染料居多，直接染料次之。民国时期染料及助剂大多为进口货，以瑞士及德国货为主，只有在染黑色绸时仍沿用麻栎壳斗作为媒染剂。

盛泽染坊有数十家之多。其中以三太染坊历史最久，开设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染坊遍布全镇，因故而得地名者有染坊弄、红坊弄和红坊汇等。



⊙ 公私合营厂徽

盛泽染业常用“五色三坊”来概括，五色者指色谱齐全，三坊系指作坊间的染色分工，即洋红坊（专染红、黄等暖色），湖白坊（专染湖、绿等冷色）及元浅坊（黑色及灰色）三类业务。元浅坊由于排水呈碱状，又名皂坊。按行规各坊不许收染本坊染色范围以外的绸缎，否则也会发生纠纷。

盛泽染业中以洋红坊为主，其规模、资金、人员均凌驾于他坊之上。

三坊从广义上来说又泛指练、染、轴三坊。

染坊沿河设置，便于用水、排水。染坊工具及设备极为简陋，与练坊一样沿用“一缸二棒”，即染缸和染棒，前者用于浸染，后者用于搅动，使染制品色光均匀。此外还使用拧绞砧，即设有石基座的垂直木桩装置，将练染后的绞丝（丝经）或绸匹一端套于木桩，另一端用手或染棒拧绞，脱除残液。

清末，盛泽有些大染坊还砌造装有两只染釜（锅）的染灶，俗称“双眼灶”，在染色过程中釜内可浸泡或盛放染液，还可以保持液温或升温，进行连续染色和组合染色。

染后绸匹，特别是绫绢一类，经过拧绞后常易引起绸面经密不匀，尤以低档绸为甚。为此，用特别的竹丝细刷或金属针刷在绸面上横向反复刷匀，以使疏密一致。

染坊和练坊设置专用空旷场地，立竹柱。晴日里，在两个竹柱间绷上染毕、练毕的绸匹晾晒，风来，百十彩练，上下翻飞，括括作响，盛泽白龙桥楹联上“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正是此场景最确切的描述。

近代，盛泽所产的彩色绸色谱齐全，色彩鲜艳，色牢度较好。清末，江宁、苏州织造府曾到盛泽“派（彩绸）差货”，作宫廷节庆装饰绸用。

震泽、严墓、平望、黎里、横扇等地亦有染坊（或称染店、染作），规模及染色技艺均不如盛泽。其中震泽、严墓收染蚕户织造的绵绸。余皆收染成衣及零料，且丝绸、棉布兼营。

踹绸和轴绸

承接踹绸和轴绸的手工作坊称为轴坊。经过练、染、晾干后的绸匹，绸面起皱，还有少量细毛丝，为改善外观质量及服用性能，还须经过最后两道后整理过程，也即踹绸和轴绸两道工艺。

专司踹绸和轴绸的手工作坊称为踹坊，亦名轴坊。旧时，盛泽有踹坊弄，因弄内有几家踹坊。踹绸又名砑光，古称碾，《说文解字》云：“碾，以石

扦绸也。”段玉裁注曰：“碾以碾绸，今俗谓之砑。”

踹绸技艺为：将绸卷于轴，置于光滑的凹形承石上，再将踹石（俗称石元宝）放于绸轴上，踹匠站立在石元宝两尖上，双手扶住两边木柱，双脚不断晃动石元宝，使之在绸轴上反复滚动碾压，借助踹石（七八百斤）及人体重量使织物表面砑光发亮。盛泽出产的绫绢皆经踹踏而生辉。

轴绸技艺为：轴匠坐于轴床上，用右肘及右膝抵住羊角卷轴柄并徐徐转动之，使绸匹卷上卷绸辊，在绸面前移时双手紧紧拉挺，不时俯首从放置在轴床架上的水壶内吸水，均匀喷吹到绸面上，绸匹轴过以后，消除了练染后留下的皱褶，使之平整挺括。

丝织物经过踹轴即为成品，绸行庄通常将成品绸折叠成方形或卷成圆筒状，包上牛皮纸，贴上仿单（广告纸）整批外运。

踹坊多为家庭作坊，设备极为简陋，一副踹石，一座轴床即可开业，由于纯属加工性质，轴坊流动资金很少，成员大多是家属或亲戚，间或招收学徒，通常两三人或四五人。最大的踹坊也仅十人上下。

近代，踹轴行业全盛时期，盛泽全镇有数十家之多，弄头弄脑，石元宝到处可见，踹动的辘辘之声亦随处可闻。

解放后，盛泽丝绸后整理行业经过几次调整合并改组，于 1956 年 9 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工艺和技术设备改造，使用机械设备的程度有所提高，摆脱“淘锅烧煮”、“一缸两棒”、“人力踹轴”和“靠天晾干”等落后生产方式。原先 1950 年代前期盛泽本地练染的中高档绸曾被上海丝绸公司拒收，至 1960 年代初大有改善而受到表彰，予以收购出口。

随着丝绸全行业的发展，后整理业务范围亦不断扩展，1970 年初开办印花业务，1980 年代以后又有轧光、压延、涂层、植绒、烫金、磨毛、丝绒烂花、丝绒染色、转移印花和真丝绸砂洗等新业务门类投入。

后整理行业随着丝织行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规模。1980 年代中期吴江全县有 8 家印染企业，其中全民企业为吴江印染总厂，1985 年全厂职工 1970 人，练染印混合产量 5466 万米；乡镇印染企业 7 家，合计职工 1458 人，混合产量 3390.62 万米。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体制改革及丝绸纺织行业的整体发展，吴江印染企业增至 28 家，由于环境保护限制不再发展。至 2010 年另有涂层企业 242 家。印染及涂层企业各自组建行业协会。

丝绸名品

传统名品

吴江丝绸产品，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乾隆《吴江县志》描述:“奇巧日增，不可殚记。”从古代到现代由传统的桑丝绸发展到交织绸、人丝绸、合纤绸、绢丝绸、柞蚕丝绸、包芯丝绸7大门类。新中国成立以后生产过各类丝绸七、八百个品种。

吴江丝绸产品系列

一、桑蚕丝绸

嘉靖《吴江县志》（卷九 物产）记述吴江出产绢、罗、绫、绸、纱、棉布、苎布、缣丝布等丝绸产品。

绫，原为斜纹或斜纹变化组织作地的花素织物，其特征是织物表面具有斜纹线路，质地轻薄。绫类织物为吴江地区最早的丝绸产品。唐代，我国绫织物进入全盛时期，吴江绫类织物尤为著名。明正德《姑苏志》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

清同治年间盛泽产杏黄板绫等素织物5种，元色牡丹线绫等花样织物2种，民国年间又新增市绫、会绫、屏绫及一中素绫等素织物、庄绫、线绫、云绫、兴绫等花型织物。清末民初，绫成为盛泽地区手工织造业的大宗品种。民国2年在南郊重建登云桥的桥联上曾刻有“遥听两岸绫梭弥思物力”之句。

绫类织物须经踹轴始可应市，多用于寿衣、刺绣面料及裱制书画账本。同治《苏州府志》对吴江所产之绫有如下描述:“脂发光润，故俗称油缎子，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

绫类产品在20世纪40年代已趋减少，吴江最后一只提花绫类品种一苏花绫，用20/22及30/35厂丝电机织成，幅宽72厘米，用于裱画。《新

华日报》(1962年8月8日)称它“具有软、薄、平整、光滑的特点”。苏花绫在1963年以后停产，以后仅产素绫织物—真丝斜纹绸及真丝绫。至60年代成为桑蚕丝产品中之大类。

绫绸类织物为吴江丝绸中最为广泛的品种，在长期演变过程中衍生出许多门类，即如同治《盛湖志》所说：“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

绫以外的桑蚕丝绸传统品种有：

1. 绸　乾隆《苏州府志》载：“绸，出吴江，即缯纹线织者曰线绸，捻绵而成者曰绵绸，比丝攒而成者曰丝绸。其中绵绸系蚕农利用废茧捻线而成，作衣料被面用，产于西南境蚕区，多自用，商品性不强。”

2. 庄院　简称院或元，为提花生织物。较为厚重，但门幅窄，用作面料，售价昂贵。光绪六年(1880)盛泽地区曾产妃色皮球庄院等11个品种，占当时丝织总品种的五分之一弱。民国年间庄院类织物品种渐稀。如民国二十四年仅有六丈院、尺五院两种。

3. 濮　又名店濮，或简称卜，为薄绸。相传系浙江濮院传入。濮院绸中以沈氏所织为贵，名沈濮。晚清盛泽产之濮亦有以沈濮自诩者。濮绸均为素地生织经练染而成，门幅一市尺二寸至一尺三五。有尺四濮、三八濮、四四濮、四八濮、五四濮、双连濮、三连濮等。濮绸因整匹折叠成扁形，故又名扁织(折)。20世纪30年代部分濮绸改为丝棉交织。

4. 界绸　又名“西机脚踏”，简称“介绸”。幅窄量轻，疏松粗糙，仅绸面中间有小花样，用多综多蹑纹织机织成，用作冥衣(糊在纸基上)。

界绸中还有一小支称单同、双同，与界绸甚似，亦用以制冥衣或作裹尸布。光绪年间已有产佛青双同的记载。单同及双同之门幅及长度均相等，惟后者用丝量较多而已。如民国二十五年盛绸一览表中双同用丝三两，而单同仅二两。

界绸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渐稀，新中国成立以后绝迹。

5. 串绸　原为平素类纺绸，后扩展成色织及提花织物。成为盛泽绸类中的最大品种。

6. 罗　用合股丝以罗组织组成，为轻薄网孔织物。质地较薄，手感滑爽，用以衣着，单夹均宜。乾隆《苏州府志》载：“罗，出盛泽。有花有素，别有刀罗、河西罗。”同治《盛湖志》物产中有秋罗、银罗、锦罗、生罗的记载。

晚清至抗日战争以前续有雪青银罗、白秋罗、本白五丝生罗、雪白银罗、串罗、熟罗、横罗、直罗等品种。在我国丝绸品系中盛泽罗类织物似于杭罗而略进。

7. 纱　纱为经纬稀薄的丝织物。乾隆《苏州府志》载："纱，出盛泽，素者名银条，即汉所谓方空也。花纹者名夹织，亦有金缕彩妆。诸制轻狭而毂文者曰皱纱，又有本色花素生纱，夏月可代絺綌。"同治《盛湖志》载："纱则花者居多，素亦有米统、罗片、官纱之类。"纱为吴江丝织物中一支较大的品种系列。光绪年间盛泽地区出产雪青米通纱等11个品种，占当时总品种的五分之一弱。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仍有素官纱、花官纱、芦片纱、兴纱、缎条花纱、西施纱、米通纱等10种以上。纱类织物有花有素，以前者居多。清代至民国十三年盛销朝鲜，称为高丽纱（又称高丽货）。以后输朝受阻，纱类织物生产渐衰。民国时期香云纱脱颖而出成为纱类织物中之大宗品种，流行三十余年。香云纱用桑蚕丝织成，分生熟两种，均有漏空花纹。

香云纱坯绸运至广东再经加工（俗称拷皮），制成夏衣，服用滑爽、透气、耐垢。

8. 绢　为平纹或重平组织的色织或半色织花素织物，质地挺爽。明代已产双丝织成的绸绢——缣丝布。清光绪六年盛泽已产青莲八吉绢等5种花型绢织物。民国年间又有圆绢、长绢、文绢、串绢、连绢、糙绢、四绢、画绢等品种。绢类织物除制衣及冥衣外，多用于制扇作画。同治《盛湖志》（卷三　物产）载："画绢阔而且长。画家所用之者只四五家，称画绢局，其绢不货于市，经售于郡，用矾匀刷好，即以作画兼制纨扇。"

罗底绢，简称罗底，系工业用绢，用以印刷及过筛，抗战胜利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盛泽有产。盛泽丝棉织社曾为故宫博物院定织耿绢，耿绢系单根20/22旦桑蚕丝为经纬织成之平纹织物，质薄平挺。

9. 丝巾　长短花素刺绣均有，长者又名汗巾，束腰用，直接织成，短者称手巾或方巾，长料开成，四周滚边。

10. 纺口　20世纪初绫绸类串绸类品系逐渐演变为纺绸类品系，成为后起之秀。至民国七年已有12种之多，纺绸问世后，即热销于海内外，盛泽纺绸因而被誉称为"盛纺"。《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二年）称："盛泽所产之纺谓之盛纺，颇著盛名。"在国内丝绸市场上盛纺与杭纺齐名。从清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到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的历届博览会上盛泽绸以纺绸品种得奖最多。民国四年中国赴美赛会监督处第一期报告提及我国薄

绸与板绫时说："秀水、盛泽等处所产者，实为丝织品中最佳之衣料也。"又说："其余中国著名织品如盛泽素缎、纯经缎，皆为制衣服之佳料。"上文所说的素缎及纯经缎应为缎条纺。民国时期盛纺名声大噪，上海各大报纸的商情栏目中列有专项，逐日报道其行情。

盛纺是盛泽丝织行业的代表产品，也是盛泽绸产中的最大品种系列。近代，"日出万绸"之绸，实指盛纺。纺为比较紧密的平纹织物，多为素色经练整而成，少量具有简单花纹称为花纺。早期盛纺以土丝为原料，由射梭机织成，门幅较窄，如四八纺、尺四纺、益条纺、素纺、花纺等，门幅均在一尺五六寸左右。拉梭机问世后，门幅扩至二尺以上，多用于外销，如二〇五洋纺（门幅二尺〇五），后又扩至二尺三寸，称为二三洋纺，以适应国外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洋纺仍有生产，唯已由手织改为机织，机织洋纺用 20/22 单根经纬丝织成。纺绸中之平素织物亦称素纺。通常以重量命名如八两纺、九两纺、十一两纺、十三两纺、十五两纺等，而门幅及匹长则是固定的，以故交易时须衡重检验。最为厚重者称老纺，二十两重。与老纺相似者为印度纺（又称印度绸）盛产于民国初年，门幅二尺二，重达二十四两，销长江流域及海外。民国十八年（1929），杭州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五章 75 页）评论说："观市上流行之印度绸，初时非不美观，一经洗濯，即不堪入目。在盛绸则尽洗无妨，故以之制为衣服，适体而幽雅。南洋一带，天气炎热，服之更觉舒爽。"花纺所占比重较小，有九六花纺（门幅二市尺，绉地缎花）、生罗条格纺（门幅二市尺，缎花间罗）。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钢筘传入盛泽，首先在手拉织机上代替竹筘，使纺类产品组织均匀，质量有所提高，此时生产的纺绸称为钢筘纺。

20 世纪 30 年代初，盛泽电机织造业兴起后，由电力织机织成之纺绸称为电力纺。电力纺分全厂丝电力纺及半厂丝电力纺（纬为干经或土丝），用湿纤织造，再经练整而成。《蚕丝杂志》第 2 卷第 1 期（民国三十七年）载："电力纺，盛泽产量最多，身份匀净，细薄而滑爽，盛夏穿着最宜，每匹长约二十码，重约四十两。"电力纺问世至今八十余年，基本未曾停机。1985 年新生、新华、新民三家仍有生产，门幅扩至 36 至 45 吋。

电力纺盛销后，手工机户纷纷效尤从织，原料采用土丝，称为冲电力纺，俗称双冲纺或简称双冲。

与电力纺规格相似而用色丝织成细方格花样者称格子纺；织成条状花

样者称为条纺，两者皆用于夏季衣裤，盛产于20世纪30、40年代。

抗战胜利后，盛泽富农公司投出新产品牌—复兴纺，以取复兴绸业之意。后来陆续有改进纺、标准纺问世。三者机织及手织均有，厂丝土丝原料俱用。

20世纪70年代前期桑蚕丝绸中以纺绸类及斜纹绸为主，纺类中以电力纺占优势；进入70年代绉类织物（花素双绉）及绉缎类织物异军突起，逐渐成为真丝绸类主打产品；进入80年代绉类织物为吴江夺得几项国家金银质奖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织造过101只桑丝绸品种，占总品种数的18.7%，其中代表性的桑丝绸品种有：电力纺、复兴纺、斜纹绸、各类双绉、目澜缎、素绉缎、花绉缎、骏花缎、变无地、银无地、驹意匠、真丝纱、美人绡、筛绢等。

二、人造丝绸

20世纪20年代末，盛泽天记领户业主程汉卿用人造丝仿织杭州产的真丝纱，命名为天真纱获得成功，外观不亚于真丝纱而售价较低，炙手可热，为吴江第一只人造丝绸产品，以后续有无光纺、人丝花纺、人丝条纺、人丝绉、明华葛等产品问世。抗日战争后又推出人丝复兴纺、人丝标准纺、人丝改进纺等品种。

1957年，新生丝织厂首家织造美丽绸。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人丝绸。盛泽纺织业恢复丝织后至1969年，人丝绸一直居首位。其中1963—1966年人丝绸产量占丝绸总产量的半数以上。以后退居二、三位，1973年后为合纤绸所超过，退至第四位。

三、交织绸

苎布系苎麻与桑蚕丝交织而成，明代已有记载，为吴江最早的交织绸。

鸦片战后，上海开埠，洋纱入口，盛泽开始生产丝棉交织品。同治《盛湖志》（卷三）记载："云布，一名丝纬布，以洋纱为纬，而经以丝，质轻而肥，自道光间始有之，惟不可以绸名，亦他处所无也。"云布，又名纡布（纬在盛泽俗称纡）或丝布。光绪六年二月七日浙海关（Ningpu Custom House）税务司穆海德（R. B. Moorhead）在其报告中提到："在绍兴和江苏南端的盛泽，制造一种丝棉交织品，它似于绵绸而优于绵绸，这类织物以平纹或花纹出现在市场上，光泽好，有各种颜色，其中酱红、淡紫、天蓝等色为妇女儿童所喜，至于本白则用以制作男性内衣，这种交织物以丝为经以棉为纬织成。

有线绫两种，长4丈，门幅12吋（Inches），重16两，售价每匹3.40美元；丝布长3丈6尺，宽10吋，重10两，售价每匹 1.60美元。”同年10月，江海关官员E•罗契在盛泽目睹就有10种之多，除雪青素丝布外，其余九种有云鹤、如意、蝶球等花样。

《湖北商务报》三十八册（1900年5月28日）提及盛泽“创制素织布，与丝绵绸无异，行销甚广，现又新出一种花丝布，系以纱为经，以丝为纬，且用提花织法，其花文（纹）之明，颜色之显，不知者咸以为湖州出之绉纱，并不知其为布也，每匹长约4丈，宽2尺2寸，月初发商销售，每匹需价5元，余商家以物美价廉，销路必旺，故争购运，盛泽机户，日夜赶织此项丝布，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云”。

民国初年，盛泽手工织造业以天然丝为经，蜡线为纬织造毛葛以代舶来毛葛，还短期生产过真毛葛（即全毛股线作纬）。盛泽生产的葛类丝织物分素花两种，花葛多为单层织物，为平纹地组织，有团花、福寿等字样，用以裁制长袍马褂。葛类织物较为厚重耐用，又具有高级丝织品的外观，且售价低廉，问世后颇受欢迎。《农商公报》第34期（民国六年5月15日23页）报道：“去年湖州、盛泽等处始有软货野鸡葛等行销，以致风行一时……况近来舶来品缺乏，致国货盛销。”（编者注：野鸡葛系民国五年左右由日本输入我国，后湖州、盛泽等处即行仿造，故有野鸡葛之称，实为毛葛）据老工人杨永生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机户织一匹毛葛可卖20元开外，而成本一半不到，以致机户或典田或举债纷纷购置手拉织机及提花装置竞织。

民国五年（1916）盛泽经成丝织厂开织经成绉（一名经成葛或美丽绉），系用桑蚕丝为经人造丝为纬织成，为人造丝用于交织物的首例，比苏州早6年，比杭州早8年。

20世纪20年代后，毛葛衰落，出现两个后续交织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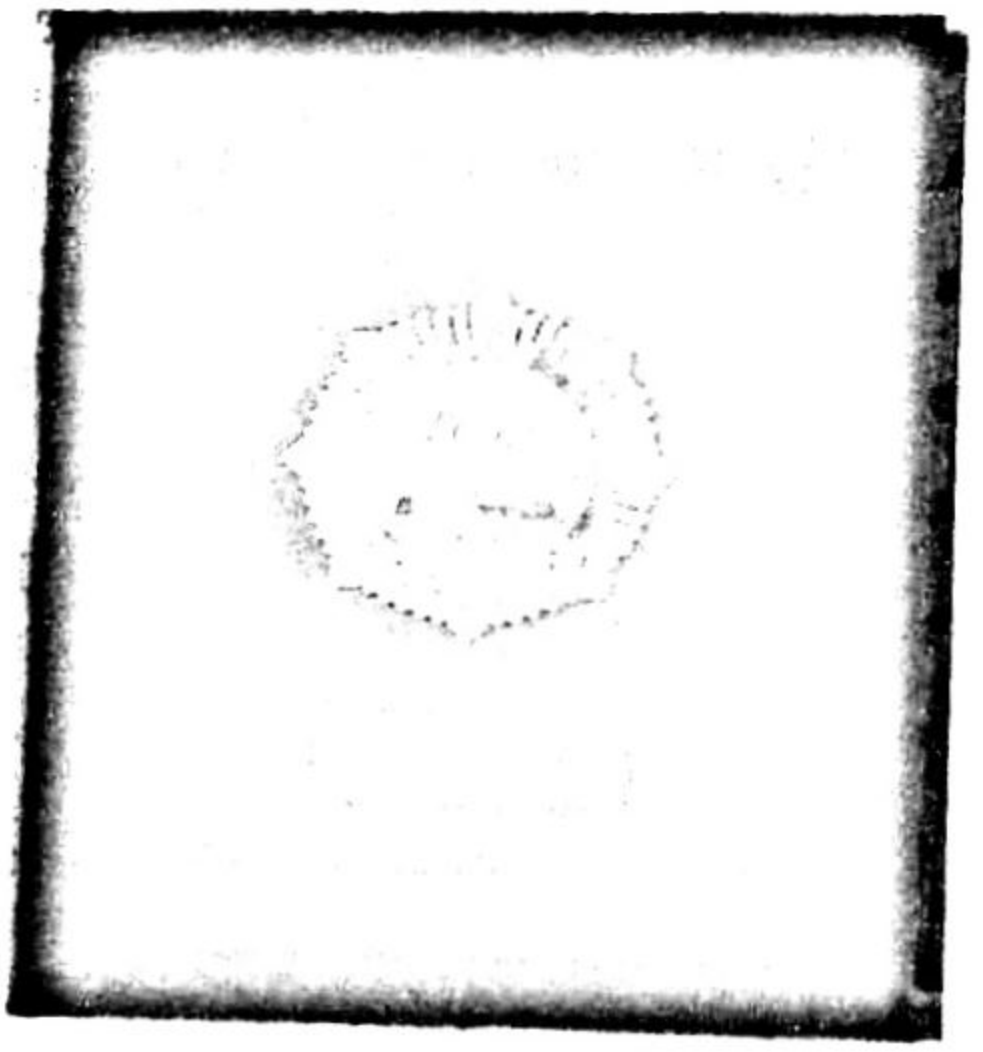
1. 中山葛　以人造丝为经，蜡线为纬，花素均有，用于制作单夹棉袍。中山葛在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据《吴江县政》1卷1期（民国二十三年7月）估计当时中山葛年产80万匹，独占鳌头。而盛纺、印度纺、洋纺三大纺仅及17.5万匹，苏州《明报》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17日亦报道：“今年采用人造丝及蜡线为原料，所产中山葛已夺取盛纺市场，占全额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山葛相似毛葛，而廉于毛葛（一半），市场热销，获利丰厚，导致机户竞相追逐。其时拉梭织机和提花装置已普及，电机织造亦已兴起，手织及机织双管齐下。其次，原料充沛。如苏州海关民国22年8月30日报告："人造丝进口消费于苏州及邻近之湖州及盛泽的制造中心，约为5000包（大部分意大利货）。"随着我国棉纺业的发展，棉纱亦源源而来，蜡线店（工场）遍布盛泽平望一带。中山葛之流行持续了几十年，终因畸形发展，市场饱和，再加以粗制滥造而渐呈衰势，盛泽丝织业乃推出中山绨。绨葛在织物分类上是十分近似，在商业交易上更难以区别，中山绨之出现无非挽救中山葛之颓势，以寻找替代产品。中山绨与中山葛在原料、组织、价格方面极为接近，前者又分一号、二号两种，均为花型织物。

2. 华丝葛　又名华丝布，真丝为经，42支蜡线为纬，组织及花样均似于毛葛。据老工人杨永生回忆，总经数为毛葛之一半，故售价亦低，用于普通衣着，后又推出相似产品——牌布（排布）。

毛葛、中山葛、中山绨、华丝葛、牌布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1969年交织绸产量在各类绸中占第二位，1970—1975年升为第一位，其中1974年占丝织品总产量的48.54%，以后复居第二位。交织绸中分桑蚕丝交织、人造丝交织及合纤交织三大类。绢丝类及柞蚕丝类交织品亦有少量生产。



⊙ 1986年新华·新民丝织厂生产的骏花缎获全国金质奖

代表性交织产品有62102花软缎，为缎纹提花织物，产品质地细腻平整，织纹清晰，边道平挺，练染后色泽肥亮，手感柔软，滑爽而富弹性，宜制作妇女秋冬装及儿童斗篷。

富春纺为交织产品中之主要品种，系由人造丝为经，人造棉为纬交织而成，染色印花均有，亦为大宗出口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其他代表性交织绸产品还有：折纹绸、向阳绸、融和缎、织锦缎、苏贝缎、古香缎、二乔缎、文尚葛、棉线绫、花线绨、素线绨、羽纱、留香绉、新香绉、群芳绉等。

四、被面

民国二十二年盛泽仁记绸厂排机4台率先织造线绨被面，随后，民生华记绸厂排机8台仿效。

民国三十五年仁记绸厂投产真丝被面，有龙凤呈祥、百子图等传统花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面停产。1957年，新生丝织厂首家投产单丝真丝被面、双丝软缎被面，并出口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后被面生产遍及县属丝织企业及部分乡镇丝织企业。吴江所产被面花样繁多，各色俱全，有金鱼戏水、凤穿牡丹、鸳鸯戏荷、百鸟朝凤、百花争艳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花样被指责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代之以拖拉机、大水坝、钢铁厂、万吨水压机等图案，不受群众欢迎。“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传统花样，软缎被面从双色发展到三色、五色、七色。

计划经济年代，被面市场供应紧张，须得凭票购买。

创新名品

一、仿真丝绸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新型合成纤维长丝用作丝织原料，以增丝绸产品门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县内亦兴办中、大型合成纤维企业，原料来源充沛，按纤维类别为涤纶、锦纶、丙纶长丝三大系列，以前者为主。

吴江丝绸行业生产合成纤维绸类与日俱增，后发制人，占了半壁江山，至1985年已占县属丝织企业产品的58.33%，以后还在逐年提高其比率。由于合成纤维绸之工艺较真丝绸为易，因而在乡镇丝织企业占绝对优势，也可以讲合成纤维绸促进了乡镇丝织企业的发展。

合成纤维绸用途广泛，其代表性品种有：丙丝纺、涤丝纺、涤平纺、锦丝纺、粘纤纺、涤丝绉、特丽纶、春雨绸、春亚纺、影条绸、弹涤呢、双华呢、涤纶乔其纱、涤纶窗纱、顺纤纱、彩云缎、彩霞缎、金碧缎等。

合成纤维绸中之仿真丝绸面料除透气性稍差外，仿真度高，色彩鲜艳，挺括免烫，价格较同类真丝绸为低，而牢度及耐磨度均优于真丝绸，受到

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妇女之喜爱，且有价格优势，以致很快占有纺织品市场，如今东方丝绸市场上市者绝大多数就是此类产品。

1989年5月，在江苏省首届“佳丽丝”涤纶仿真丝系列产品展评会上，吴江各厂送评的仿真丝绸佳丽缎等5个品种获金陵杯奖，华灵绸及涤双绉获品种花色奖。

以后在省及全国仿真丝绸实物评比中再次获奖。

二、宋锦

宋锦是宋代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至明代成为苏州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宋锦纤巧秀美，色彩古朴典雅，历来用于衣着、装饰、装裱，呈现独特的艺术价值。宋锦、南京的云锦和四川的蜀锦并称为我国三大锦。2009年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清代经民国直至解放以后苏州一直有工场和工厂生产。20世纪50年代末苏州漳缎厂（后改名为苏州宋锦织物厂）生产合锦、少锦、大锦三个品种，其间东吴丝织厂亦曾生产过，而盛泽从未曾生产过。

20世纪90年代末，苏州企业改制和行业调整双重原因，苏州宋锦绝产了十余年。

2009年8月，吴江（盛泽）鼎盛丝绸有限公司收购百年苏州老厂——东吴丝织厂，引进该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同时引进并继承宋锦的织造工艺，在抢救基础上传承、创新。该厂选用K611有梭织机，安装电子提花装置，并使门幅拓宽，继又在无梭织机上织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年产量可达1.5万米。除用于面料、装裱外，还广泛用作箱包等工艺品，因图案花样颇具古老中国特色，在法国及西欧，销路颇好。我国外交部礼宾司考察赞赏盛泽产的宋锦拟定为国礼工艺品专用绸。

丝绸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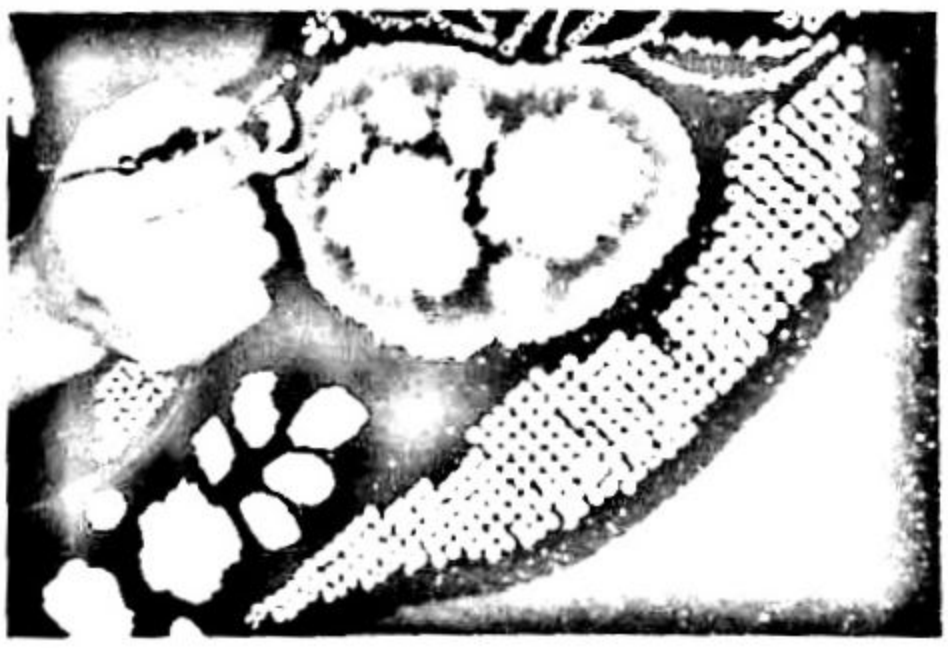
扎 染

扎染，古名绞缬，又名撮、撷或扎撷染色。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载：“撷，撮采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烂谓之撷。”

薄型丝织物如目澜缎、盛湖缎、灵岩缎等适于扎染工艺加工，也即按花样要求，设计、绘图、制版，然后在织物上撮取进行扎结。经浸染干燥后，拆除线结即成。染色时，因扎结部分染液受阻不能正常渗透，然后就出现纹样图案，由于织物纤维的毛细管效应，使花纹具有无级层次色晕，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此种独特的染色艺术效果为机械印染工艺所难以达到。

盛泽和屯村曾生产过扎染衣裙、头巾、和服腰带等，扎染工艺品成为出口商品。

扎染加工之結扎工序劳动力密集，通常由厂家外发加工。



⊙ 扎染产品

⊙ 扎染操作

手　绘

丝绸手绘是一种历史悠久、传统古老的织物深化加工工艺手段，中国绢本绘画的最早形式——帛画，也来源于丝绸手绘。手绘丝绸与绢本绘画，在线条勾绘、设色方法、工具与材料等方面均有相通之处，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种传统织物装饰手段。

盛泽虽然生产丝绸，但在手工织造年代，除少数简单花样织物外，大多是平纹织物，品种单调乏味，为补不足，增添色彩，同时出现手绘和刺绣两种后期加工手段，绘上或绣上花鸟虫鱼、福禄寿禧财等图案，以提高织物的观赏性和使用效果。从业人员中以刺绣为多，由绣庄发料加工，手绘则由绘画艺人分散承接加工。

⊙ 手绘丝绸长巾

盛泽手绘丝绸盛行于解放初期，“文革”期间一度衰落。改革开放以来，观念更新，穿着装饰迎来新时尚，消费者普遍认为手绘丝绸比机印丝绸更具个性，其产品更能提高附加值。历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及省市交易会上，手绘丝绸的订单纷至。来华旅游的外宾纷纷捎带手绘丝绸产品回国。国内消费者，尤其是妇女亦青睐之，手绘丝绸产品市场重生。

20 世纪 80 年代，盛泽镇上丝织厂的花样设计人员、工艺美术厂的创作人员以及中小学美术教师或专职或业余从事丝绸手绘，由此萌生多个手绘丝绸加工点，加工点预测市场动向和时尚，购进薄型平纹真丝绸，分别裁成手帕、方巾、长巾和挂饰

⊙ 手绘长裙

等坯料，设定图案、色彩和布局，外包发放给加工者，当年一般低档手绘丝绸大多由中学生（课余）及社会青年承接，如加工一条手绘手帕，付0.15元。至于价值高昂的旗袍和大型挂饰则由高手绘制，图案、色彩各异，无一雷同。

手绘丝绸最兴盛时，在盛泽舜新中路形成丝绸一条街，各种手绘丝绸产品，琳琅满目，任人选购。

手绘丝绸的花样，多在浅色底上用明亮而柔和的色彩画出花卉、枝叶、虫鸟等景物，花卉大多比较写实，以清地纹样为多，色彩过渡自然，与传统提花丝绸有所区别。手绘织物既有用作衣料的，也有用作礼仪场合的装饰画。前者的装饰性较强，而后者绘画性较强。丝绸手绘风格视客户喜好而定，欧美国家偏向于水彩油画风格，日韩等东亚国家则偏爱工笔写实风格。

手绘丝绸的染料选用大有讲究，染料必须选用酸性染料，它的特性是渗透性好，花样呈双面性，手感平滑，没有一般染料的糙手感。

为使手绘丝绸耐水洗、长期保持鲜艳，须通过高压蒸箱蒸化，以增加色牢度。

刺　绣

刺绣古名黹，或名针黹，为民间女红，用以制作点缀衣裙、鞋帽、被面、枕套、床沿、帐帏、桌帏、椅帔、头巾、围巾、汗巾、手帕、镜袱、荷包（烟袋）等民用服饰；也用于绣制官服、神袍、寿衣、戏装以及宗教场所的旗、幡、伞、盖、帘、幔、帏等。

⊙ 真丝绣花女袄

刺绣为吴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吴江盛产刺绣用的面料——绫、纺、绸、缎等以及各种规格的绣用彩色丝线，物质基础深厚。

旧时，吴江各市镇多设有绣花庄，从事绣花外发加工业务，绣女领取面料按照图样绣片，按时绣成交货。绣花庄验收后付予报酬。绣花庄业务人员既熟悉绣品市场行情，又精于技艺，常在技能、色彩上给予指点。

根据邵力子先生回忆，其父邵霖曾两任吴江县丞，驻在盛泽，卸任以后不善经营（包括田产），遂致家道中落，其母张氏到镇上绣花庄揽活，以贴补家用，此类事例颇多。清末民初，吴江各市镇竞办新式小学，并在小学内开设劳作课，女生被教以刺绣，如同里丽则女学、爱德女校、盛泽盛湖女学、黎里明懿女学、震泽淑群初等女学等，其中丽则女学的绣品曾参展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并获银牌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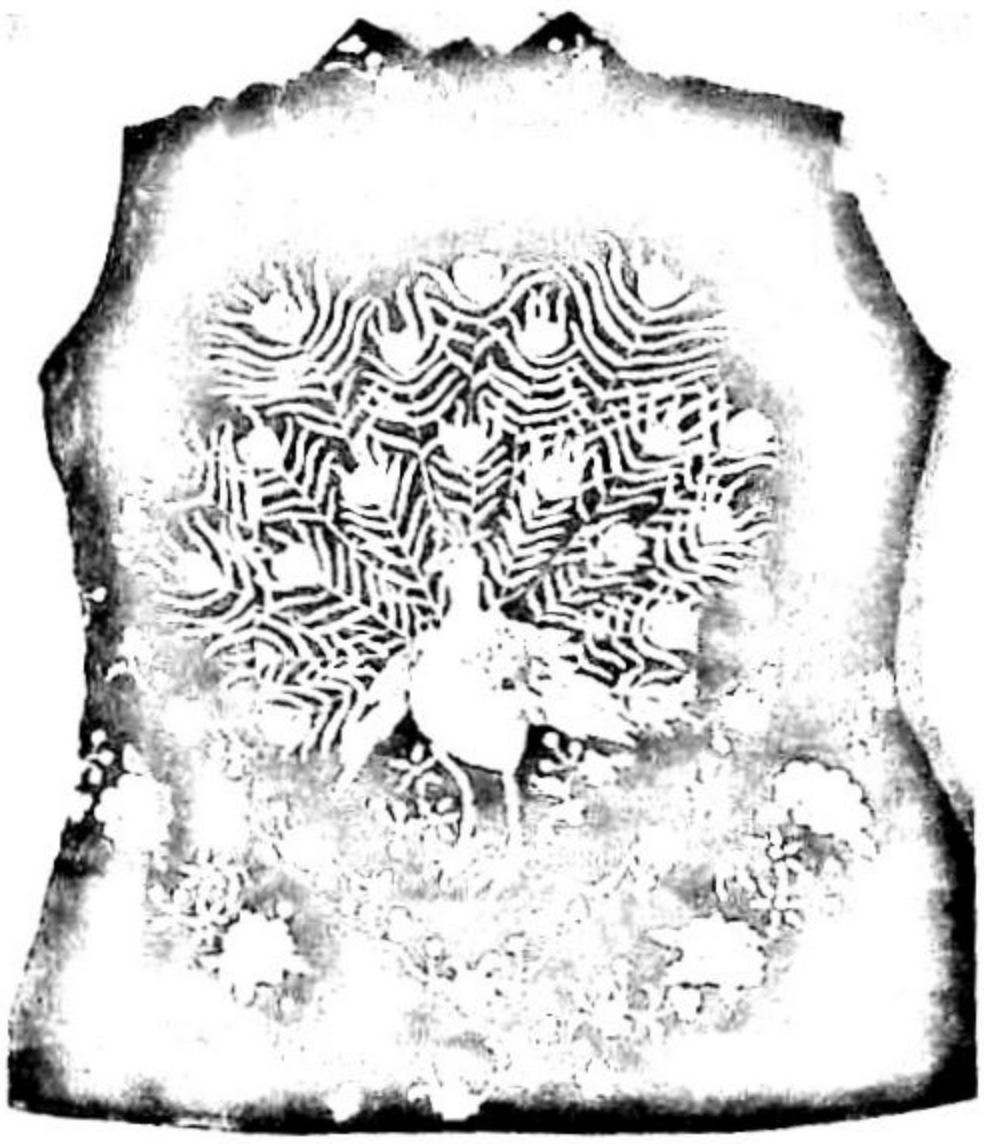
民国十二年（1923），盛泽镇开办求益湘绣社，经营绣品业务，招收女工从绣，也兼营外发加工。1959 年，盛泽镇花园绣花厂成立，为苏州戏衣服装厂加工各色刺绣戏衣。1978 年，盛泽公社丝织厂生产绣花软缎被面。1979 年，盛泽公社服装厂生产绣花软缎被面，业务扩大后单独成立绣花厂，除继续生产软缎被面外，还从事绣枕套、台毯、床罩、斗篷和帐帏等。

八坼及黎里公社亦生产少量绣花制品。

北厍历来有“绣娘之乡”的誉称，大义村一带有五百余妇女熟谙刺绣，

代外地加工绣花，以此为基础，后来吸收了部分人员于1982年3月成立吴江绣服厂，从事专业化生产。出产真丝女装绣服，年产50余万件出口日本、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女式阿拉伯大袍专销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国家。

1989年，新达丝织厂为实现企业产业转移，引进日本电脑绣花机24台，后又引进日本特种绣花机及国产电脑绣花机120台，成为拥有职工千余人的大型专业绣花企业。继后又不断设备升级，再度引进瑞士、德国设备，成为同行中之龙头企业。



⊙ 绣花服装

电脑绣花生产效率高，可以成匹连续刺绣。图案复杂多变，色彩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可以根据客户来样快速设计顺序投产。既可以大批量生产亦可小批量生产。

电脑绣花企业发速迅猛，至2013年，盛泽周边地区已多达60家。

吴江丝绸与世博会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国际贸易扩张，物资交流加速，世界性质的展览、博览活动渐兴。此类活动，一是通过展览进行交流，二是对展品观摩，加以品评，择优者给奖，以资鼓励。

清宣统二年(1910)，意大利都灵市举办博览会。收到清廷农工商部指令，盛泽培元（绸业）公所积极响应，发动同行遴选展品，经业内人士反复挑选评比，汪永亨昌记及张益源生记两家绸庄的绸样拔得头筹，经江海关（今上海海关前身）送达。会期结束，佳音传来，盛泽汪、张两家绸庄所送的绸样双双获最优等奖（金牌奖）。

现汪永亨绸行所获之奖章复制品（1:2）及奖状影印件皆在吴江丝绸历史陈列馆展出。

时过五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会，汪、张两家再度精选绸样送展，结果汪永亨昌记绸庄送展的盛泽纺获名誉奖、张益源绸庄送展的纺绸手帕获金牌奖。此外，盛泽广昌成绸庄的格子花纺及升记绸庄的白纺绸俱获银牌奖。

在巴拿马世博会上，苏州、杭州和湖州的丝绸同行始开局，比之盛泽在都灵世博会上获奖晚了5年。

1926年，在美国费城世博会展出的盛泽绸样又获大奖（与上海、杭州、苏州同行合得）。

清宣统二年，清廷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全国各省区皆参加，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亦参加，是为地区性的博览会。会上，盛泽汪永亨昌记绸行之纺类产品得9项超等奖；盛泽镇商会得5项超等奖；春源升织物公司得3项金牌奖。以后在农商部国货展览会、江苏省物品展览会、全国合作产品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上多有所斩获。

1929年，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半年，规模巨大，丝绸设专馆，盛泽展

品在馆内设专室。会上，盛泽源记盛绸庄等 7 家送展的盛纺、柳条纺、市绫、平纱纺、生罗纺等 7 件展品获得特等奖；盛洋升记绸庄等 11 家送展的印花盛纺、秋罗、缎经葛、花丝纱、华丽绸等 11 件获优等奖；成昌春绸行等 5 家送展的花毛葛、丝手帕、盛纺等获一等奖。为历次展博会上收获最丰的一次。

西湖博览会还请行家对丝织展品进行类比评论，如该会总报告书第五章 75 页对绸类进行综合评论时言："现市上流行之印度绸（旧时交通不便，盛泽纺绸经印度输入西藏，故名），初时非不美观，一经洗濯，即不堪入目，在盛（泽）绸则尽洗无妨，故以之制为衣服，适体而幽雅。南洋一带天气炎热，服之更觉舒爽。"

在西湖博览会上，震丰丝厂的厂丝获特等奖；震泽隆记、怡和仁、镇源、恒余、龚泰丰、隆昌震、源丰、怡和兴等 8 家丝行的辑里丝均获一等奖。

1920 年 10 月，上海报界披露美国纽约将举办万国丝绸博览会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丝业公会来电邀请中国丝绸业界与会。各丝业团体各自集议，推举代表，筹措经费，并电请北京政府农商、财政二部给予拨款补助。

11 月下旬，中国丝业代表团组成，其中团长 1 名，团员 8 名，分别代表全国各地丝业行帮，其中（南）浔震（泽）丝帮 3 名，代表江浙皖丝经业同业总公会与会，另有译员 1 名。

浔震丝帮中南浔派出的两位皆是实力雄厚的丝经行老板，他们乃行业中的头面人物，精通业务及经营之道。震泽镇派出的是毕万茂丝经行的少东毕康侯，他虽资历较浅，且毕万茂丝经行在震泽亦只是一家小丝经行而已，但毕康侯也有自身的优势，早年留学美国，精通英语，其弟毕辅良时任我国驻美公使馆一等秘书。当年震泽人施肇基又出任我驻美公使，再说 10 人代表团中只有 1 名专职译员，亦嫌不足，便促成了毕康侯之出访。毕康侯成为吴江出席世博会之第一人。

代表团组成后，团员们分赴各自代表的团体和行业进行发动，搜集展品及编制说明书，并广泛征求出洋考察要点。震泽隆昌震、徐世兴、恒茂昶等各大丝经行纷纷响应，精选展品交与毕康候运沪集中。

1920 年 12 月 19 日，中国丝业代表团一行 10 人在吴淞口登上苏联"皇后"号邮轮启程，1921 年 1 月 12 日抵达美国纽约，利用会前时间遍访美国的用户丝织厂听取意见。

2月7日，万国丝绸博览会在纽约大中宫（Grand Central Palace）隆重开幕，与会代表千余人，中国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会展中浔震丝帮送展的辑里丝和辑里丝经布置成两个展室。

2月12日博览会结束，返国途中转往法国最大的丝织中心里昂参加万国（丝绸）货样展览，并访问法国丝绸厂商。

5月3日返沪。4日，江浙皖丝经业同业总公会举行欢迎会，听取浔震丝帮代表汇报出访情况。其后编制印刷了《纽约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辑里丝业代表调查报告汇录》，其中收录了毕康侯所撰的《赴美日记》，《赴美日记》详细记载了出访中的所见所闻，如拜会美国丝业公会、参观美国生丝检验所并访问用户等，其中写道："中国丝三个字已印入美人脑筋矣！美人用中国丝之真相已明，吾国丝之缺点既如……将来则在吾国同业之热心改良工作，设法推广也！"

两年以后，即1923年2月3日，在美国纽约原址续办第二届万国丝绸博览会，规模比前届有所扩大。

第一次博览会前，中国丝绸界接到（由江浙皖丝经同业总公会转）邀请书后委人翻译，竟把会名"International Silk Show"译为"万国丝茧博览会"，殊不知silk除了丝茧外尚涵盖了丝织产品。出于误解，我国绸业界无人与会亦无丝绸产品参展，此事直至展览会布置时才发现。我国驻纽约总领事史悠明深以为憾地说："满想华绸与赛，而增国光；岂知丝商团到美，竟无绸来。"

辑里丝帮代表张鹤卿亦言："倘果杭州锦缎、湖州华丝葛、盛泽纺绸均带货来赛，必占优胜，且得知识而增国光，所以常常为之叹息也，然亦不能归咎译者之大误，而绸业中人，亦少注意海外生意耳！"

第二次万国丝绸博览会之前，盛泽绸业公所接获通知，发动各大丝绸行庄送样，经过遴选评比将精品送往会上展出，受到好评。两届万国丝绸博览会只展示而未评奖。

1988年笔者赴沪往访震泽丝经业前辈、隆昌震丝经行业主杨公度先生，无意中提及纽约万国丝绸博览会之事，杨先生慨然捐赠该行送展于会上（会后由毕康侯交还原主）的"金字塔"牌丝经经条8绞，装于一长方红木盒内，现被吴江丝绸历史陈列馆收藏，时过90余年，弥足珍贵。

丝绸贸易

蚕丝贸易和震泽丝市

太湖流域历来为我国蚕丝主要产区。明清以来，随着蚕桑生产的发展和辑里湖丝的问世，震泽以蚕业为依托，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著名的生丝集散中心，并在周围农村形成摇经基地。震泽丝市的盛衰与我国近代丝绸发展紧密相关。

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加以明政权鼓励农桑，吴江蚕桑事业进一步发展，县境西南部成为重要湖丝产区，震泽正位于该区中心。

震泽东贯运河，南接嘉兴桐乡，西连吴兴，北滨太湖，水路交通发达，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自然成为生丝集散中心。依丝发祥，震泽在明成化年间增至三四百家，至明末达二三千家。清初，据康熙《吴江县志》续编记述："(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乾隆年间则震泽丝市进一步发展。据乾隆《震泽县志》描绘其时震泽丝市："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

震泽附近所产之辑里丝及苏经，近销南京、苏州、盛泽一带，远至华北、广东。鸦片战争以后，辑里丝及辑里干经大量经上海转口输出，使震泽生丝贸易更为繁荣，成为近代我国著名丝市之一。民国初年镇中丝行林立，茧丝上市之际，毂击肩摩，尤非它市所能及。震泽成为吴江县第二大镇及县境西南商业中心。日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到震泽一带实地调查所见："南浔到震泽之间，只有十二华里，船只往来繁忙，是两省交界之处。两镇都有繁华的街道，特别是江苏的震泽镇，有着很多富豪居家，辑里丝发庄的房屋。"(《支那蚕业大观》，昭和4年（1929）东京冈田日荣堂出版)。震泽

镇上塘大桥至城隍庙一段，为丝行经行集中之处，当地人称为丝行埭，有着明显的丝业烙印。

早期丝行属牙行性质，本身无多少资金，代客估买估卖，收取佣金，又称抄庄。

后来，一部分丝行逐渐演变为自备资金，囤丝以待买，丝行除收购本地土丝外，还派员至江浙附近地区采购。

20 世纪 20 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又分三类即：

1. 乡丝行　收购土丝，略加整理，转售于丝经行。

2. 绸丝行　收购土丝，大都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

3. 吐丝行　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之废丝，整理后再集中卖出，多用于制造丝线。

震泽的丝行业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小满过后，新丝上市，购销两旺，门庭若市，获利颇丰；过了中秋，则趋寥落，部分丝行暂时收摊，以待来年。震泽当地曾有民谚揶揄丝行行业："过了立夏，白沙枇杷蘸糖；过了中秋，红心山芋当饱。"

除丝行以外，还有一些熟悉生丝贸易的人充当掮客，居间仲卖，称为"丝主人"。

有些丝行在生丝紧俏见涨时，每日派学徒至船上或市梢强拉售丝农民上行，笑脸相迎，好言劝卖；在丝价疲软回落时，或压价或拒收。因此，当地人将丝行称为"白老虎"。

仅少数丝行实力较足，人员较多。一般丝行资金单薄，人员较少，受不起打击。20 世纪 30 年代初，丝业萧条，丝行倒闭，日有所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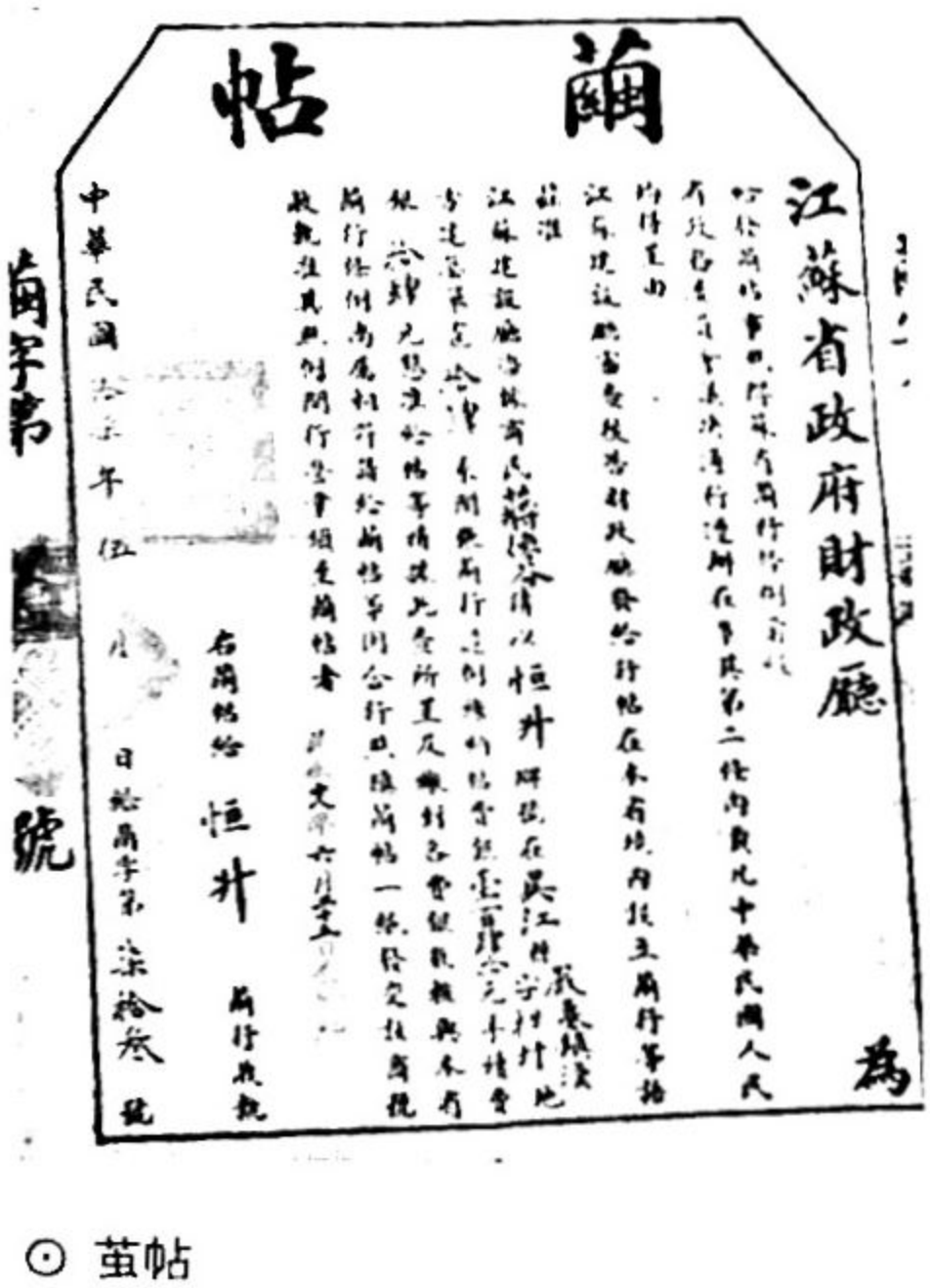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震泽镇尚有丝行 13 家。1950 年有 11 家，1954 年全部停闭转业。

震泽丝市的主体行业是丝经行，清末民国初年共有 80 余家，其中洋经行约占三分之一，其实力最足，将就地加工成的洋经输沪出口，次为苏经行及广经行分别加工成苏经和广经内销，三类丝经行业务常年不辍，每年要委托丝行收购土丝万担。抗战胜利后丝经行减至 23 家。解放初至 1954 年尚存十八家，合作经营，改称纺经工场，业务量已大不如前。

震泽地区饲蚕，桑叶常感不足，尤以大眠时为甚，乃向东山及乌镇等地购进。镇上有桑叶行开设，沈廷瑞《东畲杂记》描述桑叶行的情景："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进出也，采桑时下乡，客船买叶者云集。每日暮如乌鸦野鹜争道而来，顷刻四塞。凡三市曰：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日，每日市价凡三变，曰早市、午市、晚市。"桑叶行为季节性经营，春蚕过后，大多停歇。桑叶交易中也有掮客，"凡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桑叶行主还将桑叶以实物借贷形式贷与农民，"凡卖叶与蚕户，待其做丝而收钱者，曰'敲丝车钱'，较市价长一二分。"

20世纪20年代，推广新法养蚕，震泽镇上设立蚕种公卖处有7处之多，占全县之半。

20世纪20年代前后，江南各地开始兴办机械缫丝厂。从而派生出茧行行业：茧行收茧后进行烘贮，然后打包输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民国18年震泽镇上建成震丰丝厂，部分蚕茧留在当地使用。大致蚕茧之20%—25%由茧行销售于机械缫丝厂，1932年，震泽镇有荻塘、恒兴、同昌、洽兴、世鑫等5家茧行，共有茧灶18乘，此年共收干茧1560担。20世纪20—30年代土丝及丝经行业有所衰退，蚕茧收购量则有所增加。1935年震泽区茧行增至14户，占全县茧行总数的五分之二强。


帖 蒭
江蘇省政府財政廳
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給 恒升 開行收執
蒭字第 號

⊙ 茧帖

桑、种、茧、丝、经五业构成的蚕桑业主宰并推动震泽镇的经济活动。近代，几乎震泽镇上所有行业都受惠于蚕桑缫丝业，由于生丝吞吐量大，需要大笔购货资金；丝经业发放摇经加工费，需大量现金，促进了震泽镇金融业的繁荣。清末至民国年间震泽镇上银行钱庄以丝业为主要经营对象，从事蚕本贷款、存放、储押、汇划等业务，除此之外震泽镇高利贷活动也非常猖獗，食利阶层为数不少。由于重蚕轻农，近镇农民常购商品粮，使镇上的粮行米店及碾米业十分兴盛；丝车的购置和维修推动了竹木手工行业的发展；又由于丝业的辐射和吸收作用，各处人等上街办

事的络绎不绝，白昼至午摩肩接踵，川流不息，茶馆酒楼成了议事和休息之处，服务行业得益匪浅；震泽又为水路交通枢纽，航船、快班、小火轮穿梭往返于江浙各城乡间，载货搭客，航运业亦极兴旺；镇上各类商店鳞次栉比，蚕农和车户兑得现款后，换回食物，杂货，使百业俱兴。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丝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丝市向东延伸至上海。

凭借丝和丝经两业，震泽成为吴江县第二大镇和江南著名丝市。新中国成立以前，震泽镇上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一个丝字，丝市的荣枯直接反映出震泽市况的盛衰，一兴俱荣，一衰俱枯；震泽镇的经济基础无疑是建立在广大农村蚕桑缫丝业之上的。

丝绸贸易和盛泽绸市

1. 古代盛泽绸市的形成

据乾隆《盛湖志》记载，盛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明（洪）熙宣（德）以始，“渐事机丝”，“相沿成俗”而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至嘉靖年间已有“居民百家，锦绫为市”（嘉靖《吴江县志》）。可见盛泽在当时已成为专事丝绸贸易的市集。崇祯年间，诗人周灿《盛泽》一诗中有“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绝句，则此时盛泽绸缎行销九州当无疑。与周灿的诗作相印证，明代盛湖（盛泽别称）八景之首景“五桥晴市”，也勾勒出一幅一河贯流中央，五虹飞架南北，两岸市廛栉比，万头攒动竞买的风情画。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同治《盛湖志》陶葆廉序）康熙年间，盛泽由市升镇，以其丝绸贸易之繁荣冠吴江之首。“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蒂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康熙《吴江县志》）康熙三十九年（1700）盛泽新建永安桥，其建桥碑文上亦有“四方商贾，辐辏云集，日中交易，肩相摩，踵相接”的记载。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其热闹与郡阊门埒”。（乾隆《吴江县志》）

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二百年间，江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丝织手工业生产规模日渐扩大，盛泽绸市的壮大是与这一历史进程完全相吻合的。

晚明前清以来，江浙一带以绸产丰富、绸市发达著称的专业市镇有四处，即浙江濮院、王江泾、双林及江苏盛泽。前三处的形成和发展均较盛泽为早。濮院在元代已是“市中立四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金淮《濮川所闻记》）。王江泾“自宋元明以来，望族聚处，蒸蒸富庶，有清乾嘉之际，烟户万家。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唐佩金《闻川缀诗》）。双林早在南宋已有收购纱绢的集市—绢巷，明隆（庆）万（历）以后，“商客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乾隆《湖州府志》卷四）

上述四地相互影响，又彼此竞争。濮院“至嘉道后，绸市渐移于江苏盛泽，而濮市乃稍稍衰息”。濮绸经盛泽转销各地已见于乾隆十八年褚凤翔所写的《禾事杂吟》：“濮绸新样似西绫，染作宫衫见未曾。一夜北镳来盛泽，机中高贵价频增。”而双林所产生绢，“与盛泽绸相似而稍逊。”在市场角逐中渐居下风，能与盛泽绸市相抗衡者唯王江泾一地。

2. 近代盛泽绸市的发展

盛泽绸市的演变，还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转战苏南浙北一带，四月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什九瓦砾”以致“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同治《盛湖志》陶葆廉序）。“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三十八）“十二月初，镇人（双林人）无力者不去，有资者避于上海、盛泽……各处。”（民国《双林镇志》卷三十二）

盛泽东南之新杭（今群铁村），清代为市，与浙江秀水县王江泾镇一水相隔，在行政隶属上虽两省分治，经济上却融成一体，自成绸市，有诗曰：“估客不辞千里远，新杭桥外卸帆迟。”（宋景和《新杭市》）

“估船连樯千里集，新杭桥外贩吴缯。”（张燕昌《鸳鸯湖棹歌》）庚申之难（1860年）与王江泾同毁于战火。

黄家溪位于盛泽镇东北6公里处，现为盛泽镇所属黄家溪村，乾隆《吴江县志》载：“黄溪市，去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云。”

明中后期黄家溪随着家庭丝织业的兴起而兴盛，丝绸交易日隆，《黄溪

志》曾记述明万历年间徽商前来贩缯。至清初已成为“烟火千家两岸回”和“井烟望稠密”的绸市。而其所产绸缎已经“衣被中原到九氏”。黄家溪位于京杭运河左岸，地理位置远较盛泽优越，自成一市。清咸丰十年四月，亦毁于战火。

黄家溪与新杭皆位于运河西岸，地理位置远较盛泽镇优越，三者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新杭、黄家溪两地皆毁于战火，两地丝绸商人皆迁避盛泽，增强了盛泽绸市。对于盛泽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

盛泽东距京杭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更非兵家必争之地，庚申之役，避开了战争锋芒，损失尚轻微，社会秩序恢复较快。与此同时大江两岸战事正酣，南北交通受阻，加以苏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创严重，使江浙商贾云集于盛泽。其时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吟唎途经盛泽，后在其所撰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说道：“盛泽是一个巨大的商务中心……居房达五千户以上，商店鳞次栉比。”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盛泽暂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以盛泽为买卖街。《花溪日记》亦有记述：“咸丰十年九月日间，上石（盛泽）及王广（江）泾二镇贼令开市出卖所掠物。”《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足可推知当时绸市之兴盛。

同治光绪年间，绸市踵事增华，光绪《苏州府志》称盛泽为“民蕃阜、业锦绫，商贾贩缯，远近辐集”。

在盛泽绸市中丝业、绸业、领业为三大支柱：

1. 丝业　盛泽丝业，如沈云在《盛湖杂录》中所言：“在前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大，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故当时有用二出八之谚，盖言机户所用仅十分之二也，同治年间有三数家因洋庄折阅倒闭，后遂无继起者，至今洋庄唯有南浔、震泽两处而已……”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据19世纪80年代江海关官员E. 罗契到盛泽的实地调查，生丝年耗量约350吨，而吴江本县产丝有限，大多赖于浙江嘉兴、海宁地区之南路丝和吴兴德清地区的西路丝。清末民国初年，盛泽大小丝行百余家，集中在庄面周围一带，丝行在新丝上市之际派出“抄客”（采购人员）至双林、菱湖、新市、练市、织里、乌镇、王店、濮院、石门、新篁、新塍、沈荡、硖石、塘栖等地采购，运至盛泽零售。

董慕笠
恒大绸庄
盛泽剪刀浜
电话三十八号

⊙ 绸商名片

吐丝庄为盛泽丝业中所独有，系收购织造过程中剔除之废丝和乱丝，发给镇上闲散老年妇女整理络丝，根据经丝和纬丝的需要，绕成小筒，分档售出用以织造低档绸或摇制丝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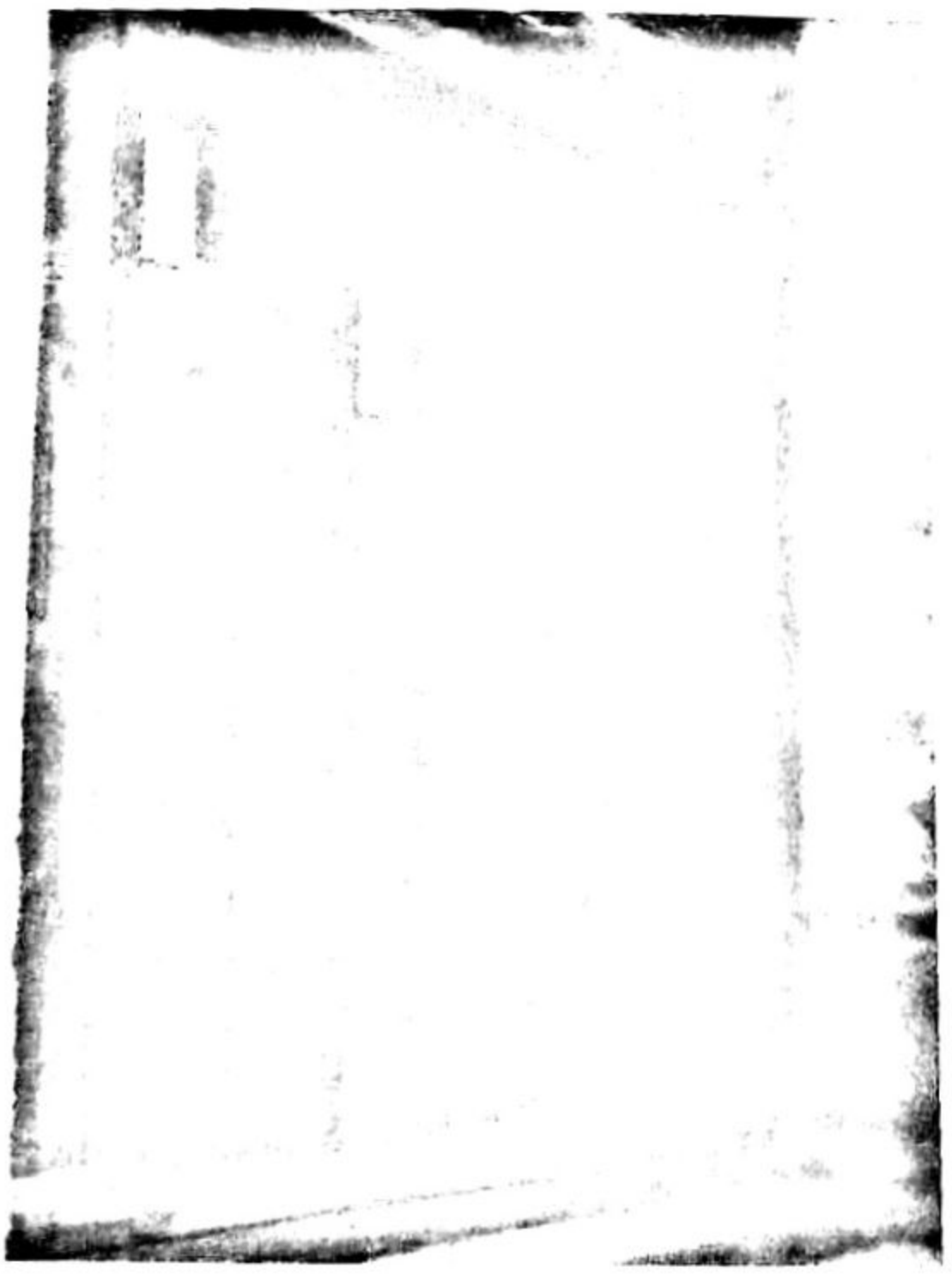
2. 绸业　绸业为盛泽绸市的擎天柱，绸业由绸行及绸庄组成，绸行为专事丝绸交易的牙行，代理外地客商抄买，收取牙佣，故又称抄庄，本身不备资金，清代及民国初年须向衙门或政府领取牙帖始准开业。后来一部分绸行自资经营，置备绸货供客户选购，称为绸庄，又名提庄，绸庄以营业利润为主要收入。清末民初，绸行绸庄界限渐趋模糊，逐利而营，行庄间业务常交错重叠，行庄之原有定义已经淡化，统称为丝绸行庄。

清末，按照丝绸销售地域和服务对象分为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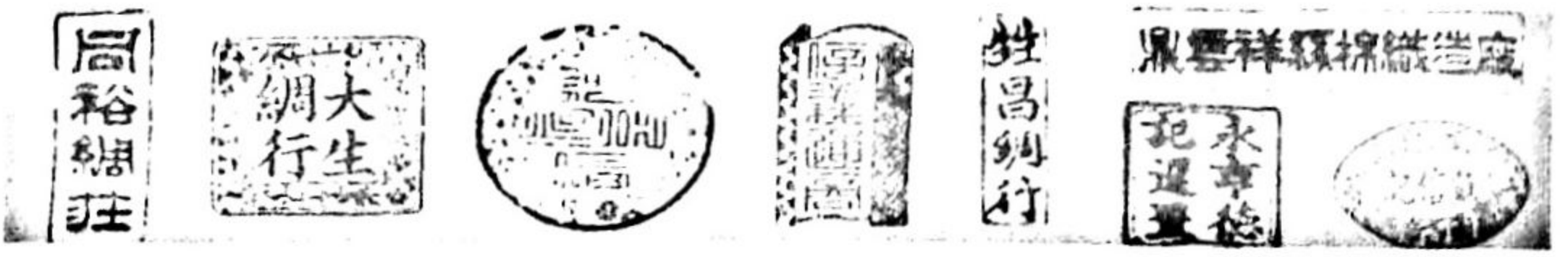
1. 广庄　专做闽广沿海地区交易，实力雄厚，为盛泽绸业中之翘首，其特点为成交批量大，而且在收货之日即期付款，又称现庄，民国年间盛泽有汪永亨、源记盛、丁人和、升记、广昌成、春记正、张益源、义昌春、永慎昌等九大广庄。

2. 店货庄　专销沪、京、津等大城市之绸缎店铺，如上海之三大祥、老介福及京津等地的祥字号绸缎铺。特点为品种齐全，质量讲究、供货及时，店货庄以裕丰祥、泰记、绮盛、恒余等为代表，一般即期付款。

3. 下县庄　专销江浙一带中小城市及乡镇，批量小，多为低档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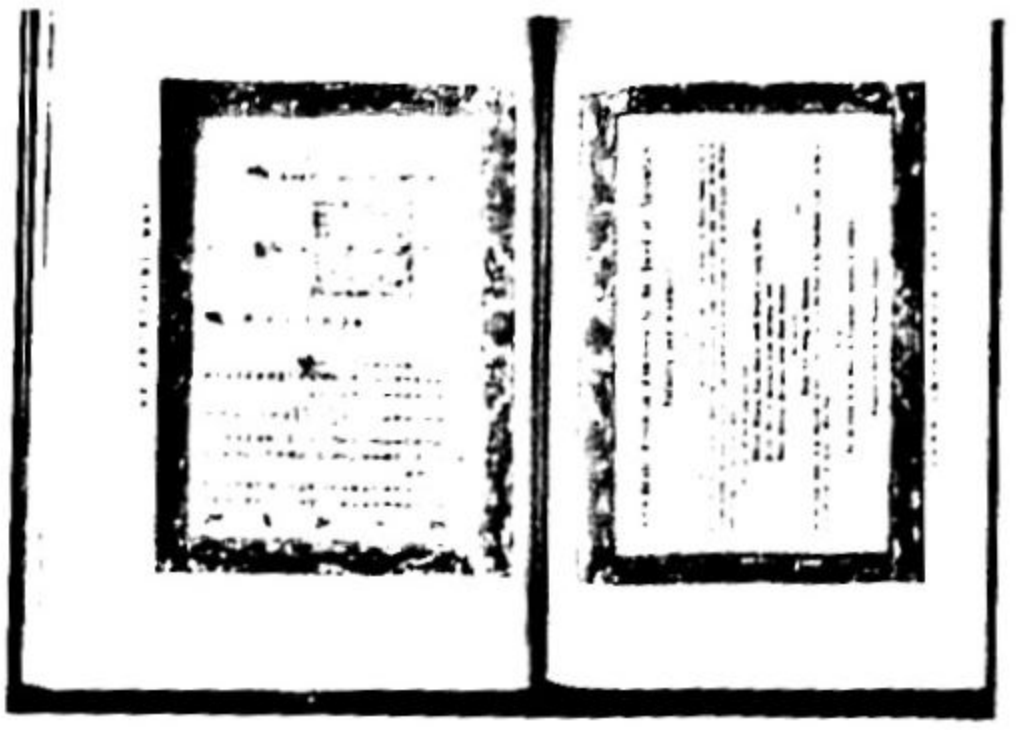
⊙ 盛泽升记绸庄旧址



⊙ 绸行印章

下县庄实力有限，收货当天只付三成，余款要拖欠到下一个付款日（旧历初三、十八）付清。

就经济实力而言，广庄与店货庄占绝对优势；就户数而言，下县庄则居一半以上。



⊙ 汪永亨绸行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上获奖之奖状

盛泽绸业在清代道咸以后，一改坐地待销局面，积极从事向外开拓，以苏州、上海两地为主要据点设立分支机构，广为招徕，使绸市外延。设于苏州者称苏庄，近则转销常、锡、镇、宁、扬，远则长江各埠及华中华北地区。设于上海者称申庄，一方面与闽广及山东商人成交，大量输往沿海地区，一方面开始与洋行接触涉足出口业务。两处各有20家左右。除此还在天津、汉口、景德镇、硖石、杭州等地设分庄。

3. 领业　领业是领投业的简称。领投，亦名领头或领户，是丝绸买卖间的中介人，属牙人性质。其意为领（机户）投（售绸行），是盛泽镇丝绸贸易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历史现象。

盛泽绸市以广大农村手工织绸业为依托，一方面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一方面则商贾辐辏，求货心切。由于土绸品种规格庞杂，零星分散，往往适销不对路，上街投售不得其门而徒劳往返。久而久之派生出熟悉市场动态的领投这一类导卖人。清中叶，领投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与丝、绸两业并驾齐驱，晚清，“业此者，凡百数十户，户伙三数人，徒四五人，食宿皆自备，统计达千人。”（沈云《盛湖杂录》）

按照盛泽地区的传统交易模式，农村机户织成的绸匹，委托载船人（专门装运绸货，往返于村镇间的小航船主）上街交于领投，领投初验，分类集中后再转交售与各绸行（庄）。当日下午扣除佣金（视品种及行情而定，

一般为2%—4%）后，将绸款及载船人力资付清，并出具信用担保使机户能自丝行赎回原料用丝。由于绸行（庄）与机户并无直接关系因而领投成为盛泽丝绸交易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使绸品货畅其流。按惯例，领投还每年两次向机户发放无息贷款，一次在新春开织之际，属绸本贷款；另一次在蚕事之前，属蚕本贷款，民国年间，每次数额10元。因而领投把广大机户牢固地笼络在自己手中，形成大大小小的丝绸销售网络。

清末民国初年某些绸缎特别旺销时，一些绸行和领投成为包买主，置备原料发给机户包织，偿以工钿，丝绸商业资本局部控制了生产领域。

盛泽绸市有极大的凝聚力，除本县以外吸收了浙江吴兴、桐乡、嘉兴、嘉善等地绸产，其吸收范围北及吴江南境，西南至双林、南达濮院、东南延至天凝。

清末为盛泽绸市之鼎盛期，雄踞于太湖平原上，与我国传统绸市苏州、杭州、湖州并驾齐驱。

晚清，吴江北麻人黄光升所作《盛泽谣》对此作了十分贴切的描述，诗曰：

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
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梢头。

除绸缎之外，盛泽还是一个生丝交易中心，镇上丝行林立，生丝自县内震泽，省内无锡、宜兴、溧阳及浙江之双林、菱湖、新市、乌镇、海盐、南浔、濮院、王店、石门、海宁等地输入，以供机户织造之用。

明清以来，丝绸之运输全赖水运，航线向四方辐射，快班船、航船、载船穿梭来往，以至舟楫塞港，船满为患。正如重建白龙桥碑记（清宣统三年）所刻："盛泽为吴江南境一巨镇，民生繁衍，擅蚕织之利，水道交通，估帆群萃……轮舟上下如织。"

盛泽丝绸贸易的兴盛带动了全镇商业的繁荣，由于丝绸交易中要有大量资金流转，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全盛时期曾有10余家银行钱庄和7家银楼开业，冠甲江南诸镇。市镇人口的集中和近镇机户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品粮需求甚大，使粮食业大为得益，全盛时期粮行米店多达四十余家。丝绸运销又推动了盛泽邮电交通航运事业的发展。至于饮食服务行业更为繁荣，茶楼酒肆，比比皆是，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说。沈云《盛湖杂录》说：

“会馆旅邸，歌楼舞榭，繁华喧盛，如一都会。”晚清至民国年间盛泽曾有“小苏州”、“小无锡”的称号。

绸市荣枯与盛泽镇的兴衰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正如乾隆《盛湖志》所述：“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即皆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民国二十六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苏省分会派专员顾钟华到吴江县调查副业，他在报告中写道：“盛泽市镇之繁荣，人民之富庶皆盛泽绸造成之，昔年生涯鼎盛时，远近商人皆挟资赴盛泽坐镇办货，惟其行旅之繁，酒家宾馆，舞榭歌楼，均乘时而兴，各处人士慕盛泽之繁华亦游宿其间。……总之，盛泽人民之衣食，吴江四乡之富力，直接间接均由盛泽绸造成，关系特殊，为江南实业史上重要之一页。”

丝绸行会组织

三大公所

丝绸各行业为增强凝聚力，团结一致对外，以维护本行业利益；对内则制定行规行约抑制不正当竞争，制裁不当商业行为，乃纷纷组建各自的行会组织会所。

1. 丝业公所　清末民国初年，盛泽大小丝行、丝庄有一百多家，分成浙江嘉兴、海宁为代表的南路丝帮；浙江吴兴、德清、安吉为代表的西路丝帮；江苏吴县、无锡为代表的北路丝帮。

民国年间，丝织行业原料结构变化，丝行又兼营人造丝、蜡线及棉纱。

清道光七年（1827），盛泽丝业同仁组建丝业公所。二十年（1840）在大适圩建新所，又名先蚕祠，为行业敬祖之公祠。其西轴线为公所之议事厅及办事场所。

震泽丝业公所建于清咸同年间（1851—1874），为丝行、丝经行的同业组织。民国初年改称丝业公会。

民国十八年（1929），盛泽、震泽两地丝业行会改称丝商业同业公会。

清咸丰十年（1860），震泽与南浔丝商在上海合建江浙丝经业同业公会（又名丝业会馆），管理两地丝经输沪业务。

2. 绸业公所　盛泽绸市形成以后，外地客商接踵而至，明末即已号称“牙行千百余家”。

盛泽绸行业除本地人经营（称本帮）外，还有外地人前来经营（称外帮），外帮绸行中有甬帮、徽帮、湖（州）帮、（洞庭）山帮及（南）翔帮等，外地商人经营的绸行多数系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避难于盛泽后开设的。

盛泽绸业组建行会组织甚早，据乾隆《盛湖志》（卷下　建置）记载，

康熙五十年以后及乾隆三十三年均有绸行行头为私税事，奔控抚宪，足见盛泽绸业行会组织之建立不迟于清初。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十五日盛泽镇众绸行择镇东东城隍庙隔壁之普仁堂为议事之公所。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市中北大街登椿桥北堍择地再建新所，取名为培元公所，意为培养元气。

清光绪十年（1884），由程鸣冈、吴琴斋等发起，盛泽旅沪绸商联合王江泾同行合建盛泾公所，以维护两地绸商在上海之合法权益，公所所址位于上海南苏州路（浙江路桥堍）767号里弄内，该里弄因此被命名为盛泾里。

盛泾公所与盛泽绸业公所合作开办庄船，逐日将盛泽丝绸装运至沪，盛泾里口外之苏州河段即盛泽庄船停靠之泊位。两公所还合作创办《盛泾报》，报道绸市动态。

盛泽绸业公所为货源和发货单位，上海盛泾公所为收货和分销单位，两者紧密合作并互相通报市场动态和价格涨落行情。

盛泽绸业公所是当地诸多公所中之老大，自清末建立商会以后一直蝉联商会会长一职。

盛泽绸业公所财大气粗，在镇上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如创办绸业小学，开凿义井（机井）、设义冢、办殡舍等。

⊙ 盛泽镇绸领商业同业会成立大会

3. 领业公所　清中叶，领投业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行业，与绸业、丝业并驾齐驱，成为盛泽丝绸商业中的三大支柱。

经营领业须向衙门或政府领取牙帖，民国二十二年又演变为向江苏省财政厅申领“领业特许登录凭证”，每户交纳登录税银24元，年度营业税7元5角。

绸领内部按其经营品种可分生货和熟货两大帮；按织物花色分则有花帮、素帮两大帮。以收绸地域分则有南帮（镇南地区）、北帮（镇北地区）及下塘帮（镇东南运河以东地区，即今浙江嘉兴市田乐、荷花、南汇一带）三大帮。

⊙ 领投招牌

晚清，盛泽领投业甚是兴旺，于是建立公所。民国六年（1917），领投业在姚家坝北岸买进计姓大屋，修葺一新，作为新所址，公所前面门楼上刻有砖雕“汇锦公所”四字，门楼内侧的砖刻匾额为“黼黻经纶”四字。

八大会馆

明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以交通发达，南北商事交流日盛。盛泽绸市形成以后吸引了四方客商，正如陶易《重修济东会馆碑记》所述：“历观大江南北之会馆，鳞次栉比，是惟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久而弥厚，故商贾辐辏，物产丰盈，因以毕集于斯也。”

客商云集，停留时间较长。在弹丸之地的小镇上几无立锥之地，于是各地商人纷纷筹款建造会馆。早期会馆单纯供膳留宿，兼作贮货之处，建筑较为简陋。随着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客籍“贩缯”行商多半转为坐商，并竞相开设牙行作坊，有些巨商则在盛泽设立办事机构或分支机构，携带家眷定居于此。正如《徽宁会馆碑记》所述：“皖人有迁居隶籍于吴，及侨居而遂家焉者。”会馆也就从单纯的旅舍性质演化为地域性的商业权益机构，而以后续修续建的会馆极尽豪华之能事，多数为庙堂式建筑，门楼、殿堂、廊庑、戏台、庭院、书房、花园错落有致。外观器宇轩昂，室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清末至民国年间，盛泽已有8所会馆。即：

金陵会馆　附设在三义殿（关帝庙）内，位于目澜洲公园西北，由金陵商人募捐，建于清顺治年间。1965年被拆除。

任城会馆　又名济宁会馆。位于目澜洲公园西北，康熙十六年（1677）山东兖州府济宁州商人集资兴建，毁于“文化大革命”。

山西会馆　位于升明桥北，康熙四十九年（1710）山右诸商建。沦陷时，被日军焚毁。

徽宁会馆　位于钱家浜，乾隆三年（1738）徽人拓建。仅存残迹。

宁绍会馆　又名静安公祠，位于海角湾。乾隆三十二年（1767），宁波绍兴诸商公建。1975年被目澜丝织厂拆去改建厂房。

华阳会馆　又名红花会馆，位于华阳街西口，乾隆年间染红诸坊建。解放前后先后被盛泽区公所征用，继为盛泽卫生院，后被拆除建房。

济东会馆　位于斜桥街，嘉庆年间山东济南府人建，民国十三年重修。为盛泽唯一遗存的会馆，被定为吴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绍兴会馆　附设在西庙内，建立年份不详。今废。

以上会馆多以所籍地方命名，其同乡会性质十分明显，《重修济东会馆碑记》云：“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骛趋麇集，吾乡营商者，亦多集斯土，因建两会馆（另一为任城会馆），以联合梓谊。”又如《宁绍旅盛同乡会缘起》一文中说：“居今之士，欲求克自树立，而不为人所颠扑者，其道惟群，顾群必自治，而后能顺应潮流，增进福利，吾浙之宁绍两府人民，夙富自治观念。举凡旅居地方，若公所、若会馆，类能自理一群之事，由来尚矣。”会馆成为客帮商行共同集议有关经营和贸易的场所，运用集体力量，对外统一步调与当地行政机构及商业组织进行交涉，以保护本帮利益。

盛泽的会馆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商业行会型，如金陵、任城、山西、宁绍、徽宁、济东等会馆均有商人建立的记载，正如《徽宁会馆》碑记所说“皖省徽州、宁国两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尤汇集处”也。

商业行会性质的会馆参与盛泽丝绸交易活动。它们一方面吸引本帮客商前来采买绸缎，吸收盛泽周围地区的绸匹再辐射到各帮所在地，从以上会馆的馆籍看来，清前期及中期丝绸流向以华中华北为主，亦即所谓中原地带，北至太行山两麓、长城内外，华中地区达宁皖及长江沿岸各埠，东南至浙闽沿海地带。

第二种是手工业行会型，如华阳会馆又称红花会馆系盛泽红坊的染业行会组织，绍兴会馆为绍帮练坊轴坊的行会组织。

会馆是盛泽丝绸贸易的必然产物，在促进盛泽经济特别是在丝绸生产和流通中起了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会馆是盛泽绸市兴旺的象征，盛泽会馆之多，远过于江南一般县城。在全国其他各地也是少见的。

清后期盛泽绸业向外开拓，在苏沪各地设分支机构，加以金融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在外地洽谈即可成交，客商渐稀，会馆亦趋衰落。

晚清，吴江第二大镇震泽亦建有宁绍、新安、金陵、丹阳、镇阳、兰溪等六所会馆。

现代商会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兴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盛泽丝绸纺织产业再度勃兴，无论从质从量都超过历史规模，重现人稠物穰景象，外地客商纷至沓来，寻觅商机。初期开设门市部或批发部经销丝绸纺织物及其复制品，过后又将积累之资金投入产业，开办工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外来商帮众多，先后组建闽南商会、温州商会、广东商会、湖北商会和安徽商会、长兴驻盛泽企业家联合会。

按照产业门类则有丝绸协会、纺织商会、印染协会、涂层协会、流行面料协会、纺织机械商会和织造商会。

按市场和物流功能则有中国东方市场协会和物流联合协会。

按年资分有青年商会。

按地区划分则有盛泽总商会，下设南麻商会、坛丘商会和黄家溪商会。

以上现代行业组织纵横交叉，各司其职，对各该行业进行有效管理。从其功能和职责范围而言已远非往昔的同乡组织和纯商业组织，而是工商兼营。

货畅其流　庄面到东方丝绸市场

明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十八卷中描绘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业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侯挤不开，路途无停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经考证，冯氏所言的"两岸绸丝牙行千百余家"集中在市河中段两岸，尤以善嘉桥地段最为密集，此处街面因为绸庄密集，故当地习称为庄面。20世纪70年代填没市河，以后造马路建设东方广场时曾出土朝鲜、安南（越南）及日本古钱币，可见"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京省外国，悉来市易"之说不谬。

清乾隆壬申年（1752）旧历三月十三日，庄面失火，毁民庐五百余家，绸市精华毁于一旦。稍后，盛泽绸业集资在"西旸圩之极南地择地面空阔处构百余间，谓之'新庄'"。原处则称为老庄，后来丝绸交易逐渐移往新庄，老庄面之名被人遗忘。新庄由市廛两埭构成，中为夹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绸业公所再出资在南增建市房一埭，加筑围墙连成一体。庄面为一封闭形建筑群，颇似科举时代之考场。庄内市房分别租与绸行及领户（丝绸买卖中介人）使用。

庄面每天早晨八时左右启门开市，四乡机户及载船人蜂拥而入，绸行领户 各自挂牌收绸称为出庄 ，下午绸市结束，各自散去称为收庄。

旧俗盛泽地区农村机户及练染轴坊业在春节前后"歇年"，为时月余，庄面在正月照例停闭。二月按销售情况择吉开市，称之为"开庄"，大致在二月初至月中，如1877年旧历二月初一开市，而1932年因各帮销路清淡，延至二月二十七日开市。开庄之后，终年不辄，直至年关，约在腊月二十左右停闭称为关庄。

清末，盛泽绸市兴旺，庄面弹丸之地 ，拥挤不堪，徽宁会馆乃集资在庄面东南再建徽州庄一座，亦租赁与绸行、领户使用。此外，庄面外围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及庄横头地段乃是庄面的延伸，领户、丝行、箔店、梭子店、机料店等鳞次栉比。

1953年初，丝绸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由国营中国蚕丝公司收购，私商不得经营，丝绸行庄关闭，绸商转业，庄面就此消失其市场交易功能，其市房被移作他用。

20世纪70年代末，盛泽及周边地区乡镇丝织企业蓬勃发展，绝大部分织造低档合成纤维薄型绸，其当红产品是头巾纱，一是工艺简单，二是成本低，三是适应北方沙尘地带妇女包头之用，以故甚是好销。然而除盛泽而外的江浙小乡镇大多未通公路，交通有所不便 ，再加上知名度不高，有产无市。

有鉴于盛泽绸市的传统影响，乃纷纷设点，运往盛泽求现，一时旅馆人满为患，货积为山。1980年代前期，盛泽工商部门乃在北大街（今舜湖中路）西段设水泥台板摊位加以疏导，成为临时丝绸交易市场，然容量甚少，终非良策。

1986年，吴江县政府经过调研后，决策在西白漾围垦地上开建东方丝绸市场。于10月11日开场，初时仅建百间左右单层简易房，租赁予乡镇丝织厂家。另外还有露天水泥平台亦可进行交易。不出数年成为江浙沪乡镇丝织企业产品的集散地，其吸纳范围大致有1500平方公里，较之当年的庄面有所扩展，至1999年共成交11.2亿米丝织品，营业额达123.6亿元，是时已居全国纺织品市场之前列。

几经扩建，至2012年，东方丝绸市场面积已接近4平方公里，共有11个投资主体，入驻商铺6500余家，分设白坯、色坯和精品等商区，当年营业额945.18亿元。

东方丝绸市场乃是庄面的延伸和再现。

丝绸与人口集中、城镇化

志载，盛泽明初以村名，其时村市寥落，“屠日不能毕一豕。”也即宰一头猪当天消费不完，乃穷乡僻壤。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始渐事机丝”，也即形成家庭织造手工业，以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嘉靖年间（1522—1566）盛泽成市，也即丝绸集散中心初步形成。

按明清建制，县治以下为镇、市、村。嘉靖年间吴江仅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四个镇，盛泽的行政层次尚低于镇一级。万历（1573—1620）以后渐趋繁荣，徐崧《盛泽》诗云：“神宗以后始繁奢，狭巷穠穠闹日斜。”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都集中到此，盛泽遂成为江南重镇。顺治四年（1647），盛泽升格为镇。康熙年间，则“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康熙《吴江县志》）。康熙三十九年（1700），盛泽新建永安桥（俗称西庙桥），桥碑上亦有“四方商贾，辐辏云集”，“日中交易，肩相摩、踵相接”的记载。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挚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乾隆《吴江县志》）也即盛泽绸市之繁盛可与当时苏州阊门商业区相比。绸业之兴旺，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吴江县衙门为加强管理，在乾隆五年（1740）移驻县丞，“以资弹压。”

县丞为知县之副手，正八品，用时兴的话，也就是说盛泽在乾隆年间的行政地位已是副县级了 。县丞署建在镇东升明桥之北堍。

在吴江县内各市镇中，盛泽建镇远迟于其他各镇，但晚起的盛泽镇其经济实力不仅凌驾于其他各镇之上，人口之众亦超过其他各镇。清乾隆九年（1744），盛泽镇区有 4436 户，人口 16682 人。明清之际，江南市镇中一般人口仅数千人，罕见逾万者。光绪年间杜俞所撰的《吴船日记》中记述盛泽已达 2 万余户。宣统二年（1910），盛泽地区实有 13685 户，80879 人。

晚清时盛泽的界域大致为吴江县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都地，即东为今旸桥港村至黄家溪村间的江南运河西岸，与浙江隔河相望；南为麻溪以南的吉桥村以西至大谢村地带；西为大谢村迤北至溪东村的烂溪东岸；北为上升村，成楔形与平望镇为邻。

盛泽镇之所以在吴江诸镇中后来居上，成为“邑中诸镇第一”，是丝绸业兴起和移民集中双重作用的结果。正如上海是为移民城市一样，盛泽乃是个移民市镇。

根据志籍和谍谱记载，早期移民始于宋代，盛于明代，主要有四个迁徙源。

一、苏州人　乾隆《吴江县志》中记述盛泽丝绸业发端时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1425—1435）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明初，盛泽丝织业处于萌芽状态，织造技术甚是生疏，而苏州（古称吴郡）自唐宋以来丝织业素称发达，工艺技术熟练，精品迭出，于是盛泽的机户乃有“雇”郡人之举，此处之“雇”并非作为劳动力雇，而是“请”，请苏州高手来传授技术，以致后来“成（化）弘（治）（1465—1505）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后段引文中的“土人”显然指盛泽本地人，经过郡人之指点，大致经过数十年也能“精其业”。吴郡人见到盛泽桑麻蔽野，机声不绝，就有相当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盛泽又处于“湖秀三郡之交”（《折卢庵记》），也即是苏州、湖州、秀州（嘉兴）三府之交，湖州、嘉兴两地的丝织业亦早兴于盛泽，因而湖秀二郡人士移居于盛泽亦有可能。

二、绍兴人　绍兴移民之最早记载见于弘治《吴江志》：“每岁秋获之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富家借以空房一间，每五日抽分其一日之卵以灰盐腌之，可以致远，其鸭粪于田中，田又肥沃。”

明初，绍兴移民始而到盛泽附近放养鸭群，恰好农村丝织业发展，乡民由“男耕女织”演化为“妻络夫织”，形成专业机户，无心于耕耘，绍兴移民或代耕或租赁，甚而买田成为“点王”（王字上面加一点，即“主”字，绍兴方言中的地主）。清末，绍兴移民林三九、高念三等置田产达千亩以上。

另一支绍兴移民直接进入市镇，大多从业于“五色三坊”等丝绸后整理行业，其后直至民国年间绍兴籍人士一直垄断了该行业。久而久之，盛

泽本地人从织从商，而绍兴人操持“五色三坊”，这三坊是染坊、踹坊和练坊，染坊可染五色彩绸，故称之。这种行业分工对当时盛泽地区的社会进步和丝绸行业发展是个促进。

盛泽本地人虽善织精商，却喜逸怕劳，绸市结束后，往往泡茶馆，蹲书场，聆市面，讲交易。对五色三坊那类繁重劳动向来不敢问津。再说三坊的行规中也只招绍兴籍子弟为徒，排斥本地人。于是形成独特的社会分工。

三、安徽人　安徽人善贾，徽商是中国古代极具影响力的一支商人队伍，道光《黄溪志》里有明万历年间徽商前来贩缯的记载。盛泽世泽堂郑氏在晚清开设郑茂林绸行，郑氏家族之先祖亦在明万历年间由安徽歙县迁盛泽定居业绸。清末民初，号称拥资五十万的李晋记绸庄的业主李朴山，原在安徽休宁以塾师为业，后由徽商前辈介绍到盛泽从商发迹后举家迁来。

正如《徽宁会馆碑记》（道光十二年）所撰:“皖省徽州、宁国两郡之人，服贾以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尤汇集处也。”徽商在盛泽多营绸业，也涉足茶叶、酒酱、典当、文具（徽墨、宣纸）等业。

四、湖州人　盛泽张益源绸行、汪永亨绸行的先祖均于晚明自湖州双林辗转迁至盛泽开业，清咸同后尤多。

从明初到晚清的第一次人口集中是个渐变过程。而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发生的第二次人口集中却是个突变的过程。

1860 年前后苏南浙北地区，太平军与清军数度交锋，几进几退，各地市镇相继受到战火的严重破坏，盛泽则处于江南运河内侧，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即使小有接触，损失亦“不过十之三”。再说盛泽在太平军乡官控制下，偏安一方，绸市未曾停顿。于是苏浙各地人士纷纷到盛泽避难，民国《双林镇志》记述：“咸丰十年（1860）双林之有资者，避于盛泽。”双林昔为丝市，有资者多为丝商 ，定居再业后成为盛泽丝行业中的双林帮，自成一体。光绪《吴江县续志》记载同年“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湖州绸商携资加盟于盛泽绸市。同治《盛湖志》陶葆廉序说：“庚申（1860）之难，（王江）泾成焦土，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

稍后，在光绪五年（1879）嘉兴地区官方对织机课以重税，机户不胜负担，为了逃税，有一千余台织机连同人员迁至盛泽，此外苏浙边境其他地区的农村机户和商人入迁者亦为数不少。

二十年左右，盛泽镇人口大增，而浙北人成为仅次于以绍兴人为代表

的浙南人的第二大移民源。

促成第二次人口集中是周边地区的战乱。

逐水而居是江南市镇布局的通例，古代盛泽市集的格局是沿市河两侧成带状延伸，东西长而南北窄，与黎里，震泽等镇相似。从街坊的形成和市河上诸桥的建桥年份推知盛泽由东向西发展延伸，其繁华地段在南胜坊和北胜坊（今大街东段两侧）。晚清的人口集中使市镇有所扩大，但仍离不开逐水而居的限制，只是北向环桥河—斜桥河延伸；东北向东港河延伸，东南向南新桥河延伸，使该几处河畔的居房密集起来。镇区由单一的带状扩充为两条近似T形相交的地带，镇区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

其时已初见地域功能分布特征，如东港一带多为农村及浙江迁来之机户，可闻机杼之声，可见转轴运经，至今东港河东岸仍有运经弄的地名；南新桥两岸分布练坊、染坊和轴坊，至今尚存染坊弄的地名。

民国初年，日本制的半机械提花织机传入盛泽，可织造花样复杂的真丝、人造丝和交织物，使产品上了一个档次。于是风靡一时，乡民机户不惜重金购置，并在镇上开办了数家丝织工场。但盛泽本地机户惯于使用传统简陋的手工木织机，不谙新织机和新工艺，正如李伯华在《最近盛泽区市民生活之状况》（《新盛泽周年纪念册》1925年）所言“本地织工从未习过”，于是“乃往杭湖各处招集织工来盛。以后各处来的织工，日渐加多，迄今约近千人”。

20世纪20年代末，电机织造崭露头角，至抗战前夕，盛泽全镇拥有电力织机1千余台，绸厂数十家，形成一支丝织产业工人大军，产业工人来自镇郊农村，也来自邻近浙江农村。

至1936年，盛泽全镇人口增至25796人，其中浙南人5000余，浙北杭嘉湖各属人2000余，合计浙江人占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从业于理发洗澡的丹阳人，做小买卖的苏北人，第三次人口集中是生产变革所致。

丝绸厂家成片向华阳街及红萼浜以南的稻田扩展，如新生、民生、海华等绸厂就在此区建厂，战前还计划建造百台织机规模的百乐绸厂（已择地打桩）；西区柳家弄以西姚家坝以北的一片坟地也被用来建造厂房，如仁基、同益等多家绸厂，该工厂集中的新区被命名为西新街；北隅王家庄的一片坟地亦用于设厂。南、西、北三面扩展的结果，使市镇面积扩大到1.4—1.5平方公里，就市镇面积与人口而言，盛泽当居县内各镇之首。

⊙ 20 世纪 80 年代盛泽镇鸟瞰

解放以后，盛泽人口有减无增，其中以 1974 年最低，仅 21001 人，也是近代以来最低的人口记录。1980 年代丝绸行业大发展，就业增加，人口回升，1985 年达到 27404 人，由于市镇劳动力吸收殆尽乃招进本县农民工 5000 余人，后来又自苏北、安徽、河南招工，再扩大到江西、湖南、云南、四川和贵州等省。

与此同时外来商帮纷至沓来，或设立丝绸商行，或开办丝绸厂家，乃历史上各路商帮汇聚的再现。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现的人口集中，为时最短，为势最猛。

综观古、近、现代的几次人口集中都源于丝绸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繁荣，两者是鸡与蛋的关系，互相影响。经济环境、行业发展为人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人们的经济活动则必然导致丝绸各业和市镇的繁荣。

随着人口的增加，镇区向四周扩展，面积也在增加。1992 年达到 7.8 平方公里，1995 年超过 12 平方公里，为清末民国初年的 10 倍余，1999 年已达 16 平方公里。盛泽已具城市的雏形。

近代，城乡差别比较明显，但盛泽却已有“小苏州”、“小上海”之称。

2000年坛丘镇，2003年南麻镇先后并入盛泽镇，全镇面积扩至149.5平方公里，至2012年末，户籍人口增至13.2万人，外来人口超过30万，达到中等城市规模。

历史上，盛泽既是丝绸重镇，又是金融重镇，全县产业之半在盛泽；全县赋税之半仰给予盛泽，成为吴江之首镇。其间仅1949年5月至年末为盛泽区公所所属镇。1950年1月即升格为吴江县唯一的直属镇，镇与区平级。1992年吴江撤县建市时，盛泽被划为吴江市区。

2010年4月1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6个单位颁发《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的精神，赋予盛泽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创新机构管理编制。自清乾隆五年以来270年盛泽再度享有副县级权限，乃历史之再现。

丝绸人文篇

⊙ 家庭纺织

吴江蚕区，蚕家女自幼随母缫丝，古诗中有云："母缫丝，女炊汤。"及长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近代在没有仪器测定下蚕家女凭经验按不同茧质和茧粒组合就能缫出肥丝、中丝和细丝三档规格的生丝，而且使丝之色泽一致。

蚕桑丝绸业者的人文特质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震泽人、盛泽人在数百年丝绸环境熏陶下形成几种特有的人文特质。

一、逐利性　《震泽县志》云："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以致不遗余力，不辞辛劳瘁苦从业于栽桑、养蚕、缫丝、剥绵和织造绵绸，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明）周灿在其五律《盛泽》诗中有"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之绝句，对盛泽人的逐利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无独有偶，仲周霈在乾隆《盛湖志》序中补言："……人情趋利如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率以为常。"也就是说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全是为了挣钱。从专业特色来看，震泽丝市和盛泽绸市荣枯与市镇兴衰，市民生活息息相通，休戚与共。

以现今的目光来看，逐利即是商品经济意识强，并非坏事，趋利从商在震泽、盛泽带有普遍性，即使是官宦缙绅和儒士之家也大多兼商。近代，男童在读了几年私塾或初等小学（四年）后，略通文墨，家长们就急于送出去从商，或当学徒（学生意），或充当练习生，《盛湖竹枝词》云："生男但祝善经商，识字无多亦不妨。"入木三分。趋利导致震泽人、盛泽人善于经商，精于经商，旧时有人戏说盛泽人门槛精，算盘精，此话不谬。古近代，震泽和盛泽各造就一支数以千人计的商人和工商业者的庞大队伍，他们主宰着全镇的经济活动，一切商业和生产活动的原动力乃是逐利。

二、兼容性　震泽和盛泽是一个来自五方杂处的移民市镇，必然融合着多元文化，南方的、北方的、江苏的、浙江的、安徽的在震泽、盛泽交汇。

震泽的语系称为西横头语，极似湖州南浔等地语汇；而盛泽的方言和词汇在县内自成一体，其中颇多词汇和发音与绍兴、嘉兴、海宁等地相似。

震泽、盛泽两地丝绸行业的业务技术和交易方式方法也有借鉴其他地方，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是使震泽人和盛泽人具有活力的一大特质。

三、开放性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震泽、盛泽商人一改坐地待销局面，东去沪上开行设庄，拓展业务，在十里洋场中耳濡目染，打开眼界，对海派和外来文化的感受颇为敏锐，其开放意识远较其他各镇为强。

在钱庄取代票号时，盛泽于1860年就开办了县内第一家钱庄公估钱庄。1919年，私营商业银行江丰农工银行，在震泽镇开设。1922年，中国银行嘉兴支行应镇人之请在盛泽设立办事处，为县内首家官办银行。盛时，全镇有近二十家银行钱庄同时开业，成为吴江金融中心。此外，震泽还有3家钱庄。盛泽和震泽的金融业主多数是丝绸业界的跨界人物，两业兼营，资金融通。对蚕户以生丝和丝经为抵押发放蚕本贷款；对机户以生丝、人造丝或绸匹为抵押发放绸本贷款。

为便于开拓丝绸业务，盛泽、震泽两地的公用设施开发早于县内其他地方。其他如邮政、照明用电、电报、电话的开办早于县内其他市镇。

近代盛泽较早办报，报刊杂志多至二十余种，而且多为铅印，为全县之冠。其中《盛泾报》由盛泽绸业公所和上海盛泾公所合办，对盛泽上海两地的绸市动态和商情报道甚是详备。20世纪20年代，震泽还办了《新震泽》等两份报刊。甚至严墓、南麻也办了铅印报刊，报道茧丝商情。

精湛的职业技巧

数百年来，盛泽地区织绸手艺世代相传，精益求精，形成了独特的职业特点，一是普遍性。近代，幼自少年，高及耄耋皆能事经纬。地方志书、诗词中曾有“令童稚挽花”、“姊自治丝妹挽花”之句，可见其普及程度。民国年间，镇上居民十之八九备有调丝凳，篾子常转，辘辘之声不绝。1935年出版的《吴江县政》上载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户寻常人家的天井角落摆了调丝凳，一名剃平头穿长袍的稚气未脱的男童正在拽绳调丝，而他那双足尚不及地，悬在空中，看来不足10岁。

另一职业特点是技巧精湛。长期家庭手工织造的磨练，盛泽丝织工人不仅花素皆精，而且熟谙前后各道工序，清末民初，盛泽手工绸样在国内外历届博（展）览会上屡屡得奖，实为技术精良所致，沈鹏在《我的回忆》中说：“手工艺术技巧之独特，为各地所不能仿造，俗称‘劣丝织好绸’。”1929年盛泽丝绸产品送展于西湖博览会，获奖之多，冠于他地，备受赞赏，该会总报告书第五章评述：“盛泽自丫角稚鬟，以至白头老妇，无不手纺织之具，日以治丝为事，故其鉴别原料，手术精熟之功，无与伦比，而织成之绸，更觉光致匀净，大有美人细意、熨帖轻暖适宜之概。”

以真丝打结类比，二十多年来在全国同行业操作比赛中盛泽选手一向名列前茅，而新联丝织厂女工鲁桦则二破全国纪录。

真丝滑而细，打结难度甚于棉麻和化学纤维，盛泽人之所以娴熟实在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费孝通教授在其《小城镇大问题》中解释为：“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也有人戏说是长期机杼之声的“胎教”所致。

盛泽人还善于精打细算。1880年江海关官员E·罗契到江南各丝绸产地调查，比较了丝织工艺过程中的原料损耗，苏州为35%，而盛泽仅15%。

五六百年前盛泽“雇郡人织挽”，近代丝绸工业初建时请湖州、杭州师

傅来指教，这些外援可以称之为“技术输入”。

新中国成立以后，盛泽丝织行业转而“技术输出”，近则为南京、无锡、吴县、丹阳、常州、嘉兴、海宁、苏北，远则为安徽、河南、江西、甘肃、云南、福建、辽宁、山西等省培训数以千计的技工，还在这些地方新厂开办之初派员技术支援。

20世纪50年代，曾有几批丝织行业熟练工和管理人员被招往苏州、上海的丝绸厂家就业。

吴江蚕区，蚕家女自幼随母缫丝，古诗中有云：“母缫丝，女炊汤。”及长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近代在没有仪器测定下蚕家女凭经验按不同茧质和茧粒组合就能缫出肥丝、中丝和细丝三档规格的生丝，而且使丝之色泽一致。

近代，丝经行业加工者亦仅震泽一地及其附近而已，即使丝经业兴旺的南浔也未曾掌握丝经技艺，当地丝经行发往震泽一带摇丝户加工。

丝绸教育与科技

清末，盛泽虽跻身于四大绸市之列，然在丝绸品种和质量上犹不及苏州、杭州、湖州之丰之精，培养高技能的织工已成当务之急。

宣统三年（1911），盛泽绸业同业公议，呈文要求开办丝织女学，经县署转报江苏省巡抚衙门，后未见下文。

事过二十余年，创办丝织职业教育又重新列入议事日程。

20 世纪 30 年代，盛泽丝织业在技术上有了重大进步，电力传动的铁木织机大面积代替了手工织造的木机，织造工艺更新换代，生产效率及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也相应要求织工有较高的技术素质。其时，盛泽的织工多半系迁入市镇的农村机户，文化及技术素养均较差，因循守旧，局限于小手工业者的手艺，与新形势远远不相适应。苏州《明报》（民国二十四年6月 27 日六版）评述："电机需用电力，织法与木机迥异，盛泽工人因非素习，无法动工，不得不改用沪杭等处绸厂工人，以承其主……来自客乡者洞悉本地缺乏人才，往往奇货可居，工价既须提高，工作又复弛缓……最近，盛泽工人已知技能之落后，急欲力图自拔而苦无学习之地。"对此，该报惊呼："今日盛绸临绝大之危机，使不预筹挽救之方法，必致已成之工业将悉数衰落，而不可收拾，为本县计，为国家计，似毋庸忽视也！"

1935 年初，盛泽商会及绸业、电机业各界人士动议兴办丝绸职业教育。是年 5 月 5 日，县教育局长偕同县督学到盛泽召集地方士绅与绸业领袖商讨建校事宜，得到盛泽各界的一致赞同，随即拟就计划大纲呈报省教育厅，后经批复核准。

当年秋，吴江县第一所丝织职业学校——县立初级丝织职业学校正式成立，校董丁趾祥让出秀才浜一幢私宅为校舍。校长及教师大多外聘，具专科以上学历。

职业学校学制三年，全县统考，招收小学毕业生。课程设置分专业技

术课及基础课两大类。前者有“织物组织”和“染色大意”等，均自编讲义。后者有语文、数学、化学、英文、美术、体育等。

技术教育着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织物组织”课分析平纹、斜纹、缎纹的组织结构，并教学生画意匠图。学校设有实习工场，备有2台纹板机，4台铁木电动织机及提花装置，让学生上机操作，教师还带领学生到织厂进行实习。“染色大意”课的实习在实验室进行，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炭火炉、面盆、搅棒、烧杯和量杯等器具。实验室还备有天平及各色染料。染色实习时，教师把绸样发给学生，让学生按顺序操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盛泽沦陷，该校中途夭折。

解放以后，吴江丝绸行业长期缺乏专业技术人才，致工艺水平难以提高，创新不足。直至1960年代中期始有十余名丝绸专业中专生分配到盛泽镇丝织行业当技术员，1970年代后期再有数名丝绸专业大学生分配到盛泽。其间，新生丝织厂和新联丝织厂曾自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经过年余脱产学习培养出二十余名初级技术人才。

1981年10月，吴江县政府指定县经济委员会、纺织工业局和文教局共同兴办吴江县丝绸技术培训学校，招收对象为丝织厂有2年以上工龄，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职工，培养目标为初级丝织专业人才，学制3年，设丝织工艺、丝织机械及产品设计3个专业。

1984年1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升格，定名为吴江丝绸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翌年参加全省招生。

吴江丝绸职工中专一校两制，同时开设丝绸职业班（挂吴江丝绸职业中学牌子），招收本镇应届初中毕业生，学制二年，培养目标为丝织厂操作技工，毕业后分配至各大丝织厂，6个月见习合格后定为二级工，一年后经考核合格后晋升为三级工。

与此同时各大丝织厂亦自办丝绸职业学校，学制及课程设置与吴江丝绸职业中学相似，招生与招工合一。

20世纪80、90年代的一轮丝绸教育办学热为丝绸业的大发展输送了人才。

吴江丝绸职工中专几经改组，重新命名为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两度搬迁后，新址在盛泽镇市场西路，占地170亩，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

学校为国家级重点职业中学、江苏省四星级职业学校、江苏省高水平

示范 职业学校。

学校有全日制学历教学班 70 个，在校学生 3500 多人，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8% 以上。

除了吴江自行培养外还从外地广为引进，充实加强了丝绸纺织行业的技术人才库，形成初、中、高技术人才层次。各大企业除建有技术职能部门外，还有设计室、中心试验室、研究所和研发中心等科技机构，少数企业还聘用外国专家。盛泽镇还建有 2 个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尖端产品研发，如恒力集团纺出世界最细的合成纤维长丝。

在充实科技人才的同时，大力提升行业科技装备水平，如 1986 年新华丝织厂耗资 100 余万港币率先引进电脑纹版装置，用于高档丝绸的花样设计和纹版制作，提高了设计速度，增强了效果显示，还革除了袭用数十年的冲制纹版纸的手工工序。几年后电脑指令直接装在织机上，又进一步提高了工效。如后来的宋锦花样设计全部采用电脑顺序，使设计与生产一体化。计算机网络用于丝绸纺织企业管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现代丝绸人物

吴江不仅以丝绸物产丰富著称，也是人才荟萃之地，不少学者专家、厂主商贾、模范先进、能工巧匠对吴江及祖国桑蚕丝绸事业作出贡献。

杨文震

杨文震（1868—1935），号晓帆，出身于震泽，年未弱冠即在其父杨月如开设的杨同昌丝行习业，文震聪颖敏慧，不久便熟悉土丝业务的进销管理技能和生产知识。

清同治光绪年间，震泽丝经业方兴未艾，丝经出口已超过土丝，杨文震高瞻远瞩，于光绪十九年创设隆昌震丝经行，自任经理，专营丝经。初创时，规模不大，资金单薄，除自设门庄收购震泽北郊土丝外还采购邻近江浙交界处之零星土丝发放给农村车户，摇制出辑里大经运沪输出，仍沿用杨同昌丝行的“纺织娘”牌商标。据《工商半月刊》（民国十二年12月1日）报道，该牌丝经“风行于法国瑞士一带，几每月均有来电，平均十五担一月，年销二百包”。初试得手后，又改纺辑里干经，遂创“金字塔”、“金孔雀”及“银孔雀”等品牌。其中“金字塔牌”特优干经送展于1921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万国丝绸博览会上受到好评，原物现被吴江丝绸历史陈列馆收藏。1929年，“金孔雀”商标的辑里干

⊙ 杨文震像

经两件送展于西湖博览会上获优等奖。

嗣后，隆昌震的业务范围扩及除苏经以外的所有品种。如采用安徽黄土丝摇成黄丝经；出产广经（俗称二八经，即二千八百转一绞）专销广东，用以织造香云纱；1930年代又兼做“线经”，用三或四根土丝摇成，专销杭州、湖州、盛泽等地，为丝线原料，并派员常驻杭州专事推销。

隆昌震丝经行以品种齐全，质量上乘为特色，成为震泽镇上最有代表性的丝经行之一，全盛时期有资金二十万两，职工二十余人，丝经年销量达四五百担，最高近千担。

清末，震泽镇丝业公会由施省之任会长，杨文震副之。民国元年施卸任，杨文震继任会长，直至病逝。前后长达23年。民国三年（1914）杨文震任吴江县行政公署震泽市办事处助理员。民国四年任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位于上海山西路）董事。杨为人宽厚，办事公正，态度诚挚，平易近人，乐为同行调停纠纷、排忧解难，在丝业萧条时期能团结鼓励同仁，颇受业中人士推崇。杨先生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如支持创办丝业公学，与南浔合办电灯公司等。

1923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丝学校到震泽等地巡回宣传科学养蚕和改良制丝，杨文震前往参观听讲，深悟复兴丝业之道，支持该校在慈云寺内开办土丝改良传习所，并筹措经费。

1929年，吴江第一家机械缫丝厂震丰缫丝厂创办时，杨文震投资5000元，又在丝业界中再集得5000元。

杨文震之嫡孙杨嘉墀为“两弹一星”专家。

汪鞠如

汪鞠如（1871—1949），出身于绸商家庭，原籍安徽黟县黄陂，清初迁湖州双林镇，入籍浙江归安县，其祖父汪维斋再度迁至嘉兴县王江泾镇。清咸丰年间，王江泾毁于战火，遂举家迁往盛泽，继续开设绸行，定名汪永亨绸行。

汪氏家族子孙繁衍，绸行经营得法，使汪永亨绸行不断裂变，分设了

汪永亨昌记、隆记、信记、成记、正记、敬记及昌和记等多家绸行，在不同的交易领域内经营，其中以汪永亨昌记绸行最为得法，成为全盛泽资力最雄厚、业务范围最广的绸行。

⊙ 汪鞠如像

民国初年，汪永亨昌记绸行少东汪鞠如乃"脚块子里出身"，自幼在本行内习学看庄（验货喊价），汪鞠如验绸一丝不苟。由其精心挑选的绸样送展意大利都灵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北京国货展览会，频频得奖。为盛泽绸品在国内外赢得声誉。汪永亨昌记绸行是盛泽诸多绸行中在国内展览会上获奖最多的一家。汪鞠如还广泛搜集各地绸样，陈列于绸业公所内。让绸业界同仁切磋观摩。

汪鞠如全面接手汪永亨昌记绸行后。有所建树，有所开拓。业务日见兴旺。年盈利常达数万之多，盛时该行资金达60万两之巨，民国五年（1916）汪鞠如从汪永亨昌记绸行抽调资金。派三弟恂如去沪，参与创办物华绸厂。物华绸厂是我国第一家丝织厂，总投资100万元，汪氏出资三分之一。

汪氏还积极开辟国外市场。清末民初曾将盛纺、花纺等委托巴黎华商通运公司在法国经理代销业务。后又派行员唐嘉臣去新加坡开展南洋业务。

汪鞠如为汪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其主持汪永亨昌记绸行时。正是汪氏家族的鼎盛时期。江浙战争（1924）后，各支另立门户，资金分散。19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市场萧条，盛泽绸行初呈不景气现象。汪氏家族走下坡路，绸行资金大半买了房产，小量投资金融业和丝织产业。先后在上海及盛泽开设辛益绸厂（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而绸行业务在抗战期间囿于上海，由汪鞠如子汪钦成主其事，收购单帮另星贩运到申的绸货，转卖于广东客商，勉强维持到1949年。

汪鞠如热心公益事业。在担任盛泽培元（绸行）公所董事期间，于民国元年创办私立绸业小学。以利绸商子弟就读。还曾投资复新电灯公司、盛泽电话公司等公用事业。

1924年汪鞠如被公选为盛泽镇商会会长。

李璞山

李璞山（生卒年月不详），安徽黟县人，初通文墨，年轻时在安徽休宁以塾师为业，后由徽商前辈介绍到盛泽就业，初时为绸行伙计，后开设李晋记绸行，经营得法，造巨宅于北分金弄，行宅一体。盛时全行职工有三桌人（二十余人）之多，拥有资金150万两，其丝绸交易南至闽广，北出关外。清末，盛泽钱少安开设的正大钱庄因挤兑风潮陷入困境。钱李两家比邻而居，乃求救于李，李慨然允诺将正大钱庄所开的票据在李晋记绸行如数兑付，从而挽救了该钱庄。不久，李氏再投资5万两于该庄，并改组更名为晋大钱庄，成为该庄最大股东。金融和绸业相结合，使李晋记绸行在绸市角逐中取得优势。清末，白龙桥重建时，李璞山出巨资捐助。1916年，李璞山亡故，其子嗣经营不善，遂呈衰象，1937年停业。

郑辟疆

郑辟疆（1880—1969），字紫卿，盛泽镇人，祖父为富商，开设益昌绸行。父儒医，不善理财，致家道中落。

郑辟疆为清末秀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乡试，为节省盘缠，借用亲戚籍贯（浙江嘉善）赴杭州应考，不第，后考入我国第一所蚕桑专业学校——杭州蚕学馆。光绪二十八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馆第三届，留校任教。翌年，东渡扶桑考察留学，就读于长崎农林高等专门学校蚕学科。

学成回国，执教于山东青州蚕桑学堂，期间编出我国第一套蚕丝教科书，如《桑树栽培》、《蚕体解剖》、《蚕体生理》、《蚕体病理》、《养蚕法》、《蚕种制造》、《制丝》、《蚕丝概论》等，为蚕丝教育奠定了基础。

1918年初，应史量才之请南下就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时女蚕校内封建保守，空气沉闷，郑一上任就锐意改革，主张男女平等，提倡

⊙ 郑辟疆像

实业教育。在原来黄炎培和史量才撰写的校歌基础上，郑作了修改，加进了“实业教育此提倡，意法日本，继起竞争”之句，以激励师生振兴中华蚕丝事业。“五四运动”期间，郑奋起响应，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向广大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和掠夺。为了抵制日货，在郑校长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女蚕校同学毅然掏掉日制发夹，戴上自制竹簪。

清末，日本生丝出口已超过中国，华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盘日趋缩小，丝业危机已有征兆，究其原因为沿用土蚕种，加以饲养方法不科学，以致种性退化，茧质下降，1920 年代初，蚕病蔓延，日益严重，几至不能制种。

郑深悟教育必须与生产相结合，遂改学院式教育为实践教育。种为蚕本，郑校长在学校里增设原种部及试验部。1922 年郑私人出资，在家宅“潜庐”内试养改良蚕种，取得成功后开办蚕种试验场——壬戌馆，由郑氏家族经营，先后由其妹、弟、侄主持，该馆为苏南最有代表性的蚕种场之一，全盛时期有职工 200 余人，所产蚕种品质优良，产量高出土种数倍，畅销江浙一带，郑还倡导女蚕校毕业生在各地兴办蚕种场，1923 年，校内又成立推广部，步出校门，走向社会。入冬，由郑校长亲自率领，组织首次下乡宣传。雇船二艘，带了桑、丝、种、具（蚕具）和改良木制缫丝车等实物、图表、模型，到吴江震泽、严墓两区的乡村巡回宣传展览。后数年又与吴江各地市政当局合办养蚕指导所和蚕丝改进社，由推广部师生长驻蚕区农村进行指导，采用改良蚕种，在饲蚕过程中进行蚕室蚕具消毒，并采取共同催青、稚蚕共育等措施，一改吴江蚕区的落后状态。

1926 年，郑氏在校内建人造冰库，与日本专家合作培育出秋蚕种，在太湖沿岸大面积推广，普遍丰收。

以后又育成夏蚕种、早秋蚕种，从而一年可养四期蚕，使夏秋盛期之桑叶得以充分利用。

1930 年代前后，郑先生着意改进烘茧、煮茧、缫丝及生丝检验设备。

1934 年郑辟疆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进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蚕业改

进管理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江苏省立无锡蚕丝试验场第一任场长。

抗日战争期间，郑先生创办之各项事业毁于一旦，蚕校迁往四川。以乐山为基地开辟新的蚕丝实验区，郑任顾问。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所辖七县均建起养蚕指导所，并创办桑苗圃及蚕种场多处，在峨眉山上还建冰库育秋种。

抗战胜利后，先生重返故里，虽四方奔走，力主复校，终因经费短绌，仅能少量招生，未曾恢复到战前规模。

1946 年郑先生任中国蚕丝公司董事，1948 年复任中国蚕丝协会委员。

郑先生德高望重，解放后，先后担任过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校长（以女蚕校算起连任此职达五十一年之久，为我国教育史上所罕见）、苏州丝绸工学院院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南行署委员、省一届人大代表、省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三届政协常委、中国蚕桑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省蚕桑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要职。1956 年郑辟疆加入九三学社。

数十年来，郑先生以事业为重，无从顾及个人婚姻大事，1950 年 3 月 12 日，郑校长与追随他二十几年的学生和助手费达生结成伉俪，时郑 70 岁，费 47 岁；一时传为佳话，黄炎培在京闻此喜讯，欣然命笔祝贺："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近金婚。"

1960 年，郑先生已耄耋之年，在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下，我国第一台 D101 定纤自动缫丝机研制成功，多年来成为我国缫丝工业中之主机，以后，自觉年事已高，专心于学术研究，校释出版了《蚕桑辑要》、《豳风广义》、《广蚕桑辑补》和《野蚕桑》等书。

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中，郑校长屡遭迫害打击，于 1969 年 11 月 27 日与世长逝，享年 89 岁。可悲的是弥留之际竟无亲属在场。

幸而在整理遗稿时，见有一笺，系郑先生临终前亲笔写下之遗书：

生存无止境，好比油灯尽。
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需惜。
遗体付火化，灰烬一扫光。
寿丧是喜事，大家都欢欣。
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

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人。

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沈　鹏

沈鹏（1883—1982），字之万（志万），盛泽人，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五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上海光复立了功。上海讨袁失败后，遭通缉，逃亡新加坡，返国后革命转入低潮，沈无意在政界中混迹，决定返里兴办实业，意在发展家乡丝绸业，沈鹏在其回忆录中说："盛泽绸产年达千万之巨，所产之品全赖手工，仍用木机织造，将来必受淘汰，余心忧切，亟思提倡改良。"民国五年（1916），沈去杭州，在军政界师友中募股，得金二万，回盛泽组织经成纺织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在镇南华阳街购地建厂，定名经成丝织厂。年底投产，拥有日本制提花织机20台，员工137人。初期产品有提花经成绉，香云纱、熟纬纱及改良罗等4种。其中经成绉系用桑蚕丝为经，人造丝为纬织成，为我国近代人造丝用于交织物的首例。

沈在主持经成丝织厂期间，每月必去沪，徜徉于商场与绸缎店铺，留意观察流行面料及仕女装束，回厂后着意改进，推陈出新，经成丝织厂的产品曾受到北京政府农商部的奖励。民国八年，经成丝织厂增机至24台。民国十三年，受江浙战事影响，经股东议决出盘，让与他人。沈鹏经营经成丝织厂为期不长，已对盛泽丝织业产生深远影响，该厂虽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在管理体制上已成为现代丝织工厂的雏形，劳动分工细致，为后期丝织工厂的兴建起了示范作用；经成丝织厂率先引进提花织机（俗称"龙头机"），代替传统的手工挽花，为

⊙ 沈鹏像

业中人士和乡民机户所瞩目，其后吴江丝绸产区掀起“龙头机”热，大面积普及推广，源出于斯。

沈鹏曾任盛泽商会会长，期间对盛泽的金融、航运、电报、电话、电力等公用事业作出贡献，以利丝绸业之发展。

抗战胜利后，沈鹏为重振盛泽绸业，在沪组织富农公司，取得金融界如交通银行及金城银行的支持。该公司曾援助战后盛泽绸业的复兴，如民国三十五年预付贷款九百余万元，支持丝绸合作社复业。

王鸣泉

王鸣泉（1896—1984），号以增，盛泽人，父王老金，原为王江泾小商贩，后在盛泽定居，改业领投，挂牌“王金记”，专为王江泾一带机户经纪卖绸。16岁时，父去世，由王鸣泉及二哥王品泉、六哥王心泉共继父业。数年后，三兄弟各自另立门户。王鸣泉另挂“兰记”招牌，继续从业领投。

1920年代初，提花交织物中山葛、华丝葛风行，木制龙头（又称提花装置）织机也随之而兴起。镇乡机户纷纷以龙头机取代之。王适时应势，在盛泽徽州庄开设机料店，经销木龙头及其配件。还建立纹制工场，雇佣浙籍纹制工四五人，成批生产纹版纸。当时，徽州庄近一半地盘被“兰记”领投及纹制工场占有。王手段灵活，销售有术，其经销的木龙头备有全套零配件，并有各种应市花本配套出售。是时，日本制木龙头价格高达百元左右，贫困机户只能望而兴叹。王乃将龙头赊给农村机户，再从机户售绸款中分期扣回。此举使农村机户纷纷向其购买，不仅使自己获得巨额利润，而且推动了盛泽丝织业的发展。

⊙ 王鸣泉像

由于经营得法，不久，“兰记”领投扩展为鸣新绸庄，收购盛泽绸产销往上海和汉口等地，又在沪租赁两家濒将关闭的绸厂，共56台织机，

分别命名为大中华丝绸织造厂及光华丝绸织造厂，还在沪建立了大中华绸厂发行所。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工商业萧条。王把沪难以维持的两个厂低价盘进，相继迁到盛泽生产。进而又在盛泽创建民生绸厂（拥有全新织机48台）。与此同时，六哥王心泉所办的民生新记绸厂（24台织机）因经营不善而亏本，于1933年转让王鸣泉。至此，拥有四家绸厂，共有织机128台，成为吴江实力最雄厚的产业资本家，抗战前，王鸣泉任盛泽电机织造同业公会主席。

1930年代初，盛泽镇由当地复新电灯公司供电，以照明为主。由于装机容量有限，远不能满足丝织生产发展的需要。王乃率绸业界同仁数人赴苏，与苏州电气公司接洽。谈判成功后，苏州市电气公司即架设16.5KV输电线路，并于1935年1月1日开始向盛泽日夜输电。能源条件具备后，盛泽镇区机户及织绸工场纷纷将手工织机改为电力织机，近代丝织工业的建立，使盛泽丝织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王是一个富有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资本家，“七·七事变”后，受战争影响，绸厂被迫停业，沦陷期间，日伪当局数度施加压力，要他恢复生产，王不予置理。抗战胜利后，王于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部分复业，并将其厂名改为新生绸厂，以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桎梏而获新生。

1955年11月，经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新生绸厂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吴江县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孙本忠

孙本忠（1897—1968），号飏绳，七都吏溇港人。1917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公费就读，师从邹秉文。1920年毕业，任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技术员。在此期间，孙本忠经常到家乡宣传推销改良蚕种，据《新盛泽》报道，孙所携蚕种之蚁蚕1钱，可采茧20斤，而取价仅每张2角。1924年由邹秉文推荐和资助，赴法国深造，先入蒙贝里农业专门学校蚕科，2年后卒业，再考入里昂大学动物学系，专攻蚕体生理。民国十七年发表《家蚕中肠细胞的生理研究》毕业论文，获博士学位。论文图文并茂，

⊙ 孙本忠像

详细阐述蚕中肠圆筒形细胞及杯状细胞的作用机理，受到国内外昆虫学界的瞩目。归国后任江苏省农矿厅蚕丝技正，兼任省办无锡蚕业试验场场长，两年之内使江苏省改良蚕种的产量跃增5倍。1930年经邹秉文推荐，任中央大学教授、蚕桑系主任，再过两年复由梁希介绍转任浙江大学教授、蚕桑系主任，1933年受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之聘，任该所技正兼蚕桑系主任，不久中农所迁入南京孝陵卫新址。孙本忠风华正茂，不遗余力，在孝陵卫开辟桑园，建造蚕室，购置实验设备进行正规化的家蚕育种研究。在此期间先后在《农报》、《中华农学会会报》、《中国蚕丝》等杂志上发表家蚕育种方面的重要论文多篇。1930年代我国丝业衰落，蚕丝业界悲观失望者大有人在，孙本忠先生曾在电台发表名为“蚕丝复兴有望”的广播演说，指出：“我国蚕丝业之衰落在于国人不知随时代之进展而予改进，以致落在日意之后。”并以乐观态度指出丝业复兴之路。他还满腔热情地把欧洲蚕种改良的先进经验介绍进来，翻译了法国科培尼首创的蛾育选择法，加以推广。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随中农所内迁，虽颠沛流离，历经磨难，但研究工作从未中辍，先后借用长沙农校、四川丝业公司北碚制种场、南充蚕业试验场、西充制种场等机构的设备，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继续研究，经过多次杂交选拔，于1940年育成高出丝率蚕种——黄皮蚕中农29号，1945年复育成第二代黄皮蚕3011号，该种先后在四川、新疆、江苏省等地推广。

1951年12月在镇江成立华东蚕业科学研究所（即今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孙全力支持，将他在中农所领导了18载之久的蚕桑系并了进去，出任研究员、养蚕系主任。其后十余年一直领导蚕种研究室工作，1950年代整理出华八，华九、华十、滁瀚、滁信等5个品种、12个品系的杂交方式，相继选育出镇1、镇2高产优质蚕种。为了使蚕种生产易于鉴定性别，特地选育了镇3、镇4成对限性品种。1955年在全国桑蚕选种与良种繁育会议上，孙本忠主持制定家蚕选种工作试行方案，经中央农业部批准后，成为我国家蚕育种的基本准则。后又详细制定蚕种保育选育鉴定方面的一系列细则。

1956年，孙先生参与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有关家蚕育种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1960年撰写《中国养蚕学》初稿第三章——“蚕的品种及其选育”，并在《蚕业科学通讯》等杂志上发表蚕种选育学术论文十余篇，至此孙先生对我国近代家蚕育种工作的规划、设计、经验，技术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被誉为我国家蚕育种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对限性斑纹蚕种的实用化研究早于日本数年。

孙本忠曾任江苏省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三届人大代表，中国蚕学会一届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老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蒙受不白之冤，其时已患食道癌，因屡遭迫害，延误治疗，于1968年8月10日逝世。孙老所存图书资料全部捐献给国家。

郎梅春

郎梅春（1897—1974），领投家庭出身。父郎琴舟为广东籍农民，清末经由上海来盛泽贩运绸货，小本经营。后入赘于盛泽陈家，妻陈氏擅织绸，定居后以领投为业，挂牌“郎琴记”。

1918年郎琴舟届天命之年，将郎琴记领户传于长子郎梅春经营，时已积累资金7000元。

郎梅春一面继续经营领投业务，一面在家排设拉梭织机从织，开始有3台，后来扩至10台，织真丝手帕，后增织中山葛、明华葛等人丝交织物。

不久，郎琴记领户扩充为郎琴记绸行，设分庄于上海、汉口，景德镇、硖石等地。输沪产品由“三大祥”（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包销，并预付货款6成，因此绸行资金较丰。

1930年，郎梅春投资2000元，排电力织机5台，郎琴记绸厂成为盛泽镇第一家电力织

⊙ 郎梅春像

绸厂。产品以电力纺（双丝）及交织绸为主，商标为“风筝牌”。数年后，陆续购置万宝龙头、西洋纡车、梭箱机构、并打设备等，前后道设备俱全，在当时同行中堪称精良。开厂后在上海设立发行所，以广开销路。

抗战前，郎还在潇湘开办过印花工场，专印真丝手帕。

郎梅春“脚块子里出生”，自幼熟谙织作，在技艺上富有进取性，备有打样机，亲自打样试织，翻改品种较快，以适应时尚，其产品样本有数百种之多。郎还精于机械技巧，能自开引擎，修理织机，进行平车等。对学徒管教甚严，徒工懒惰习艺不专者，动辄用打梭板责打，以故其培养出的人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乏为丝织行业中的生产和技术骨干。

1947 年，郎梅春首创用桑蚕丝织成绢纹呢，质感甚好，在短期内畅销，后因原料价昂，销路欠佳，郎氏改用丝光线代替蚕丝，以降低成本，而外观与前者无异，并以“醒狮”商标打开了销路。此时盛泽绸业处于不景气状态，各厂乃纷纷仿制，以维生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绢纹呢仍为盛泽织造行业的主要产品。

郎梅春在抗战前，曾任盛泽领业公所理事，领业合作组织——集成总部理事。公私合营后任新光丝织厂副厂长。

孙守廉

孙守廉（1898—1977），字伯和，吴江七都更溇港人，早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后并入东南大学，在该校农学系完成学业。

毕业后曾任安徽静仁职业学校校长。抗日战争前任吴江县蚕种场场长、农业推广所所长、蚕业指导所所长、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行长、吴江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又在南京任中国农民银行业务处处长兼贷款处处长，参与筹建中国蚕丝协会。后随银行迁川，升任襄理，转任南充蚕丝改良场场长。在日军狂轰滥炸，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生丝研究所，出任所长。抗战胜利后，参加接管伪华中蚕丝公司及其所属单位，筹建中国蚕丝公司，任该公司业务处处长，后又筹建中国蚕丝协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国蚕丝公司华东区公司计划处处长。1953 年调北京，任中国丝绸公司业务处

处长。

孙先生以发展我国蚕丝事业为己任。青年时代多次放弃出国机会，为吴江县的蚕桑丝绸事业呕心沥血，20世纪20、30年代，在推广改良蚕种、改良桑树品种、倡导科学养蚕、土丝改良等事业中作出卓越贡献；1928年、1930年，孙提倡举办了两届全县蚕丝展览会，展示并奖励桑、茧、丝改良成果。1929年，我国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开弦弓丝厂创立之际，孙任县农民银行行长，曾筹集资金给予支持。侯哲葊在《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之调查》一文中（《国际贸易导报》4卷1号），称颂他为该社之乳母及保姆。

⊙ 孙守廉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严重打击。晚年尽管受到迫害和歧视，仍以坚韧精神，四处查找资料，撰写数十万字的《中国蚕丝史》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手稿下落不明。

陆荣光

陆荣光（1899—1974），字再云，出生于吴江县盛泽区大谢乡塔头浜。192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会计系，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两年。1926年，由邵力子荐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干事，1933年12月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计长。后调任交通部会计长，陆廉洁奉公，政绩清明。民国三十三年7月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合作金库副总经理兼上海信托部经理，在他的倡议下，上海信托部在盛泽开设了分理处，办理合作社借贷、储押，存放业务。

陆荣光为吴江合作运动的先驱，青年时代，受邵力子、陈望道、薛仙舟等导师的熏陶，潜心研究合作理论，曾在复旦大学试办信用合作社，成效显著，颇受上海各界称道。为减少中间环节，增加绸农收入，发展吴江

⊙ 陆荣光像

绸业，决心在家乡创办示范性的绸业合作社，为此，他在省县政界财界人物中进行游说，取得了中国农民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及叶楚伧、赵棣华等的支持。同时，在乡亲间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晓以合作社的好处。1936年3月5日，大谢乡绸业合作社创立，成立大会在小谢村举行，陆氏在会上发表演说，力陈合作生产经营的优越性，号召乡民发展丝绸和农业生产，并慷慨陈词，向乡民介绍自己振兴家乡的宏愿——开通吴家溇至溪河的水道，把塔头浜发展成市镇，使大谢乡成为经济发达的模范乡。

原来，大谢一带机户织成绸匹，要坐船十余里至盛泽庄面交售，合作社成立后，在当地设点收购，免除长途跋涉之劳，合作社又统一了收绸标准，按质论价，使农民免受绸庄、领投的中间剥削和欺诈。对资金短缺的社员，由合作社出具担保向银行联系无息或低息贷款。合作社还开办农仓，储押米粮，兴办夜校，以提高村民文化素质，使当地农民深受其惠，在吴江合作事业进程中，大谢乡绸业合作社起了表率作用，推动了全县丝绸合作事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在他的促成下，大谢乡合作社迅即复业，并被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择定为合作实验区，陆任实验区主任，周心梅任副主任，韩师琦为合作指导员。1946年2月，在集福庵庙场召开的大谢乡合作社复业大会上，陆一时触景生情，悲喜交集，声泪俱下，再次号召村民重整旧业，振兴农村经济，闻者无不为之感动。在大谢合作社的影响下，吴江各地合作社纷纷复业，一些地方还新成立了合作社。1947年11月25日，吴江成立了织绸运销合作社联合社，共有成员社10个，使全县社员机户普遍得益。

费达生

费达生（1903—2005），女，同里人。1920年3月，毕业于江苏省立女

子蚕业学校。同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蚕丝专门学校制丝科，1923年学成回国，在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任养蚕指导员。1923年冬，随校长郑辟疆到吴江震泽、严墓2个区6个乡巡回宣传育蚕新技。翌年受学校派遣偕同3位师生进驻开弦弓村，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1925年，升任推广部主任，受震泽镇丝业公会之托在慈云塔寺院内开办土丝改良传习所，运用女蚕校的改良木制缫丝车缫制土丝，使丝的生产质量有所提高。1925年，与李权（费达生继母）等五人，各入股500元，在吴江合办友声蚕种场。翌年，投资500元，支持女蚕校教师邵申培在吴江开办大有蚕种场。1929年，襄助开弦弓村创办“吴江县震泽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协助该社筹划建造了拥有缫丝车32台，复摇车16台，员工67人，日产厂丝20市斤的小型机械缫丝厂。这是我国农民兴办的第一个近代机械缫丝厂，也是我国合作事业的先声。她认为办厂于农村，有就地利用原料、投资省、见效快、成本低等优点。1934年5月7日，她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复兴丝业的先声》专文，以精辟的见解批驳丝业走到绝路的不负责任的论调，坚持复兴丝业在于增加效率，改良品种和降低成本。同年，吴江县为改进复兴蚕丝事业，设置了蚕桑改良区，以统辖全县蚕桑改进事宜，由县长兼任主任，委费达生副之，负责具体筹划指导。1930年，省立蚕校增设制丝科，她兼任制丝科主任。1935年蚕校接手租赁陷于困境的震泽震丰缫丝厂，改名为震泽制丝所。她出任经理，将旧式坐缫车全部改为立缫车，变自产自销为接受蚕丝合作社代烘代缫，企业蒸蒸日上，1935年产量1200担，为建厂以来最高纪录。1937年5月，新建平望制丝所开工，该所规模虽较小，其装备为当时全省最先进水平。

⊙ 费达生像

日军侵入吴江，三处丝厂俱毁于日军之手，她挥泪告别创业基地，与部分女蚕校师生辗转数月到四川。在川期间，任四川丝业公司总技师，复受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之托，在四川乐山建立蚕丝实验区，任主任。她充分利用乐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开辟桑园，兴办蚕种场及蚕业指导所，促

进了乐山地区7个县的蚕丝事业发展。在艰苦条件下，她襄助蚕校办学，在川招收少壮蚕科、丝科学生，还奉献出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大后方唯一的蚕丝学术刊物——《蚕丝月报》。

1946年初，出任中国蚕丝公司技术处副处长，在苏州接收敌产瑞纶丝厂（后更名为苏州第一丝厂），任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蚕丝公司华东区公司总技师、苏州市工业局副局长、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

费达生女士以振兴祖国蚕丝事业为己任，无从顾及个人终身大事。解放初期，生活安定，蚕丝事业前途光明，1950年3月15日与其崇敬的导师郑辟疆校长结为伉俪，时费47岁，郑70岁，一时传为佳话。

费达生曾被选为江苏省第一届至五届人民代表，苏州市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

曹诒孙

⊙ 曹诒孙像

曹诒孙（1905—1993），男，震泽镇人。蚕体病理学家，我国家蚕病害防治研究的奠基人。

1925年，曹诒孙毕业于江苏省第二农校（后称苏州农校），获庚子赔款学费补助考入日本国立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蚕科，1928年毕业后再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深造，师从岩立亨先生专事蚕体病理学研究。

1930年学成回国，应淮阴农校之聘任蚕科主任，课余至农村调查，劝说农家广植湖桑，饲养良种蚕，使淮阴地区的蚕桑面貌有所改观。

1931年，调任江苏省蚕丝试验场原种部（设在扬州）主任。期间，借鉴法国巴斯德学说，

抽提各种场的蚕种母蛾盒，集中进行微粒子病率检查，同时着手拟定《蚕种制造条例和取缔法规》，为江苏省的蚕种生产监督管理打下基础。1932年，调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蚕体解剖及病理学讲师，后又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从事蚕种病理学研究。1937年调任江苏省蚕丝实验场场长。江苏沦陷后，在江苏蚕丝专科学校（沪校）任教6年。抗日战争后复任江苏省蚕丝试验场场长，并奉命接管镇江、无锡、苏州等地蚕桑机构。为复兴蚕丝事业，江苏省蚕业界人士组建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时兼任副主任委员。

1951年华东蚕业研究所（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成立，曹诒孙被任命为研究员、蚕病组组长、病理研究室主任，专事蚕病理学研究。他首创配制“防僵粉”，防治蚕僵病；创制石灰浆消毒法，控制家蚕病毒病，其试验成功的漂白粉液散卵面消毒法被全国蚕种场采用，有效控制蚕病的发生和蔓延。曹诒孙从事蚕业科研、教育、管理60多年倾注了毕生精力，不仅奠基了我国蚕病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蚕病科研、教学骨干。

曹诒孙学识渊博，思想开拓，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如同日本宇都宫大学喜光教授合作，开展有关空头性软化病病原性状细胞寄生部位等研究，进一步从细胞病理组织形态等方面，确认空头性软化病病原是浓核病毒，为发展蚕病理学作出了新贡献。他还经常翻译文献资料，介绍日本的省力养蚕技术，对指导我国养蚕技术和推动养蚕技术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曹诒孙曾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有关蚕病防治技术和蚕病理论的论文、报告二十余篇，还担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顾问和蚕病篇主编。

曹诒孙曾任江苏省政协一至五届委员，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江苏省蚕桑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四届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顾问等职。

沈宜宝

沈宜宝（1917—1987），女，吴江湖滨乡（今松陵镇）牌楼村农民。幼时曾为童养媳，当过雇工。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专心钻研养蚕技术。

1952年春蚕生产中，采取加强桑树培肥管理，提高桑叶产量和质量，搞好养蚕药剂消毒等措施，促使蚕体健壮，所养3张春蚕平均张产茧高达40.85公斤，比全县平均张产高70.2%，成为吴江蚕区养蚕高产户，被评选为县养蚕劳动模范，并代表苏州地区出席华东区劳模会议，获奖章、奖旗各一。

1955—1957年任胜建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社长，1958年任胜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等职。

1955年，任胜建初级社社长时，全社养蚕12张，亩产茧39公斤；试养秋蚕2.5张，亩产茧27.9公斤，成为全省蚕茧高额丰产 的典型。年末参加省高产丰产会议，受到表彰，被评为江苏省农业劳动模范。沈宜宝的养蚕经验在全县进行推广。1956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央纺织工业会议，被授予全国纺织系统先进生产者称号。1957年又参加中央劳模表彰会议，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58年江苏省农林厅专为她编著《从童养媳到养蚕劳动模范》一书，向全省推介其先进事迹。

沈宜宝先后当选吴江县人民代表、江苏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1958年当选为江苏省妇代会执行委员。1961年被聘为中央蚕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郑　蘅

郑蘅（1917—1990），字蘅纨，女，盛泽镇人。

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学院助教、讲师、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曾任浙江蚕桑学会《蚕桑通报》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野蚕学会评议员等职。从事教学、科研40多年，学术造诣较深，对我国蚕业有较大贡献。在教学方面，曾讲授“普通蚕桑学”、“野蚕学”和“养蚕学”等课程，曾担任《养蚕学》全国统一教材副主编，自编《野蚕学》教材，参加编写的专著有《桑树栽培与养蚕技术》、《科学养蚕》、《栽树与养蚕》等，负责《辞海》农业分册部分“蚕桑”词目的编写工作，并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蚕业辞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在科研方面，她深入农村，重视生产问题，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进行研究改进，获得丰收，不仅丰富了柞蚕放养的经验，对当地农民起着技术示范作用，为以后编写《野蚕学》教材积累了可贵的资料。抗战期间在贵州湄潭，学习当地群众用柘叶饲养三眠性桑蚕土种的试验，试养改良蚕种获得成功，促进了当地蚕业的改进和发展。1946年后，她首先采用湿桑叶养桑蚕，打破了干叶饲养桑蚕的传统习惯，通过“桑蚕煤烟中毒和解毒试验”，解决了烧制砖瓦地区煤烟使蚕中毒死亡的问题，保护了杭嘉湖蚕区的蚕业生产。她还进行剪去蓖麻蚕蛾翅和足对于产卵 影响的研究，首先得出了蓖麻蚕蛾剪去翅、足后可以增加并加速产卵的结论。该项技术，不但在蓖麻蚕种生产上普遍推广应用，并已用于柞蚕种的生产。

⊙ 郑蒨像

郑声镛

郑声镛（1922— ），盛泽人，郑辟疆侄。1942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沪校）。抗日战争期间赴大后方从事蚕桑教育，先后任职于贵州省立湄潭实用职业中学，贵州省正安县建设科农业推广所。1945年进入中国蚕丝公司任技术员、副技师。1956年调入江苏省浒墅关蚕桑学校（1958年改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先后从事栽桑和桑树病虫害的教学及研究，历任教员、讲师、教研组长、副教授、教授。1981年起任学校副校长。

⊙ 郑声镛像

郑声镛是我国桑树病虫害防治学科的知名专家，一生致力于桑树病虫害防治的教育和研

究工作，以振兴和发展祖国蚕桑事业为己任，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他在教学中创建了桑病虫害实验室，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桑病虫害防治教学及学科建设作出贡献；广泛搜集研究全国各地桑病标本及古今中外资料，倡导田间防治实习，注重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和动手能力较强的学生，使该校的桑病虫害防治教育和科研位居全国高等学校前列；专心学问，治学严谨，刻苦勤奋，擅于借鉴，先后发表过《桑象虫的越冬虫态和桑树整株剪定的关系》、《关于桑虱生活习性的药剂防治的几点考虑》、《我省桑园害虫的种群演替与综合防治》、《桑树害虫综合防治浅议》、《常见农药日汉名称对照》、《日本的蚕桑业》等20多篇学术论文，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的编写工作，两度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桑树病虫害防治学》。

郑声锵先后当选江苏省蚕桑学会第一届至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至第五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并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1990年起担任《江苏蚕业》主编。

郑声锵曾当选为江苏省第六届人大代表。

柳德康

柳德康（1930—　），盛泽人。

1952年毕业于苏南蚕丝专科学校制丝专业。旋即分配至华东蚕丝研究所（后称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蚕丝研究室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柳德康长期从事茧丝品质分析研究和提高蚕茧出丝率的研究，著有《蚕茧收烘技术》一书，编写过《中国家蚕品种志》、《中国养蚕学·茧丝篇》等著作，在报刊上发表了《双连座式方格簇及其自然上簇法的研究》等40多篇重要论文、并有“JS120型”热风烘茧机、双连座式方格簇及其自然上簇法等八项创造发明，多次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柳德康还积极参与科普工作，先后为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科协

音像制作组担任《茧多丝好》、《提高茧质技术》等科教片的撰稿与顾问。为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编写《蚕茧初加工》一书，作为该校实用技术培训教材之一，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还应金盾出版社约稿，编著《蚕茧收烘技术》。

⊙ 柳德康像

柳德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退休以后仍热衷于蚕丝科技教育，曾深入镇江茅山地区推广方格蔟，使出丝率普遍提高近2成。1995—2001年为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连续举办7期全国蚕茧收烘技术高级培训班，并为省内培训数百名收烘技师。

柳德康为九三学社社员。1990年受九三学社中央指派，参加国家科委、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科技扶贫专家考察组。经过20多天的深入调查、科学论证，写出了黔西南蚕丝业发展规划报告，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九三学社中央的表扬。后又应邀赴江西、河南讲课培训技术人才。曾多次为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的200余名学员授课。柳德康被聘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客座教授。

蒯元璋

蒯元璋（1932—　），黎里人。

1952年毕业于苏南蚕丝专科学校。1953年2月分配至华东蚕业研究所（后称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蚕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3—1965年，参加江苏省农业区划工作。长期从事桑树保护研究，曾考察江苏、浙江、四川、山东、湖南、安徽、吉林、广东、新疆等省区的自然条件，对发展当地蚕桑生产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在本县农村深入调查，帮助解决一些蚕桑生产方面的关键性问题。

⊙ 蒯元璋像

蒯元璋系统研究我国危害桑树的主要病虫害，受农业部委托，主持全国重大桑病虫害的联合防治工作；负责培训全国蚕区桑树保护干部，协助各省建立桑病虫测报站，使之形成全国桑病虫测报网络。开展全国性桑病虫联防，有力地保护了我国蚕业生产安全。

蒯元璋为九三学社社员，1998年受九三学社中央委派赴贵州黔西南州进行科技扶贫工作，普及蚕桑生产技术，发展桑园，建筹学社丝厂等，得到黔西南州政府与群众的好评。

1983—1998年任中国蚕学会桑树保护学科组长。1986—1991年期间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与中国微生物学会难养菌学科副组长，负责制定中国植物原体病害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蒯元璋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其中国外的8篇被SC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收录。参编《中国百科全书·蚕业卷》、《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蚕业卷》、《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植物病理学卷》、《中国桑树栽培学》、《中国农作物病虫害》、《支原体与支原体病》、《支原体学》等。

蒯元璋获多项科技成果奖，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各1项，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成果奖2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蒯元璋曾受聘为江苏蚕桑专科学校、云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江苏大学客座教授，为各校博士生授课或指导科研工作，曾为印度、泰国、越南培养多名博士生和进修学者。1996年被聘任为印度蚕业博士评审委员会外国委员。

解放以后，吴江曾有不少养蚕能手，丝绸行业省以上操作能手、省以上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改革开放以来还有知名企业家，其中新华丝织厂女工、丝织行业全国操作能手钱福珠当选为中共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盛泽印染总厂厂长徐关祥当选为中共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

丝绸文化

养蚕信仰习俗

震泽一带农民形象化地说“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实在是对人蚕关系富有哲理的高度概括。

蚕户对家蚕怀有深厚的感情，乡民亲切地呼之为“蚕宝宝”。一则家蚕通身是宝，丝、绸、绢、绵绸（土绸）、丝绵、丝线、蚕蛹等皆来之于蚕，给民众带来取之不尽的财富；二是吴语地区生男习称宝宝，生女习称囡囡（丫头），蚕不仅被视为家庭成员，而且被当作儿子对待。养蚕妇女不论婚否概称“看蚕娘娘”，或简称蚕娘。蚕儿蚕娘结为母子，至为亲昵。蚕乡妇女之爱护蚕宝宝实不亚于哺育儿女。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十五）记载：“……自初收以迄浴种，其爱护防维，心至周而法最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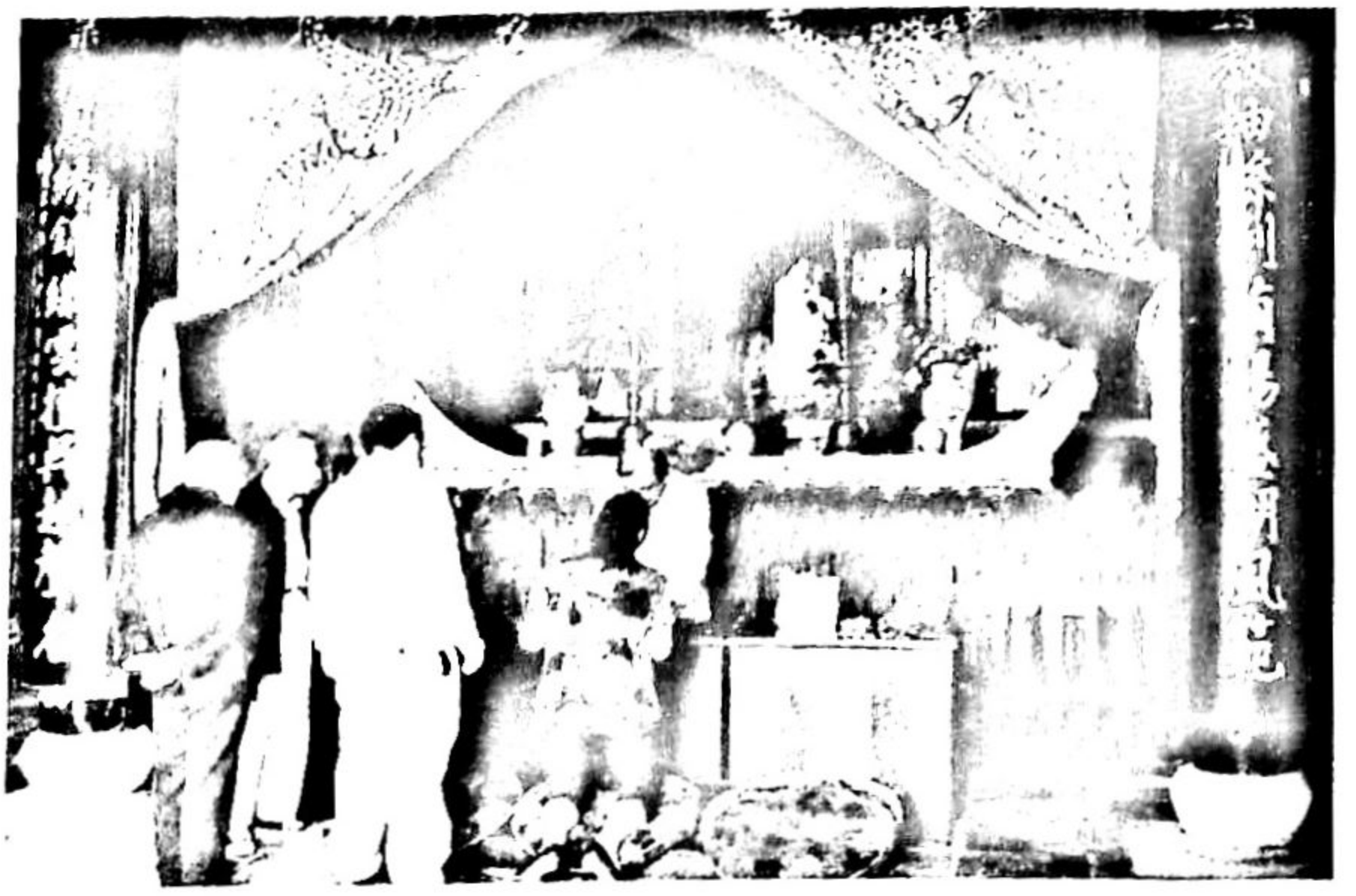
江南三月，莺飞草长，养蚕季节即将开始，村坊里一派繁忙欢快景象，河畔溪边，蚕妇群集，捋臂跣足，忙于洗刷晾晒蚕具，而男子则在蚕室里掸尘刷墙，迎候蚕宝宝的诞生。

养蚕伊始，蚕乡妇女上至老妪，下及女童都用红色彩纸折成花朵插在发髻、鬓角或辫梢上，称为“戴蚕花”，喜气纷呈。杂货摊及庙会上还有用绢或绒做成的精致蚕花出售。

一、蚕神崇拜

追流溯源，敬重祖先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古近代农工百贾三百六十行，行行皆有先辈，

⊙ 蚕花娘娘“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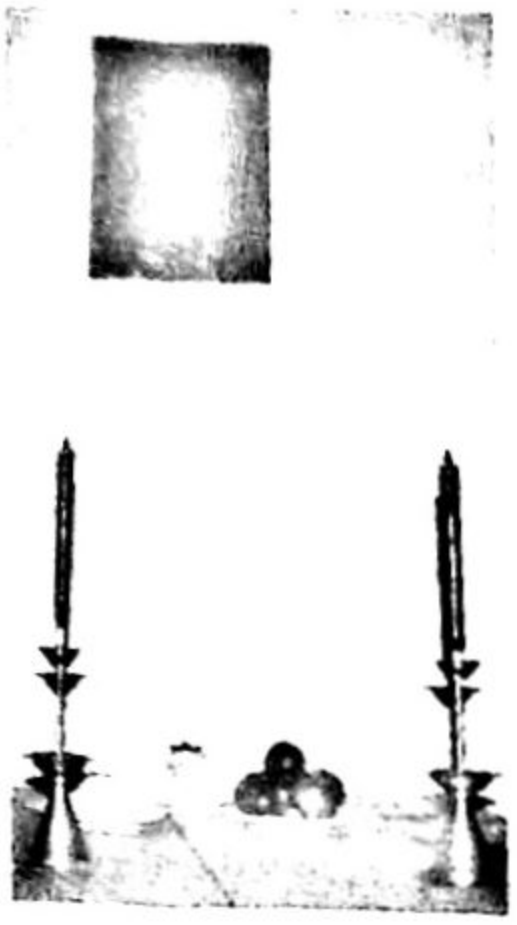
⊙ 拜蚕神

称之为祖师爷，祀之为神，乃是行业的共识和行为，亦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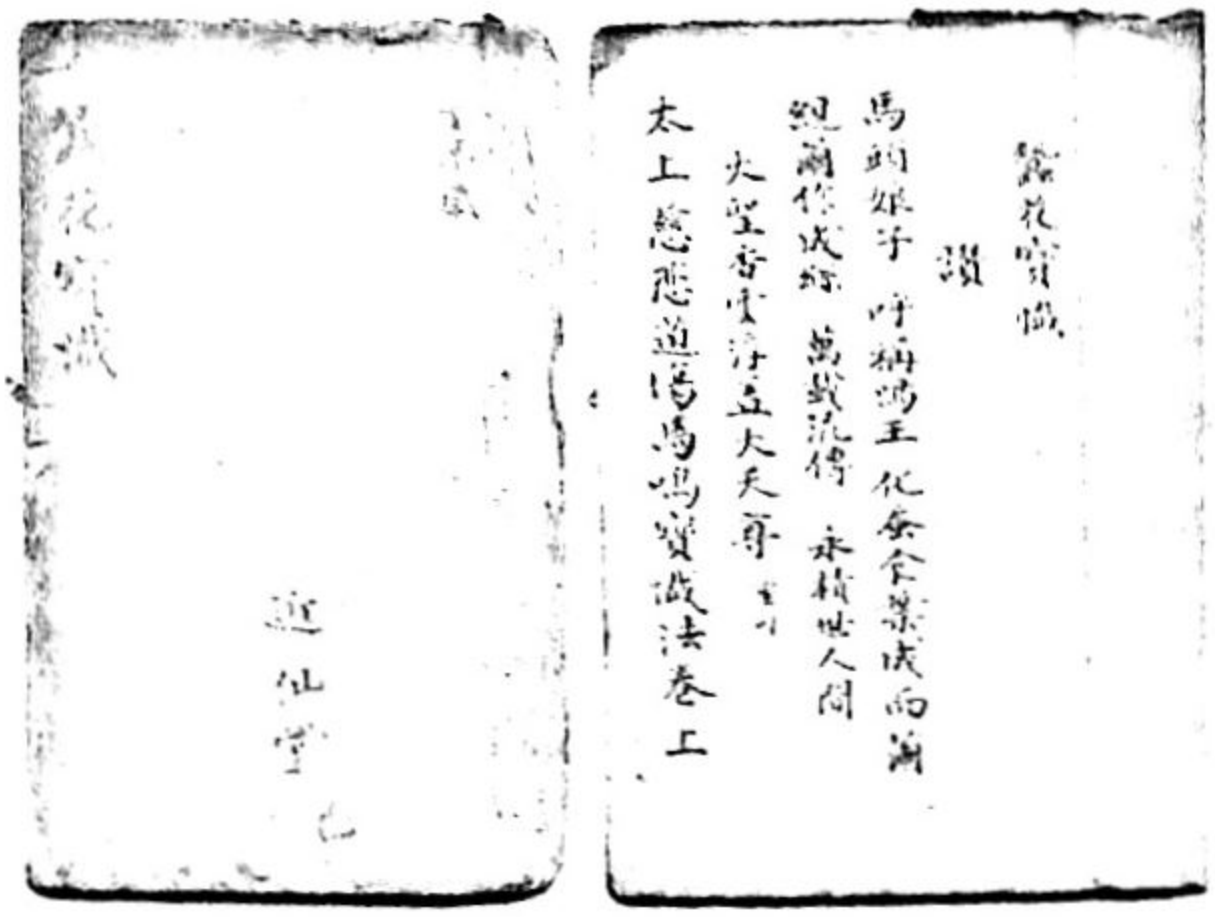
蚕的一个世代，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蛾）四个阶段。蚕与古代先民的生活休戚相关，蛹可食，茧可缫丝，再织成绸绢或可扯成丝绵。年复一年带来无尽的福祉。出于神秘感，出于精神寄托，出于感恩，出于祈求，先民逐渐将蚕神格化，涂上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广泛的蚕神崇拜。

我国蚕神崇拜，因地而异，乃是多神崇拜。但正统的仅是嫘祖。宋代《通鉴外纪》记述："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盛泽丝业公所、震泽丝业公所皆以嫘祖为行业祖师。

祭拜蚕神贯穿养蚕全过程。蚕事之前，蚕农备香烛前往蚕神祠庙（一般寺庙的偏殿上亦供奉蚕神像），顶礼默祷，通神许愿，祈求保佑。以后在孵蚁、蚕眠、出火、上蔟每一个阶段都得在家祭祀一番。近代渐趋简化，一般只在谷雨以后蚁蚕孵出之日将蚁蚕和供品上桌供奉，供品中除干果、糕点外还有一盘陈年干茧或茧圆，后者系用糯米粉捏成茧状，蒸熟后上桌。供桌中央立着蚕神马张。马张是套印在红纸上的木刻蚕神像，以往香烛店、烟纸店里均有售。有些养蚕大户则在堂屋中央自砌神龛，供奉泥塑或木雕蚕



⊙ 祭蚕神



⊙ 清道光《蚕花宝忏》书影

神像。

养蚕中途如罹蚕病，临时还要再祭拜数次，以求消灾祛难。

蚕事结束，若遇丰收，还是要到蚕神祠庙或在家中作“还愿祭”。

养蚕大户在蚕事之前往往延请僧人、尼姑、道士到家里拜一至数天“蚕花忏”，以祈蚕事顺利。吴江丝绸陈列馆藏有震泽县范隅乡四都（今松陵镇横扇地区）近仙堂丁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抄本《蚕花宝忏》。

2013年起，盛泽镇商界每届小满节在先蚕祠内举行祭嫘祖大典，祭祀仪式由宣读祭文、上香、行礼、敬献祭品和瞻仰圣容等组成，热烈而隆重。

附：

祭嫘祖文

伟哉嫘祖　西陵之女
黄帝元妃　人文始祖
教民养蚕　剥茧抽丝
以澼以纩　以织以染
物华绚灿　衣被苍生
惠吾黎民　富吾桑梓
千秋传承　万世永赖
小满诞辰　阖镇同祝

沐恩载德　齐颂神麻
备礼洁诚　伏惟尚飨

二、蚕开门　蚕关门

养蚕之始，先要孵蚁，蚕娘身穿棉袄，将蚕种焐在胸口，靠体温使之孵出，称为暖种。遇上春寒还要盖上厚棉被。孵种期间，蚕娘少言寡语，消除杂念，家人也不来打扰她，气氛严肃庄重，犹如十月临盆。道光《震泽镇志》中还有已婚妇女在养蚕期间孤眠独宿净身以示虔诚的记载。

蚁蚕孵出后，在蚕室内挂帏，置火盆饲养。在此期间，一切交谊活动停止，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村坊里行人寥落，悄然肃穆。乾隆《震泽县志》称三、四月为蚕月，“禁喧闹，忌亲朋来往。”同治《盛湖志》则说：“是月，里閈往来庆吊皆罢，谓之‘蚕关门’。”足见养蚕是头等大事，甚至官府都不来为难蚕户，又何况民间寻常的庆吊来往。崇祯《吴江县志》记述“春暮治蚕，粘蚕月字于门”。这是为了防止不速之客闯入，“蚕月”字条成为闲人莫入的禁令。民国年间简化为只贴红纸而很少写字。蚕关门一方面使蚕户专心致志地育蚕，另一方面减少人际往来，客观上防止了蚕病的传染蔓延，是养蚕经验的反映。

⊙ 望山头

从孵蚁到结茧，养蚕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倾注了蚕农的心力和悬念，随着蚕体的长大，蚕农对丰收的期望越来越高涨，演化出一系列庆贺仪式。

蚕过“三眠”，俗称“出火”（天气转暖，蚕室内撤去火盆），收成已有几分把握，于是家家做茧圆，茧圆用糯米粉捏成，状如蚕茧，寓意收成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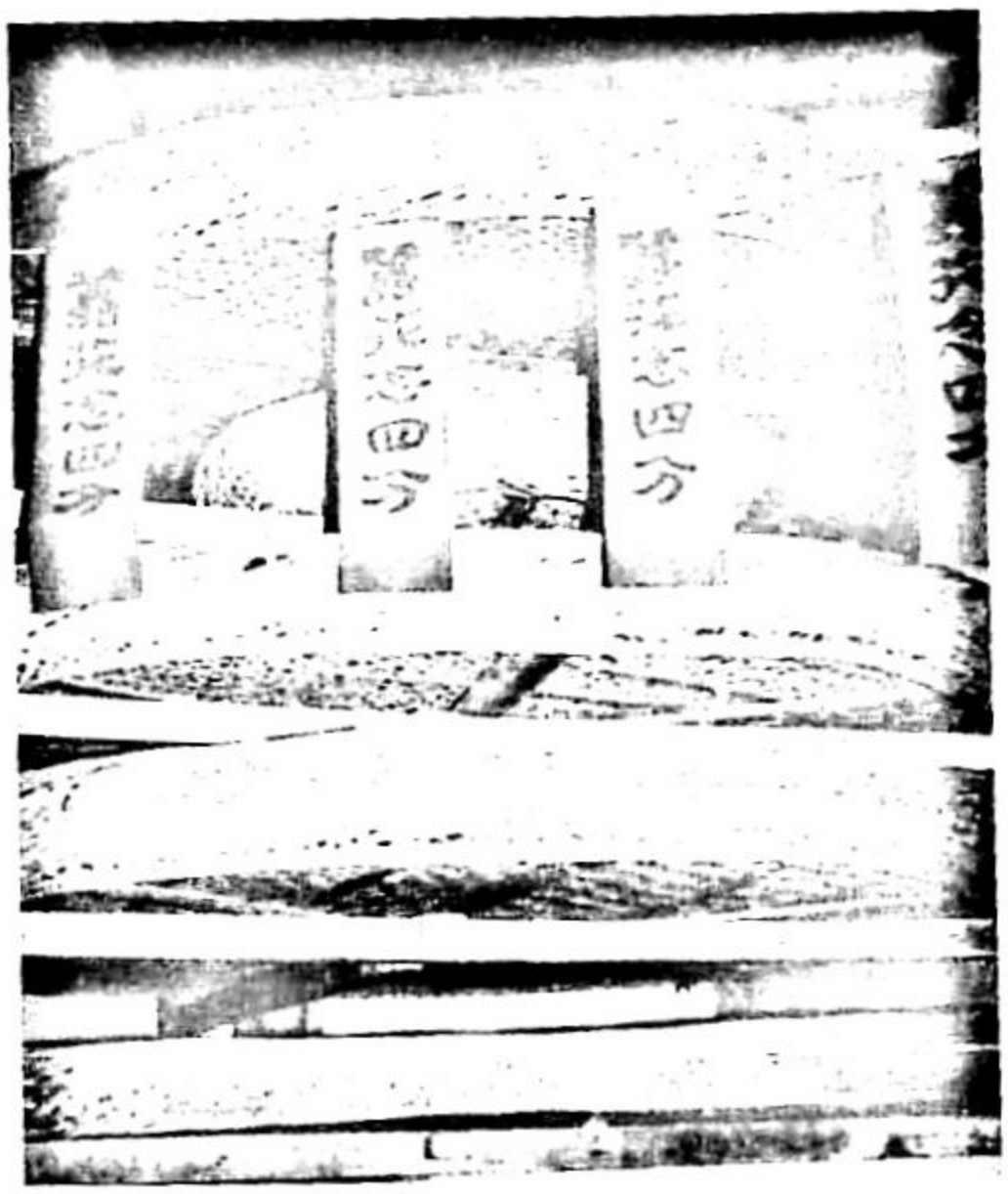
上蔟初期，邻里亲戚间恢复串门走访，评看结茧情况，互相祝贺并略事馈赠，称为“望山头”。

采茧以后，养蚕全过程结束，蚕家门户洞开，称为“蚕开门”。此时，蚕丝即将缫制上市，“活来钿进账”指日可待。蚕月大忙，有了巴望，蚕家置办酒宴庆贺，康熙《吴江县志》载：“采茧为落山矣，乃具醴牲飨神，速亲宾以宴之，名‘落山酒’。”

三、养蚕口彩与忌讳

讨口彩即蚕农用吉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这在蚕桑产区是普遍的自我安慰的心态，如在堂屋、蚕室到处悬挂长条红纸，纸上用毛笔书写“蚕花念四分”

（有地方为“蚕花念八分”）。按乾隆《震泽县志》记载：“每出火蚕（蚕过三眠撤去火盆，故谓之）一斤，收茧十斤为十分，过则不利，不及则失利。”“念四分”或“念八分”之“念”皆为“廿”之谐音，皆寄希望于多收茧，多得益。



⊙ 蚕花念四分

蚕桑产区的寺庙在蚕月大忙季节沿袭敲“蚕花鼓”，每晚由老僧执槌击节，鼓声时缓时急，时轻时重，从鼓点的节奏听来，隐似“蚕花念四（八）分”。

邻里乡亲在望山头时互赠的礼物中，鲞鱼及水糕（方形米粉糕，中央置糖或肉馅）为必备之物，从“鲞”（Xiang）的谐音引申出来，意为“有想头”，来年定当再丰收。“水糕”谐音“丝高”，意为生丝高产。也有人送糖包子，意为“甜在心里”，“包好”。

吉祥用语，无处不在，如睡觉要叫“眠一眠”，寓意“蚕眠一眠，大一大”。甚至连出恭方便之类也戏称“睁一睁”，吴语中的“睁”与“长”同音，寓意蚕体长一长。有趣的是，憧憬于蚕茧丰收以至于连人们的行为语言也蚕格化了。

与讨口彩相对的是忌讳，饲蚕之始须先对童稚切切告诫，防其冲口，否则“祸从口出”，会遭到重重责打。平素，蚕区成人往往詈骂懵懂或弱智孩子为“呒心白大蚕，吃叶不结茧”，唯在养蚕期间禁出此言，以防应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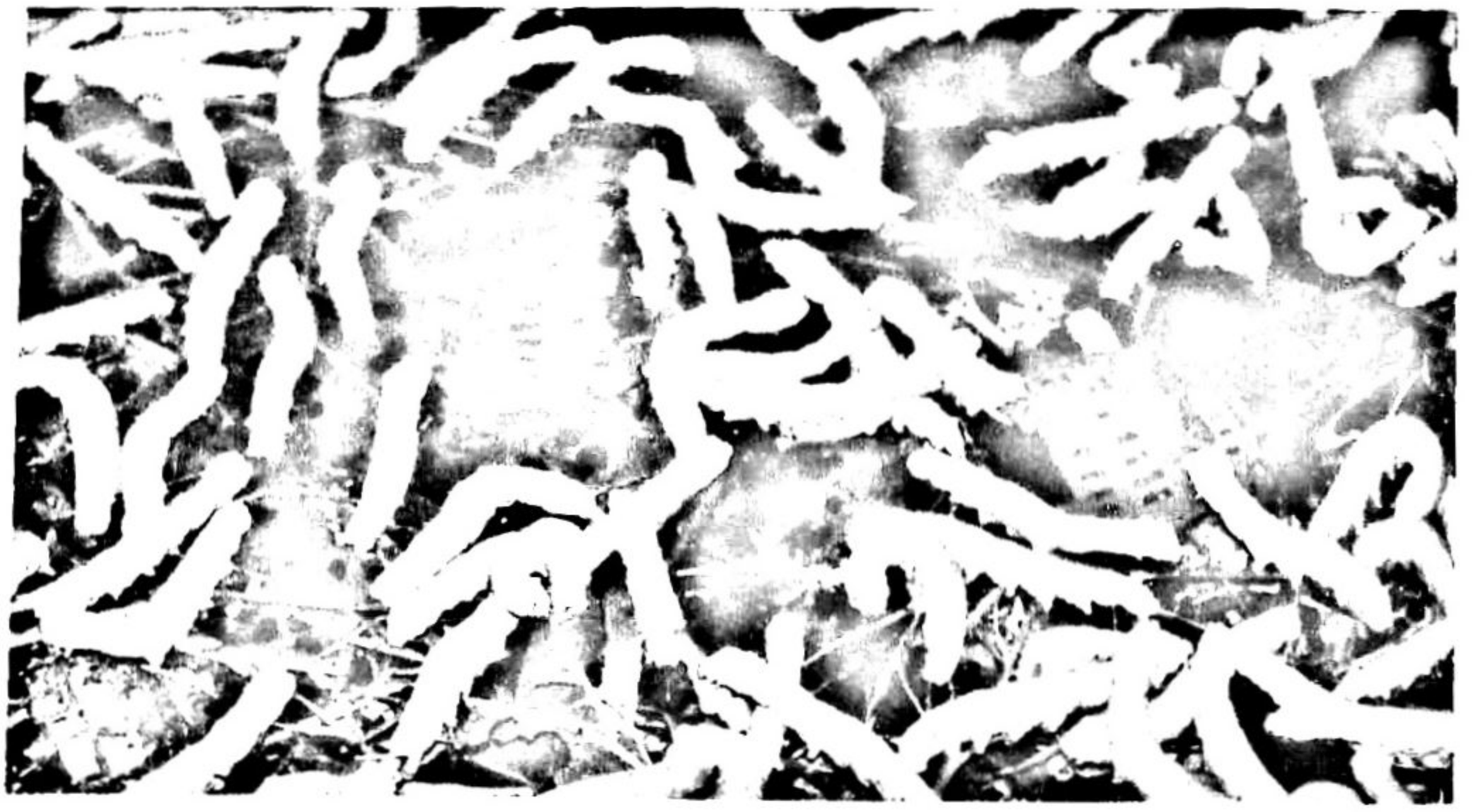
口语禁忌是把毫不相关的事物牵扯在一起，多半是谐音关系，联想成可能发生的祸患，纯属牵强附会。如忌说死字，见到死蚕只能悄悄拣出，不能言传；忌说“生姜”，避“僵（蚕）”之讳，忌称“豌豆”，避“完结”之嫌；餐毕只能说吃好了，不能说吃完了；忌说“葱”，以免“犯冲”；忌直呼酱油，改称“赤辣子”，以免染上酱油病（蚕受细菌感染，体液呈赤褐色）；豆腐之“腐”亦忌，雅称“白玉”；忌叫“鸭”，以防压死蚕宝宝，改称“连连”（赶鸭时的吆喝声）；蚕室里禁止淫词秽语，禁传私生子一类轶闻，因“私”与“丝”谐音。

行为举止上也有诸多忌讳，忌拍打蚕箔，防止拍光财气；忌对蚕儿计数，以防“越数越少”；大眠之后在蚕室内严禁赤膊，以防蚕宝宝看样学样“不穿衣”（不结茧）；养蚕期间禁止外出看戏，禁谈戏文情节，以防蚕儿翘首“看戏”而不食叶。这类行为禁忌的实质是想象家蚕行为的人格化。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倡导科学养蚕以来，有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忌讳已经淡化。有些忌讳，如忌生人闯入、忌开油锅、忌辛辣食物，则有助于防病和利于蚕体的正常发育，是带有一定合理成分的经验禁忌。至于蚕桑口彩，仍较普遍地存在，尤其在中老年妇女心目中，根基颇深。

四、怯蚕祟

古代，蚕农靠天吃饭，科学知识有限，如蚕事失利归因于鬼怪作祟，



⊙ 放蚕猫，防鼠坏。

故而想尽办法驱赶危害蚕宝宝的邪神恶煞，使之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在门前地面上用石灰画出弓和箭驱鬼，或在门框上方高悬照妖镜，或张贴门神保护蚕室。经济较宽裕的蚕户在蚕事之前要延请僧道拜蚕花忏消灾驱邪。

吴兴、吴江两县交界地区在清明日有吃螺蛳的习俗，相传蚕病称为“青娘”，躲藏在螺壳内，于是吃掉螺蛳肉，把空螺壳抛上屋面，使“青娘”无处藏匿，似就无从作祟了。与平时相异的是，这一天吃螺蛳肉不是用嘴吸出，而是用针挑出，故称之为“挑青”。

南麻地区端午节例食面条，其俗此日不能用牙将面条切断，而须一口吸入嘴内闭唇咀嚼，据说这种“围歼”式吃法可以吃掉“拖丝娘”（蚕病之一，学名脓病）。

震泽蚕区一带在家蚕食叶盛期，本地桑叶不敷，常从桑叶行里添购来自洞庭东山和浙江乌镇的桑叶。在外来桑叶进屋前，蚕农先用桃枝拍打几下，赶掉“野鬼”，寓于桃木可以驱邪的传说。有些蚕户将桃树嫩枝弯成小圆圈放在蚕匾内压邪。

鼠为蚕之天敌，常偷食壮蚕，患害匪浅。猫为鼠之天敌，相生相克，蚕农将红纸剪成猫状，俗称“蚕猫”，粘贴于蚕室墙上，或置于蚕具内，以期驱鼠。

五、蚕家婚俗

蚕家对亲时，媒婆除对未来新媳妇的家境、容貌、人品详加铺陈外，还要不厌弃烦地吹捧未来媳妇的养蚕做丝技艺，以期撮合成功。娶进能干的新媳妇，无异增添了帮手，故男家询问甚详。

清乾隆《震泽县志》称“三四月为‘蚕月’”，“禁喧闹，忌亲朋来往”，同治《盛湖志》则言“庆吊皆罢”，足见在蚕月里红白喜事只得规避。蚕家须待采茧在缫成新丝后，再订定迎娶喜日。

婚期临近，嫁娶双方女眷无论老幼皆带蚕花，以增喜色。蚕花用绉纸剪成，还有绢制和绒制的，红艳夺目。

蚕花贯穿蚕家婚仪整个过程，在担盘和送嫁妆时，每件物品都须系上，甚至迎娶乘坐的船、轿也要系上。

送亲时，女家送去两枝连根带梢的翠竹，顶端系以蚕花，称为“蚕花竹”，寓意“蚕花发，节节高”。男家收下一株，另一株随送亲队伍返回女家。

两家都将蚕花竹高高竖立在门口，越竖得高则越发。清代诗人赵基在其《青草滩杂诗》中有“彩幡豆米蚕花竹，此是朱陈嫁娶图”之句。

农村产业结构改变以后，养蚕户数渐减，但蚕花竹之俗仍流行。婚宴主桌上陪新娘的皆是养蚕缫丝称能手的小姐妹。席上，喜娘例行为新娘夹一撮肉丝，并说上句好口彩：“吃点肉丝，来年做（缫）出好丝！”

婚房里的帐幔上亦要系上蚕花，新娘入洞房坐床称为“坐蚕花床”，接下来就是撒帐，也即是将豆米、干果、瓜子和钱币等抛散于帐内外四周，撒帐时喜娘伴唱《撒蚕花铜钿歌》：

取出银锣与宝瓶，蚕花铜钿撒四面。
蚕花铜钿撒过东，一年四季福寿洪。
蚕花铜钿撒过西，生意兴隆多生利。
蚕花铜钿撒过南，添个官官中状元。
蚕花铜钿撒过北，田头地横路路熟。
东南西北撒得匀，今年要交蚕花运。
蚕花茂盛廿四分，茧子堆得碰屋顶。

闹新房时则有摘蚕花的传统节目，妙趣横生。蚕花由竹竿钩起，高悬空中，飘移不定，可望而不可即，新娘须由新郎抱起，费尽周折才能摘下来。

新媳妇到婆家的第一个“蚕汛”（第一次参加养蚕生产），称为“看花蚕”。《盛湖竹枝词》中有“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觑郎”之句。

蚕家女儿出阁时，娘家须打制新丝车作为嫁妆。新妇到婆家的第一个缫丝季节要做缫丝表演，邻里间的妇女将丝车一字排开，新媳妇当第一部丝车，让左邻右舍观摩评说做丝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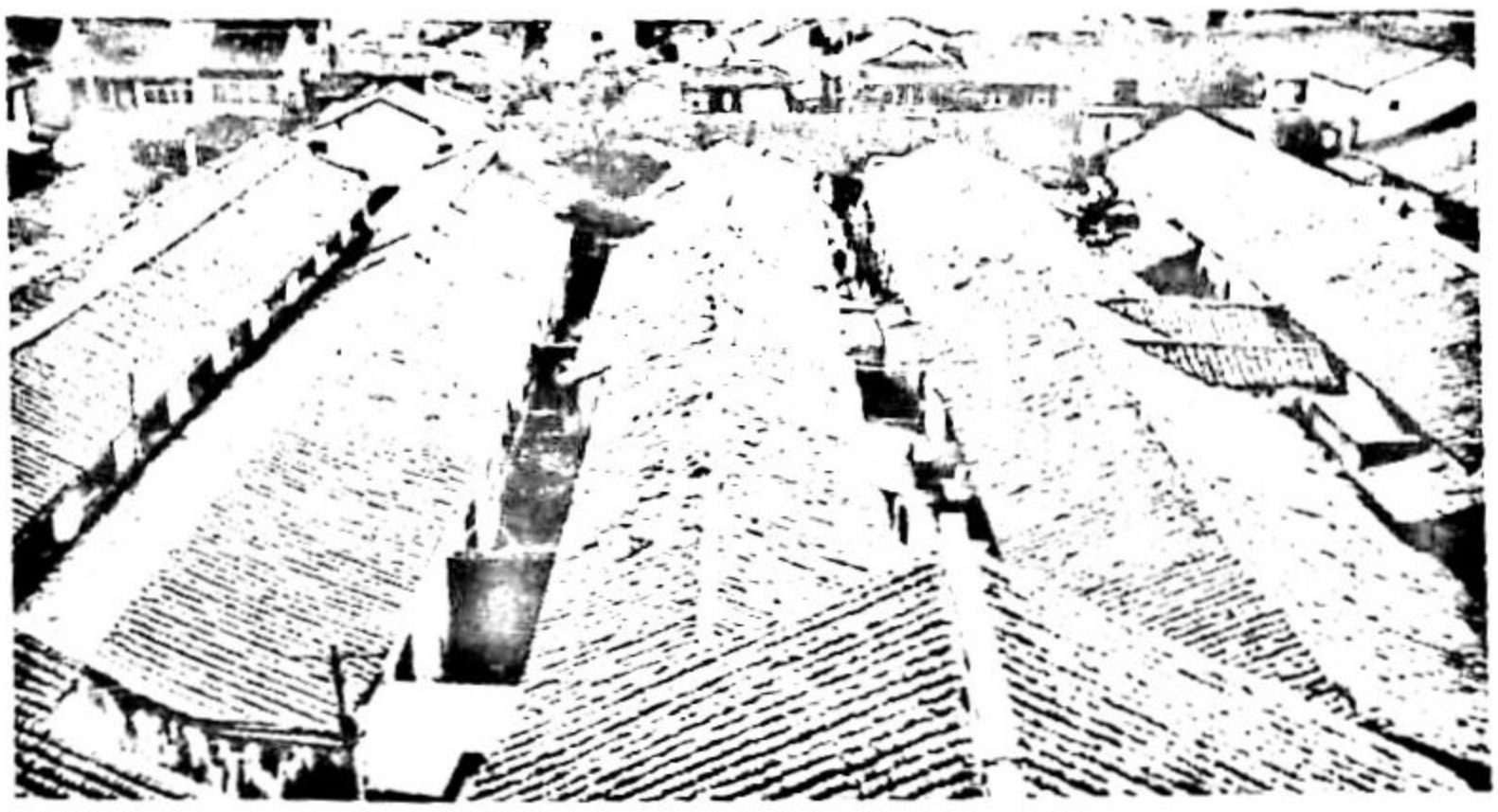
新媳妇小心翼翼面对看花蚕和缫新丝两次考验，努力做出成绩，以博取长辈和乡亲的赞扬。

养蚕业在吴江农村经济中举足轻重，妇女是主要劳动力，因而蚕桑产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相对比纯耕作区要高，有些蚕户往往是妇女当家。栽桑、养蚕、缫丝技术出众的妇女尤其受到家族和村坊邻里的称道。蚕家妇女的穿着远优于一般纯农户，穿金戴银者亦不乏其人。

丝绸交易习俗

一、开庄日　清乾隆年间，盛泽新建庄面以后，商区面积不断扩大，绸业的荣枯与市镇的兴衰息息相关，庄面成了盛泽经济的风向标。

饶有兴趣的是，庄面上的一切商事活动离不开一个“庄”字。庄面每天早晨八时左右启门开市，四乡载船人（专事运送绸货的航船主）及机户蜂拥而入，绸行领户各自入庄挂牌收绸．称为“出庄”，又名“上庄”。绸行收货时，持秤验货估值，合则收进，不合则掷还，称为“复庄”。绸行收绸后偿付货款时称为“发庄”。午后载船人及机户陆续散走，绸行领户相率收市归去，至二三时全庄关闭称为“收庄”，又称“落庄”。



⊙ 庄面遗迹

旧俗盛泽地区农村机户及练染轴坊在春节前后“歇年”，外地客商亦相继归去，庄面于腊月二十左右停闭，称为“关庄”。来年按绸缎销售情况择吉开市，称为“开庄”，大致在二月初至月中，开庄之后，终年不辍，直至年关。

鉴于绸业在盛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开庄之日成为全镇仅次于春节的一大节日。四更时分，绸业公所内灯烛辉煌，市镇首脑及绸业、领业两公所的理监执事人员群集在所内关帝厅焚香膜拜。礼毕，手执灯笼，鱼贯行至庄面，在爆竹声中启门。印有“盛泽庄面上”的红纸木刻财神像，贴遍庄内各铺店堂和牌门板，一派喜气洋洋。为讨吉利，凡机户在开庄交售之绸，不论优劣照收不误，且出价高于往常，因而“赶混当”者机不可失，唯其如此，是日机户交绸，领投还将赠送筹棒一根，以示优待，据此可以

⊙ 庄面石板路

到指定面馆去享用鱼肉双交面一碗，故而庄面内挤得水泄不通。

清末，绸界巨商捐得四五品顶戴者不乏其人，唯此一日才可过得官瘾。庄主冠带整齐，正襟危坐于庄面店堂内。绸庄还延请当地秀才、举人为名誉“看庄先生”。此日，他们亦长袍马褂高踞于柜台上，受乡人、机户、船家打躬作揖。

《盛湖竹枝词》言：“二月初旬喜气饶，开庄吉日市声嚣。五更爆竹惊人睡，商店悬牌趁此朝。”开庄日清晨，全镇各商店亦提早开板营业，街上照耀得如同白昼，喧闹万分。乡民将售绸所得买回油酱茶食、棉布百货，满载而归。而茶楼酒肆、戏院书场更是拥塞不堪。全镇各业借“开庄”之光，异常兴旺，收入不菲，实在全赖于绸业的繁荣。

二、行话　行字　行秤

行话是行业内部使用的暗语，亦称隐语，俗称切口。

丝绸行话源于丝绸交易各方的利益驱动，如蚕农售丝与丝行收丝，机户交绸与绸庄收绸。售者希望抬价卖得好价钱，购者则压价以期多获利，因而丝绸产品上柜之际，验货和账房先生事先以行话议价，然后正式报出收购价。这类行话，大多是涨落和行情用词，最常见的则是数词，如称一为“老元头”，二为“夹郎头”；三为“横川头”，四为“老方头”，五为“黄鱼头”，六为“老龙头”，七为“老青头”，八为“眉毛头”，九为“老弯头”，十为“老搅（去声）头”。除上述最俗化、最简易的一种行业数词外，还有一百之内各数字的叫法，甚是复杂，不再赘述。

以往，丝绸行庄记账、填写码单和收发货票据，既不写汉字，也不用阿拉伯数字，而是袭用一种半象形的“数码”字，可以随意组合成任何数字。

民国初年，提花龙头织造在盛泽推广，提花所用纹版纸编号亦用行字，若是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往往“6”、“9”调头，上机导致织出“错”花。

昔年衡制混乱，市上通常使用十六两秤（天平制）和十三两秤（司马制），丝行业则独具一格，用的是二十两秤，盖因生丝价格昂贵之故，如清雍正十二年（1734），吴江生丝每两值纹银七分，抗战前每两丝最高法币五六角，锱铢必计，故而须得对生丝、丝经和丝线进行相当精度的计量。

吴江各业的秤具中，以丝行秤最为精致，红木秤杆，乌油挺直。白银秤星，锃亮醒目，熟铜秤钩，一如弯月，光滑无瑕。鼓状黄铜秤锤，外包镂花白铜皮，整把秤犹如一件精湛的工艺品。

绸业用秤亦甚精致，类于丝业用秤，但有两处不同，一是使用方秤锤代替圆秤锤；二是用方形秤盘代替秤钩，因盛泽名品盛纺等为定长制，一般每匹三十市尺，而以两数定规格，如八两纺、九两纺……十二两纺等，衡重时，或成卷，或折叠成方形，上盘甚是方便。但绸业内部用秤也有分档，绸行、绸庄用紫铜秤盘，而领投（丝绸经纪人）则用黄铜秤盘。“察盘观人”“辨锤晰业”，虽则是约定俗成的行业传统，却折射出十分有趣的丝绸计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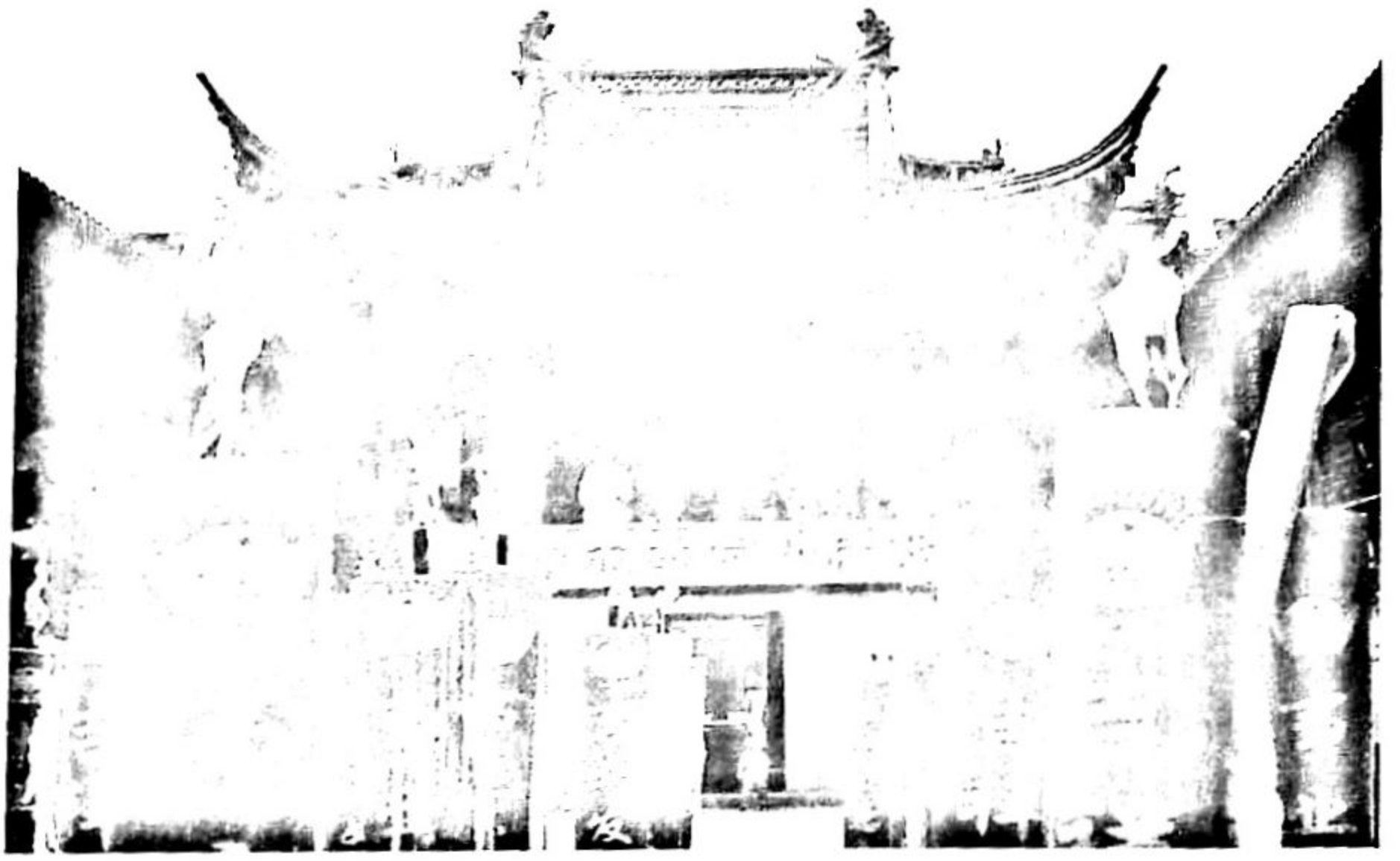
丝绸民俗活动

一、小满戏　相传小满日是蚕神诞辰，江浙各地丝业行会皆举行庆典活动，一般市镇在小满日当天酬神演戏，以庆神诞，如浙江濮院、王店、王江泾等丝业公所演戏一天。盛泽丝业公所财大气粗，场面做大，连演三天。

按惯例第一天昆剧，第二天（正日）及第三天为京剧，均延请名班名伶登台献艺，戏目由丝业公所点定，皆是祥瑞戏，讨个吉利。凡剧情中有私生子和死人情节的戏目绝对禁演，因“私”、“死”与“丝”谐音，避讳。

以往，蚕事结束比现今略早，《清嘉录》说：“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新丝行将上市，丝市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欢欣鼓舞．而蚕月以来的劳累亦可借此机会调剂一番，因此，江浙一带乡民近趋远来，如潮似涌，热闹非凡。《盛湖竹枝词》对此描述：“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1936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书中，有专文描绘小满戏的盛况。



⊙ 小满戏

中国丝绸博物馆三度派员到盛泽来考察寻踪，根据历史资料，绘成宽银幕大小的巨幅写实壁画——《盛泽小满戏》，在该馆主厅展出，再次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瞩目。画面以蚕花殿的歌舞升平为中心，左右展开，画面中有绸丝牙行、织户染坊、茶肆酒馆、装绸货船、小桥流水、街市狭巷，是一幅充满浓郁丝绸特色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风情画卷。画面上各种人物五百余人。后来，为便于携带出国展览，又画成绢画（长二百八十七厘米，宽七十八点五厘米），画面上仍有二百余人物。

1999 年，盛泽先蚕祠全面修复，翌年起恢复小满戏演出，剧种有京、越、锡、沪等，年年不辍，成为丝绸文化节的重要内容。

二、双阳会　始于清代，是横跨江浙两省蚕桑产区的水上盛会，每十年举行一次，最后一次举行于 1924 年。

双阳会由吴江震泽和吴兴南浔两地丝业公所共同筹资，再由与会各庙宇用“化香米”形式向各地农民零星募捐。震泽镇东双阳市（今为双阳村）为我国辑里丝经发源地，同时成为会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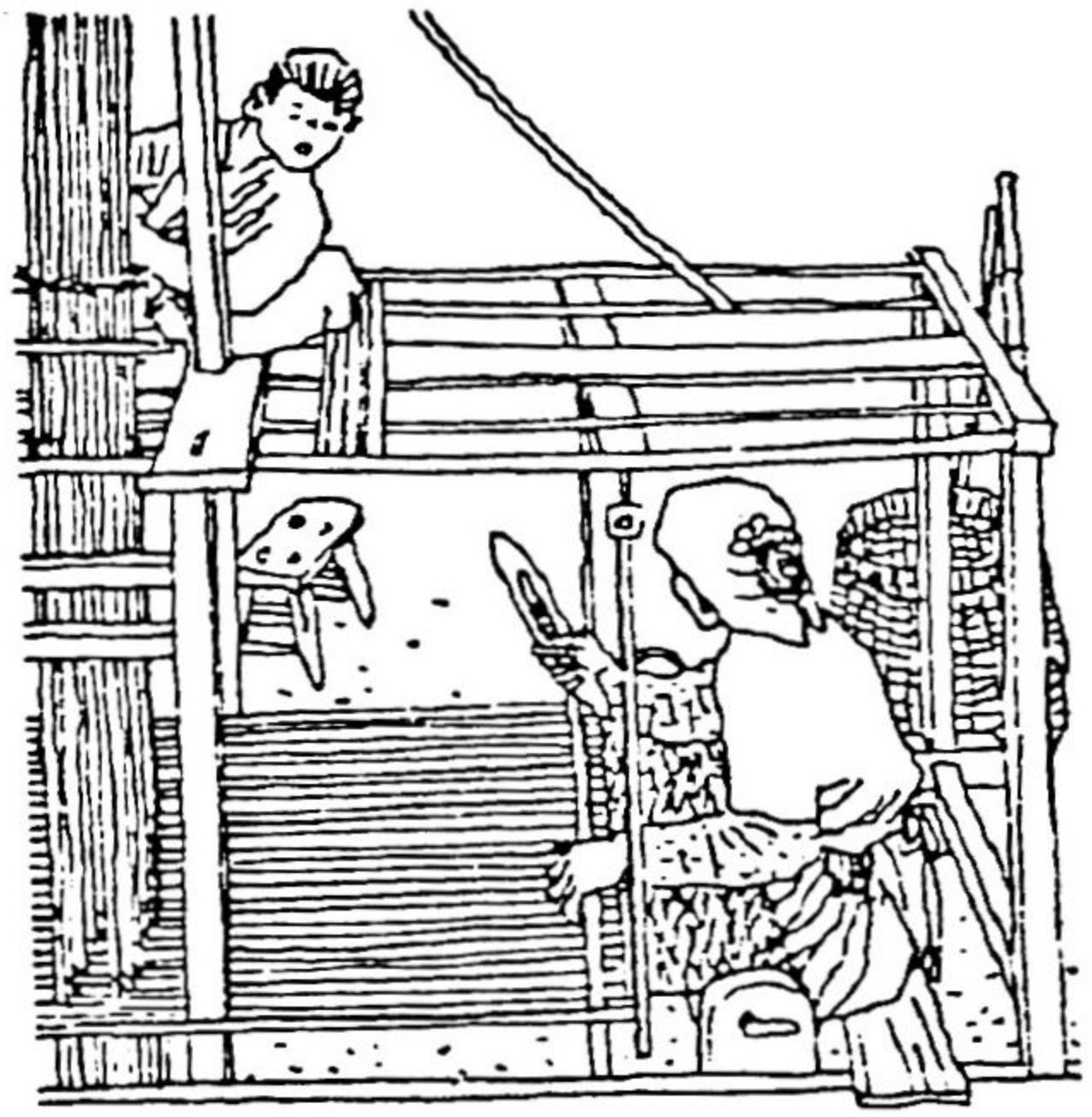
农历三月初三，首批云集在双阳的会船鸣锣启碇，从水路经震泽、梅堰、坛丘至盛泽，泊于西白漾内。沿途会船不断加入，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首尾相接，连绵数里。在盛泽停留期间，会汛进入高潮。会船三五艘一排

连成一排，铺上长木板作为戏台，上演京剧、昆剧、湖剧、文明戏，还有木偶和草偶作采桑、缫丝、络纬、织绸、卖绸动作，让人观赏。盛泽镇还借此机会，举办丝绸物产展览会。

三、踏白船　蚕桑产区在清明节前后举行的赛船活动称为踏白船，也称摇快船。摇踏白船脱胎于祀蚕神。原先，清明是蚕事的开端，在船舱里备鱼肉果品糕点等供品祭祀，然后举行赛船及其他竞技活动，兴尽，登岸举行野炊。后来，祭神色彩逐渐淡化，演变为纯粹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船舱中不再备供品而换了锣鼓助威。竞摇踏白船时，两岸围观者如堵，呐喊声不绝。

踏白船的船只为日常用于捕鱼的渔船，系无棚赤膊船，船身狭长，速度较快。舱中有锣鼓，不用橹。摇踏白船以村坊为单位，出船群集在宽阔的溪河上，每船九人，八桨同划，分处左右两船舷，用短桨手划，类似赛龙舟。划船时要机智勇猛，时急时缓，由船头上当棹撑篙人脚踏“平箕板”发声指挥，以快为誉。踏白船是卖年少、拼体力之强体力活动，所以非身体结实的年轻汉子一般不敢或不让上船参赛。

四、中元山歌　旧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据清乾隆《盛湖志》载：“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拽花者（提花织造的辅助工，一般为青少年）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清以来，盛泽及四乡丝织手工业极为发达。每年中元之际借出七月半会为由，各处青少年机户织工聚集盛泽镇上竞唱山歌。山歌自撰，多取之于民间传说和歌谣。山歌的韵律和拽花投梭之节奏相结合，唱完一曲即织出一段花样。边唱山歌，一唱一和，既可减轻劳作疲劳，还可以避免错织。



⊙ 中元山歌

五、照田蚕　岁末，吴江蚕

桑产区震泽、铜罗及黎里一带有照田蚕的习俗，以祈来年稻米蚕茧丰收。

照田蚕通常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举行，村民在竹或木杆顶结扎草束，再包裹丝绵兜，吸足油脚后点燃，年轻人敲锣打鼓，点起爆竹唱起祈祷蚕稻丰收的赞歌，执竿起舞，巡行于空旷田间。年迈长辈则在田埂边围观。有时民间艺人也来参加助兴，或扯火流星，或舞火钢叉，地面灯火阑珊与天上星光闪烁，交相辉映。欢声笑语响彻田野，直至夜半兴尽方散。

照田蚕之俗，传承久远，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长诗《照田蚕行》曰："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漂流萤。"又说，"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

⊙ 照田蚕

丝绸诗词选

历代名人吟咏吴江丝绸的诗词颇多，限于篇幅，选载一部分。

奉和夏初袭美见访题小斋次韵

唐·陆龟蒙[①]

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
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缲车。[②]

啼鸾偶坐身藏叶，饷妇归来鬓有花。
不是对君吟复醉，更将何事送年华。

注释：

①陆龟蒙（？一约881）：唐代文学家，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曾在湖苏两州任事，后隐居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与皮日休齐名，世称“皮陆”。有《笠泽丛书》、《甫里集》。

②缲车，即手工缫丝车。

四时田园杂兴之一

宋·范成大①

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
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

注释：

①范成大（1126—1193），南宋诗人，吴县人。

蚕妇吟

宋·叶茵①

扫下乌儿毛样细，满箱桑叶翦青柔。
大姑不似三姑巧，今岁缲丝两倍收。

注释：

①叶茵（1200—？），吴江同里人，字景文，南宋诗人，著有《顺适堂吟稿》，编《甫里集》二十集。

机女叹

宋·叶茵

机声咿轧到天明，万缕千丝织得成。
售与绮罗人不顾，看纱嫌重绢嫌轻。

震泽吟

元·张渊[①]

秋日凉去小扇罗，吟诗江边共经过。
西风篱落豆花日，雨节园林木叶多。
机杼家家催药段[②]，儿童一一解儿歌。
慈云塔下波塘静，共看渔人织短莎。

注释：

①张渊（1264—？）字清夫，号心远，又号用拙道人，博学有诗名，有《心远堂集》

②药段，丝织品名。

桑畦

元·张渊

吴蚕已成蛹，叶尽桑条长。
日斜戴胜飞，有人伐远扬。[①]

注释：

①戴胜：鸟名，又名胡哮哮、花蒲扇、山和尚、鸡冠鸟、臭姑鸪。

黄溪春早

明·沈周①

一水自西东，春流浩荡通。
楼台倒明月，舟楫坐长空。
芳草渔隈合，柔桑蚕户同。
作文须记胜，要自太湖翁。

注释：

①沈周（1427—1509）：明画家，长洲（今苏州吴中区）人。

刻丝牡丹①

明·史鑑②

中原新尚女真黄，姚魏③含羞怨夕阳。
谁挽春风上机杼，又随番使过钱塘。

注释：

①刻丝，亦作缂丝。

②史鑑（1434—1496）：字明古，吴江盛泽黄家溪人，博览群书，尤熟于史。隐居不仕，居西村，人称西村先生。其文究悉物情，练达时势，诗亦落落无俗。有《西村集》等。史鑑与沈周为姻亲，即沈周之女嫁与史鑑之子。

③姚魏：姚黄魏紫，牡丹中的珍贵品种。

桑磐渔舍

明·陈旻[①]

几家渔舍住林阿，绿水萦纡桑柘多。
世业不曾耕陇亩，生涯全仗在烟波。
门悬撒网高于树，篱系扁舟大似梭。
留得鲜鱼归买酒，醉余父子共欢歌。

——录自清道光《平望志》

注释：

①陈旻：字用文，明代吴江平望人，工诗善书，清道光《平望志》载有其所作《莺湖八景》诗。

春蚕

明·庄元臣[①]

春蚕叶饱腹荧荧，吐丝千尺自纬经。
昼夜回环不暂停，团成文茧隐躯形。
老茧空腹意可怜，欲飞寸丝作翳屏。
口枯如焚不得萦，拳头蹙腹僵窗棂。
同此禀含造物灵，巧拙相悬类渭泾。
智人运思如建瓴，昂藏变化何亭亭。
愚者六凿牢缄扃[②]，一筹不展空冥冥。
面目手指均一型，九牛毛去何但宁。
聊感春蚕韵说铃。

注释：

①庄元臣（1560—1609）：字忠甫，号方壶，吴江震泽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有《庄忠甫杂著》等。

②扃：从外面关门的门闩。

感怀十五首之一

明·沈宜修①

夜夜蛩催织，机中不成疋。②
缕缕博山烟，何能合而一。

注释：

①沈宜修（1590—1635）：明代才女。字宛君，吴江松陵人，文学家沈璟侄女，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鸭吹》。

②蛩：蟋蟀。

河北市①

明·蒋之翘②

夹水一廛居，秋灯响机杼。
自是新杭人，未识新杭处。

注释：

①河北市：以前，吴江县新杭市与浙江嘉兴王江泾镇一水为界，水之南为王江泾，水之北为新杭市，故又名河北埭或河北市，今属盛泽镇群铁村。

②蒋之翘（1596—1659）：字楚稚，号石林，又号雪樵，别署石户农，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居射襄城（今王江泾镇）。明藏书家、诗人。

和蒋之翘诗

清·王明福[1]

秋风络纬鸣，家家弄机杼。
小姑工织缣，知住新筑处。

注释：

①王明福：清代诗人，浙江嘉兴人，著有《[illegible]》。

和蒋之翘诗

清·王氏琳

新杭记里名，千户夜鸣杼。
长忆瞳浮翁，一过读书处。

吴江竹枝词之一

明·周永言[1]

清水祠边水似泉，惯将灰洒做丝绵。
郎添文武芘尖火，侬踢缫车抱茧牵。

注释：

①周永言：字安仁，吴江谢天港人。有《晚香斋诗余》。

盛泽

明·周灿[①]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
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

注释：

①周灿（1604—1673）：字光甫，吴江盛泽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巡按江西。京师失守（1644），脱身怀印归故里，以诗画自娱，著有《[illegible]》等。

夜过莺脰湖

明·张季淳[①]

蠡壳窗边渔水明，扁舟宛似镜中行。
料因夜静钟常在，难得波平梦亦清。
十里桑麻迷客路，一帆风雨到江城。
推蓬回首闲云锁，犹忆前溪唱晚声。

注释：

①张季淳（1608—1670）：字见斋，吴江盛泽人。

蒲元则江村诗十之一

明·易恒[①]

不施膏沐向蚕忙，日日阴晴出采桑。
夫婿辽河姑八十，自身不织绢衣裳。

注释：

①易恒；明代诗人。

陌上桑

明·卜舜年

柔桑枝，秃桑枝，蚕房无风土，蚕眼便有丝。
出东葙，过西葙，来往桑树间，何日得相丝。
红尽时，绿满时，桑树匝开花，采采只为丝。
竹值篱，槿植篱，伪蚕不可留，食桑莫作丝。
开茅茨，掩茅茨，蜘蛛在户外，腹中亦有丝。
杨柳岸，芦花滩，池底白藕丝，成绢理自难。
桑采既，采又茁，千丝与万丝，投弄冀成匹。

秋村即事

明·卜舜年

刈豆沿北畦，采菱向南浦。
阿翁鸣络纬，枯槎荡轻橹。
林深鸣络续，树外悬网罟。
举酒坐前沿，孙眠枕翁股。
丛祠散秋社，村隐冬冬鼓。

盛湖竹枝词

清·汤三俊[①]

金家绸样旧称良，花色翻新更有强。[②]
灯火小窗人夜作，鬖鬖鬓影络丝娘。

注释：

①汤三俊：字俊民，号伯衡，诸生，明末清初吴江盛泽人，著有《贮真斋集》。
②绸：通绸。

过黄溪

清·俞南史[①]

碧水烟开引绿杨，千门相照列成行。
卖鱼人带歌声近，响梵林传暮色凉。

日日远劳行旅客，家家夜苦络丝娘。
当年高士幽栖处，余亦埋名过此乡。

注释：

①俞南史：字无殊，自号鹿床山人，明末清初吴江人，县学生。工诗，有《鹿床集》等。

春日杂兴

清·周抚辰①

陌上柔桑长绿枝，携筐守箔莫教迟。
可堪才祭三姑②后，夏税来催未作丝。

注释：

①周抚辰：字其凝，吴江盛泽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取入江庠，其诗清老雅健。

②三姑：亦名蚕三姑，为民间蚕神之一。

盛湖

清·汪文柏①

矮屋环湫市，洄流界叠塍。
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
击榜吴娃捷，评珠贾客能。
辛勤终岁力，犹未足催徵。

注释：

①汪文柏（1662—1721）：浙江桐乡人，字季青，号柯庭，一作柯亭，清代诗人、画家、藏书家，官北城兵马指挥使。有《柯亭余习》、《古香楼吟稿》等。

养蚕词

清·赵文然①

初如蚁黑密复稀，渐闻铁屋风雨微。
枝头戴丝值春归，少妇提筐女守帏。
不畏新妆与晨炊，桑叶来迟蚕苦饥。
三眠三熟课车动，白茧蒸头大如瓮。
素丝絮絮充纨纰共，黄丝作绢上方贡。
织成天吴与紫凤②，白袷青裙忍寒冻。
为谁辛苦一月春，不及红楼坐玉人。
罗绮纷谈花样出，挥金买取机头新。

注释：

①赵文然（1666—1743）：字长文，号双桥，清初吴江诗人，曾与人合创岁寒吟社，有《双桥诗稿》等。

②天吴：古代传说中水神，虎身人面，八头八足八尾；紫凤：古代传说中的神鸟，人面鸟身，九头。

养蚕词

清·周孝学①

入夏江乡盛蚕事，家家阖户防客至。
女伴求桑陌上逢，日色满筐慰侬意。

天晴十日绿影稀，昨朝叶贵还质衣。
未到如云茧成蔟，倚床欲睡何由熟。
催租里正迟下乡，缫车声歇旋赴仓。
以闻南去士风好，一月宫闲待蚕老。

注释：

①周孝学：字孺仍，号勉斋，吴江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取入江庠，有《勉斋诗钞》。

新杭竹枝词二首

清·陈毓乾[①]

新杭市接王江泾，新杭人家稀入城。
有时千匹万匹练，却上江船汉口行。

郎住吴江妾秀州，问郎只说住桥头。
桥南桥北分乡县，桥下长流终合流。

注释：

①陈毓乾（1723—1781）：即陈毓升，字行之，号易门，吴江人，府学生，工诗、文、词，诗清雅高卓。有《砚陶诗钞》等。

饲蚕

清·袁景辂[①]

看到三眠忙倍加，小姑连日鬓鬖鬆。
蚕时不记春深浅，瞥见窗前姊妹花。

注释：

王袁景铭（1724—1767）：字质中，号朴村，吴江同里人，附贡生，尝与[illegible]，为竹溪诗社。有《朴村诗文集》。

平望

清·爱新觉罗弘历[①]

景霁风微湖似镜，轻帆十里畅人心。
楼台远近称吴望，老幼扶携渐越香。
泽满鱼虾船作市，地多桑柘树成阴。
吾民庶矣思藏富，惟有祈年志倍钦。

注释：

①清·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清乾隆皇帝。

采蚕词

清·严蕊珠[①]

绿杨村外闻啼鸠，青青绕屋桑阴稠。
微行联袂趁迟日，女郎三五携筐钩。
蛾眉侵晓烟痕绿，温室红蚕初罢浴。
玉钩影挂月玲珑，金剪声飞风断续。
断续声中笑语香，华容真个耀朝阳。
烟条细摘云鬟腻，露叶轻翻翠袖凉。
采采筠篮看乍满，陌上踏歌归缓缓。
宵深戾叶向蚕房，剔尽银灯愁梦短。

梦苦短，叶苦稀，蚕饥中夜蚕娘啼。
有丝已判二月卖，无叶那得三眠齐。
君不见东家女儿最疏懒，百幅缠头歌一啭
采桑辛苦几曾谙，罗衣倚向春风暖。

注释：

①严蕊珠：字绿华，号宝仙，吴江人，诸生严家绥之女，少工吟咏，十七岁名列随园女弟子中，著有《露香阁诗存》。

养蚕词

清·金学诗[①]

绿窗清雅唤晴鸠，傍舍青青桑叶稠。
早起小姑饲蚕罢，重携丝笼桂枝钩。
温室红蚕试浴新，火厢食叶夜深闻。
但期安稳三眠过，香茧堆盘白似云。
三间茅屋小桥西，永日蚕家上蔟齐。
渐听缫丝声轧轧，深闺辛苦学添梯。
吴蚕作室如雪团，吴娘煮茧成水纨。
绮罗流黄出机杼，络色丝抽尺五竿。

注释：

①金学诗，字韵言，号二雅，吴江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授国子监助教。有《播琴堂诗文集》等。

盛湖竹枝歌

清·宋贵[①]

季青[②]诗思满汀洲，亥市辛街枕碧流。
只道夜灯千匹练，谁知五色彩云浮？

注释：

①宋贵：字慎诸，号镜楼，吴江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生，官宁海教谕。

②季青：指清代浙江桐乡诗人汪文柏。

蚕词

清·金文城[①]

朝来饲蚕恐蚕饥，暮来添叶怕叶稀。
三更睡起人形疲，晨鸡喔喔鸣窗西。
谁怜此夕月冷闺，谁怜此夕风侵衣。
刚见三眠四眠齐，又将撮蔟争添梯。
山家到处罗蚕房，蚕房茧白生光芒。
望之明洁如珠挡，采之历落盈逮筐。
缫车轧轧月昏黄，龙梭抛掷人何忙。
乐太平兮颂无疆，思公子兮云为裳。
商量报本不可忘，告成还祭马头娘。[②]

注释：

①金文城（1753—1804）：字宗元，号问梅，吴江同里人，有《翠娱楼诗草》等。

②马头娘：中国神话中的蚕神。相传是马首人身的少女，故名。

南塘

清·金文城

春老南塘路，蒙蒙草色迷。
寒过挑菜节，人话采桑梯。
野店酒初熟，落花红满溪。
夕阳吟不尽，踏遍小桥西。

偶感

清·沈璟[1]

我有一匹锦，出自处女机。
霞光映四壁，临风开烟霏。
彩鸾对对舞，朱雀双双飞。
连岁不得售，花样违时宜。
舒卷本从心，携之达京畿。
愿列尚方署，日华流光辉。

注释：

①沈璟（1753—1816）：字树庭，号云巢，吴江西濛港人，清嘉庆五年（1800）举人，工诗，有《云巢诗稿》等。

盛湖竹枝词

清·王鲲[①]

阿侬居近画师桥，淡淡眉山日日描。
一自郎船贩缯②去，怕人偷听不吹箫。

注释：

①王鲲（1755—1832）：字瀛之，号旭楼，吴江人，编有《盛湖诗萃》十二卷、《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等。

②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

新杭市

清·计楠[①]

估舶列市梢，人家夹河岸。
秋灯耿不眠，鸣梭响夜半。

注释：

①计楠（1760—1834）：字寿乔，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代诗人、画家、医学家。

青草滩杂诗九首[①]

清·赵基[②]

灶角争迎灰七姑，喃喃絮语夹双芦。

好凭五月新丝熟，买向湖州卖向苏。

比屋少闻纺吉贝，连宵只听络银条。
空怜澼絖黾纹手，一缕何曾御朔蜚。

更番重午又重阳，角黍粢团令节忙。
儿上花楼女络纬，终年辛苦是厨娘。

回纹锦缎乞天孙，七夕鼏楼宿露盆。
只让儿家偷样巧，采绒留与绣鸳鸯。

南邻北巷会盂兰[3]，雪藕瓤瓜遍地摊。
新织绢裁裙子薄，蚕丝抽尽又成团。

一日刚抽一疋来，瓜皮艇子放溪隈。
杨花扑面吹如雪，慎莫回头笑脸开。

三眠四起候蚕娘，四月江村户户开。
偏到新丝停络柱，更无余地可栽桑。

暑绢秋罗目易迷，争如荡北与溪西，
天家不设机丝税，衣被中原到九氐。

毕世辛勤罄有无，了将经卷迓村妇，
彩旛荳米蚕花竹，此是朱陈嫁娶图。

注释：

①青草滩：今吴江盛泽镇黄家溪村。

②赵基：字开仲，号药亭，吴江黄家溪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岁贡生，授金匮训导。其诗文典丽宏博，有《乳初扦诗选》《青草滩杂诗》等。

③盂兰：农历七月十五，道教称为中元节，佛都称为盂兰盆节，简称盂兰节，民间称为鬼节、七月半节。

田家饲蚕曲

清·吴琼仙[①]

将米易桑叶，蚕饱妾苦饥。
妾苦饥，犹可支；
蚕可饥，那有丝。

注释：

①吴琼仙（1768—1803）：女，字子佩，号珊珊，吴江平望人，著有《写韵楼诗集》、《双巢翡翠阁小札》。

鸳鸯湖棹歌

清·张燕昌[①]

梦回鸳枕小锣声，报道绸船趁晓行。
尽日秀州[②]城内外，归来凉月伴残更。

注释：

①张燕昌：浙江海盐人，字芑堂，号文鱼，清嘉庆时以优贡举孝廉方正，受知于阮元。曾寓吴江盛泽。著有《石鼓文释存》、《飞帛录》、《金粟笺说》等。

②秀州：浙江嘉兴，水程与盛泽相距三十六华里，嘉兴产绸，盛泽上市，卖绸船鸣晓发，至更深返归。

养蚕祠

清·金黄钟[1]

贫家养蚕望蚕熟，浴罢红蚕初上箔。
昨宵一雨春廉纤，村前村后女桑绿。
桑间女儿提蚕筐，村中阿母饲养忙。
愿祝天公毋阴寒，阴寒常虑僵蚕僵。
三眠三起无宁夕，桑葚已红蚕茧白。
女缫丝，母炊汤，女儿二七如母长。
缫丝轧轧新丝香，打门悍吏催租遽。
虎视狼贪不容语，半价偿租攫丝去。

注释：

①金黄钟：同里人。

荻塘棹歌

清·钟鼎[1]

做丝花放野蔷薇，辑里湖丝天下知。
吴女生来纤手白，不关浔俗[2]善缫丝。
谷雨后头蚕市集，端午节前丝市开。
不信浔溪有互市，红毛夷舫火轮来。[3]
经络蚕丝一万家，新正[4]满日要开车。
若非夜上姑苏市，定寄明朝水老鸦。

注释：

①钟鼎（1799—1571）：亭新甫，号琴舟，震泽人。工诗、文、词。有《小林壑诗钞》等。

②浔俗：浔，指浙江湖州南浔。

③红毛夷舫：指清末在中国内河行驶的西方轮船。

④新正：农历新年正月。

养蚕词

清·殷兆镛[①]

前年田禾伤，去年蚕丝荒。
丝荒桑叶贱，沃若委路旁。
今年叶腾贵，千钱值一筐。
家园采不足，贩卖来野航。
叶贵匪所惜，安得八辈偿。
养蚕若养子，积叶如积粮。
侧侧春寒薄，沉沉密室藏。
落剪焙雨湿，绕箔闻风狂。
头眠二眠盼，千户万户忙。
食叶多胜少，食多丝抽长。
食叶嫩胜老，食嫩茧不僵。
譬彼饱学者，抒发为文章。
嘉尔经纶抱，衣被及万方。
上以献我后，黼黻资元黄。[②]
功成忽谢去，化作蝴蝶翔。
回看绿荫茂，梯影犹在墙。

注释：

①殷兆镛（1806—1883）：字补金，一字序伯，号谱经，吴江平望人，清

道光二十年进士，历任礼、户、吏诸部侍郎。有奏议、诗文集等。

②黼黻：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

南塘竹枝词

清·陆萱[①]

春社人归日半斜，村前犹听鼓声挝。
侬家活计年年好，只种桑麻不种花。

注释：

①陆萱：字佩宜，吴江人，附贡生陆筠之女。

新杭里

清·唐佩金[①]

剩有新杭市，吴绫满夕阳。
青红几儿女，消得好春光。

注释：

①唐佩金：清代浙江嘉兴王江泾诗人，著有《闻川缀旧诗》。

新杭市

清·宋景和[①]

锦绫织就费千丝，花样新鲜是折枝。

估客不辞千里远，新杭桥外卸帆迟。

注释：

①宋景和：字兰城，号金庭，吴江新杭人，以岁贡生署崇明、丹徒教谕。有《瞳浮山人集》。

新杭市

清·屈茂恒①

一廛隔水是新杭，多少人家面野塘。
画出江乡好风景，夜深灯火织流黄。

注释：

①屈茂恒：字星阶，号壬叔，清代吴江新杭人，国学生。有《招鹤山房诗稿》。

盛泽谣

清·黄光升①

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
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梢头。

淡色轻衫浅色裳，蓬松鸦鬓巧梳妆。
虎丘山远无缘到，一岁风光佛庙香。

注释：

①黄光升：字元圃，吴江北麻人，性嗜书画，诗格以自然为宗。有《闲谷集》等。

黄溪竹枝词

无名氏

烟火千家两岸回，罗裳肉味笑颜开。
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声远近来。

黄溪竹枝词二首

清·史在柱

阿蛮小小已多姿，十岁能牵机上丝。
漫揭轻裙上楼去，试看侬撷好花枝。

郎起金梭妾起花，丝丝朵朵惹人夸。
无端北客嫌轻去，贱煞吴绫等苎麻。

黄家溪

清·张霨[①]

几曲陂塘胜，垂杨去路赊。
烟云开五屿，机杼足千家。
小鸟鸣深树，轻鸟浴浅沙。
片帆何处泊，红日又西斜。

注释：

①张霨：长洲（今苏州吴中区）人，字锦含，有《香圃诗钞》

青草滩

清·郁承泰[①]

青草滩边路，青青杂芡菱。
鱼虾争早市，机杼急宵灯。
水驿通南北，蓉庄感废兴。
井烟望稠密，高阁晓频登。

注释：

①郁承泰：字阴阶，号南轩，吴江黄家溪人，好吟咏，有《南轩诗草》。

慈云塔影

佚　名

四面湖光绕，中流塔影悬。
荻塘西去路，蚕事胜耕田。

荻塘棹歌

清·周桢[①]

妾弄金梭手自裁，郎栖机上拽花开。
昨宵翻得新花样，一片冰纹一片梅。

注释：

①周桢：字用琴，清代震泽人，有《愚堂诗钞》。

盛湖杂咏呈仲观察廷机施茂才绍书（七首之一）

清·金兰[①]

人烟团结水中央，机杼咿呀织七襄。[②]
罗绮光腾五桥市，楼台灯火小金阊。

注释：

①金兰：字子春，吴江同里人。

②七襄：指织女星七次移易位置。古人一天分十二时辰，白日分卯时至酉时共七个时辰，织女星座每一个时辰移动一次。

蚕词

清·吴淑巽

东家女儿养蚕忙，西家女儿绮罗裳。
西家绮罗裳厌倦，东家络丝愁夜长。

注释：

吴淑巽：女，字君嘉，号柔卿，清代吴江平望人。

盛湖竹枝词十三首

民国·沈云[1]

贩缯晴趁市河趋，市日曾传寅亥俱。
南徙新庄缘底事，壬申一炬为驱丛。

栋宇沉沉会馆多，承平商贾百千罗。
自从旷劫重生后，鲁殿灵光余几何。

美利天然岁比登，居民筋力百无能。
饶他越客反为主，赢得人称小绍兴。

吴绫自古夙称良，荡北浜南最擅场。
云锦翻新名目夥，梯航运输达遐方。

姐自治丝妹挽花，双双娇女鬌盘鸦。
他年嫁作商人妇，组织工夫早到家。

贫妇生涯靡有他，低头夜织不停梭。
新丝价贵生绡贱，蹙损双蛾奈若何。

领户分居繁有徒，市湫屋矮路盘纡。
日收生绢千万匹，半入申江半入吴。

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
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觇郎。

舶来纱品赛罗绫，男妇风行价日增。

争似阿侬机织好，香云杉子宝光腾。

闾巷短长七十三，市东郑里又新参。
门千户万疑无路，机杼声声入耳酣。

二月初旬喜气饶，开庄吉日市声嚣。
五更爆竹惊人睡，商店悬牌趁此朝。

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
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蚕事关门忌百端，山头望满十分欢。
天公此月真难做，既要温和又要寒。

注释：

①沈云（1864—1921）：原籍秀水（今浙江嘉兴），系王江泾世家望族，咸丰十年（1860）其父举家迁居吴江盛泽。

盛湖竹枝词

民国 · 范烟桥[①]

越绮吴绫最擅场，年年估船走重洋。
香山卷倘鸡林购，纸贵何曾限洛阳。[②]

注释：

①范烟桥（1894—1967）：名镛，字味韶，号烟桥，别署含凉、鸱夷、西灶、乔木、愁城侠客等，吴江同里人。著作颇丰，有《作诗门径》、《销魂词选》、《北行杂诗》等等。

②香山：旧县名，地在广东；鸡林：古国名，即新罗，今韩国。

绸乡颂

汪钦成[1]

蚕桑丝绸、中华瑰宝。
远溯上古、嫘祖亲教。
汉唐西输、山高路遥。
衣被天下、云锦天造。
苏宁湖杭、各领风骚。
由泛而盛、尤著纺绸。
徐绫沈濮、先河首肇。
机杼万户、估客如潮。
庄领互济、共策丰饶。
益源永亨、懋迁有道。
分行春申，腾誉海峤。
东夷侵凌、百业俱挠。
抗战胜利，尘烟未消。
人民做主，国换新貌。
日新月异、缤纷竞超。
百岁过客、欣看今朝。

注释：

①汪钦成（1892—1990）盛泽绸业前辈，汪永亨绸行少东，曾任盛泽商会会长。《绸乡颂》作于1988年，汪钦成时年九十七岁。

丝绸楹联

一、桥梁楹联

白龙桥楹联

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
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

注释：

白龙桥位于盛泽镇龙桥村。此楹联系清宣统年间重建落成时所镌刻，为当年盛泽丝绸业兴盛之写照，脍炙人口，被广泛引用。

⊙ 白龙桥

青云桥楹联

虹影卧鸥波，北带麻溪，南襟绣水；
鳞塍环雁声，春风击壤，夜月鸣机。

注释：

青云桥位于盛泽镇圣塘村。此楹联系民国十一年（1922）重建时所镌刻。
绣水：即秀水，今嘉兴。

登云桥楹联

之一

姐妹三条[1]联远影；

桑麻四野便行程。

之二

送听隔岸绫梭，弥思物力；

最喜结邻村社，永赖神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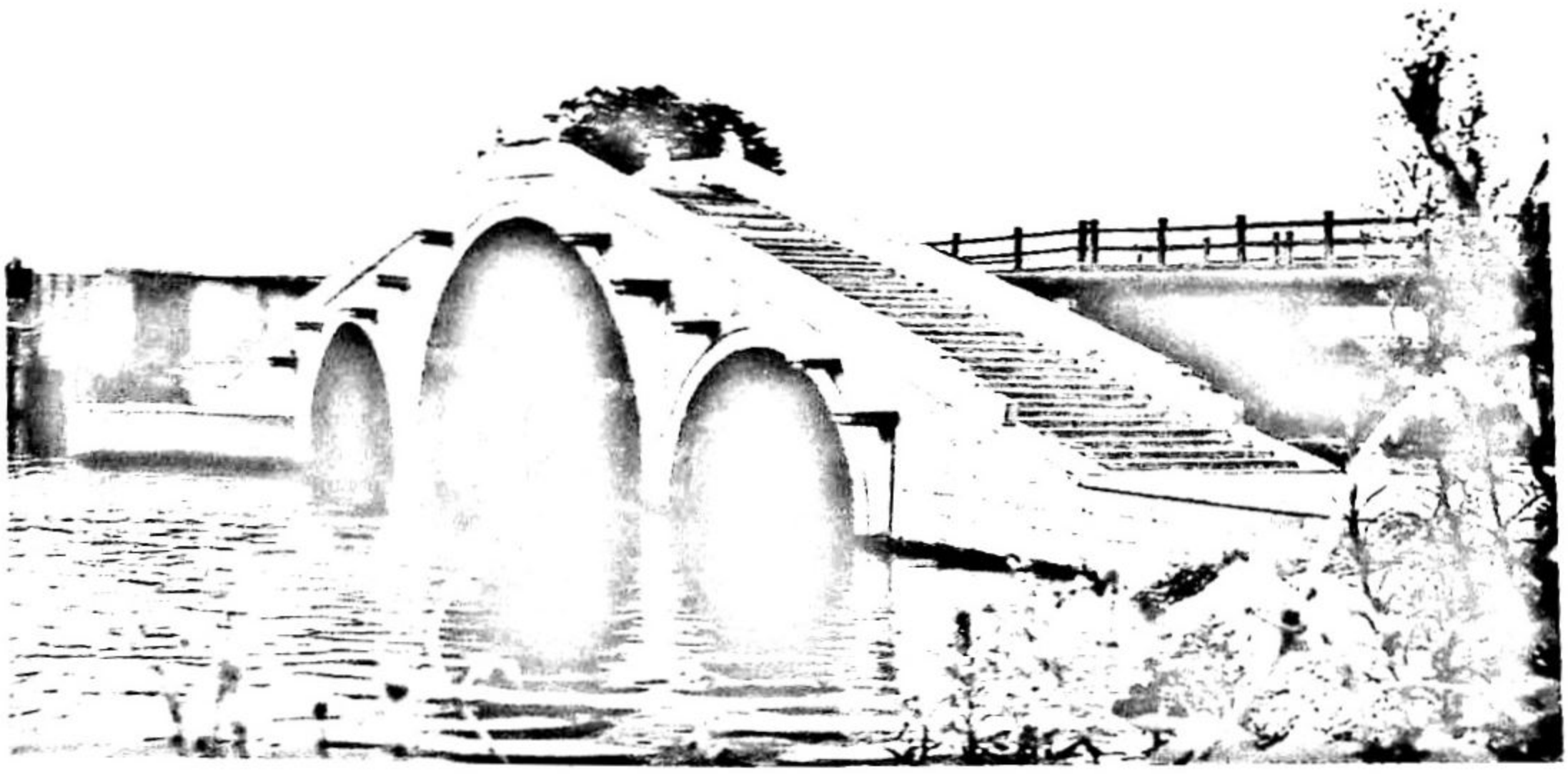
注释：

登云桥位于盛泽镇，跨清溪河，连接圣塘弄与东杨，此两楹联系清宣统二年重建时所镌刻。

[1]姐妹三条：指种福、禄安、长生三桥。

[2]麻：王黄、保护。

⊙ 登云桥桥联



⊙ 登云桥

鼎方桥楹联

舟楫往来，一水潆洄连北角[①]；
桑麻掩映，数村环抱接中山[②]。

注释：

鼎方桥位于盛泽镇北。此楹联系清乾隆年间修建时期镌刻。

①北角：指北角荡。

②中山：桥名。

香波桥楹联

人去横塘曾拾锦；
客来题诗亦生香。

注释：

香波桥位于目澜洲公园之西。此联是清同治九年（1870）重建时所镌刻.原桥已不存。

日连桥楹联

策杖闲听，两岸机声连牧笛；
临流远眺，一泾帆影伴渔舟。

注释：

日连桥位于南塘村。此联是民国十四年（1925）重建时所镌刻。原桥已不存。

双塔桥楹联

惟上上田[①]，农桑兴大利；
活泼泼地，兰若[②]宛中央。

注释：

双塔桥位于七都镇双塔桥村。此联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时所镌刻。

①上上田：旧制，田分九等，上上田为最优之田。

②兰若：佛寺，联中之指双塔寺即浮碧庵。

北回桥楹联

壤接拜三庄，桑麻蔽野；
水经稽五漾，江浙分疆。

注释：

北回桥位于七都镇桥下村，桥之东堍为浙江之南浔。此联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重建时所镌刻。

大善桥楹联

杨柳岸通津，远达桑溪迎鹤舫；
桃花流入港，平分两省驾鱼梁[①]。

注释：

大善桥位于桃源镇新桥村。此楹联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建时所

镌刻。

①鱼梁，指代桥梁。

度生桥楹联

两岸桑麻丰且稔[①]；
一泓流水远而长。

注释：

度生桥位于桃源镇巴家斗。此楹联系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建时所镌刻。

①稔：庄稼成熟。

太平桥楹联

千家城廓蚕桑地；
万顷烟波鱼米乡。

注释：

太平桥位于松陵镇盛家厍南侧，建置无考。

北七星桥楹联

水往月中流，灌浇两岸蚕桑地；
人从虹上走，吟唱一方鱼米乡。

注释：

北七星桥位于松陵镇南运河纤道。建于1990年代，楹联作者陈志强。

富贵桥楹联

河畔华绸压魏紫；
桥头锦缎胜姚黄[①]。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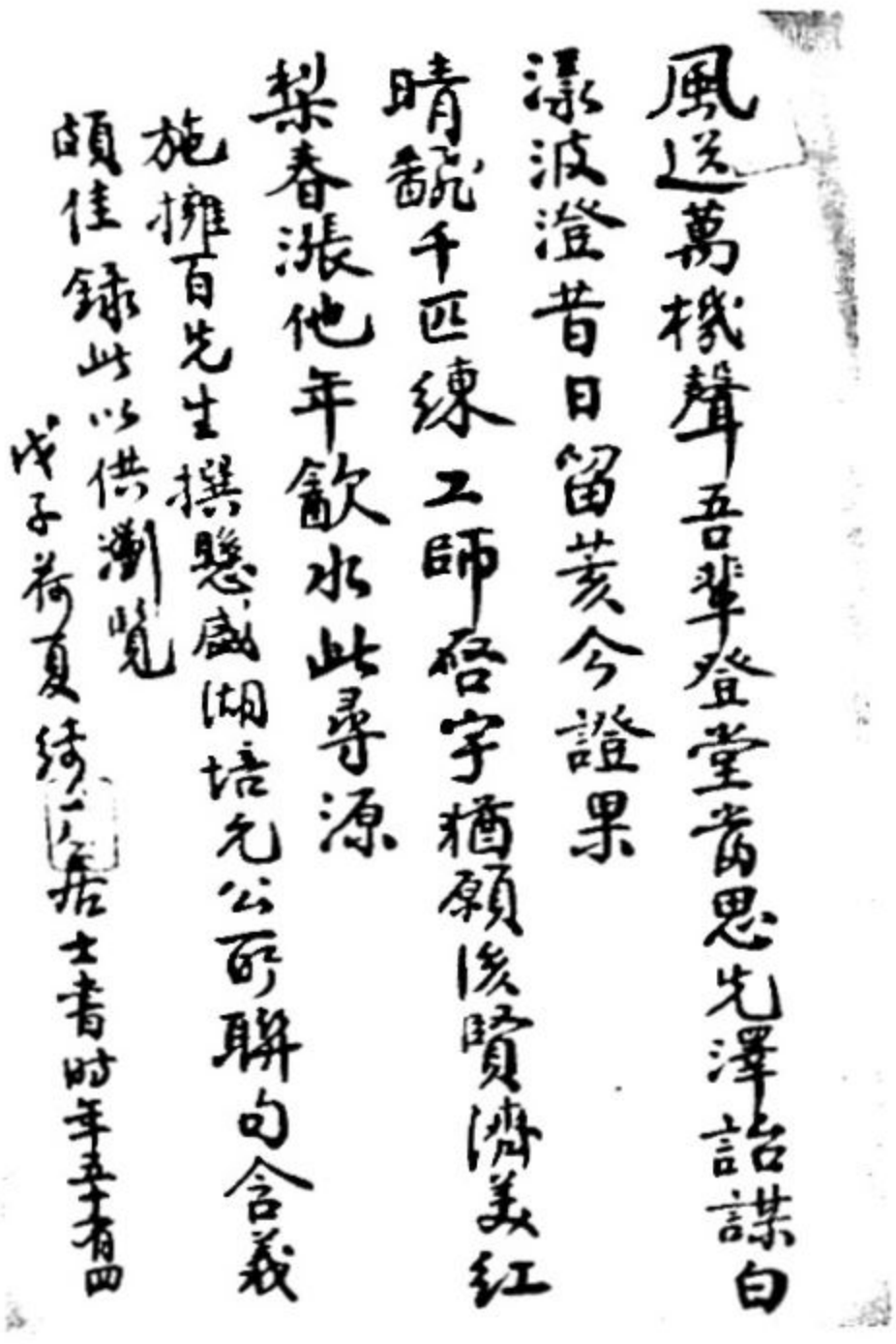
富贵桥位于吴江文化广场南侧。建于1990年代。

①姚黄皆为牡丹名品。楹联作者陈志强。

二、厅堂殿堂楹联

盛泽绸业公所（培元公所）议事厅楹联

风送万机声，吾辈登堂当思先泽诒谋，
白漾波澄，昔日留荛今证果；
晴翻千匹练，工师启宇犹愿后贤济美，
红梨春涨，他年饮水此寻源。


風送萬機聲吾輩登堂當思先澤詒謀白
漾波澄昔日留荛今證果
晴翻千匹練工師啓宇猶願後賢濟美紅
梨春漲他年飲水此尋源
施擁百先生撰懸盛湖培元公所聯句含義
頗佳錄此以供瀏覽
戊子荷夏綉[吾]主者時年五十有四

⊙ 绸业公所大门对联原文

注释：

该联载于《盛泽绸业营业税加佣金案文稿》(1948年油印本)，为龚子云所录。龚氏附注："施拥伯先生撰悬盛湖培元公所联句，含义颇佳，录此以供浏览。"盛泽绸业公所在镇中北大街登春桥北堍建新所即培元公所，时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较白龙桥建成早十五年。将盛泽绸业公所联与白龙桥联对照一下，不难看出两者的渊源和传承关系。

先蚕祠蚕皇殿楹联

之一

先蚕[1]遗教，抽丝剥茧，扬盛湖[2]风范；
后叶沐恩，绣锦织云[3]，擅吴越声名。

注释：

①先蚕指殿内供奉的嫘祖。

②盛湖为盛泽的别称。

③绣锦及织云为门楼左右拱门的门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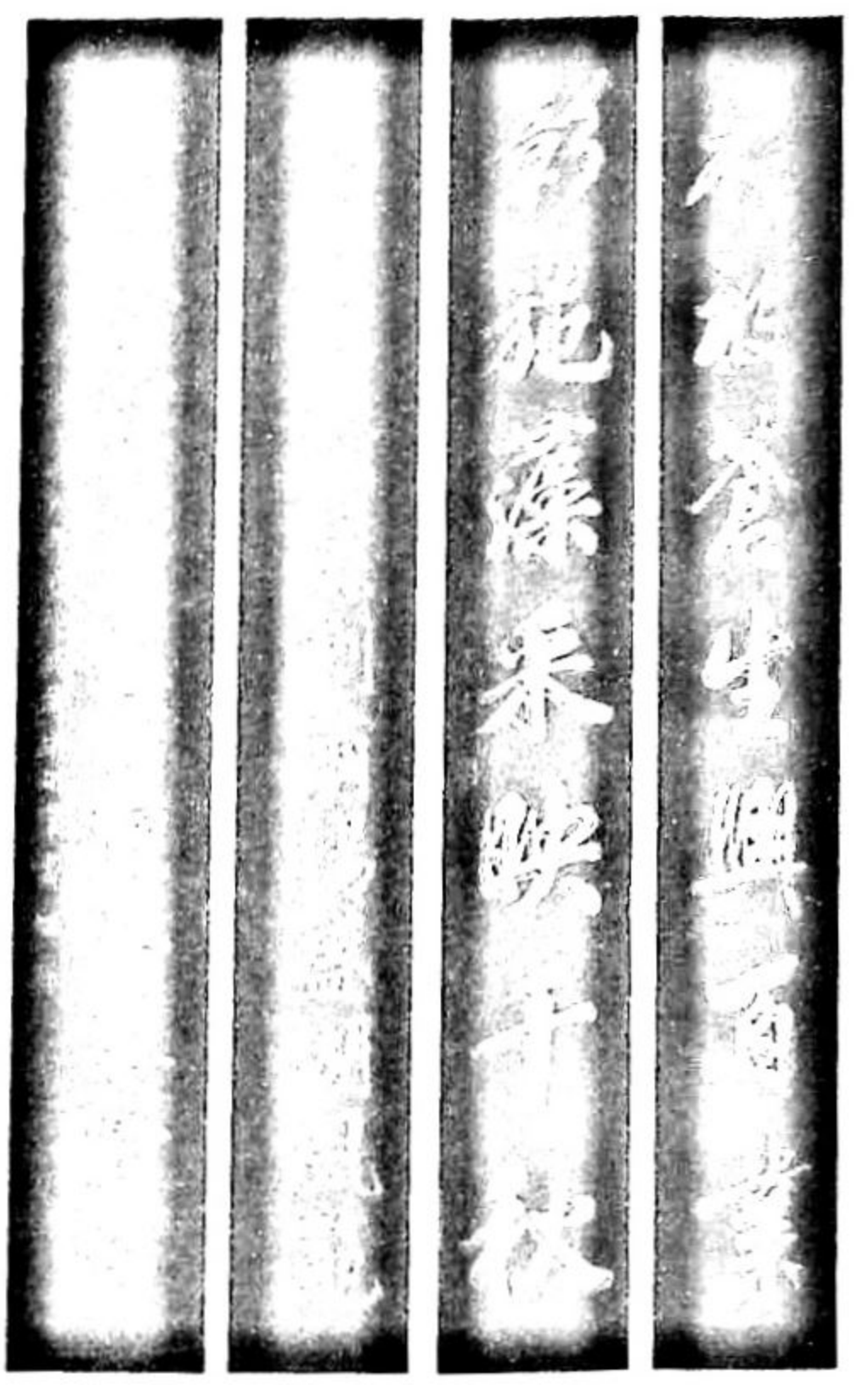
之二

衣被苍生兴百业；
彰施藻采[1]映千秋。

注释：

①“藻采”取自《礼记·杂记》，以描绘绸缎的绚丽多彩。

以上两联于1999年先蚕祠重修时由周德华、陈志强、倪平、费师夷所作。



⊙ 先蚕祠蚕皇殿楹联　⊙ 蚕皇殿楹联

丝绸地名

一、丝绸商区地名

庄面　位于盛泽镇西肠圩之南地（今盛泽老镇区花园街以南，华阳街

⊙ 白龙桥

以北），建于清乾隆年间，系丝绸行庄及领投（丝绸经纪人，亦租赁铺面）密集之街面，是古近代跨江浙丝绸产区的专业交易市场。晚清，徽商（在盛泽建有徽宁会馆）出资在庄面东南再建一庄，设铺面四十二间，名之为徽州庄。民国初年，盛泽绸市持续兴旺，庄面商区再次向东扩展，延伸至三条平行的弄堂，分别命名为庄横头、庄面一弄和庄面二弄。全盛时期，庄面占地约万余平方米。

丝行埭　近现代，震泽镇丝市繁荣，其上塘大街至城隍庙一段街区丝行、丝经行、丝线店鳞次栉比，“茧丝上市之际，毂击肩摩。”蚕农、经户、丝商、贸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极具专业特色，因而，此街区被称为丝行埭。

市场路　1986 年 10 月，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开业后，连年兴旺，商区范围不断扩大，所建横向干道被命名为市场路，另外，将现代闽、粤、瓯三大客籍商帮密集的街道分别命名为福建路、广东路和温州路。

二、丝绸行业地名

旧时，盛泽镇号称“七十二条半弄”，其中不少里弄“因业生名”被冠以行业、行庄、作坊或店铺之名。

红坊弄　盛泽镇南大街西段临市河弄堂，弄口有绍兴籍人所开设的王元盛染坊，该坊主染红色，每日定时向市河排放红色染液，故名。

⊙ 红坊弄

⊙ 红坊湾

⊙ 染坊弄

红坊湾　盛泽镇东市河与乌新桥河交汇处之北开设王三太染坊，向东连袂有公正染坊，因而此河湾被命名为红坊湾，亦名红坊汇。

染坊弄　盛泽镇南红萝桥南堍弄口有一家小染坊，系郜力子胞兄郜伯谦所开设，此弄之名为染坊弄。

除盛泽染坊集中、业务巨大外，其他市镇也有小本经营的染坊、染店零星分布，如黎里镇有染坊弄，梅堰龙北村有染店港，七都有染店浜，桃源新亭有染店浜等。

灰弄　盛泽镇庄基湾东有一短弄，弄口开设一家灰练坊，使用草木灰为原料练绸，临河泊船，常见草木灰起卸入弄，久而久之被命名为灰弄。

踹坊弄　人工踹绸为丝绸后整理传统工艺之一，以使经过练染后的绸匹平整光滑，从事此业的作坊称为踹坊。盛泽夜船汇北岸有一弄，内设多家踹坊，因名踹坊弄。

梭子弄　梭、筘、篾子为手工业丝织设备的主要配件，盛泽镇东太平街有梭子弄，因弄内开设梭子工场而得名。

⊙ 筘店弄

筘店弄　盛泽镇北浜有条弄，弄口开设过一家竹筘店，因名筘店弄。

篾子浜　篾子，络丝所用，以竹木制成，周转量甚大，坛丘郎中村柱头浜家家以制篾子为业，专业化批量生产，因而被呼为篾子浜。

运经弄　盛泽镇东港东岸有条运经弄，弄内场地空旷摆放手工整经运经设施，代客户加工，生意颇盛，故名。

绮盛弄　盛泽地名，因弄内有绮盛绸庄，故名。

人和里　盛泽地名，因里内有丁人和绸行，且里内全部房产属丁家所有，故名。

打线弄　震泽镇地名，因弄堂内设丝线作坊，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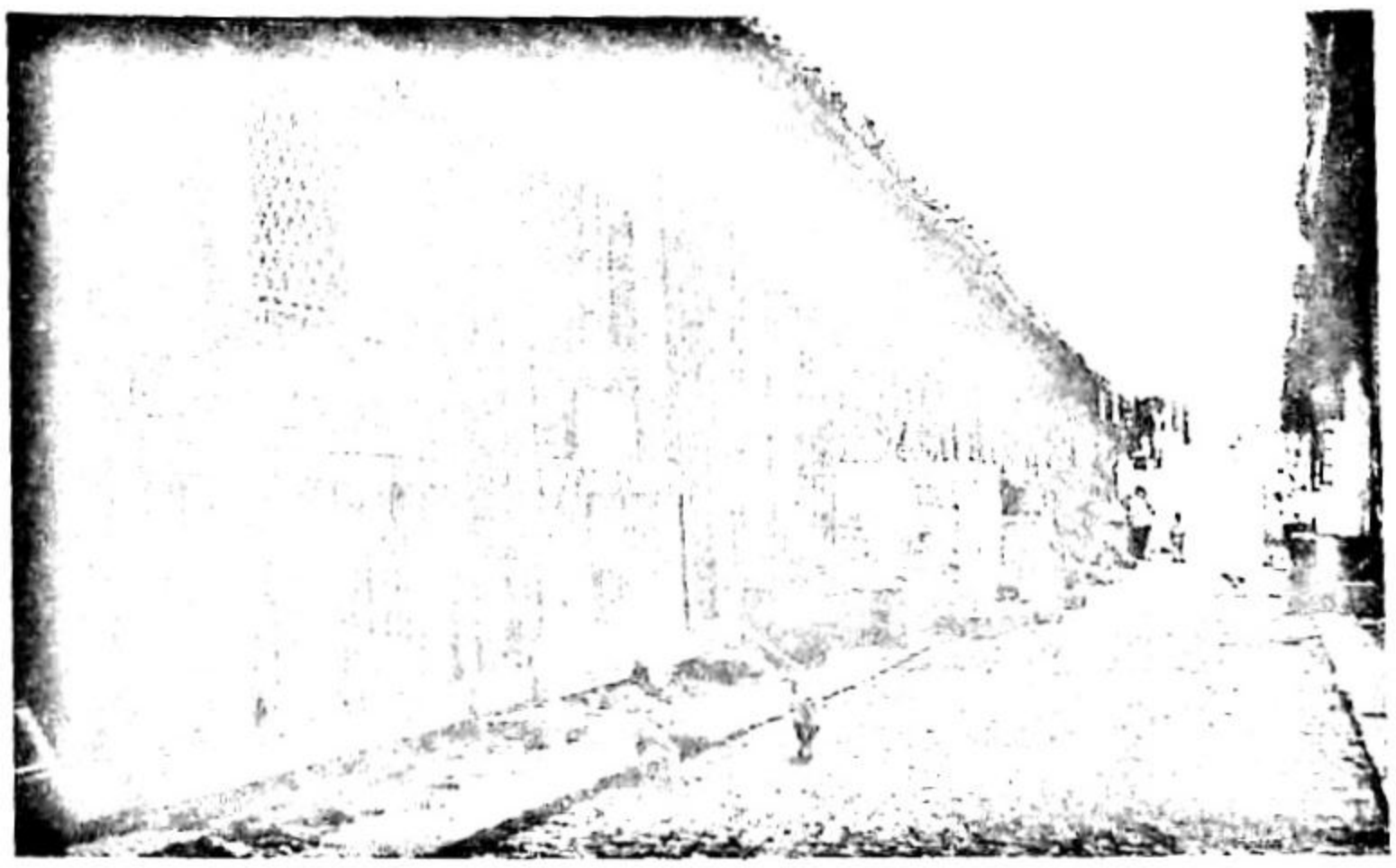
丝绸文物遗址

一、庄面　明末清初时，盛泽绸市交易集中于市河两岸，以中段善嘉桥一带最为密集，称庄面（意为绸庄林立的街面，后世称旧庄或老庄面）。清乾隆《盛湖志》记载："旧庄，向在市河南北大街，四乡业绸，俱赴庄售买。"乾隆十七年（1752）农历三月十三日，桥南新街口失火，逾善嘉桥延烧至北岸，毁房五百余间，绸市精华所在毁于一旦。

稍后，盛泽绸业界集资在西肠圩南端择地面空阔处构屋百余间，谓之新庄。新庄由市廛两埭构成，中为夹道，以后数度修缮。光绪二十三年（1897），培元公所复出资在两埭之南增建市廛一埭，称为南庄，后筑围墙连在一起。

庄面为一封闭形建筑，格局颇似科举时代的考场，四周筑围墙，北设一门，东西各有两门作通径，庄内系一式的砖木结构矮房，被一条南北通衢、两条东西夹道所分割。每间店面均一隔为二，分别由绸行及领户租赁使用。绸行朝南（大绸行租用双开间，小绸行租单开间），领户面北。室内陈设简单，除柜台外，仅有账桌、坐凳、钱柜（俗称榻柜）、货橱等器具，另备有秤具、量具、文具等物品。每天收市之后，绸匹及现金由绸行、领户各自携回。庄面内由绸业公所雇用的老年工友守夜，数百年来从未发生过偷盗事件。

清末，绸市持续兴旺，庄面弹丸之地拥挤不堪，徽商遂集资在庄面东南再建一庄，名徽州庄，格局与庄面相似，由南北两埭铺面构成，各为二十一间，中间为碎石夹道，东西各开一扇庄门。该庄由徽宁会馆经营，租与绸行、领户及其后产生的机料



⊙ 徽州庄原址

店、纹制工场使用。此外，庄面周围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及庄横头、潇湘弄、洒珠弄一带也有类似的市房，领户、丝行、箔店、梭子店、车木店、机料店也群集在庄面外围。

庄面的运营绵延至解放初期。1953年初，丝绸被列为国家统销商品，禁止私商经营，庄面的交易功能不再，其后市房被改造为工场、礼堂、诊所、民居等，局部受到破坏，然其基本轮廓历经两百余年沧桑而不变。现庄面旧址位于花园街之南，分布面积为2941.27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为2516.85平方米，包括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和徽州庄等，大多为民居。在东、西、北三向墙基尚存有绸业公所所立的界碑。

盛泽庄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专业丝绸交易市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2008年12月，被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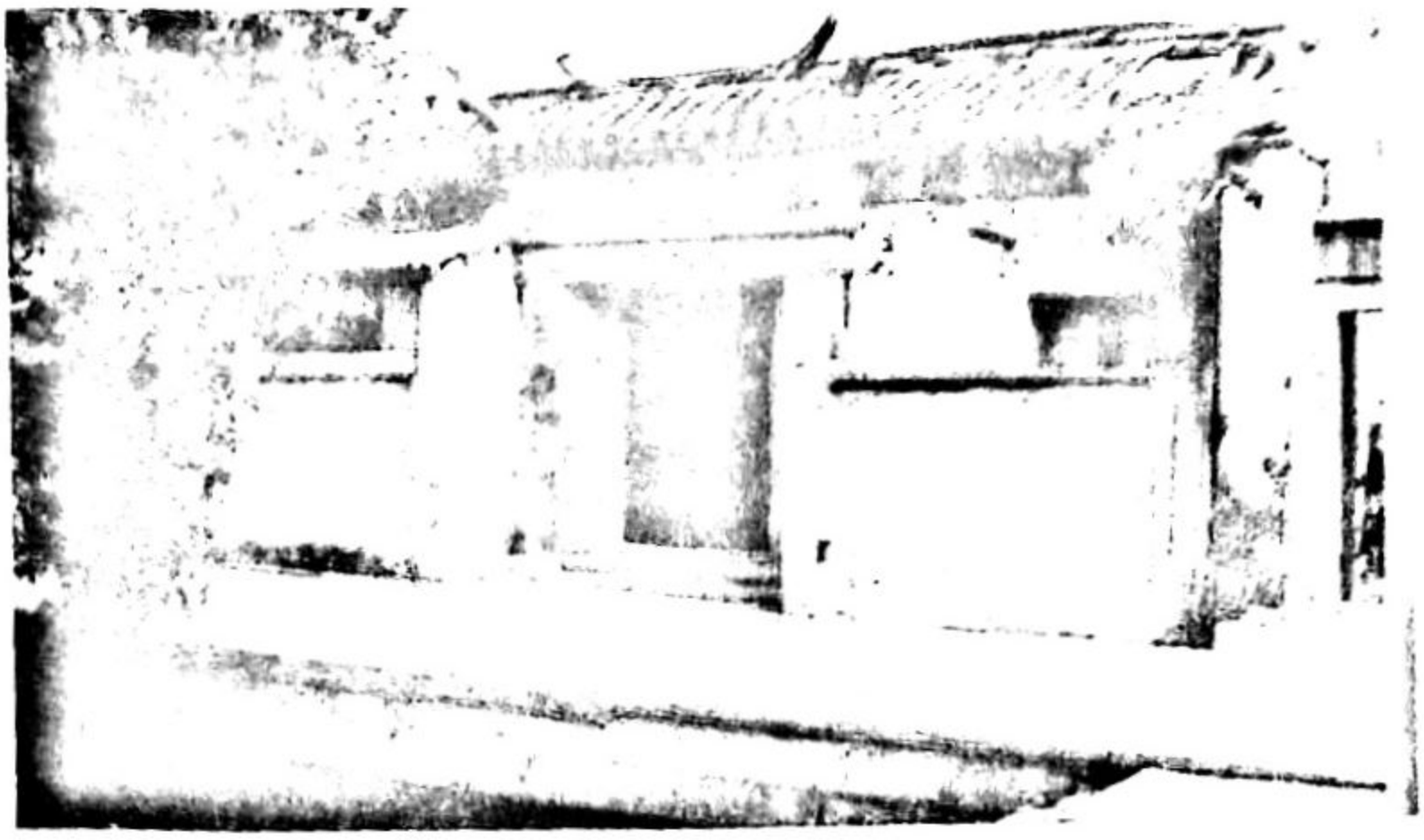
二、培元公所三十周年纪念井　庄面之东，牧童湾之南，尚存培元（绸业）公所义井遗址，系1926年，该公所新所址落成30周年时开凿的自流井，免费供应远离市河地区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现该遗址(井场、井房、围墙、铁门等）俱已修葺一新。北围墙和西围墙转角处的石碑系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唐驼手书。2012年被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济东会馆　济东会馆坐落在斜桥河北岸，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系山东省济南府商人的同乡同业组织，当时鲁商通常将盛泽纺绸运往山东沿海再转输朝鲜，同时将茧绸贩运到盛泽。济东会馆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受到重创。民国十三年（1924）夏，鲁商筹款六千银元重修。抗日战争时期再

⊙ 培元公所三十周年纪念井

⊙ 培元公所

次败落，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以后，相继被占为工场、仓库、校舍和民居等，产权分割支离破碎。20世纪后期收回前三进加以修缮利用，现为盛泽镇图书馆。1986年7月，被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 济东会馆

济东会馆尚存三进，为墙门、前厅和正厅，坐北朝南，占地329.26平方米，面阔三间，硬山顶。大门临街依河，当年装卸货物、迎宾送客十分方便。墙门前立有四根石柱，每根石柱上蹲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墙门中间石库门框内开两扇黑漆大门，门两侧是清水砖柱，上方门额砖刻“济东会馆”四个大字。墙门内方砖铺地，门厅两侧有耳房，为司阍所居。过墙门，是一个狭长的天井。

第二进为前厅，两根漆黑大柱立在厅前侧，里外两侧均排列着镂花落地长窗，梁枋上雕刻着各种花纹图案。过前厅，是一个宽敞的天井，天井中间靠前建有戏台，现台基尚存，天井前侧东西各开有一门，均有门额，东为“瀛洲”，西为“阆苑”。这两门额颇富诗情画意，“瀛洲”是传说中的仙山，《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云道：“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阆苑”，是传说中的神仙居处，常用指宫苑，如苏东坡有诗句云：“阆苑干葩映玉霞，人间只有此花新。”天井两侧建有走廊，与前厅后面的走廊相环通。

过天井，迈上三级石阶便是第三进轩敞高耸的正厅。正厅门前四根石础大柱间排列着十四扇落地长窗，窗裙板上刻有各种花卉图案，入里只见梁柱之上皆精雕细刻，厅柱纱帽翅上共有十余幅烫金透雕戏文折子，皆选自《红楼梦》和《西厢记》。梁枋上雕着龙凤、仙鹤等图案，并施彩绘，柱头雀替镂空雕有人物故事图案，彩绘贴金，前檐斗拱上刻着游龙飞凤，穿行于流云之中。

大厅为议事厅，后部设神龛供奉鲁商地方保护神金龙四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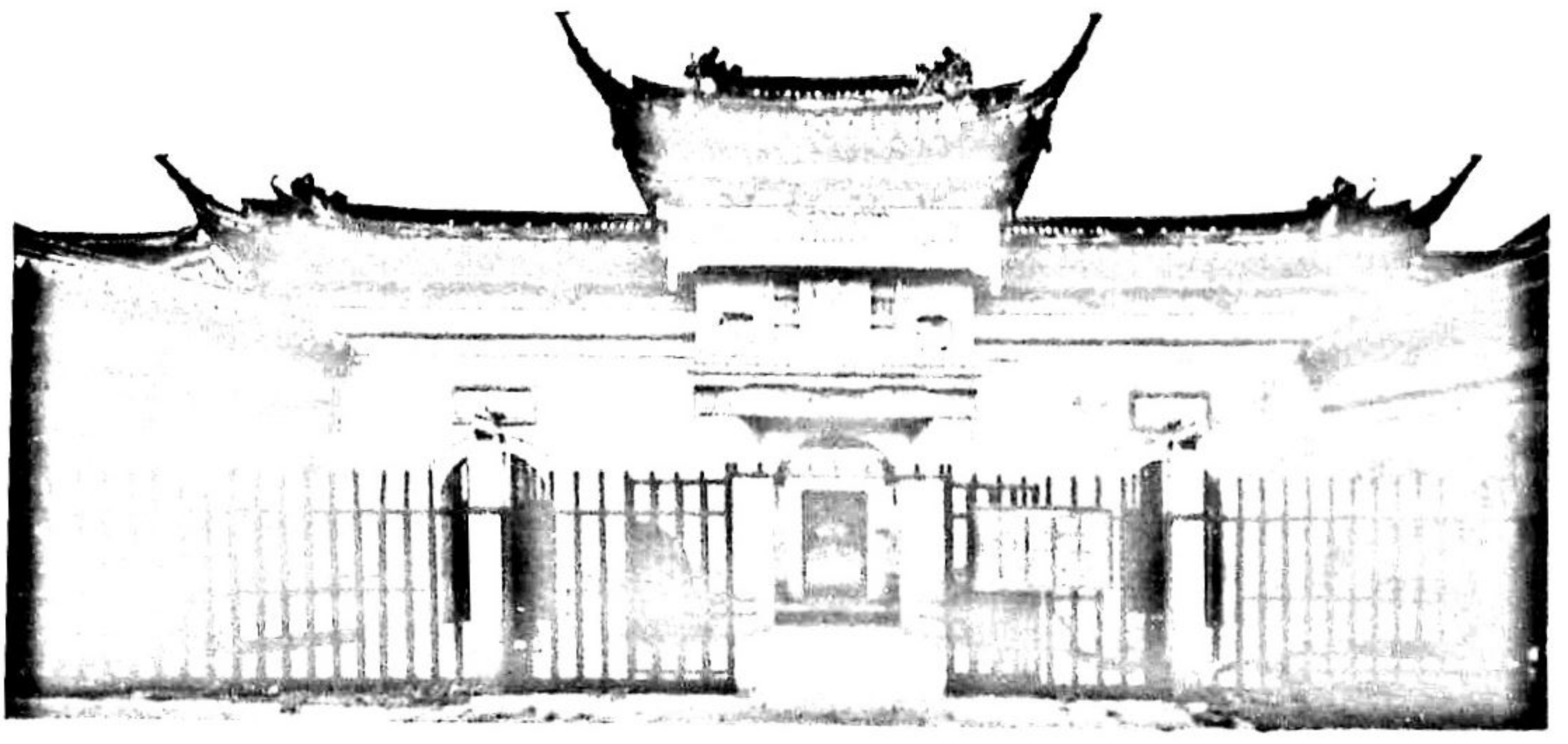
天井西墙嵌砌之《重修济东会馆碑记》犹存，字迹清晰。

四、先蚕祠　先蚕祠，又名蚕花殿、蚕王殿，坐落在盛泽镇五龙路口，清道光七年（1827）由当地丝业公建，另一说建于道光二十年。

我国向来有祭祀行业祖师的优良传统，先蚕祠就是祭祀蚕丝行业祖师的公祠，同治《盛湖志》载“先蚕祠祀黄帝、神农氏及其妃嫘祖”，同时，该祠还是盛泽丝业公所和农会的办事处所。20世纪90年代末，盛泽政府斥资526万元对该祠进行了修缮；1999年秋，正式对外开放。

江南一带很早以前就传说着是黄帝的妻子嫘祖从天庭取来了蚕种和桑苗，从此，人间便有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所以，民间又称嫘祖为蚕花娘子，先蚕祠也被盛泽人称为“蚕花殿”。在养蚕之前或养蚕期间，四周的蚕农总要到祠里来拜一拜，祈求神灵保佑，取得蚕茧丰收。

先蚕祠以前在江浙一带祭拜蚕神的祠庙中首屈一指，1995年4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并为AA级旅游区。该祠为古典庙堂式建筑，前为门楼，小青瓦压脊飞翘，外墙配以清水砖贴面，面阔三间，飞檐斗拱，气势轩昂，朴素庄重。正中三座拱门，主拱门竖匾为祠名，两侧拱门上方分别为“织云”和“绣锦”匾额。门楼雕饰精美，除云蝠花卉外，上有嫘祖养蚕图，下有后稷稼穑图，东有尧帝访



⊙ 先蚕祠

舜图，西有舜传大禹图。栅门前原是小广场，前筑双向河埠，轿船称便，系香客集散处。

门楼内顶中央为龙头吐水藻井，左右为八卦藻井，分别代表水利和天象。

越门楼，穿天井，从戏台下走过，是一广场，为香客集散之处。穿过广场，便是高敞的正殿，殿内除了供奉嫘祖外，还祭祀轩辕黄帝和炎帝神农氏。正殿内的四根大柱上悬挂着两副抱柱对联。其中一副为："先蚕遗教，抽丝剥茧，扬盛湖风范；后叶沐恩，绣锦织云，擅吴越声名。"该联上联中的"先蚕"和下联中的"绣锦""织云"均取自祠拱门的匾额；上联中的"抽丝剥茧"和下联中的"绣锦织云"生动地描述了绸乡儿女缫丝织绸的劳作情景，形象地反映了盛泽丝绸业的繁荣景象。联中的"扬盛湖风范"和"擅吴越声名"也褒赞得当。据史载，盛泽在明代时即为"出产锦绣之乡"，至清代与苏州、杭州、湖州一起并称为四大绸市，同时，也为我国主要的丝绸集散地之一，数百年来，以盛湖为中心的条条水路将万匹华绸锦缎运往四面八方，盛泽在为本地赢得盛名的同时，也为整个吴越地区在全国、全世界赢得好声名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另一副为："衣被苍生兴百业；彰施藻采映千秋。"该联上联中的"衣被"泛指丝绸业，因丝绸一业而兴百业，惠及苍生（百姓）千秋百代。下联中的"藻采"取自《礼记·杂记》，以描绘绸缎的绚丽多彩。

正殿的对面即是戏楼。戏楼两侧与厢楼相通，坐南朝北，场地开阔。以前，相传小满日（公历5月21日左右）是蚕神生日，为了祈祷蚕神保佑丰收，丝业兴旺，便由当时盛泽丝业公所出资在祠内戏楼酬神演戏三天。对于先蚕祠小满戏，《盛湖竹枝词》里有诗载道："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1936年，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也收录专文记述当年先蚕祠小满戏盛况。

先蚕祠西轴线自成院落，院内池水清涟，曲桥逶迤，花木翠茂，假山嶙峋，景色清幽宜人。为弘扬吴江悠久深厚的丝绸历史文化，2005年9月，在祠内开设吴江丝绸历史陈列馆。馆址设在祠内西侧，占地三百余平方米，展板面积一千两百余平方米。

陈列馆以文、图、实物、蜡像、声光模型等多种手段展示吴江丝绸历史渊源、演变、发展和现状，还展出近现代对吴江桑丝绸作出重大贡献的十位蚕丝学界、丝绸工商界杰出人物和劳动模范、先进人物。

吴江丝绸陈列馆收藏的珍品有清道光丁未（1847）吴江四都近仙堂的《金花宝忏》经文抄本；清末盛泽汪永亨绸庄的彩印仿单（广告包装纸），其上除印有庄主头像及品牌介绍外，还印上了1910年参加意大利都灵国际博览会所获的奖状和奖牌的照片，见证吴江绸商首次参加世博会，据此还复制了得奖金牌陈列于馆内；民国10年（1921）震泽隆昌震丝经行在美国纽约举办的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上送展的“金字塔”牌8条辑里丝经原样；民国17年江苏省财政厅发给严墓区恒升茧行的茧帖（营业执照）和20世纪30年代上海绸业银行盛泽分行发行的面值两银圆的礼券。此外，还有绸行的招牌、印鉴、账册以及天纶绸缎局（店）和陈大昌丝线作的商标纸、包装纸等。

陈列馆展出了消逝的震泽丝业公所、震丰缫丝厂、开弦弓丝厂、盛泽绸业公所、上海盛泾公所、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等丝绸历史遗址照片。

陈列馆内系统陈列了缫丝、织造、后整理各道工序所用的手工生产设备器具和织机配件。展示了近代吴江民间丝绸服饰和面料、丝绸文化风俗的图文。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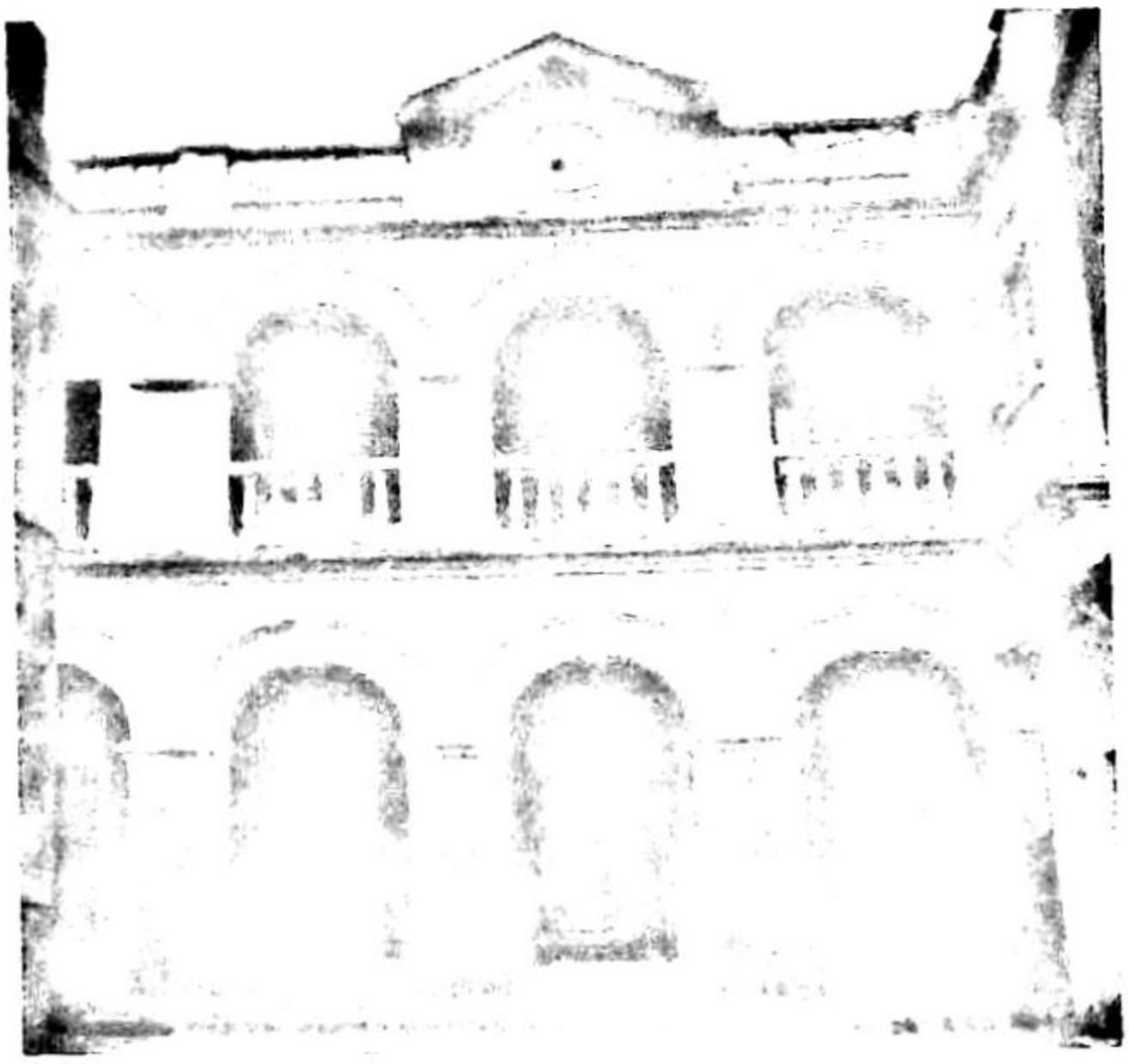
重修先蚕祠碑记

古镇盛泽，井烟稠叠，民齿繁衍，擅蚕织，兴绸市，商贾辐辏，百业欣荣。饮水思源，清道光七年，另志二十年，丝业公所建先蚕祠于大适圩，祀奉行业祖师兼为公所及农会办事之处，规模宏敞，殿宇嵯峨，气势磅礴，其内戏楼精雕细刻，金碧辉煌，美轮美奂，乃江南古建筑瑰宝。曩时，每届小满鸣锣演戏，近悦远来，蔚成大观。先蚕祠历经沧桑，咸丰年间权充县丞署，沦陷时期驻扎日军，继又作仓廪校舍工场，渐致败落。一九四九年被征作粮库，部分房庐被拆，园池湮没，幸祠基及门楼、大殿、议事厅尚存，为全国最大蚕神祠庙遗址。一九九五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弘扬丝绸文化及民俗文化，盛泽镇人民政府广纳各界人士建议，于一九九八年夏先期修葺门楼，续于翌年三月全面动工，至十月竣工，原貌恢复，异彩重放。前后两期共耗人民币五百二十六万圆，除地方财政支出外，并得各单位及个

人鼎力资助，盛世修祠，千秋功德，造福桑梓，因勒石概述颠末，以诏来者。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　盛泽镇人民政府立
里人周德华撰

五、震泽丝业公学　震泽丝业公会为便于业内子弟就学，于民国元年(1912)筹建丝业小学，开吴江行业办学的先河。其时，丝业小学设于旱桥庄宅内，翌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被省里定为模范小学。民国九年(1920)，在北栅藕河（此河现已填没，成为藕河街）豆腐桥之北择地建造新校舍，至民国十二年(1923)落成，共耗资1.24万元。新校区以两幢双层西式教学楼为主体，后有大礼堂、辅助房屋及操场等。民国十五年(1926)学校增设初中班，报省备案后，改称“丝业公学”。



⊙ 震泽丝业公学

丝业公学历经沧桑，作为当年震泽丝业发展的历史见证，现尚存前面一幢教学楼。此楼占地183平方米，面阔四间，前有拱形走廊，左右侧连接厢楼，通宽15米，通进深12.5米，墙体由青砖砌成，走廊方形立柱上全用红砖砌成，楼上走廊前置有柱节状栏杆，楼层顶上辟有围栏露台，台前侧中央砌有一座“人”字形的悬山顶墙。

震泽丝业公学旧址现为吴江区文物保护单位，校门旁侧尚有石质界碑一方，上书“丝业公学”四字。

六、泰安桥　坐落在盛泽镇东北6公里处的黄家溪村，始建于崇祯五年(1632)，现存之桥为清同治十一年（1972）重修，梁式三孔，南北走向，

⊙ 泰安桥

跨黄家溪市河，花岗石构筑，桥全长20米，中宽2.4米，堍宽3.75米，中孔高3.95米，跨径5.05米。现为吴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明末清初，丝织手工业者分化加剧，出现机户（雇主）和雇工，而行业内部的分工亦细化，出现织工、络丝工、整经工和挽花工等，此在黄家溪十分典型。道光《黄溪志》(卷一）载:“入国朝，机户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供给必得鲜味，故市中卖鱼极早，迟则不可得，每遇节候，肴馔更为丰盛。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

黄家溪为一带状市集，一条市河贯流东西，长春、泰安两桥居中，为南北东西交通要道，自然而然成为劳动力市场。

泰安桥成为明清江南农村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受到学术界瞩目，中央、江苏、浙江电视台均来摄录节目。

七、白龙桥　坐落在盛泽镇西北龙桥村，为吴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白龙桥为三孔石拱桥，南北走向，跨南心(天字)、北心两圩，总长40.6米，巍峨高大。

白龙桥下之白龙港，为盛泽西北主要航道，沿港入烂溪北去可直抵苏州，历来为盛泽丝绸北运的通径。

历史上白龙桥屡次修建，现址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建，至宣统三年（1911）落成，历时3年有余，花费白银1万4千余两。

白龙桥名闻遐迩，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片《话说运河》时，将该桥介绍给了海内外广大观众。白龙桥之所以声名远播，除了它的形制恢宏多姿、周围风景优美外，更重要的是桥身上镌刻着这么一副对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

上联“风送万机声”，是盛泽纺织业生产规模的真实写照。明末清初，

盛泽丝绸已畅销国内，每天产量达千匹的规模。至清光绪六年（1880），江海关官员E·罗契到盛泽来实地调查，全镇织机已有八千台之多，成为国内生产丝绸最多的地方。此联句也是白龙桥附近丝织业的真实写照。白龙桥北堍的北心圩为手工织机密集区，机声唧唧，随风传来，不绝于耳。

下联“晴翻千尺浪”乃写意手法。原来，盛泽所出产之绸匹除少数原色生坯外，大多须练染成熟绸和色绸。从事此业的手工练坊和染坊在空旷场地上立竹柱将练染过后的绸坯拉紧层层叠叠绷挺在竹柱间晾晒，清风吹来，翻飞起伏，掀起千尺彩浪。

两联的后半联告诉人们当年盛泽丝织业的巨大规模并非易事，而是众人擎起的宏图，至于盛泽的繁荣和富庶全系丝织业兴盛之所致，让人饮水思源。

白龙桥由于其丝绸历史文化价值而被新闻媒体和学术界所推崇，除中央电视台外，江苏电视台、苏州电视台等均来拍摄过专题片，《人民画报》也曾刊载文图作介绍。不少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前来考察参观。

附：

重建白龙桥碑记

吴越古称泽国，其浸曰具区，泄为溇港，分流贯注于诸邑城乡间者，距川利涉唯桥梁为綦重焉。

盛泽为吴江南境一巨镇，民生繁衍，擅蚕织之利，水道交通，估帆群萃。镇西之水自烂溪来，分为六港，而白龙港为最大港口，跨天字、北心两圩。旧有康熙初年所建梭墩石桥，咸丰二年，经乱被毁。先祖韵珊公有志建复，以寇氛方棘，事不果行。寻至同治季年，计君汉英恻念病涉寖久，力踵前议，先考鹤卿公继志述事，赞划经营，以工巨费绌，不克规复旧观。因度地港西半里许，跨南心北心两圩，移建排柱石桥，约费三千余金。久废初兴，往来称便，自内地通商，轮舟上下如织。镇当吴会孔道，河曲而桥窄，日夕激撞，至光绪二十八年，桥又圮。更历年所，屡谋修建，迄无成议。唐君廷昌，方筹计集事，旋病殁中辍。于是有激而为永远设渡之说者。

文乾承里中推举，复董斯役，怒焉心疚，念因陋就简，终恐不能持久，不若重建大桥，为一劳永逸之计。宏规度起，咸以为难。三十三年秋，值镇南之登云桥及镇东之澄溪桥先后倾圮，而镇北之兴隆桥亦颓废日久，率吁众感岌岌不可复延。于是沈节母出所储千金率先捐助，本镇绸业诸君闻风慕义，合集巨资，鸠工庀材，刻期大举。仍就康熙时港口桥址，改建三拱环桥，　中拱径距三丈四尺，视昔加广，以便行轮。其附近之兴隆等七桥，亦一律修复。桥南旧有宝珠庵，桥归原处，如龙之有珠，最合形胜。庵南有迎龙桥，并易木而为石，复于桥北筑凉亭三楹，以为行人憩息之所。共费银一万四千两有奇。经始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告成于宣统三年辛亥。工既竣，爰为文勒石以记之。

文乾窃唯自古桥梁之设，列于王政，董之官司。唐六典所载，天下巨梁皆国工修之，余由所管州县随时营篡，其明征也。后世王政不修国工，顾亭林先生于《日知录》中深有慨乎其言之。今世有司欲行惠民之政，亦拘牵文法而无可设施，不得不听地方之自治。而自治苦无经费，夫以斯镇区区一桥之功，时阅多年，事更数手，犹赖沈节母轫捐于先，诸君子合筹于后。文乾无似克承先志，藉手观成，不可谓非幸矣。因详述颠末，以诏来者。至在事诸君姓字例得备书。

王紫封　李璞山　叶桂云　唐廷昌　陈葵仙　冯志雄　王少村
沈步青　陈发祥　周维新　陈子善　陈辰生　汪鞠如　沈忻木
俞兰生　俞秋波　朱鸿甫　简寅生　仲云乔　李怀庭

秀水蔡棠 勒石
里人钮文乾撰　阳湖汪洵书并篆额

八、双塔桥　坐落在七都镇李家港村，跨七都及震泽八都社区，北通桥下水漾，南通稽五漾。

双塔桥为三孔石拱桥，共有四副楹联，其中一副与蚕桑有关：

唯上上田，农桑兴大利；
活泼泼地，兰芳宛中央。

双塔桥被列为吴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丝绸文化节

1999年，盛泽先蚕祠全面修复开放，以此为载体，翌年5月21日（小满节）恢复中止了52年的小满戏，并以小满戏为核心举办全镇性的丝绸文化节，以弘扬丝绸文化的地方特色大众文化，至2013年连续办过14届，其间自2002年起改在9月举行，并将节期延长至1个月以上。

丝绸文化节节期长，内容丰富多彩，除开幕式、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外皆交叉分散、持续进行。节目多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如戏曲天天演，京剧、越剧、沪剧、锡剧、评弹等戏曲票友团体竞相登台献艺。举办各种展览陈列活动，如书法、绘画、摄影、金石、集邮、花卉、盆景、剪纸等；举办象棋、跳绳、乒乓、足球、飞镖、钓鱼等体育竞技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和舞蹈活动；举办文学讲座、新作品首发式研讨会及丝绸历史知识竞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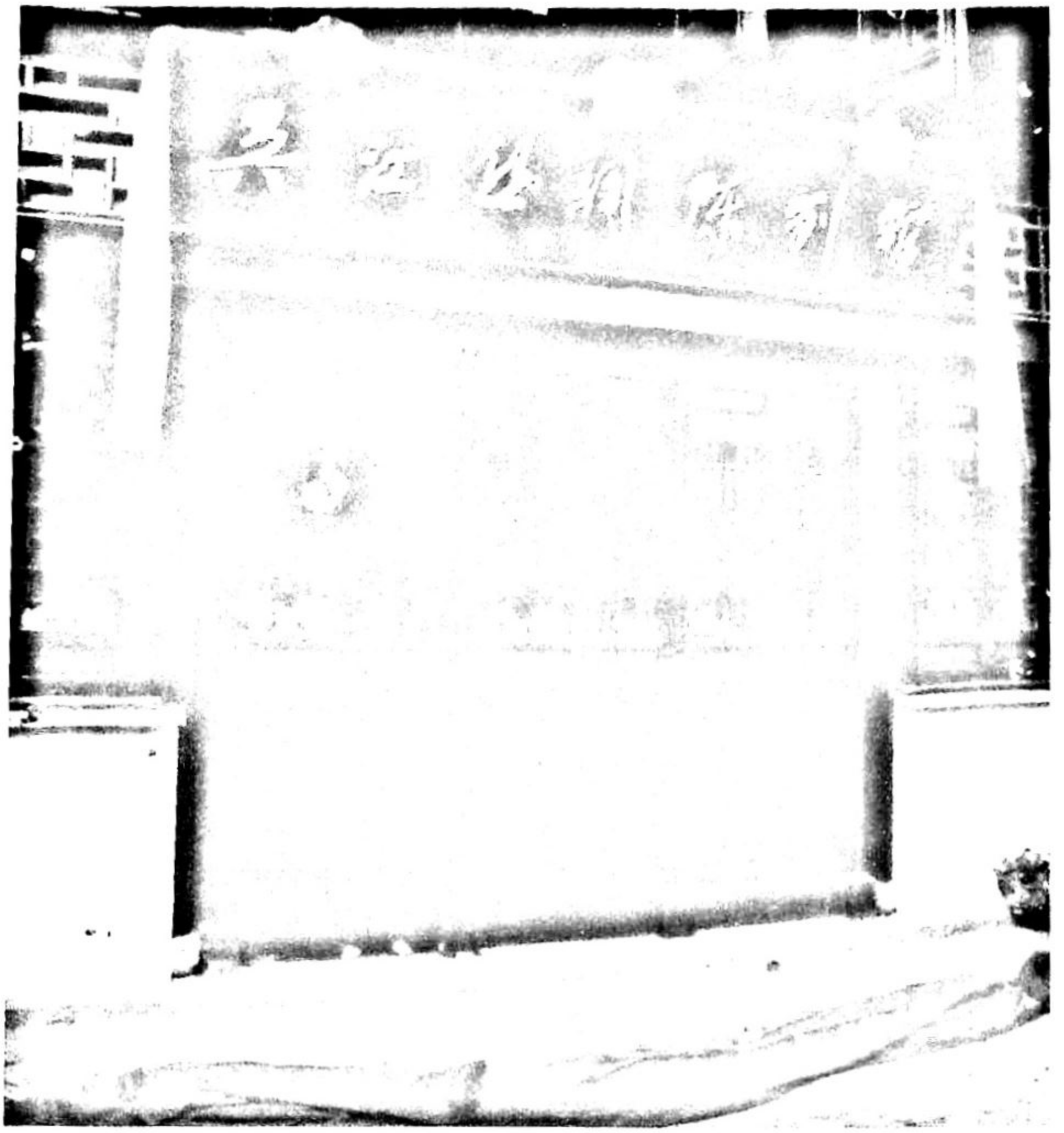
与丝绸纺织行业有直接关联的有织物分析比赛、流行面料设计比赛、分条整经、络丝、打结等比赛，以激励先进，提高全行业技术水平。

在道德风尚方面开展敬老爱老活动、幸福家庭访问活动。进行“绸都宝宝”和“盛泽好人”的评选活动等。

⊙ 丝绸文化节

吴江丝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联合国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吴江区委、区政府不断加强对蚕桑丝织技艺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成果为：



⊙ 吴江丝绸陈列馆

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项目名	类别	级别
小满戏	民俗	苏州市级
蚕桑丝绸习俗	民俗	苏州市级
蚕丝被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苏州市级
吴江缫丝技艺	传统技艺	苏州市级
吴江蚕桑养殖技艺	传统技艺	吴江区级
吴江丝绸织造技艺	传统技艺	吴江区级
丝绸后整理技艺	传统技艺	吴江区级
丝绸文化楹联	民间文学	吴江区级
盛泽手绘丝绸	传统美术	吴江区级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项目	传承人	级别
吴江桑蚕丝绸习俗	周德华	苏州市
吴江蚕丝被制作技艺	沈福珍	苏州市
小满戏	陶国宏	吴江区
吴江缫丝技艺	王春花	吴江区
吴江丝绸织造技艺	吴建华	吴江区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基地名称	项目	级别
先蚕祠·吴江丝绸历史陈列馆	小满戏	苏州市
吴江真丝绸织造生产保护基地	吴江丝绸织造技艺	吴江区
吴江传统缫丝生产基地	吴江缫丝技艺	吴江区

后记

经过近一年的编撰、编辑，《吴江历史文化丛书》一套九本终于正式出版了。在丛书出版过程中，九本书的编著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细致入微地进行了文稿的编写，从源头上保证了文稿的质量。同时，图片的提供者、插图作者、编务人员、出版社编辑等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使丛书能够以尽可能的完美奉献给广大读者。正是有了大家的精诚合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得于在金秋十月顺利面世。

姚海兴先生为丛书的文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他不厌其烦与各位作者及时沟通，保证了丛书的整体质量，对他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吴江区委、区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中共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多次参与了丛书的前期沟通会议，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也提出了要求和意见，并在百忙之中欣然为丛书作序；中共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芳亲自担任丛书主编，对丛书的内容、版设、装帧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使丛书的出版得于顺利推进。对于他们的关注、指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因为丛书涉及到的内容广泛，有些资料年代久远，编著者在收集整理撰写过程中也难免存在着偏疏和遗漏，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编者

2014年9月